WAR HISTORY STUDIES

战争史研究（二）

主编 阎京生

副主编 刘怡

第38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史研究（二）／阎京生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1.01
ISBN 7-204-04651-X
I.战… II.阎… III.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史－研究②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战争史－研究 IV.①K143②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11613号



《战争史研究》典藏本（第三辑）已出版。本书收集2005－2008年《战争史研究》刊登的精品文章，全书共320页，定价38元。随书附赠资料手册《第二次世界大战巡洋舰》。详情敬请垂询本刊邮购部（010－88560080）



拒绝任何形式的商业用途与QQ群外传播仅作个人收藏由战研群友情扫描

战争史研究（二）
阎京生 主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67 × 1092 1/16 印张：8 字数：350千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204-04651-X/K · 334 定价：15.00元



幸福的达契亚　02–52

近世的罗马尼亚与战争（上）



狩猎与捕食　52–87

美国海军阿拉斯加级大型巡洋舰



失落的兰山　88–99

1971 年美越“印支九号公路战役”



曙光中的启明星　100–120

1917 年俄国革命（中）

邮购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 4 5 号

《战争史研究》发行部　联系人：杨洁

发行部电话：010－88561472

邮购部电话：010－88560080

邮政编码：100048

如有错页、漏订、脱页等现象，请与本刊发行部联系调换

合作论坛：超级大本营

http://lt.cjdby.net/forum-118-1.html

编辑部信箱 war.history.studies@gmail.com 已停用。邮购、购买过刊等事务请垂询发行部。投稿请在合作论坛与版主联系

拒绝任何形式的商业用途

个人收藏由战研群友情扫描

幸福的达契亚

○ 鹰扬

——近世的罗马尼亚与战争（上）



题图：1919年开入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军队

达契亚的土地与人民

一个国家的历史，实际上就是这个国家土地上的人民的历史。

构成现代罗马尼亚国家的土地，从地理学的角度大致可以分为喀尔巴阡山脉、喀尔巴阡盆地、瓦拉几亚平原和摩尔多瓦台地等几大部分。喀尔巴阡山脉起自摩拉瓦河与多瑙河汇流之处（也就是今天的斯洛伐克与奥地利国界附近），可以分为西北喀尔巴阡山、中喀尔巴阡山、东喀尔巴阡山、南喀尔巴阡山和西喀尔巴阡山这五段。其中西北喀尔巴阡山位于今日的斯洛伐克共和国境内，西起多瑙河，东至杜克拉山口，也被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波兰人称为塔特拉山。中喀尔巴阡山也叫森林喀尔巴阡山，从杜克拉山口向东直到蒂萨河源头附近的鞑靼山口，今天分别属于斯洛伐克共和国和乌克兰。

东喀尔巴阡山全部都在今天的罗马尼亚境内，从鞑靼山口向南延伸到布拉索夫城附近的普拉霍瓦河谷，高度在1500米到2100米之间，在山脉的低坡生长着繁盛的落叶林，以山毛榉为主，其中一部分地区甚至以古代印欧语中的“山毛榉”这个单词命名为“布科维纳”。由于山脉的上升和挠曲，以及河流的侵蚀，在山脉中形成了若干重要的山口关隘，在海拔较低处横穿该山脉。这些山口在历史上长期是来自东方的部落进入欧洲核心地区的重要通道。

西喀尔巴阡山是一个独立的分支，从多瑙河断断续续地向北延伸，虽冠以“喀尔巴阡”之名，但更像是断断续续的一群山脉台地。它在历史上是匈牙利王国的传统辖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并入罗马尼亚。而南喀尔巴阡山脉，或者叫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脉，也全部都在罗马尼亚境内，从普拉霍瓦河谷向西一直延伸到多瑙河畔，多瑙河从中横切而过。这里花岗岩峭壁陡立，河面顿窄，多瑙河在流经河床岩石时汹涌奔腾，处处湍流，从而形成了风景雄伟奇绝、但却对航运妨害甚多的铁门峡谷。南喀尔巴阡山脉由于具有各种冰川特征而被赋予“阿尔卑斯”之名，实际上它像克罗地亚海滨的“迪纳里克阿尔卑斯山脉”（迪纳拉山脉）一样，在地质构造与形成年代上与横跨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并非形成于同一时期。

瓦拉几亚平原，或者称作“多瑙河下游平原”，是一片低洼地区，在冰川时代曾经是黑海的一个海湾，后来由于压在其上面、重数千亿吨的冰山向北退缩，当地的地壳由于弹性作用而重新上升，加之来自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的河流沉积物长年填充，因此成为欧洲最肥沃的土地之一，其土壤的肥沃程度不亚于乌克兰的黑土地区。在瓦拉几亚平原的东北边是摩尔多瓦台地，它位于东喀尔巴阡山（具体来说是锡列特河）与普鲁特河之间，基本上是丘陵草原，上面覆盖着肥沃的黑壤，但是经常有旱灾。普鲁特河东边直至德涅斯特河的比萨拉比亚地

区从地理构造上看也属于摩尔多瓦台地的一部分，但是在政治上却经常与罗马尼亚处于分离的状态，直至今天仍是如此。

多布罗加的高地草原堵住了多瑙河直行的河道，迫使其在今天保加利亚的锡利斯特拉附近转向北流，流入黑海——从古代地中海商业的角度来说，这是个错误的方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水位较浅的多瑙河下游地区每年结冰达两三个月之久，而再往前回溯，匈牙利、波兰和俄国这些基督教国家与土耳其长达几个世纪的对峙，也使得这条伟大的河流在六七个世纪的时间里根本无法供作商业用途。多瑙河下游三角洲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沼泽湿地，在上千年的时间里保持着芦苇丛生的自然原始状态，直到二十世纪中期才开始得到有限的利用和开发。

喀尔巴阡山脉像一道弧线贯穿今日的罗马尼亚全国，被这条弧线环抱的地区在地理上称为喀尔巴阡盆地，但是它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这是由拉丁语“trans-”(越过)和“sylvania”(森林)两个词构成的。从古罗马帝国位于多瑙河以南的密西亚省前往这一地区，要越过森林密布的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脉——漫漫寒冬和大雨使得那里滋生出古代人类无法通行的茂密橡树林——所以该地得到了这个名字。特兰西瓦尼亚在远古曾经是一个内陆海，后来由于地壳抬升和河流冲刷沉积而形成了盆地。它在地理上独成一体，富于森林、矿藏和良好的牧场。古代罗马帝国达契亚省的核心地区就位于特兰西瓦尼亚，因此这里被达契亚人的后代罗马尼亚人视为民族的发祥地和摇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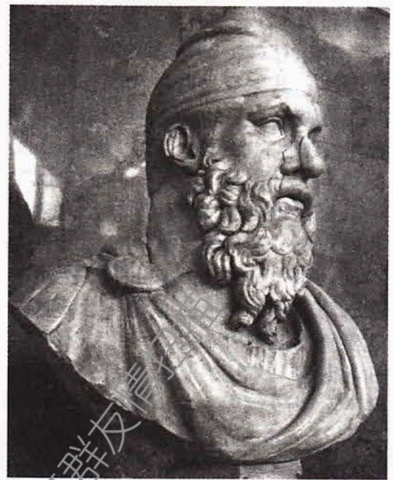
罗马尼亚，作为一个国家，是从1859年才开始出现的。但是其人民的历史却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在今天的罗马尼亚共和国的领土上，最早的有关人类生存的可靠遗迹属于旧石器时代后期（约10万年前），而到新石器时代，原始村落遗址已经遍布于罗马尼亚各地。在青铜器时代晚期（公元前1400—1200年）和铁器时代早期（公元前1200—1000年），来自欧亚大草原的许多操印欧语的游牧部落从东北方向进入多瑙河流域。由于他们和当地居民混合的结果，便出现了达契亚－盖塔人(Geto-Dacians)，这些人被今日的罗马尼亚人视为其直系民族祖先之一。

达契亚－盖塔人属于色雷斯民族的一个分支，根据古罗马学者老普林尼的说法，“盖塔”和“达契亚”分别是同一个色雷斯部落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名字。另一些古希腊和古罗马学者则认为，盖塔人和达契亚人有可能是说同一种方言的不同色雷斯部落，其中那些居住在本都(Pontus，今土耳其北部)和东方的被称为“盖塔人”，居住在西方、靠近日耳曼和伊斯特河（多瑙河）的被称作“达契亚人”。

色雷斯人由许多讲不同方言的部落组成，分布在西至巴尔干半岛中部的瓦达河谷、南抵爱琴海、东至今日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地区西北部的广大地域内。除了达契亚－盖塔人之外，在今日罗马尼亚境内生活的部落还有同属于色雷斯民族的辛梅里亚人(Cimmerians)，以及一些来自南俄大草原、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斯基泰人(Scythians)[注]。这后两个民族是被公元前7世纪的一场民族大迁徙的浪潮携裹着，从黑海北岸的故乡来到这里的。此外，在今日罗马尼亚的境内还居住着上古凯尔特人的一些部落，他们在公元前4世纪进入多瑙河流域的潘诺尼亚平原（今匈牙利南部和塞尔维亚北部），并在一个世纪后进入今日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中部和摩尔达维亚草原东南部。但是到了公元前2世纪，这些凯尔特人开始被达契亚人同化。

达契亚－盖塔人居住的地方是上古欧洲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之一，那里有适合耕种的肥沃平原，适合放牧牛羊的丘陵，渔产丰富的河流和湖泊，适合躲避外敌入侵的喀尔巴阡山森林，以及丰富的铁矿、银矿和金矿。达契亚－盖塔人大多数是白肤金发，中等身材，男人留着胡子和长头发，穿着宽松的裤子和短衫，上系皮带，在冬天则穿羊皮长外套，头戴兜帽。达契亚贵族通常头戴皮帽，与不戴帽子的平民区分开来。达契亚女人则穿着短袖的上衣，下配裙子，外加斗篷，头上则包着头巾。

按照上古史料的记载，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曾经对这些北方的色雷斯－达契亚人发动过远征，但是在后者表示恭顺、进献贡物之后便撤回了自己的军队。在马其顿帝国分裂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些达契亚－盖塔人建立起自己的王国，统一了从黑海到潘诺尼亚平原的地区，形成了一个盖塔－达契亚帝国，并且成为罗马帝国以北最强大的势力。公元前45－前44年，在获悉罗马执政官恺撒意图发动对达契亚的进攻后，盖塔－达契亚国王布雷比斯塔(Burebista)曾经与恺撒的政敌庞培合作，密谋推翻恺撒。但是庞培很快就被恺撒击败了，接下来恺撒也在发动这次远征之前在元老院大厅里被罗马贵族们刺杀。在这之后不久，布雷比斯塔也被他的一些大臣刺杀了，盖塔－达契亚帝国随即分裂，直到一百多年后才重新统一。



一名头戴皮帽的达契亚贵族胸像。这是罗马的“图拉真纪功柱”上的浮雕残片，目前陈列于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日博物馆

公元85-86年，在与罗马维持了130年的和平之后，达契亚军队在其国王德尔巴涅(Diurpaneus)的率领下渡过多瑙河，攻入罗马的密西亚行省，击败了当地的罗马驻军。罗马皇帝图密善率军亲征，将达契亚人赶回到多瑙河的另一边。他随后将密西亚省重新划分为上密西亚(Moesia Superior)和下密西亚(Moesia Inferior)两个省，重整当地的军政秩序，并等待后续增援军团的到来。公元87年夏天，图密善命令科尼利厄斯·弗斯科斯将军(Cornelius Fuscus)带领六个军团中的五个渡过多瑙河，向达契亚本土发动反攻。在多瑙河北岸的塔佩平原(Tapae)，罗马军队遭到达契亚军队的

【注】过去也翻译为西徐亚人。中国史料中所说的“塞种人”是其近亲。白种的斯基泰－塞人的足迹曾遍布于西起俄罗斯南部和黑海北岸，经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向东，横跨天山并直抵今内蒙古鄂尔多斯的广大地区

包围和伏击，损失惨重，其中第五“云雀”军团（Legio V Alaudae）几乎伤亡殆尽，其军旗被缴获，弗斯科斯将军也在战斗中阵亡。此役之后，德尔巴涅王获得了“德切巴尔”（Decebalus）的尊号，意思是“以一当十的勇者”。

公元88年，罗马人再度发起反攻，忒提乌斯·朱利安将军（Tettius Iulianus）沿着和去年相同的路线再次攻入达契亚，并且在塔佩平原再次与达契亚军队展开战斗，不过这一次获胜的是罗马军团。此役之后，通往达契亚首都萨米泽盖图萨（Sarmizegetusa）的道路已经打开，但是由于路况太差，加上图密善皇帝亲自率领的军队在潘诺尼亚平原打了几次败仗，因此罗马军队并没能乘胜追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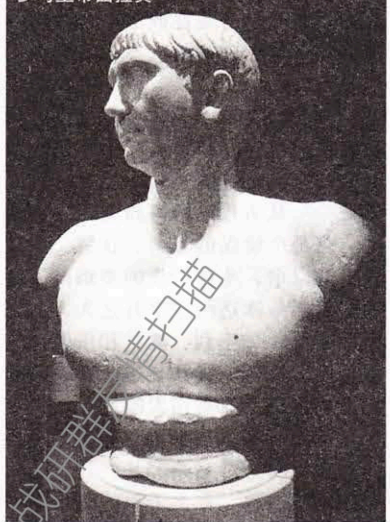
德切巴尔审时度势，派遣了一个使团去罗马，并且签订了一份还算不错的和平条约。罗马帝国承认达契亚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德切巴尔是其国王。根据这个条约，罗马每年要向达契亚支付一定的岁金，还要提供武器、建筑工程师和其他的战争装备；作为交换，达契亚王国负责替罗马防守边境，抵御蛮族的入侵。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个令罗马元老院无法忍受的屈辱和约，是导致图密善皇帝于公元96年遇刺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后达契亚与罗马的和平持续了12年，两国最终在公元101年战端再起。此时的罗马皇帝是公元98年继位的图拉真（Marcus Ulpius Nerva Traianus），他是一名出生在伊比利亚的军人，在44岁时成为前一位皇帝涅尔瓦（96－98年在位）的养子和继承人。

图拉真是一位具有非凡才干的军人皇帝，性格果断。他在上台之前便敏锐地认识到位于帝国边境之外的各个臣属王国和部落将对帝国的安全构成深远的威胁。其中威胁最大的是拥有强大军事实力、且对罗马持有桀骜不驯态度的达契亚王国。图拉真决定征服并吞并达契亚的领土，为罗马帝国东北部边疆创造出一个安全可靠的边境缓冲区。此外，由于持续不断的多年战争，当时的罗马帝国正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尼禄皇帝首创的降低金币成色的办法已经令罗马货币的信用严重败坏。盛产金银的达契亚可以为帝国提供新的贵金属来源，重新巩固罗马的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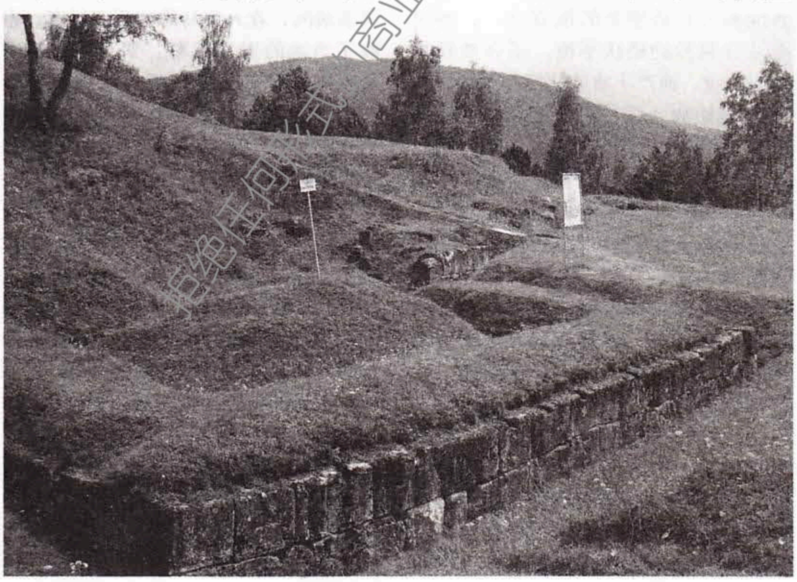
为了发起新的达契亚战争，图拉真花了三年的时间进行准备工作。他下令在两个密西亚行省内修筑了新的军事道路，即“图拉真军事大道”，以便可以将军队快速地部署到多瑙河南岸。公元101年春天，在获得罗马元老院的批准和祝福之后，图拉真在上密西亚省首府维米纳修姆（Viminacium，位于今贝尔格莱德东南150公里的科斯特拉奇市附近）集结了一支从未有过的庞大军队。根据不同历史学家的说法，这支罗马大军拥有9到13个军团，除了密西亚省原有的驻军外，图拉真皇帝还带来了第十双军团（“双军团”的实力相当于两个军团）和第十一“克劳狄亚”军团，并在当地组建了第二“图拉真勇士”军团（Legio II Traiana Fortis）和第三十“乌尔皮亚胜利”军团（Legio XXX Ulpia Victrix，乌尔皮亚是图拉真皇帝所属的家族名）。

罗马皇帝图拉真



按照进攻计划，罗马军队分为左右两路渡过多瑙河，沿着图密善皇帝在第一次达契亚战争时的相同进军路线缓慢地行军，深入达契亚王国的腹地。当年秋天，在离其首都不远的塔佩平原，罗马军队再度遭到达契亚军队的猛烈攻击，但是战场上忽然下起了暴雨，达契亚人认为这是神谕，于是撤出了战斗。另一方面，图拉真考虑到冬天将至，出于后勤补给方面的考虑，下令军队原地驻营，准备翌年开春时再继续攻打达契亚的首都萨米泽盖图萨。

德切巴尔利用了罗马军队的这次



左图为罗马尼亚科斯泰什蒂县的古代达契亚王国城堡遗址。下图是德切巴尔国王的浮雕像



停顿。在101年冬天，他率领一万五千名军人越过冰封的多瑙河河面，攻入了罗马本土的密西亚省，在阿达姆克利斯战役中杀死了四千多名罗马军人，但其自己的军队几乎损失殆尽。图拉真获知这一消息后，下令驻扎在塔佩的军队立即开拔，向萨米泽盖图萨开进。德切巴尔不得不再次卑躬屈膝地向罗马人乞求媾和。

在这一次严厉得多的和平条约中，德切巴尔虽然仍被允许保留王位，但必须接受罗马帝国在达契亚的领土上驻扎军队，并接受罗马派遣的内政顾问。但是当时已经有许多来自北方的斯拉夫人和其他蛮族部落派出小股侦察部队，试探着从东方和北方进入多瑙河地区，因此图拉真并没有过分削弱达契亚王国的军事力量，而是继续让其替罗马帝国防卫边疆。不过，为了加强对达契亚地区的控制，在来自大马士革的希腊建筑师阿波罗多罗斯的指挥下，罗马工兵在多瑙河铁门峡谷以东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宏伟的石桥。这座桥有1135米长（当地的多瑙河河面宽度为800米），15米宽，19米高，有20个桥墩，每个桥拱的跨度为38米。在桥的两端各有一座桥头堡，入口可以驻兵防守。这座桥是中古时代以前世界上最大最长的桥梁之一，被称为“图拉真大桥”。

公元105年7月，为了摆脱罗马的控制，德切巴尔再次撕毁和约，发动反叛。达契亚人揭竿而起，袭击了多瑙河以北的几乎所有罗马居民点。图拉真在106年再次率军亲征，并决心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达契亚人的问题。

1901年时拍摄的“图拉真大桥”遗址。这座大桥在公元270–275年罗马帝国撤出达契亚省时被拆毁。直到1906年时，在多瑙河水位较低的时候仍然能看到河中20座石质桥基的遗迹。1906年，多瑙河航运国际委员会决定炸掉其中的两座桥基，以改善这一段河道的航运条件。目前在多瑙河中还有16座桥基遗址



像上一次战争一样，长长的罗马军团纵队不断受到达契亚人的伏击和偷袭，有几次损失非常惨重。但是罗马军队一面抵抗，一面顽强地继续向萨米泽盖图萨推进。这一次罗马军分为三个纵队，第一个纵队从图拉真大桥过河，沿着今日的切尔纳河和蒂米什河谷向前推进；为了快速地移动部队，图拉真下令在多瑙河边的苏切达瓦要塞附近建起第二座大桥，第二支纵队在此过河。图拉真本人率领第三支纵队，经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穿过南喀尔巴阡山，从东向西对萨米泽盖图萨形成包抄。最后还有几支后援力量负责扫荡罗马进军路线后面的各处达契亚小要塞。

有关这次战争的唯一历史记录是有关图拉真本人亲自率领的那个纵队的，而且一些不同的文献在内容上互相矛盾。主要的争论有两点，第一是罗马军队是否在萨米泽盖图萨与达契亚人作战，第二是达契亚人在逃离萨米泽盖图萨之前是否对这座王城进行了破坏。目前可以确认的情况是，在106年初夏，两个罗马军团——第二“辅助”军团（Legio II Adiutrix，这个军团最初是由罗马海军舰队上的陆战士兵组成的）和第四“幸运的弗拉维”军团（Legio IV Flavia Felix），以及一支来自第六“铁甲”军团（Legio VI Ferrata）的分队——进抵萨米泽盖图萨城下。

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在萨米泽盖图萨城外确实发生了战斗，达契亚守城者先发动进攻，接着罗马军队用攻城器械猛攻萨米泽盖图萨的城墙，并且还建造了几座攻城高台。最后罗马人破坏了萨米泽盖图萨的供水管道，并命令守城者投降，否则就放火箭烧城。萨米泽盖图萨的守军最终放弃了抵抗，罗马军团开入城内，向图拉真皇帝山呼万岁。德切巴尔的一名亲信带着罗马人找到了达契亚王国的秘密国库——根据法国现代历史学家热罗姆·卡科皮诺（他曾在1941年出任维希政权的伪教育部长）的说法，罗马人排干了萨尔盖提亚河的河水，在河床上发现了165000公斤黄金和331000公斤白银。接下来罗马人有条不紊地拆除了萨米泽盖图萨的城防设施，第四军团驻扎在其废墟上。



←罗马军队围攻萨米泽盖图萨城的情景，罗马图拉真纪功柱浮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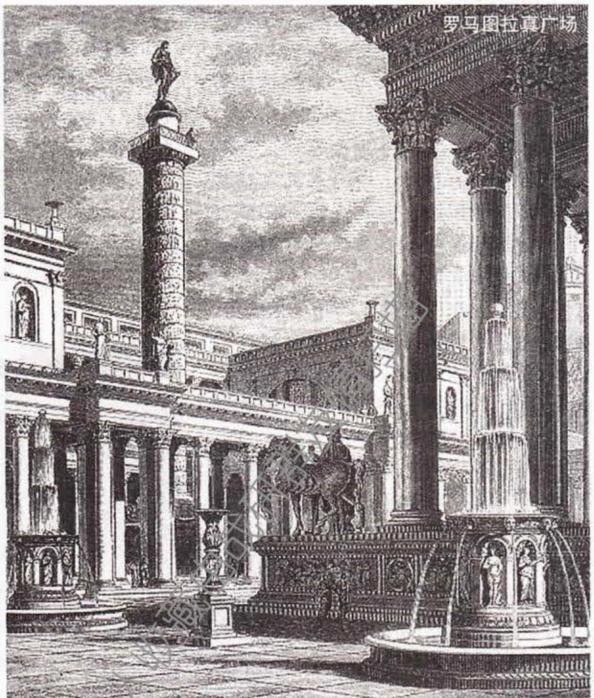
德切巴尔和一些部下在罗马人攻城时设法从地道逃了出去，罗马骑兵发现后紧追不舍。德切巴尔知道那些背叛与罗马帝国的条约的国王们的下场，于是自杀了，他的首级和右臂被当作礼物献给图拉真皇帝。接下来，图拉真在106年8月11日宣布达契亚并入罗马帝国，成为达契亚省。在离萨米泽盖图萨废墟40公里远的地方，罗马人建设了一座新的城市，取名为“达契亚的奥古斯都皇帝乌尔皮亚·图拉真的萨米泽盖图萨城”（Colonia Dacica Ulpia Traiana Augusta Sarmizegetusa），并将其定为达契亚省会。像其他由罗马人建造的城市一样，这座都市拥有露天剧场、角斗士学校、会堂、广场、神庙、浴场和总督官邸等宏伟豪华的罗马式建筑。

为了庆祝达契亚战争的最终胜利，罗马元老院在图拉真皇帝回到首都时举行了盛大的凯旋仪式，并且举行了长达123天的盛大狂欢活动和街头盛宴，每个罗马市民都收到了650个第纳尔银币作为皇帝的礼物。接下来，为了纪念达契亚战争的荣耀，在图拉真皇帝的命令下，在107年和108年举行了若干次以角斗比赛，每轮比赛以十二三天为一期，有三百多名角斗士参赛；接着是从108年6月到109年11月的“大表演”，在罗马大角斗场连续举行了117次角斗表演，有4941对半角斗士参加了厮杀（那“半对”也许是指在某一次表演中活下来的角斗士在接下来的同一场表演中再次厮杀），并且杀死了11000头动物。这也是罗马大角斗场有史以来有案可查的最大一次流血表演。

为了纪念自己的丰功伟绩，图拉真皇帝让大马士革的阿波罗多罗斯，即建造多瑙河大桥的那个希腊建筑师，削平了罗马市中心的卡皮托利山和奎里纳尔山的山尖，在这两座山之间设计并建造了宽阔宏伟的图拉真广场，并在广场的一侧树立起一座高大的纪功柱。这座柱子高35米，象征着被削去的山头的高度；柱体是用20块巨大的喀拉拉大理石叠成的，中间有盘旋楼梯可以登至柱顶。在柱身外面包着一层青铜金属外皮，总长度190米，盘旋环绕柱子23周，上面雕刻着2500个浮雕人物。每块青铜嵌板上都描绘了达契亚战争中的不同战斗场景，包括横渡多瑙河、塔佩平原战斗、萨米泽盖图萨围城等等。战斗、苦难、残酷、英雄和胜利等许多情景都被相当精确地刻画出来，其中描述的达契亚人身穿的那种斗篷和束腰外衣，今日仍能在罗马尼亚喀尔巴阡山区的一些偏远乡村看到。其他一些浮雕描述了达契亚人在罗马军队入城前焚毁自己的首都萨米泽盖图萨的情景，一些达契亚贵族分喝大桶的毒药，另一些人正躺在地上垂死挣扎。最后的一些嵌板描述了剩下的达契亚贵族向罗马军团投降的情景，图拉真以征服者的形象出现，他的士兵们提着德切巴尔的人头。

今日的图拉真纪功柱，
柱顶是圣彼得的雕像





罗马图拉真广场

公元117年8月9日，图拉真皇帝死于水肿病。他的继承人哈德良皇帝把图拉真的骨灰埋在了纪功柱的下面，并且把纪功柱顶端的罗马雄鹰雕塑换成了图拉真的铜像，这尊雕像在中世纪失踪了。1587年，教皇西克斯图斯六世下令在图拉真纪功柱的顶端立起圣彼得的铜像，这一尊塑像一直屹立到今天。

谁是真正的罗马人？

罗马帝国的达契亚省最初只包括曾经归德切巴尔统治的原达契亚王国的领土，它包括今日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东部和东南部，巴纳特地区，以及瓦拉几亚地区的西部。一部分盖塔－达契亚人部落游离于达契亚省的疆域之外，在之后的130年里，罗马帝国渐渐将这些地方也并入其版图，并且把位于多瑙河以北的原密西亚省领土也并入其中。扩大了的达契亚省包括今日罗马尼亚共和国的大部

拒绝任何形式商业用途与QQ群外传播

分领土，如巴纳特、特兰西瓦尼亚、瓦拉几亚和南摩尔多瓦等等。德涅斯特河、蒂萨河（提比斯库斯河）、多瑙河和黑海构成了它的天然疆界。

由于盛产黄金、白银和葡萄酒，拥有茂密的森林、肥沃的土地和良好的农场，因此达契亚省被罗马人称为“幸福的达契亚”(Dacia Felix)。它拥有8座城市（coloniae）和3 个城镇(municipae)，是整个罗马帝国境内城市化程度最高的行省之一。大量的罗马公务员、工程师、建筑师、医生、工匠、手工艺人和退伍军人蜂拥进入这个新征服的领地，将其变为一个运转良好的罗马行省。这些罗马人的后代定居在这里，与达契亚人通婚，世代繁衍，而当地的达契亚人虽然坚守自己的传统，但是由于要为罗马人工作，所以大多数人也学会了拉丁语——当然，并非标准拉丁语，而是下层官吏和士兵使用的、夹杂着各地方言的拉丁土语。这些人的后代形成了新的达契亚－罗马人，而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则成为现代罗马尼亚语的前身。

图拉真对达契亚的征服形成了一块巨大的深入到游牧民族世界里的突出部，将罗马帝国在多瑙河的整条防线拉长到560 公里，其东、西、北三面都是萨尔马提亚人和东日耳曼人的蛮族部落。达契亚就像幽黯之海中的一块岩石，不得不忍受着四面八方狂风暴雨的冲蚀。罗马人为了经济上（境内丰富的金银矿）和战略上（保护多瑙河南岸地区）的理由需要在达契亚居留下来，还不得不忍受高额的驻军开支（有四个军团驻扎在这个补给困难，经济不发达的省份），将整个行省运作的象一座兵营，或者说是一家军事采矿公司。由于三面被蛮族领地包围，因此达契亚是罗马帝国最重要的军事前线之一。为了对抗蛮族的不断骚扰，罗马人在这里修建了四条军事公路，建起了100 多座构筑防御工事的兵营，驻扎着将近五万名军人和雇佣兵。212 年，卡里古拉皇帝授予罗马帝国境内所有的自由民以罗马公民身份，这也包括了达契亚人。罗马军团中出现了许多达契亚步兵队，位于不列颠北部的哈德良长城，其中的一些堡垒就是由达契亚人步兵队防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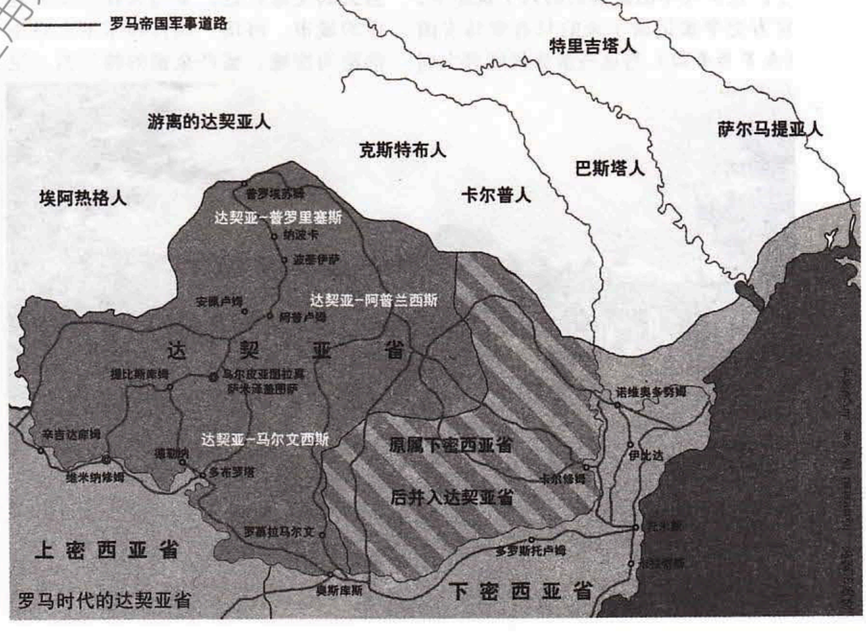
哈德良皇帝在124 年征服了达契亚省西北的一些领土，设立了达契亚·普罗里塞斯省。在他之后，因为行政上的原因，达契亚省被安东·庇乌斯皇帝分为两个部分，即北边的上达契亚省（原达契亚王国）和南边的下达契亚省（多瑙河以北的原密西亚省领土），两地后来分别以其首府的名字改名为达契亚·阿普兰西斯省和达契亚·马尔文西斯省。这三个达契亚行省的军政事务由同一名总督负责，他以那座新建的萨米泽盖图萨城为自己的首府。

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的衰亡》一书中曾经说道，从图密善皇帝去世、到康茂德皇帝即位前的那段时间，是罗马帝国的黄金时期。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安东·庇乌斯和马可·奥勒留五代贤帝给罗马人带来了普遍的幸福生活，他们是公正的执法者，坚决而温和地控制着军队。但是自马可·奥勒留的儿子康茂德皇帝即位后，罗马帝国便开始无可挽回地走向下坡路。康茂德死而无子，谋杀他的阴谋家们把最高统治权交给了一位年纪很大的元老，佩提纳克斯。他试图进行几项改革，结果在即位86 天之后就被近卫军杀死。近卫军随后将帝位拿出来公然拍卖，谁肯出大价钱，便可登位。另一位非常富有的元老，迪狄乌斯·尤利安努斯，花6250 德拉克马（200 磅白银）的价格买下了帝位。

获悉近卫军失控的消息后，手握重兵的行省总督们也开始无法抑制心中的权力欲。位于达契亚省西边的潘诺尼亚军团拥立腓尼基人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为帝，不列颠和西班牙军团拥立克劳狄·阿尔比安努斯为帝，东方的军团则拥立叙利亚总督佩斯切恩纽斯·尼格尔为帝。赛维鲁抓住机会，打着为先帝复仇的旗号越过阿尔卑斯山，杀死了尤利安努斯和另两位伪帝，迫使元老院同意奉他为帝。

在赛维鲁之后出现的是一系列靠政变和篡逆即位的暴君，皇帝之轮换一如走马灯之旋转。这些暴君为了保持帝位而依靠近卫军，并重用其长官。于是出现了近卫军长官操纵朝政的局面。近卫军受到皇帝的恩宠，逐渐走向腐化，贪欲日盛，赏赐不能满足，往往发生哗变，杀死旧帝，另立新君，于是废立篡弑之事屡屡发生。在公元238年，数月之间有五位皇帝被杀或自杀，这一年被称作“六帝之年”；而在从211年到286 年、被后世称为“公元三世纪大危机”的这段时间里，一共有28人登上罗马帝位，只有2 人死于正常原因；此外还有38 人试图僭位，称帝未遂。与此同时，那些侥幸登上帝位的皇帝们发现他们面临着罗马历史上与蛮族作战的最惨痛失败。248 年，哥特人攻入了密西亚省，三年之后加卢斯皇帝贿赂了哥特人的首领，让他们带走了自己的战利品和俘虏，退回到达契亚省东边的摩尔达维亚地区。此后十五年间，哥特人又发动了五次进攻，其中251 年的那次进攻要了德提乌斯皇帝的命。

公元270 年，出生于达契亚省的卢修斯·多米提乌斯·奥勒良即位，他是“五贤帝”时代之后罗马帝国最出



罗马时代的达契亚省

色的皇帝之一。在他被近卫军暗杀之前的五年时间里，这位皇帝设法收服了不列颠、西班牙、埃及、叙利亚等军阀割据的地区，并且消灭了原日耳曼行省长官建立的“高卢帝国”。

此时罗马帝国面临更加严重的蛮族入侵威胁。270 年汪达尔人侵入意大利，奥勒良皇帝虽然率兵亲征，将其击退，但是在东方已经没有足够的兵力应付哥特人的入侵。由于驻扎在达契亚省的罗马军团已经无法维持足够的兵源，为了加强防御，奥勒良在271年与哥特人首领谈判，罗马撤出达契亚省，退至多瑙河南岸，并以河与哥特人为界，双方签订和平条约。从271年开始，罗马军团、政府公务人员和城市居民开始陆续撤出达契亚。

为了不让罗马人知道他丢弃了帝国的一个行省，奥勒良皇帝迅速地在多瑙河南岸成立了一个新的达契亚省，罗马官方史学家则记录说达契亚省的罗马人口都转移到了多瑙河以南的这个新行省。到275 年，随着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个士兵渡过多瑙河回国，罗马已经完全放弃了这个省，并将当地的达契亚－罗马人丢下来，任其自生自灭了。这一决定向所有的蛮族游牧部落释放出一个讯息：帝国的力量正在衰弱。民族大迁徙的时代到来了。

罗马军队离开达契亚后，从前分散在这个罗马帝国边疆省份土地上的那些稀稀落落的达契亚－罗马人农村公社已经不能顽强地抵抗蛮族的入侵了。在罗马军团撤离后的六个世纪里，官方史学家记录下来的只有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与这些蛮族侵略者之间斗争的历史，而原罗马帝国达契亚省本身及其人民的历史，在这一漫长的时期内缺乏历史记载，从而形成了有关现代罗马尼亚人起源的两种理论，并被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而大加利用。第一种理论认为，达契亚－罗马人全都转移到了多瑙河以南，而被他们抛弃的土地被日耳曼、斯拉夫、阿尔泰的游牧部落所占据。今日罗马尼亚人的先祖是从巴尔干南部那些罗马化的部落发展而来的，这些被称为“瓦拉几人”的部落大约在公元10 世纪的时候渡过多瑙河并定居于现代罗马尼亚的土地上，并在13 世纪时由于匈牙利王国的吸引移民政策而越过南喀尔巴阡山，定居于特兰西瓦尼亚地区。持这一种理论的以罗马尼亚邻国、尤其是匈牙利的学者居多。

第二种理论认为，达契亚省的罗马官员、富人、城市居民和商人确实都随着罗马军团撤退了，但是大多数的人，即农民和牧民，则留了下来。这些罗马化的、带有色雷斯和达契亚血统的达契亚－罗马人与昔日居住在罗马帝国边境之外的“游离的达契亚人”融合在一起，成为罗马尼亚人的祖先。这一种理论有充足的考古学、语言学和人类学上的证据来支持，并得到大多数历史学者的认同。不过这确实是一件历史上和民族学上的奇迹，尤其是因为罗马帝国占领达契亚地区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百六十三年。

在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构成今日罗马尼亚的那片土地成为蛮族来来去去的交通孔道。罗马人在达契亚建设的城市、浴场、兵营和军事公路全部沦为废墟，盛产金银的特兰西瓦尼亚矿山也被荒废遗弃。那些蛮族中的大多数一边劫掠沿途，一边穿过罗马尼亚的部分领土，穿过东喀尔巴阡山的一些不难翻越的山隘，继续前往欧洲的中部和西部地区。还有一些蛮族部落在罗马尼亚地区暂住几年后再继续他们的迁徙生活，或者定居在那里。那些直接穿过罗马尼亚领土的部落包括哥特人、西哥特人、伦巴底人、汪达尔人等日耳曼部落。来自阿尔泰山的阿瓦尔人和匈奴人，以及突厥系的保加尔人也穿过罗马尼亚地区，定居于其西边的潘诺尼亚省或者南边的密西亚省故地。


九世纪的瓦拉几亚人为抵御蛮族入侵而修建城堡的情景

另一方面，突厥系的佩琴涅戈人在公元十世纪来到罗马尼亚后，在这里定居下来，并以此为基地，不断南下劫掠拜占庭帝国，最终在十二世纪被东罗马皇帝约翰二世所消灭。佩琴涅戈人的近亲库曼人在十一世纪进入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地区，皈依了基督教，并成为这些地区的统治者，在十三世纪被鞑靼人所消灭。

可怕的鞑靼人是最后一支进入欧洲的亚洲游牧部落。他们原先居住在中亚和西伯利亚中部，1167 年，在成吉思汗统治下的蒙古人与鞑靼人合并，随后发动了西征。1237 年，鞑靼人攻打库曼帝国，并进抵第聂伯河。1241年，在拔都汗的率领下，鞑靼人攻入了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德意志的领土，并把所经之地变成一片无人荒漠。不过，对于欧洲人来说幸运的是，由于窝阔台大汗在这一年去世，拔都汗在1242 年被召回蒙古参加选举大汗的呼拉尔大会，蒙古－鞑靼人对欧洲的进攻就此停止，此后再也没有重新恢复。

对罗马尼亚影响较深的一个外来民族是斯拉夫人。他们起源于今日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普里皮亚特沼泽附近，先后被斯基泰人、萨尔马提亚人、哥特人、匈奴人和阿瓦尔人统治。从六世纪开始，斯拉夫人作为附庸，随着其主人阿瓦尔人向西推进，进入多瑙河流域。此后越来越多的斯拉夫人不断随着新的移民潮蜂拥而至，一些斯拉夫人向西北迁移到维斯瓦河和摩拉维亚－波希米亚地区，成为今日波兰人和捷克人的祖先；一些斯拉夫人向西南迁移，成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祖先；但是大多数从东边迁来的斯拉夫移民仍居住在南喀尔巴阡山和多瑙河之间的那片土地上，与阿瓦尔人和达契亚－罗马人共同生活

在一起。公元602年前后，这些人中的一大部分渡过多瑙河，并在今日的保加利亚地区永久定居，同化了稍后来到这里的保加尔人。

随着大量斯拉夫人的离开，定居在今日罗马尼亚地区的斯拉夫人逐渐成为少数，并且被达契亚－罗马人同化。这一同化的过程在公元十三世纪最终完成，大量来自斯拉夫人的文化和语言被吸收到达契亚－罗马人的语言和生活当中，最终形成了现代罗马尼亚语的直系祖先——“原罗马尼亚语”（现代罗马尼亚语中约有20%的词汇来自斯拉夫语，60%直接沿袭自拉丁语，其余的一些词汇来自突厥语、库曼语、匈牙利－马扎尔语、希腊语、德语、俄语和英语）。

从602年开始，拜占庭帝国的北方边境从多瑙河向南全线撤退。那些昔日随着罗马军团一道从旧达契亚省南撤、居住在密西亚和色雷斯诸省的达契亚－罗马人发现自己面临着北方同胞在三百三十年前的同样处境。在此后几百年的时间里，这些人或是被渡河南下的斯拉夫人同化，或是被赶往北部，返回他们达契亚老祖宗居住的故土，与北方的达契亚－罗马同胞会合，或是退入那些交通不便的深山密林地区。

最后这一批退入巴尔干山林的南方达契亚－罗马人坚守罗马帝国的拉丁文化传统，与同样固守拉丁传统的伊利里亚人和色雷斯人通婚融合，在斯拉夫人的汪洋大海中形成了一些种族孤岛。这些人的后代后来逐渐演变成三个分支，即居住在马其顿地区的阿罗马尼亚人(Aromanians，也称为马其顿罗马尼亚人)、居住在希腊北部的梅格勒诺罗马尼亚人（Megleno-Romanians）和居住在意大利东部的伊斯特里亚罗马尼亚人（Istro-Romanians)。这三个操着与今日罗马尼亚语极为近似的拉丁化罗曼土语的民族与达契亚－罗马人（罗马尼亚人）一道，被东罗马帝国和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斯拉夫人——甚至居住在他们东边的俄国人——统称为“瓦拉几人”(Vlachs)。

“瓦拉几人”这个名称来自最早入侵达契亚地区的哥特人和汪达尔人使用的古日耳曼语“Walha”，其意思为“外人”、“陌生人”（Walha这个词的变种随着日耳曼人的入侵而被用在不同的原罗马帝国边疆民族身上：盎格鲁撒克逊人用它来称呼凯尔特族的威尔士人，荷兰人用其称呼高卢族的瓦隆人）。这些“外人”居住的南喀尔巴阡山与多瑙河之间的地区被日耳曼人称作“Wallachen”，转为拉丁文形式后拼成Wallachia，即瓦拉几亚。

在长达四个世纪的时间里，特兰西瓦尼亚的日耳曼移民一直是匈牙利王国东部边疆的守卫者，抵御鞑靼人和土耳其人的入侵。这是特兰西瓦尼亚切恩索尔地区一座古老的日耳曼人设防教堂



在罗马当局离开后，留下来的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的达契亚－罗马人逐渐形成了以村社长老为首领的社会结构，这些长老由村民选举产生，负责决定与集体相关的各项事务。在入侵达契亚的阿瓦尔人、斯拉夫人和佩琴涅戈人定居下来后，这些村社长老由于效忠于新的统治民族而得到土地和赏赐，逐渐形成了贵族阶层。小一些的贵族被称作“克涅兹”（cnezi），这是斯拉夫语“克尼亚兹”（公爵）的土称；大贵族则得到了“沃尔沃达”(voeivod）的封号，这个来自斯拉夫文的头衔是“亲王”、“总督”或者“军团首领”的意思，后来则成为瓦拉几亚、摩拉维亚和特兰西瓦尼亚统治者的专有头衔，一般翻译成“王公”或“大公”。

在公元十世纪末的时候，定居于潘诺尼亚平原的马扎尔人（匈牙利人）在其国王伊斯特万一世的带领下集体皈依基督教，随后开始向东扩张，侵入到今日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他们慢慢地击败了当地那些达契亚－罗马血统或斯拉夫－保加利亚血统的“克涅兹”小公国，在1176年的时候征服了特兰西瓦尼亚的全部土地，并将其立为公国。一位达契亚－罗马贵族，莱乌斯塔奇乌斯（Leustachius），被匈牙利国王册立为特兰西瓦尼亚的“沃尔沃达”。

环绕特兰西瓦尼亚高原的东喀尔巴阡山和南喀尔巴阡山有许多低矮的山隘关口，它们面向东方的欧亚大草原，从民族大迁徙的时代起就是各游牧民族进入欧洲的主要移民大道。如果没有别的后援，马扎尔人大概不能单独抵抗得住人数较多的斯拉夫族、或者从十三世纪起屡屡向西侵略与掠夺的蒙古人和鞑靼人。因此匈牙利国王们从十二和十三世纪起便邀请一些德意志人前来定居，协助匈牙利王国的封建贵族们免受新的入侵。这些日耳曼移民大多来自神圣罗马帝国的士瓦本（巴伐利亚南部）、弗兰科尼亚（巴伐利亚北部）、卢森堡、摩泽尔河谷、图林根和莱茵兰等地区，被称为“特兰西瓦尼亚萨克森人”。除了这几批移民之外，匈牙利国王安德拉斯二世还在1211年让离开耶路撒冷的条顿骑士团来此定居，但是在1226年把他们赶跑了（这些骑士后来前往东普鲁士定居下来，成为穷兵黩武的普鲁士人的鼻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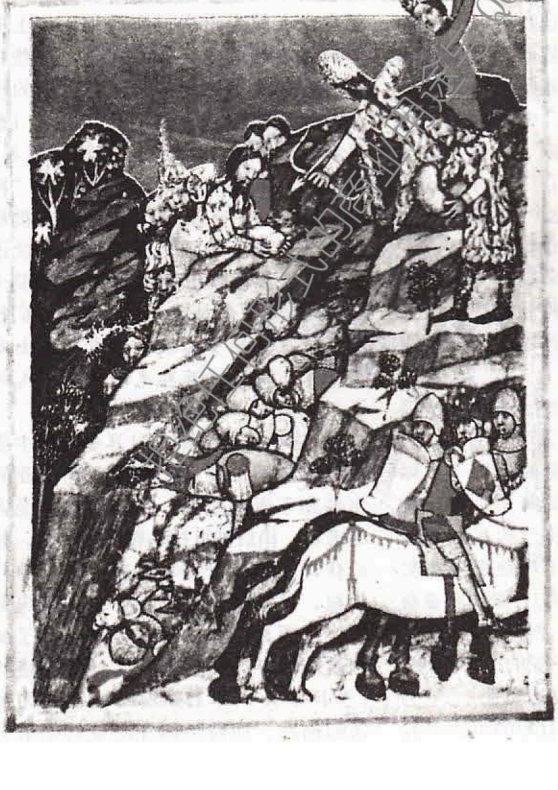
这些被邀请来的日耳曼移民主要被匈牙利国王安置在特兰西瓦尼亚的东部和东南部地区，最初防御库曼人的进攻，稍后则抵抗鞑靼人的军队。他们获得了行政管理和宗教事务上的自治权，并被授予开矿特许权。最先来到特兰西瓦尼亚的日耳曼人建起了赫尔曼施塔特（今锡比乌）、克隆施塔特（布拉索夫）等七座设防城镇作为殖民的据点，而特兰西瓦尼亚的德语名

称至今仍为“Siebenburgen”（七座堡垒、七堡地区）。

除了“特兰西瓦尼亚萨克森人”外，被招募到特兰西瓦尼亚前线定居的还有原先定居在外喀尔巴阡山区（即布科维纳地区）的塞克勒人（Szekely）。塞克勒人有时候也被称为“山地匈牙利人”，这个山地民族与定居在平原的马扎尔人有着极其亲密的血缘关系，两者操同样的语言，并且都把自己看作匈牙利人。一些学者认为塞克勒人是阿提拉王的匈奴大军路过喀尔巴阡山时留下来的匈奴人后代，还有人认为他们是被马扎尔化的、掺有匈奴－马扎尔血统的阿瓦尔人、盖庇德人或突厥人后代。现代Y染色体DNA分析证实了前一种观点。塞克勒人也像德意志人那样以驻守边疆为条件获得了自治权，并被认为是匈牙利王国境内军事素质最好、最善战的武士民族。

马扎尔、塞克勒、日耳曼和罗马尼亚的上层阶级起初共同参与特兰西瓦尼亚的政治和军事生活。匈牙利历史上最著名的军事名将之一，亚诺什·匈雅迪（Janos Hunyadi），就是一名出生在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贵族。他在1440年到1456年之间是特兰西瓦尼亚的统治者，并且在1446-1453年兼任匈牙利王国的摄政王。匈雅迪的罗马尼亚名字是扬库·匈内多拉（Iancu de Hunedoara）。在东罗马帝国灭亡前夕，他曾经率领一支匈牙利、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基督教联军去迎战土耳其军队，并一直打到索菲亚，但是在1448年的第二次科索沃战役中失败。

然而，由于种族和宗教上的原因，信奉东正教的罗马尼亚贵族从十四世纪开始受到信奉天主教的马扎尔－匈牙利大贵族的歧视，其地位逐渐被削弱。一些罗马尼亚贵族改宗天主教，并加入了匈牙利贵族阶层，还有一些罗马尼亚贵族翻越喀尔巴阡山，前往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地区居住，又或者留下来并逐渐变成了农民。



博萨达战役的古代绘本

直到1918年奥匈帝国战败为止，由马扎尔贵族、塞克勒军人和日耳曼市民构成的“三族联盟”（Union Truim Nationum）形成了特兰西瓦尼亚的统治阶层，统治着作为农民、佃户和牧民的罗马尼亚人。这三个阶层之间虽然有时也发生一些冲突，但在共同统治罗马尼亚人这方面却达成了空前的一致。只是在十六世纪末的几年里，塞克勒人才与罗马尼亚人结成短暂的同盟，共同对抗特兰西瓦尼亚的统治者、亲波兰的红衣主教安德拉斯·巴托里。

一些不愿意改信天主教的罗马尼亚贵族离开特兰西瓦尼亚后，向南进入了瓦拉几亚地区。这里曾经是库曼人统治的土地，散布着一些罗马尼亚人的小“克涅兹”领地，臣服于库曼可汗的宗主权。蒙古人和鞑靼人的西侵粉碎了库曼人对瓦拉几亚的统治，但是由于拔都西征的终止，蒙古－鞑靼人退回到俄罗斯，建立起金帐汗国，扔掉了瓦拉几亚地区，这里随即成为匈牙利王国和保加利亚王国的争夺对象。从特兰西瓦尼亚迁移来的罗马尼亚贵族在瓦拉几亚的土地上扩展自己的权力，建立起一些向布达朝廷纳贡的“沃尔沃达”领地。这一过程受到匈牙利国王的支持，他们将这些罗马尼亚王公视作匈牙利势力南下的先锋。

匈牙利阿尔帕德王朝在1301的绝嗣灭亡引起了马扎尔大贵族们的内讧，这一政治危机被世袭“沃尔沃达”爵位的瓦拉几亚王公利用。“伟大的沃尔沃达”巴萨拉布一世在1310年统一了整个瓦拉几亚地区，建立了瓦拉几亚公国，其疆域包括南喀尔巴阡山以南、多瑙河以北、东至黑海、东北至多瑙河三角洲的大片领土。巴萨拉布一世与塞尔维亚王国和保加利亚王国建立了联盟关系，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在这之后，他就拒绝再向匈牙利王国缴纳任何贡赋了。

1330年11月，匈牙利安茹王朝开国君主查尔斯·罗伯特（查理一世）亲自率领一支三万人的远征军前往瓦拉几亚，想要恢复他在这一地区的权威。巴萨拉布试图以支付7000马克（一马克约等于半磅）白银、将自己的儿子送去当人质的条件与查尔斯媾和，但是遭到拒绝。在奥尔特河附近的博萨达峡谷，匈牙利军队受到瓦拉几亚军队的伏击，后者人数只有匈军的三分之一，但是他们利用有利的地势，从山上向峡谷里的匈牙利军队射出密集的箭矢，并滚下巨大的石块。经过四天的激战，匈牙利军队伤亡惨重，查尔斯·罗伯特和一名仆从交换了王袍，这才得以逃离战场。

博萨达战役之后，巴萨拉布赢得了巨大的名声和威望。虽然此后历代匈牙利国王们仍试图对瓦拉几亚王公加以控制，但瓦拉几亚最终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国，并在土耳其人入侵之前经历了一段繁荣与稳定的时期。巴萨拉布和他的继承者们模仿拜占庭帝国的政治结构，建立起绝对君主专制统治，并且设立了瓦拉几亚东正教会。

当瓦拉几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国时，鞑靼人仍然控制着东喀尔巴阡山以东的摩尔达维亚地区，而波兰和匈牙利则努力争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权。1342年和1345年，匈牙利国王查理一世先后派遣两支远征军越过东喀尔巴阡山，攻击当地的鞑靼人，并且取得了胜利。1353年，位于马拉穆列什地区（在特兰西瓦尼亚的西北边）的一名“克涅兹”，一位名叫德拉戈斯（Dragos）的罗马尼亚王公，被

匈牙利国王路易一世派往摩尔达维亚。他的使命是沿着锡雷特河建造一系列军事防御堡垒，以抵御金帐汗国的进攻。这是罗马尼亚人对摩尔达维亚地区统治的开始。

1359年，另一位来自马拉穆列什地区的罗马尼亚王公博格丹在两百多名贵族的陪同下穿越东喀尔巴阡山，加入到当地贵族反对匈牙利统治的斗争中。他赶跑了德拉戈斯的继承人，建立起独立的摩尔达维亚公国。由于面临来自匈牙利和鞑靼人的威胁，因此其统治者采取亲波兰的政策，摩尔达维亚军队常常同波兰和立陶宛军队联合作战，以抵抗鞑靼人和条顿骑士团的进攻。

“吸血鬼”德拉库拉和勇敢的米哈伊

如前所述，构成现代罗马尼亚三个主体部分——特兰西瓦尼亚、瓦拉几亚和摩拉维亚——的地区，在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前后都逐渐形成了统一的公国。但是这些国家建立的时机很不巧，因为他们遇上了来自小亚细亚的新的威胁，那就是迅速成长起来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1389年，在科索沃平原一次可怕的大血战之后，塞尔维亚人落到了奥斯曼苏丹的统治之下。同样的可怕命运很快也落到了保加利亚人的头上。1394年，瓦拉几亚大公米尔恰（Mircea cel Batran）的军队同巴耶扎德苏丹的军团进行了第一次激战，瓦拉几亚军队在匈牙利军队的支援下取得了胜利，土军被迫撤回多瑙河南岸。之后土耳其人又在1397年、1400年和1408年发动了三次进攻，都被瓦拉几亚－匈牙利联军所挫败。但是，在穆罕默德一世继位后，土耳其军队在1417年首次击败了瓦拉几亚军队，占领了多瑙河右岸的多布罗加地区。米尔恰被迫同奥斯曼帝国签订和约，以向苏丹缴纳沉重的贡税为条件换取对方不再发动攻击。

虽然有和约的存在，但是在十五世纪剩下的时间里，瓦拉几亚与土耳其的战争仍在继续，而且因为瓦拉几亚国内争夺王位的内讧而更加恶化。这个公国借用了斯拉夫人的一个很不好的传统，即统治者的所有男性后裔，无论是婚生子还是私生子，对于王位都有平等的继承权，因此每个觊觎王位的王子们都寻求大贵族的支持，以及波兰王国、匈牙利王国和奥斯曼帝国这几个强大邻国的支持。在米尔恰去世后34年的时间里，王位在10位互为兄弟或堂兄弟的瓦拉几亚王子之间相互交换了16次。

1436年，弗拉德二世继承了瓦拉几亚的王位，随即与奥斯曼帝国重新签订了附庸条约。但是由于在1442年支持特兰西瓦尼亚的统治者亚诺什·匈雅迪（Janos Hunyadi）与土耳其人作战，因此与两个儿子一道被奥斯曼苏丹召到阿德里安堡（当时是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在11年后才被攻陷）软禁起来，土耳其人另立米尔恰二世为瓦拉几亚王公。但是米尔恰二世不久就被匈雅迪推翻了，后者改立巴萨拉布二世为王。奥斯曼苏丹



听说此事后，就释放了弗拉德二世，让他回国争夺王位，但是继续扣押着他的两个儿子，次子弗拉德和幼子拉杜。弗拉德二世在1443年击败了巴萨拉布二世，成功复位。但是在匈雅迪的唆使下，瓦拉几亚的大贵族在1447年发动叛乱，将弗拉德二世与其长子米尔恰的眼睛刺瞎，然后活埋了。

为了避免瓦拉几亚落入匈牙利人手中，奥斯曼帝国在弗拉德二世遇害后对这个造反的公国发动了入侵，并将此时仍作为人质留在土耳其人手中的小弗拉德立为新的瓦拉几亚王公，即弗拉德三世。但是这位17岁的年轻王公即位还不到一年，匈雅迪率领的匈牙利军队就再度进攻瓦拉几亚，弗拉德逃往摩尔达维亚公国投奔其舅舅博格丹二世，匈雅迪另立弗拉迪斯拉夫二世为瓦拉几亚王公。当年10月，弗拉德三世趁弗拉迪斯拉夫率兵在科索沃作战的机会回国复位，但是一个月后弗拉迪斯拉夫率兵回师，弗拉德只得再度逃往摩尔达维亚。

1451年，博格丹二世遇刺身亡，弗拉德不得不再次出亡。这次他前往特兰西瓦尼亚，投奔了匈雅迪。由于曾长年作为人质身居阿德里安堡宫廷，因此对奥斯曼帝国的内部政治情况非常了解。而且弗拉德与新即位的奥斯



位于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的布兰城堡，如今以“德拉库拉城堡”之名闻名于世。最早是1212年由条顿骑士团建造的要塞。弗拉德三世“德拉库拉”在1459年占领了这座城堡。1919年特兰西瓦尼亚并入罗马尼亚后，这座城堡成为王室行宫，是玛丽亚王后最喜欢的住处之一，她死后把城堡留给了自己的女儿伊琳娜公主。1948年被国有化。2005年罗马尼亚通过归还共产党时期被没收财产的法令之后，将其归还给伊琳娜的儿子多米尼克·冯·哈布斯堡大公。2007年，多米尼克试图以4000万英镑的价格出售这座城堡，但在两年后决定将其改为博物馆，对公众开放。除了玛丽亚王后的生平展览外，还包括弗拉德三世和吸血鬼德拉库拉的展览内容

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嫌怨很深，因此匈雅迪抛弃前嫌，收纳了这位亡命的前王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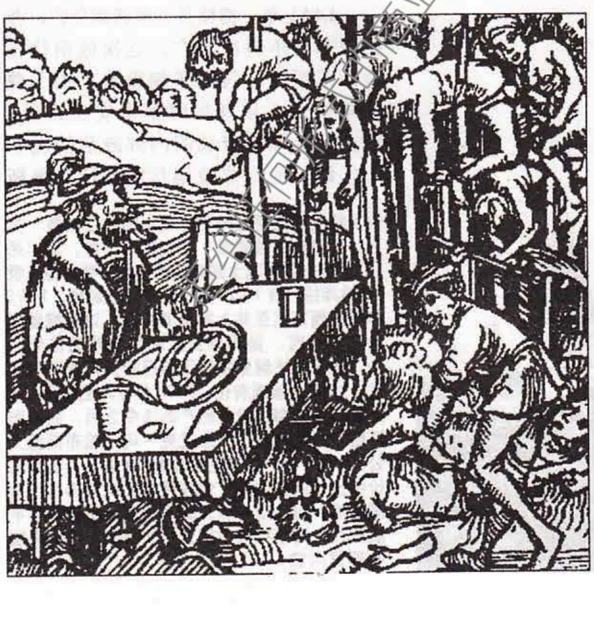
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穆罕默德以匈牙利王国为首要攻击目标，第一步是攻下贝尔格莱德。1456年，当匈雅迪亲自率领军队前往贝尔格莱德迎战土军时，弗拉德作为其盟友率兵返回瓦拉几亚，推翻了弗拉迪斯拉夫二世，重新复位。由于其父亲弗拉德二世曾经加入匈牙利王国一个名为“龙骑士团”的军事修会组织，因此被称作“德拉库尔”（Dracul，意思是龙），因此弗拉德三世被瓦拉几亚人称作“德拉库拉”（Dracula），意思是“德拉古尔的儿子”或“龙之子”。

1461年，弗拉德三世突然翻脸，拒绝再向奥斯曼帝国交纳贡赋，并且袭击了土耳其驻扎在多瑙河沿岸和贝尔格莱德的军队。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派遣一支远征军入侵瓦拉几亚，瓦拉几亚那些受到压制的贵族们趁机联合起来驱逐了弗拉德，并从土耳其人那里迎立他的弟弟拉杜为新的瓦拉几亚王公。弗拉德逃往特兰西瓦尼亚，却被匈雅迪的女婿、匈牙利国王马加什·科维努斯关入了监狱，直到1474年才获得释放，并在两年后被匈牙利国王再度扶上瓦拉几亚王公的宝座。不过，由于弗拉德在关押期间改信天主教，因此失去了信奉东正教的瓦拉几亚贵族和民众的支持，因此其统治只维持了一个月。

1476年10月，土耳其军队再度入侵瓦拉几亚，弗拉德三世在战场上战死，其首级被土耳其人用盐腌渍后带回君士坦丁堡示众。

弗拉德三世自幼在奥斯曼宫廷中长大，因此不仅会说土耳其语和波斯语，而且还会用流利的阿拉伯语朗读《古兰经》。他生性严峻，在与土耳其人的战争中用木桩刑（将削尖的木桩从肛门插入）处死了许多俘虏，因此获得了“穿刺者”（Tepes）的绰号。实际上他对本国的罪犯也非常残酷无情，在两次复位后都曾将许多反对过他的瓦拉几亚大贵族用木桩穿死，其家人则被押去修筑城堡，直到累死为止。这位“穿刺者德拉库拉”的恶名经其主要对手、匈牙利国王马加什的渲染和大力推介，一直传到中欧和西欧。

弗拉德三世的故事在德意志地区流传最广，有些德国民间故事对其添油加醋，说弗拉德杀死了10万人，并且以很能迎合德意志人胃口的变态笔调（这种对于变态的嗜好在《格林童话》里例如《汉塞尔和格雷特尔》一类的许多故事当中都有所表现，后来在二战德国集中营的人皮灯罩和人油肥皂上发展到顶峰）不厌其详地仔细渲染弗拉德·德拉库拉杀人的方法，包括剥皮、烧烤、木桩刑、煮沸、强迫犯人吃下自己亲戚的肉等等。还有的德文故事以虐待狂式的热情津津有味地仔细描写弗拉德是如何下令把小偷脚上的皮剥掉，撒上盐，然后让山羊去舔这些盐。最早一本详细描述这些折磨故事的德文书于1463年在波希米亚出版，书名叫《有关一个名叫“瓦拉几亚的德拉库拉”的疯子的故事》(Von ainem wutrich der hies Trakle waida von der Walachei)。除此之外，德拉库拉的故事还流传到东欧斯拉夫人地区和俄罗斯，并一直流传了五个世纪之久。



弗拉德·德拉库拉的名字后来被十九世纪的英国作家布拉姆·斯托克借用，创造了著名的哥特派恐怖小说《吸血鬼德拉库拉》，并且把弗拉德三世曾经的囚禁地——特兰西瓦尼亚说成是这位吸血鬼伯爵的故乡。实际上布拉姆·斯托克的创作灵感来自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地区有关吸血鬼的种种传说，这种传说遍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希腊等国。在这些地区，有些家族被认为是人形的吸血鬼后代，人们相信他们会将尾巴藏在内衣里面。1872年，在阿德里安堡，有人看到吸血鬼“手提着大灯笼四处滑翔”，穆斯林的宗教学校老师和东正教的神父都无法将镇上的吸血鬼赶走，最后召来土耳其的术士，经过适当的作法，才减轻人们的惊恐。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被当地的人民看成是各种恶灵密集的世界，居民用各种符咒来抵御这些恶灵，包括大蒜、野猪的獠牙、有绳结的绳子等等。当地东正教神父的一个主要日常工作是应信徒的要求在护身符上书写经文，基督徒若发现自己的护身符没有作用，就会去借用穆斯林的。

尽管在世界的其余部分以吸血鬼的化身而闻名，但是在其故乡罗马尼亚，弗拉德三世·德拉库拉被视作反抗土耳其人的大英雄，并且在2006年被选入罗马尼亚国家电视台主办的“100名最伟大的罗马尼亚人”名单——在这个名单中名列第一的是摩尔达维亚的斯特凡大公，第二名是罗马尼亚霍亨佐伦王朝开国君主卡罗尔一世，第六名是二战时的罗马尼亚独裁者扬·安东尼斯库元帅，而1989年剧变中被处决的罗马尼亚前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名列第十一。有趣的是，在同一时期搞的“史上最坏的罗马尼亚人”评选当中，齐奥塞斯库名列第二（排名第一的是罗马尼亚剧变之后的首任总统扬·伊利埃斯库）。这也反映了今日罗马尼亚人对其往昔领导人的复杂感情。

弗拉德三世死后，瓦拉几亚越来越依附于奥斯曼土耳其。就像其邻邦摩尔达维亚一样，瓦拉几亚的军队被奥斯曼指挥官征调，参加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历次战争，而此前在先王儿子中依次选出王公的惯例，也变为由奥斯曼苏丹指定王公的人选。谁进贡给苏丹及其朝臣的贿赂最多，谁就更有可能当选。在一段不长的时间里，瓦拉几亚的王位竟然在27位王子间来回传递了40次。从1521年到1593年，瓦拉几亚王位又在18位王子之间互相传递了29次。

一本德国故事书中描述的“德拉库拉吃人肉”的场景，旁边是被戳在木桩上的受害者

摩尔达维亚的早期历史像瓦拉几亚一样，王公的位子在众多王子之间如同走马灯一样来回轮换，其南面面临着土耳其人沉重的军事压力，西边、北边和东边则是互相争夺对摩尔达维亚控制权的波兰和匈牙利两个大国。在这种恶劣的政治环境下，1457－1504 年在位的斯特凡大公（Stefan cel Mare）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1457年春天，他在其表兄瓦拉几亚的弗拉德三世支持下取得了摩尔达维亚王公的宝座，结束了长达二十五年的内部纷争。接着他试图保持与奥斯曼帝国和波兰的良好关系，结果被卷入与瓦拉几亚和匈牙利的战争中。

1461 年，当弗拉德三世起兵反对土耳其人时，斯特凡奉奥斯曼苏丹的命令，率领一支骑兵部队攻入瓦拉几亚。六年后，由于试图插手特兰西瓦尼亚公国脱离匈牙利宗主权的政治阴谋，匈牙利国王马蒂亚斯·科维努斯率兵来攻，结果在巴伊亚战役中被打败，马蒂亚斯本人也在战斗中受伤，只得撤兵。

1474 年，斯特凡大公卷入到反土耳其的行动中。他拒绝向奥斯曼帝国缴纳贡金，拒绝将夺自瓦拉几亚的基里亚要塞和阿尔巴城堡交给奥斯曼帝国，并且试图以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取代土耳其人册立的瓦拉几亚王公。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派遣一支庞大的军队侵入摩尔达维亚。1475 年1 月10 日，在摩尔达维亚中部的瓦斯卢伊（Vaslui），两军相遇。奥斯曼帝国一方的兵力有八万人，此外还有17000 人的瓦拉几亚军队和2 万人的保加利亚军队。斯特凡大公这一方有四万名摩尔达维亚军人，此外还有五千名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塞克勒军人、2000 名波兰人和1800 名匈牙利人。他们成功地阻击了奥斯曼军队，大获全胜。

这次战役之后，斯特凡大公给欧洲的统治者们和罗马教皇去信，提醒他们说奥斯曼帝国是对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威胁。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授予他“Verus Christianae fidei athleta”（基督教信仰的真正战士）的头衔，但没有采取什么支援行动。此后斯特凡大公加强了与匈牙利的联系，并且承认匈牙利国王为自己的宗主，以便继续同土耳其人作战。


斯特凡大公的塑像，摄于摩尔达维亚首府雅西的文化广场

1476 年5 月，穆罕默德二世派出他能够征召到的一支最强大的军队进攻摩尔达维亚，而奥斯曼帝国的臣属——克里米亚鞑靼人也从东边向摩尔达维亚发动了进攻。斯特凡被迫向喀尔巴阡山地区撤退，以免其军队遭到彻底失败。但是不久之后，由于天热，土耳其军中爆发了瘟疫，而且食品供应短缺，奥斯曼帝国只好退兵，放弃了惩罚摩尔达维亚的军事行动。在这次战争之后，斯特凡大公率领摩尔达维亚和特兰西瓦尼亚联军攻入瓦拉几亚，放逐了亲奥斯曼的王公巴萨拉布，把自己的表兄弗拉德三世重新扶上了瓦拉几亚王位。

1484 年，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去世后，新苏丹巴耶塞特二世再次攻打摩尔达维亚。这一次土耳其人占领了基里亚要塞和阿尔巴城堡，斯特凡没能获得来自波兰和匈牙利的援助，只好重新承认奥斯曼帝国为其宗主国。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摩尔达维亚王公曾经两次发动起义，试图摆脱土耳其人的控制，但是由于自身的分裂、波兰和匈牙利的权术操纵、以及奥斯曼帝国强大的军事实力，这些起义都以失败告终。


“勇敢的米哈伊”骑马塑像，摄于布加勒斯特的大学广场

1525 年，匈牙利国王路易二世在与奥斯曼帝国交战的莫哈奇战役中阵亡，死而无子，匈牙利王国和波希米亚王国的王位出现空缺。此后奥地利人、波兰人和土耳其人为了指定匈牙利王位继承人的人选而发生了多次战争。特兰西瓦尼亚成为战争的牺牲品之一，在1541 年和大半个匈牙利王国一道落入土耳其人手中，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则得到了匈牙利王国最西边的一小部分和整个波希米亚王国。

在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虽然匈牙利本土被置于奥斯曼帝国的直接统治之下，但是特兰西瓦尼亚却成为一个自治的公国，由土耳其人指定的匈牙利大贵族巴托里家族进行统治，并成为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互相争夺的对象，为时长达两个世纪之久。

有趣的是，在天主教奥地利和伊斯兰教土耳其的这场争夺中，特兰西瓦尼亚却成为欧洲第一个实行宗教宽容的地区。1571 年，特兰西瓦尼亚王公伊斯特万·巴托里颁布法令，宣布天主教、新教路德宗、加尔文宗和唯一神论教派的信徒拥有平等的信仰自由。不过这一法令并没有提及罗马尼亚东正教，因为罗马尼亚人当时是作为被统治者、隔离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政治生活之外的。伊斯特万·巴托

里在1575年被波兰议会选举为波兰国王，在前往克拉科夫登基前把特兰西瓦尼亚的王位交给了他的弟弟克里斯托弗，之后王位又传给了克里斯托弗的儿子西吉斯蒙德·巴托里。

1593年，一位名叫米哈伊的三十五岁的瓦拉几亚贵族被奥斯曼朝廷指定为瓦拉几亚的王公。有关其幼年和青年时期的资料少得出奇。他自称是瓦拉几亚王公佩特拉斯库的私生子，而其母亲提奥多拉·坎塔库泽努斯是瓦拉几亚最富有的贵族之一，其家族血统据说可以追溯到拜占庭皇帝约翰六世·坎塔库泽努斯。

1588年，米哈伊成为梅赫丁茨县的巴昂（领主），在1593年由于与瓦拉几亚王公亚历山德鲁发生冲突而逃亡到特兰西瓦尼亚，并从那里前往君士坦丁堡。在奥斯曼帝国的首都，米哈伊在其远亲、希腊银行家安德罗尼柯斯·坎塔库泽努斯和君士坦丁堡东正教大牧首杰里迈亚二世的引荐下，觐见奥斯曼苏丹穆拉德二世，请求他支持自己获得瓦拉几亚的王位。

凭借安德罗尼柯斯的财政支持、以及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暗中活动，米哈伊最终如愿当上了瓦拉几亚王公。他一即位，就立即同奥斯曼帝国决裂，并参加了哈布斯堡王朝领导的欧洲反土耳其战争。他的第一个行动是以偿还债务为由，把他的土耳其债主全都诱骗到宫中。等这些人都到齐之后，米哈伊下令士兵关上大厅的大门，然后在门外堆柴举火，烧死了大厅里的所有人。接下来，他下令对瓦拉几亚境内所有的土耳其人、库曼人和鞑靼人展开屠杀，随后参加了由特兰西瓦尼亚王公西吉斯蒙德·巴托里、摩尔达维亚王公阿隆·提拉努尔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兼匈牙利国王）鲁道夫二世组成的反土同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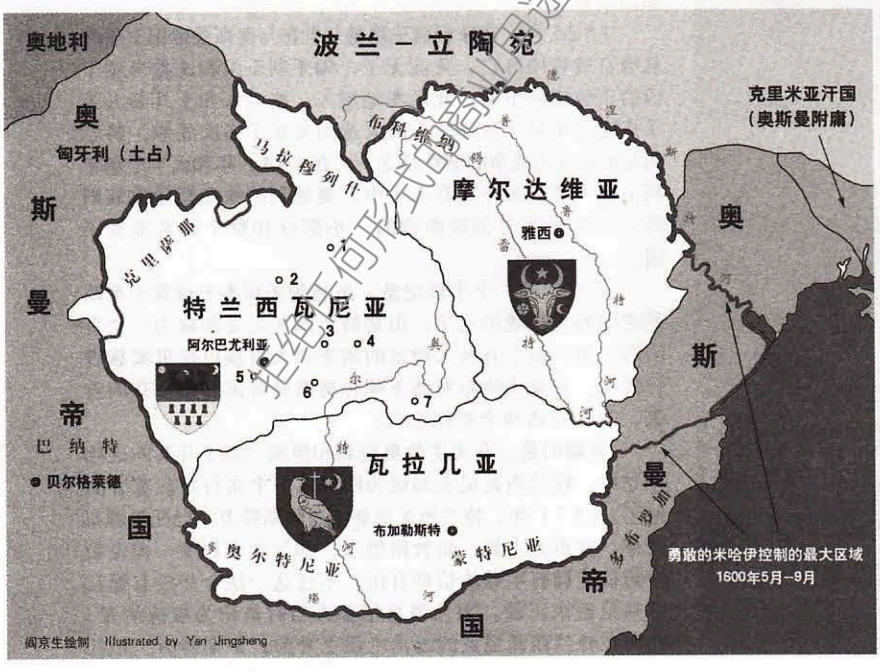
1594年秋天，米哈伊首次对土耳其人在多瑙河沿岸的军事据点展开进攻，占领了久尔久、锡利斯特拉等要塞，其摩尔达维亚盟友则占领了雅西。接下来瓦拉几亚军队深入奥斯曼帝国境内，攻克了尼科波尔，随后兵薄奥斯曼帝国故都阿德里安堡城下，其前锋一度离君士坦丁堡只有24公里。

1595年8月，当奥斯曼军队渡过多瑙河、对瓦拉几亚发动报复性反攻时，米哈伊出色地调动他的一万名士兵和五千名雇佣兵，在一个叫卡鲁加雷尼的小村子附近的沼泽地中击败了四万人的土耳其大军。这场战役令他名声大振，瓦拉几亚贵族赠予他“勇敢的米哈伊”(Mihai Bravu)的称号。米哈伊随后将军队撤往瓦拉几亚王公传统的越冬营地斯托涅什蒂，在那里与西吉斯蒙德·巴托里派来的四万名特兰西瓦尼亚援军会合。在十月里，这支瓦拉几亚—特兰西瓦尼亚联军从土耳其人手中光复了布加勒斯特、布勒伊拉和克拉约瓦等城市。

同土耳其人和鞑靼人的战争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时断时续地继续进行着。在卡鲁加雷尼战役后，神圣罗马皇帝鲁道夫二世有些首鼠两端，一度中断了对瓦拉几亚的财政支持。土耳其人见有机可乘，在1597年1月承认了瓦拉几亚的“独立”地位。但是米哈伊清醒地认识到，这只是奥斯曼帝国在发动下一次大规模战役之前的缓兵之计，因此继续向鲁道夫二世和西吉斯蒙德·巴托里求援。1598年1月，神圣罗马帝国和瓦拉几亚签订盟约，前者向后者提供足够维持五千名常备军的资金、武器和其他装备。在得到这批援助后，米哈伊再次指挥瓦拉几亚军队进入奥斯曼帝国领土，占领了尼科波尔、鲁塞和维丁等城市。1599年6月，奥斯曼帝国被迫同意与米哈伊签订和约，完全承认他的独立地位。

与此同时，在特兰西瓦尼亚公国发生了一场政治危机。西吉斯蒙德·巴托里宣布辞去特兰西瓦尼亚王公之位，将其让予神圣罗马皇帝鲁道夫二世，他自己则准备将其余生奉献给宗教。不久之后西吉斯蒙德又改变了主意，再次掌权并成为土耳其的封臣。1599年，西吉斯蒙德第二次退位，把王公的职位交给他的堂兄、红衣主教安德拉斯·巴托里。后者同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瓦萨关系密切，觊觎瓦拉几亚王公的位子，而且上任后不久就开始着手与奥斯曼帝国达成协议。

在鲁道夫二世的支持下，“勇敢的米哈伊”组织了一支军队侵入特兰西瓦尼亚，并废黜了安德拉斯·巴托里。1599年10月10日，由马扎尔人、塞克勒人和日耳曼人组成的特兰西瓦尼亚议事会选举米哈伊为“特兰西瓦尼亚皇家总督”。这一头衔名义上是神圣罗马皇帝兼匈牙利国王在特兰西瓦尼亚



左图是公元十六到十七世纪的罗马尼亚三公国疆域示意图。图中标出了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七座堡垒”，数字对应德文名，括号内依次为罗马尼亚文和马扎尔文名字：

1. Bistritz／比斯特里茨（Bistrita／比斯特里察，Beszterce／贝什泽特尔切）；
2. Sachsisch Regen／萨克森－雷根（Reghin／雷京，Szaszregen／萨泽雷根）；
3. Mediasch／梅迪亚施（Mediás／梅迪亚什，Medgyes／梅德捷什）；
4. Schaessburg／沙斯堡（Sighisoara／锡吉施瓦拉，Segesvar／塞盖什瓦尔）；
5. Muehlbach／缪尔巴赫（Sebes／塞贝什，Szaszsebes／萨泽塞贝什）；
6. Hermannstadt／赫尔曼施塔特（Sibiu／锡比乌，Nagyszeben／纳吉塞本）；
7. Kronstadt／克隆施塔特（Brasov／布拉索夫，Brasso／布拉索）

的代理人，但实际上米哈伊牢牢地控制着特兰西瓦尼亚，并且成为那里的实际统治者。

在成功地清除了特兰西瓦尼亚的亲波兰、亲土耳其势力后，米哈伊决定在摩尔达维亚采取同样的行动。他在1600年4月入侵并征服了这个公国，放逐了亲波兰的摩尔达维亚王公伊雷米亚·摩维拉。当年7月，在摩尔达维亚的首都雅西，“勇敢的米哈伊”成为瓦拉几亚、摩尔达维亚和特兰西瓦尼亚三个公国的共同统治者。现代罗马尼亚的三个主要部分有史以来第一次统一为一体（罗马帝国时代的达契亚省是不包括摩尔达维亚地区的）。

但是在十七世纪，统一并不是那个时候的国家所追求的理念。封建内讧很快使得米哈伊的胜利化为乌有。像其他两个公国一样，在特兰西瓦尼亚，农民（主要是罗马尼亚人和塞克勒人）是军队的骨干。但是米哈伊为了搞好同当地匈牙利和日耳曼贵族的关系，强制推行了一些禁止农民造反、禁止农奴脱离主人的法令。农民遭受奴役之后就破坏了公国的军事力量，并且令米哈伊失去了这些人的支持。而他也从未赢得特兰西瓦尼亚贵族的喜欢，因为他是瓦拉几亚人，特兰西瓦尼亚的马扎尔和塞克勒贵族们始终把他看作外人。

见到自己身边突然出现一个强大的力量，米哈伊周边的国家开始联合起来反对他，而米哈伊在统一三个公国之后疏远了与其保护人鲁道夫二世的关系。在奥斯曼帝国的支持下，西吉斯蒙德·巴托里开始煽动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贵族发动叛乱，并在米拉斯劳战役中打败了米哈伊的军队。到1601年初，米哈伊的势力已经被完全逐出特兰西瓦尼亚，与此同时波兰军队占领了摩尔达维亚和东瓦拉几亚。米哈伊被迫前往布拉格，重新乞求鲁道夫二世的原谅和支持。

1601年8月，米哈伊率领瓦拉几亚军队，与乔治奥·巴斯塔将军率领的奥地利军队一道进入特兰西瓦尼亚，驱逐了西吉斯蒙德·巴托里。巴斯塔将军是居住在意大利的阿尔巴尼亚人后裔，他也在觊觎特兰西瓦尼亚王公的宝座。在他的命令下，米哈伊于8月9日在熟睡中被暗杀。

多瑙河两公国

“勇敢的米哈伊”死后，瓦拉几亚和摩拉维亚重新承认奥斯曼帝国为其宗主国，而特兰西瓦尼亚一度被土耳其人置于直接的军事统治之下。

1683年，土耳其军队兵败维也纳城下，标志着奥斯曼帝国从欧洲中心地带全面撤退的开始。在波兰和德意志军队的帮助下，奥地利军队发起势如狂澜的反攻，在当年占领了布达，结束了土耳其人对匈牙利王国故都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统治。匈牙利人对此感恩戴德，奉戴哈布斯堡王朝君主、神圣罗马皇帝利奥波德一世为匈牙利“圣伊斯特万王冠”的继承人，并承认其对“圣伊斯特万王冠领地”（即匈牙利王国故土）的世袭统治权。1687年，奥军占领莫哈奇，并在翌年攻下贝尔格莱德。1691年，特兰西瓦尼亚议会宣布接受利奥波德一世的保护。

1699年，在土耳其人同奥地利、俄罗斯、波兰和威尼斯的战争失败后，奥斯曼帝国与奥地利签订了《卡尔洛维茨和约》，土耳其正式而永久地放弃了对特兰西瓦尼亚的宗主权，它和匈牙利一起并入了哈布斯堡君主国的版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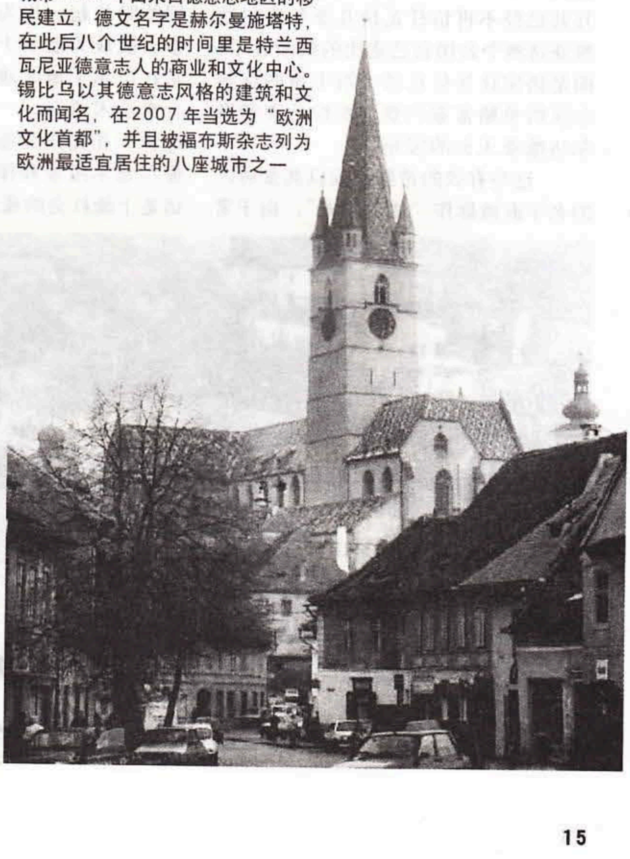
从1711年起，特兰西瓦尼亚议会不再选举自己的王公，这一头衔由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以匈牙利国王的身份兼任。匈牙利王国对特兰西瓦尼亚传统上的宗主地位也被取消，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们通过皇家总督对特兰西瓦尼亚实行直接统治。1765年，根据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皇的命令，特兰西瓦尼亚被改成一个自治的大公国，其君主——由奥皇兼任——的头衔也由“王公”(voeivod，德文为Fuerst)变成了“大公”(Grossherzog)。

在这个大公国里，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基本原则——分而治之——表现得特别露骨。维也纳当局利用当地民族杂居的情况，把特兰西瓦尼亚划分成很多行政单位：它的主要部分被划成几个省；在居住着大量日耳曼人的东南部地区建立了“国王辖区”，在边境地区则有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和塞克勒人的“边防团区”，其居民是按照特别军事法律予以管理的，当地所有的农民都负担边防义务。

在1848年这个“欧洲革命之年”，起义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匈牙利大贵族们曾经对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农民们许诺说，如果他们支持匈牙利起义，则匈牙利将在独立之后废除那里的农奴制度。但是已经受匈牙利贵族地主七个世纪压榨的罗马尼亚人不为这些美好许诺所动，而是组成军团参加到奥地利君主一方，同匈牙利起义军作战。那些日耳曼族的“特兰西瓦尼亚萨克森人”也武装起来反抗匈牙利掠夺者。在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的直接出兵干涉下，匈牙利起义在1849年被镇压下去，随后奥地利军事总督宣布对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实行军管。

1866年奥地利在普奥战争中惨败，被迫将政治重心从德意志地区东移到巴尔干和匈牙利。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在战败的翌年实施了一项重大的政治改革，将奥地利帝国变为奥匈二元帝国。这样做的原因是，只有在帝国人口中

锡比乌城的一座路德派教堂。这座城市1191年由来自德意志地区的移民建立，德文名字是赫尔曼施塔特，在此后八个世纪的时间里是特兰西瓦尼亚德意志人的商业和文化中心。锡比乌以其德意志风格的建筑和文化而闻名，在2007年当选为“欧洲文化首都”，并且被福布斯杂志列为欧洲最适宜居住的八座城市之一



占少数的日耳曼贵族和同样占少数的马扎尔贵族达成谅解，才能抓紧对帝国境内其他越来越不安分的民族——尤其是斯拉夫民族——的控制。出于笼络匈牙利大贵族的需要，弗朗茨·约瑟夫将自治的特兰西瓦尼亚大公国并入匈牙利王国，结束了它在政治上与匈牙利之间长达三百年的分离状态。

瓦拉几亚和摩拉维亚在“勇敢的米哈伊”去世之后再度沦为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国。虽然这两个公国没有和多瑙河以南的土耳其领土一样被划分成“巴昂辖区”，保留着自己的王公和行政机构，但这丝毫没有改变土耳其统治的性质，和这种统治对两国的有害影响。像和其他被土耳其统治过的欧洲地区一样，这种统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维护了落后的封建制度，妨碍了对自然资源的利用。

另一方面，这两个国家的王公虽然被迫向土耳其俯首称臣，并且经常被迫出兵随土军同欧洲军队作战，但是在土耳其面临困难时（比如1683年兵败维也纳城下那次），却时常想反戈一击，与波兰、奥地利或俄国结盟来对抗土耳其人。1710年彼得大帝的军队远征时，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居民支援了俄军。作为对这种支援的惩罚，在1711年俄土战争结束后，土耳其已经不再信任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这两个公国自己选出的统治者了，而是决定让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法纳尔区的希腊富豪们登上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王公的宝座。

这些有钱的希腊家族以其聚居区的名字而被称作“法纳尔人”，由于常年与欧洲国家做生意，因此受过良好教育、能讲多种语言。为了便于同欧洲国家打交道，土耳其的官员们从十七世纪初便开始雇佣这些人当秘书或翻译，以及驻外代表。在十七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与威尼斯共和国谈判交出克里特岛时，以及在1698年奥斯曼帝国与奥地利的卡尔洛维茨和平会议中，这些希腊翻译都扮演过决定性的角色。此外，由于奥斯曼帝国境内东正教各教区主教可以通过向官员的高额贿赂来买卖，主教候选人通常向有钱的“法纳尔人”借贷，因此这些“法纳尔人”在贪污腐败方面可以说经验丰富。

由“法纳尔人”担任王公的时代被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人称作“法纳尔时代”。这是一个贪污、管理不善、横征暴敛和腐化堕落的年代。“法纳尔人”靠贿赂、玩弄阴谋和拍马屁登上布加勒斯特和雅西的王公宝座，在为时106年的“法纳尔时代”里，土耳其苏丹从十二个法纳尔人家族中指派了33名摩拉维亚王公和35名瓦拉几亚王公。由于知道自己随时都可能被召回、流放、甚至被处以死刑，因此他们一捞到王公的职位，便时刻不肯延误地把它当作令自己和亲信们发财致富的源泉。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从拜占庭帝国的时代起，作为帝国行政语言的希腊语就成为巴尔干地区的通用语，也是在巴尔干地区通用的基督教文化和古典学术语言，一如拉丁文在西欧的地位。在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就像在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一样，希腊语是上流社会的通用语，“所有高贵的罗马尼亚人”都能熟练地讲这种语言，奥斯曼帝国的使臣和瓦拉几亚或摩尔达维亚的官员们会面时，讲的也是希腊语。在“法纳尔时代”，由希腊人统治的两个多瑙河公国逐渐成为希腊文化的传承者，而摩尔达维亚的首都雅西竟然成为欧洲最大的希腊文化和学术研究中心。

在“法纳尔时代”的两个罗马尼亚公国里，掠夺式的重税被提高到国家政策的地步。居民们除了要缴纳沉重的贡税外，还要给君士坦丁堡和奥斯曼帝国的其他军事要塞提供粮食和建筑材料。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城市很不发达，国内市场狭窄，而奥斯曼帝国攫取了两个公国的对外贸易权，使其与国外市场断绝了联系。除盐以外，其他所有的矿产都不再开采，因为害怕土耳其人征收附加税。两国不再铸造自己的钱币，没有军队，而“法纳尔人”王公掌握的外国雇佣军是用来镇压当地人的。两国的农民遭受大贵族的奴役和苛税的剥削，肥沃的平原上只是稀疏地有一些种着小麦和玉米的耕地，其余的都荒废成了草原。十九世纪初的一位法国旅行者注意到，瓦拉几亚公国的土壤“肥沃得令人难以置信”——青草长及他的肘部，杂草高与人齐。这位旅行者还注意到瓦拉几亚的那一点点人口（大约100万）还不及土地能供养的人口的十分之一。

从彼得大帝时代起，东方逐渐兴起的俄国慢慢地替代了奥地利，成为奥斯曼帝国最主要的敌手。1736年，俄国的安娜女皇想要吞并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于是对土耳其开战。俄军一度侵入摩尔达维亚地区，但是在1739年被迫放弃。1768年俄土再次开战，这一次俄军占领了两个公国，把土耳其人驱逐到多瑙河以南。此后两地处于俄国的直接军事占领之下，但是奥地利不愿看到俄国势力渗入巴尔干地区，于是出面干涉。1774年，俄国把这两个公国还给土耳其，而作为报偿，奥地利从土耳其人那里获得了摩尔达维亚北部的布科维纳地区，这一地区直到1918年都一直由维也纳进行统治。

结束这场俄土战争的《库楚克－开纳吉和约》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体系上打开了最初的一些还不大的裂



布加勒斯特的罗马尼亚东正教大主教宫。照片摄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缝：奥斯曼苏丹答应不再频繁地更换王公，停止任意征税，禁止土耳其人在多瑙河左岸（罗马尼亚一边）定居，俄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有权在苏丹的面前为两国的利益说话。

基督教世界为了结束土耳其人对巴尔干统治而拟定的计划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纪，但是直到奥斯曼帝国在1683年至1699年的“大土耳其战争”中战败，计划才变得可行。在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和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大帝分割巴尔干半岛的计划中，奥地利将接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部分塞尔维亚、达尔马提亚与黑山，俄国将接收其余的地方，包括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叶卡捷琳娜的一个孙子——故意取名为君士坦丁——最后将登上在君士坦丁堡重建的第二拜占庭帝国的宝座。

1787年，土耳其再次对俄国宣战，以阻止叶卡捷琳娜的南侵。这一次奥地利站在土耳其人一方作战，奥军开入瓦拉几亚西部和中部，以防止当地爆发反土起义。而俄军则攻入了摩尔达维亚。约瑟夫二世的去世、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和反法同盟的成立中止了这次战争，俄国与土耳其在1792年签订《雅西和约》，俄国获得对两个公国王公的提名权。尽管如此，土耳其还是在1806年趁俄军奥斯特里茨战役战败的机会将俄国指定的两名王公免职，这就引发了又一场俄土战争。从1700年的“大北方战争”算起，在一百年的时间里，这已经是俄国与土耳其之间的第六次大规模战争了。

这次战争以土耳其封锁达达尼尔海峡并对俄宣战为开始，俄军随后侵入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1807年6月30日，俄土海军在爱琴海上的利姆诺斯岛附近海域爆发海战，由季米特里·谢尼亚文海军上将指挥的俄国舰队打败了数量上略占优势的土耳其舰队。当年8月，由于拿破仑的干涉，俄土两国暂时休战，俄军撤出多瑙河两公国，土军撤向阿德里安堡。

在1809年到1812年期间，两国又爆发了一些零星的战争，俄国胜多负少。巴格拉季扬亲王在1809年渡过多瑙河，攻占了多布罗加地区，并包围了锡利斯特拉要塞。这场战争最终以俄国陆军元帅米哈伊尔·库图佐夫亲王于1811年6月在多瑙河南岸的鲁塞指挥的一场强大进攻战为结束。

1812年5月，在英国人的调停下，俄国与土耳其签订《布加勒斯特和约》，土耳其人代表摩尔达维亚公国，将位于普鲁特河以东、面积占该国一半还多的领土割让给了俄国。俄国在1818年将这片地区命名为“比萨拉比亚省”(Bessarabia Oblast)，这个名字来自古代的瓦拉几亚人国王巴萨拉布。

由于1821年爆发了希腊独立战争，因此土耳其人无暇顾及在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法纳尔”代理人。1821年瓦拉几亚爆发大规模的起义，这次起义是由一位希腊裔的“法纳尔人”、其祖父曾担任瓦拉几亚亲王的亚历山大·伊普斯兰蒂发起的，目的是鼓励希腊和其他巴尔干地区的基督教徒反抗土耳其的统治，最终实现希腊独立。但是这次起义没有得到罗马尼亚人的支持。奥尔特尼亚地区的副总督、罗马尼亚人图多尔·弗拉基米雷斯库虽然响应号召发动了起义，但是却表态说“我不准备让罗马尼亚人为希腊人流血”。这次起义被土耳其大兵以空前残酷的手段镇压下去，土耳其苏丹随后撤去了对“法纳尔”王公的支持。1822年7月1日，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都选出了罗马尼亚贵族作为新的统治者，终结了两国长达106年的“法纳尔时代”。



1900年时的布加勒斯特国家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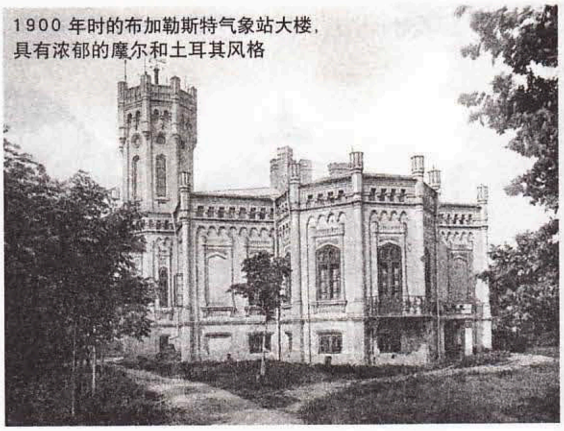
布加勒斯特的邮政系统宫大楼，1900年



布加勒斯特的科特罗切尼宫

1827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向土耳其宣战，支持希腊独立。当年10月20日，一支英法俄联合舰队将土耳其－埃及舰队逼入希腊南部的纳瓦林港，将其悉数击沉。

1828年，俄国军队再次踏上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领土，并经过保加利亚推进到离君士坦丁堡只有三天行程的距离之内。土耳其被迫在1829年签订了《阿德里安堡和约》，承认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为完全自治的国家，两国享有“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完全的安全，人民将独立自主地致力治理国家，拥有不受阻碍的贸易权”。这部和约使得土耳其人对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长达五个世纪的统治走到了尽头，这两个多瑙河公国变成了俄国的保护国。


1900 年时的布加勒斯特气象站大楼，具有浓郁的摩尔和土耳其风格


布加勒斯特的 CEC 银行总部大楼，属于十九世纪末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

布加勒斯特的科尔泰亚东正教教堂和附设医院




布加勒斯特医学院

从1828年到1834年，多瑙河两公国都处于俄军的军事占领之下，由圣彼得堡任命的专员行使统治权力。其中一位专员，帕维尔·基谢廖夫伯爵，是个颇有才干的国务活动家。他为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两国草拟了宪法，为两国设计了同样的政治体制：王公由罗马尼亚贵族、教士和商人组成的特别全体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为终身制。每个公国都设有由六位大臣组成的委员会，相当于内阁；立法机关叫做“国民大会”。

基谢廖夫还帮助两个多瑙河公国建立了本国的军队，整顿了司法制度，规定了警察的薪水（过去警察全靠掠夺居民为生），创立了邮政系统。以前可任意处置国库钱财的王公改由专门的王室经费供养。俄国人取消了两国国内的关税，在城市里建立了自治机关和商业法庭，教会像在俄国一样受到政府的管辖。来自俄国的城市规划者改变了布加勒斯特的面貌，房屋都被编上门牌号码，街道有了名字，添了街灯，也有了下水道。基谢廖夫还建立了卫生防疫系统，扑灭了当时在两国流行的霍乱。最后，这位开明的保守官僚甚至颁布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俄国人对多瑙河两公国的六年占领和相关的改革，使得两国一下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结构跨越到近代化国家的行列当中。过去的封建停滞状态结束了，国内和国外贸易活跃起来，在摩尔达维亚，种植小麦、黑麦和玉米的土地在十年内增加了两倍以上。多瑙河沿岸出现了加拉茨和布莱伊拉等港口，优良的多瑙河小麦出现在西欧的粮食交易所里。在这股清新的变革之风的吹拂下，罗马尼亚的世袭地主贵族们剃去祖传的东正教大胡子，摘下大得几乎挤不进马车车门的皮帽子，开始研究欧洲社会的风俗习惯，兴高采烈地沉醉于新的生活方式。

在1848年这个欧洲革命之年，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也发生了起义。起义首先发生在摩尔达维亚，当年3月27日，大约一千多名贵族、商人、教师、律师和教士在雅西的彼得堡饭店开会，随后向摩尔达维亚王公米哈伊·斯图尔扎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建立责任制内阁、释放政治犯、宣布人身自由不可侵犯、改革学校、废除书报检查制度、解散外国雇佣军、成立国民自卫队。第二天夜间，摩尔达维亚的外国雇佣军在斯图尔扎的两名儿子率领下，对主要的请愿代表展开逮捕。早已准备好了的俄国军队随后渡过普鲁特河，开入摩尔达维亚境内，镇压了那里的革命。

在瓦拉几亚，自由主义者在当年五月强迫王公乔治·比贝斯库推行改革，要求废除农奴制和死刑，取消贵族头衔，建立责任制内阁，实行累进所得税和义务教育制，实现出版、集会和言论自由，并且让经过普选产生的国民大会来制订新宪法。比贝斯库于六月初在乘敞篷马车外出时遭到刺杀，但刺客没有成功。这位王公试图利用这起事件来争取士兵对自己的支持，失败后放弃了王公的宝座，出逃国外。随后成立了以瓦拉几亚教会首领内奥菲特总主教为首的新政府，实行了自由主义者要求的所有改革措施，以蓝黄红三色的革命旗做为新国旗（原来的国旗是白底黑鹰）。

俄国公开敌视瓦拉几亚的新政府，并且坚持自己在多瑙河公国“恢复秩序”的权利。在俄国的同意下，当年7月19日，土耳其军队渡过多瑙河，占领了河对岸的久尔久，并且不断向瓦拉几亚境内增兵。9月13日，由福阿德帕夏率领的土耳其干涉军进抵布加勒斯特城下，并在第二天敲着鼓、打着镲，奏着音乐向城内进军。在市郊的部队营房附近，土军

与瓦拉几亚国民卫队和消防队展开了激战。当天夜里，土耳其人打家劫舍，扒去男人、妇女和儿童的衣服并把他们杀死，捣毁教堂并将其中的贵重物品洗劫一空。第二天白天，这些突厥种的土耳其军人在大街上拦路抢劫行人的钱包，在大小商店里抢走一切他们喜欢的东西。

一万五千名瓦拉几亚国民自卫军，包括炮兵和骑兵在内，据守着布加勒斯特城中的最后一个据点——图拉真广场，准备同土耳其人决一死战的武装农民也源源不断地涌向这里。但是在9月26日，俄国军队开进瓦拉几亚。在英国领事的劝说下，图拉真广场的军人放下武器，解甲回家，于是这个国家的革命也宣告失败。

俄国人镇压了布加勒斯特和雅西的起义，并且在扑灭1848年革命后继续保持对多瑙河两公国的军事占领。这致使他们跟之前的希腊“法纳尔人”一样逐渐失去影响力。从1848年起，两国的罗马尼亚人开始接纳拉丁国家、尤其是他们的拉丁“姐妹国”法兰西的文化。在两国首都的时尚圈里，法语取代了希腊语，政府的正式公报也改用法文。有些人梦想将瓦拉几亚的首都布加勒斯特建设成“巴尔干半岛上的巴黎”。在布加勒斯特和雅西，古老的木房子被拆除，建起漂亮的砖石洋房。在农村，精致豪华的乡间别墅也取代了世袭地主们过去那种比较朴素的房子。罗马尼亚贵族的住宅里空前奢侈豪华，家具、地毯、镜子、轿式马车、糊墙的花纸、妇女的时装……一切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到西欧各国首都去旅行和到舒适的温泉疗养地去休养，成为上层社会的时髦。罗马尼亚贵族家庭开始把他们的儿子送到巴黎去接受教育，这些学生中的一部分人组成了一个罗马尼亚革命者的圈子，聚在一起讨论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统一，建立一个法国奥尔良王朝式的君主立宪政府，以及诸如彻底结束外国人统治之类的话题。很快，在布加勒斯特和雅西也形成了类似的秘密团体。

1853年，为了争夺对奥斯曼帝国境内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的保护权，法国和俄国陷入了外交冲突，奥斯曼土耳其被夹在中间。沙皇尼古拉一世认为这是控制土耳其、并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地中海的好机会。作为对土耳其人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俄国人在1853年7月重新占领了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这两个罗马尼亚公国。法国不想让其对手扩大在近东的实力，英国也反对列强之间力量平衡的任何改变，因此英法舰队抵达君士坦丁堡，以支持土耳其。

1853年10月4日，一支土耳其军队在奥马尔帕夏（他是位皈依伊斯兰教的克罗地亚人）的率领下渡过多瑙河，进入瓦拉几亚境内，土耳其对俄国宣战。一个月后，土军在靠近多瑙河的罗马尼亚城市奥尔特尼察打败了俄军。11月30日，一支土耳其分舰队在锡诺普海战中被纳西莫夫海军中将率领的俄国舰队歼灭。

英法两国暂时放弃了彼此的嫉妒和猜疑，与土耳其结成同盟。1854年2月，英法两国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撤出多瑙河两公国。正是由于俄国拒绝撤军，才给两国提供了向黑海派兵的借口。当年3月12日，英法舰队驶入黑海，以保护土耳其的海岸和航运。3月20日，俄军渡过多瑙河，攻入保加利亚。3月28日，英法对俄国宣战。4月10日，两国达成攻守同盟，英法远征军在当年6月开赴保加利亚的瓦尔纳，去协助土军抵挡俄军的进犯。当他们在瓦尔纳港登陆时，能听见俄国大炮正在猛轰九十公里外的锡利斯特拉要塞周围的土军阵地。

4月16日，英国战舰“狂飙”号悬挂停战旗，试图驶入敖德萨港，遭到射击，于是英法分舰队对俄军的岸炮阵地实施了猛烈的炮击，使之受到重创。4月20日，奥地利与普鲁士达成针对俄国的共同防御协议，随后奥地利开始在加利西亚和特兰西瓦尼亚地区集结兵力。经土耳其的同意，一支五万人的奥军部队开入瓦拉几亚。这一新的威胁迫使俄军放弃了对锡利斯特拉的围攻。

当年8月8日，英、法、普、奥四国达成了《维也纳条款》，强调四国在土耳其的利益，要求俄国不得干涉奥斯曼帝国。俄军在9月初完全撤出多瑙河两公国。

这场战争虽然开始于多瑙河两公国的军事行动，但是却被后世称作“克里米亚战争”。其主要战斗发生在克里米亚半岛，从1854年9月一直持续到1855年10月，此外在高加索和波罗的海也发生了非决定性的战斗。俄国面临英国、法国、奥斯曼帝国和撒丁王国的直接军事对抗，以及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事威胁（奥地利军队沿着多瑙河驻防，其兵力一直部署到多瑙河三角洲的入海口），最终被迫于1856年2月1日在维也纳草签了和平协议，之后在巴黎举行的和平大会上签订了最终的和约。

巴黎和约剥夺了俄国在多瑙河上的出口，把比萨拉比亚的南部划给摩尔达维亚，从而使这个公国重新获得了一个出海口。此外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被重新宣布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土耳其苏丹享有其宗主权，但是两国被允许有独立的国家行政机构，以及独立的国民自卫队。和约还规定任何外国都没有独自干涉多瑙河两公国的权利。

1857年9月，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议会共同通过决议，把两个公

位于布加勒斯特的罗马尼亚外交部大楼



国统一成一个国家，名为罗马尼亚，从欧洲王室中选择一个外国国王来统治，并由七个大国（英、法、普、奥、俄、土、撒丁）保证其独立。但是巴黎召开的七国会议并没有批准完全的统一，而是规定两个公国联合之后的名称为“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联合公国”，它将有两个统治者、两个首都、两个国民大会和两个政府，但拥有一支共同的军队、一个中央委员会和一个最高法院。

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是一个浮夸的政治家，他觉得有义务帮助一个“拉丁姐妹民族”得到统一国家的权利。俄国于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拿破仑三世就鼓吹让两个多瑙河公国合并，以阻挡沙皇进一步染指君士坦丁堡。俄国人也宁可要一个可以自由施展阴谋诡计的罗马尼亚，而不要两个单独的公国被列强支持着来阻碍他们。但是英国和奥地利都反对罗马尼亚民族主义者要求统一多瑙河两公国的要求，前者既不信任拿破仑三世，也不信任俄国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后者则担心两个多瑙河公国的联合会在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当中激起民族主义情绪。

最终还是依赖于法国的支持，再加上两公国政治精英的巧妙运作，让统一的想法得以实现：1859年1月17日，摩尔达维亚议会选举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出生于地主贵族家庭的摩尔达维亚国防大臣亚历山德鲁·库扎上校（Alexandru Ioan Cuza）为王公。一个星期后，瓦拉几亚会议也选举库扎为王公，这样两个国家就有了七国会议要求的“两个统治者”、但却是同一个人。这是走向统一的第一步。作为要求独立自主的表示，库扎在布加勒斯特王公宫邸一间空洞无物的大厅里接见了名义上的宗主国土耳其派来的两个使节，并没有像以往的王公那样去亲吻苏丹的敕令。

此后库扎依靠拿破仑三世的秘密支持，继续为统一而奔走。在1861年12月的君士坦丁堡会议上，七国同意两个多瑙河公国统一，但是只限定于库扎在位时期。1862年2月5日，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两个国民大会合并为一个，设在离俄国较远的布加勒斯特，两个公国组成一个共同的政府，“罗马尼亚”作为国名也开始在政府公文中出现。


亚历山德鲁·库扎（1820–1873）

库扎在位期间，仿照拿破仑法典制订了现代化的罗马尼亚刑法和民法典，废除了死刑，保障出版、集会和人身自由，规定私人住宅不得侵犯，宣布实行普遍免费的初级义务教育，创办了布加勒斯特大学和雅西大学，创立了罗马尼亚国家银行。此外，库扎还颁布了新的土地法，实行了土地改革政策，废除了农民为地主强制劳动的封建义务。农民可以交付赎金而获得人身自由，并且从国家那里获得土地。赎金多寡按照农民拥有牲畜的数量决定，富农（拥有4头以上的耕畜和1头乳牛）要缴纳1500列伊的赎金，贫农（有1头乳牛）的赎金是800列伊。拿来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有120万公顷是地主贵族上缴的土地，其余的土地都是从国家地产中拿出来的。

在当时那种粗放型农耕条件下，一个罗马尼亚农民要养活家口，至少需要5公顷土地来养活家小、保证牲畜饲料、以及卖出一部分粮食以便向国家和乡公所缴税。而农民的儿子成年结婚以后要分家，过去地主依照封建义务关系而分给他们一部分土地，而土地改革之后，地主认为自己不受这个义务的约束了，农民要在儿子和孙子当中无限地分割本来就不够的土地。此外，一些古老封建义务的残余还在土地改革之后被保留了下来：在圣诞节和复活节的时候，农民要向地主的家里送去绵羊、母鸡、小鸡、鹅、鸡蛋和蜂蜜。播种时由乌鸦和老鼠造成的“种子损失”也要由农民付钱。不还清地主的债，农民就不能把收获的小麦和玉米运回家。


布加勒斯特的“大学广场”，以座落于附近的布加勒斯特大学命名。广场四角有勇敢的米哈伊、乔治·拉扎尔等罗马尼亚历史名人的塑像

由于土地改革一开始很激进、接下来又半途而废，个人作风上又太模仿他的恩主和导师拿破仑三世那种种令人讨厌的性格，使得罗马尼亚的社会各阶层都开始与库扎疏远：地主贵族对废除强制劳动非常愤怒，农民对土地改革没有进一步深入而极感失望，教士则对修道院的土地和财产充公表示不满。1863年2月，罗马尼亚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不可思议地联合在一起，要求库扎退位。这一决议虽然没有在国民大会上通过，但大会却通过了另一项对库扎大公表示谴责的议案。

1866年2月22日，在自由派政治家扬·布勒蒂亚努（Ion Bratianu）等人的支持下，一群罗马尼亚军人在凌晨冲进大公的卧室，强迫库扎在退位诏书上签字，把他推下了宝座。库扎像巴尔干国家的许多统治者一样，在位短暂，不过他至少逃脱了暗杀之祸。

像南边的另外两个巴尔干国家——保加利亚和希腊一样，罗马尼亚的

地方精英彼此之间争吵激烈，无法共同接受一个土生土长的国家元首，于是只好从国外搬个王室回来。起初罗马尼亚人钟意于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的弟弟、佛兰德斯亲王菲利普，但是拿破仑三世反对这个人选。

普鲁士霍亨佐伦王室的天主教旁支、南德小公国霍亨佐伦－锡格马林根的卡尔亲王（Karl Eitel Friedrich Zephyrinus Ludwig）在4月20日被国民大会选为新的罗马尼亚王公，王号为卡罗尔一世。他当时是普鲁士王家军队的一名炮兵军官，在接到罗马尼亚国民大会代表送上的劝进书之前，从未听说过罗马尼亚这个国家的名字。罗马尼亚国民大会之所以从欧洲各国王室的众多人选中挑出这么一位王子，不仅是因为他和普鲁士王室沾亲带故，而且也因为其家族与波拿巴家族有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立他为王可以取悦于以罗马尼亚保护人自居的拿破仑三世。

由于当时普鲁士与奥地利正在交战，因此卡尔亲王冒充成一个瑞士商人，以“卡尔·黑廷根”的化名前往杜塞尔多夫，从那里乘火车前往布达佩斯，在那里与迎接他的布勒蒂亚努会合。两人换乘汽船沿着多瑙河顺流而下，最后登岸换乘颠簸的邮车前往罗马尼亚。5月22日，罗马尼亚的新君主乘马车进入布加勒斯特城。当天在滂沱大雨中，这位一句罗马尼亚语也不会说的亲王在罗马尼亚下议院里用法语宣誓“忠于罗马尼亚的法律和人民”，随后即位。像同一时期希腊人从丹麦迎来的另一位外国王子——希腊国王乔治一世那样，卡罗尔一世在位长达四十八年，其间安享太平，直到1914年驾崩。

霍亨佐伦王朝

1875年爆发的“东方危机”使包括罗马尼亚在内的整个巴尔干半岛的局势紧张起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和马其顿的人民都举行起义，反抗土耳其的压迫，塞尔维亚和黑山这两个斯拉夫国家随后对奥斯曼帝国宣战。罗马尼亚政府起初在这场战争中是个旁观者，但是罗马尼亚军队和人民都公开表示同情南方的斯拉夫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不少罗马尼亚人在军官的带领下集结成小股部队，渡过多瑙河，进入波斯尼亚和保加利亚，参加到对土耳其人的战争当中。



罗马尼亚自由党创始人扬·布勒蒂亚努（1821–1891），他是十九世纪罗马尼亚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在他死后，以其儿子扬库尔和文图拉为首的布勒蒂亚努家族继续作为罗马尼亚的政治领袖影响这个国家，直至1948年

1876年，扬·布勒蒂亚努出任首相，他在当年9月前往俄国，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利瓦吉亚宫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会晤。他允诺在俄土战争爆发时允许俄军穿过罗马尼亚的领土，前往保加利亚与土军作战。1877年4月16日，罗马尼亚与俄国签订了一项军事协定，解决了俄军过境罗马尼亚的有关问题。它给俄国的好处是十分明显的，俄军得到了在多瑙河上开战的机会，而后方却是友好的罗马尼亚人民。

1877年4月24日，以土耳其政府拒绝实行欧洲人要求其实施的改革措施为借口，俄国向土耳其宣战，同一天俄军开始通过罗马尼亚领土，迅速向多瑙河进军。罗马尼亚人对俄军的态度温和而友好。奥斯曼帝国对于罗马尼亚允许俄军过境的反应是断绝与该国的一切关系，并废黜卡罗尔的罗马尼亚大公职位。集结在多瑙河边境上的土耳其穆斯林非正规军开始袭击边境的村庄，抢劫和杀害无辜居民，强奸妇女，赶走牲畜；土耳其炮兵开始炮轰多瑙河沿岸的罗马尼亚内河港口城市，诸如加拉茨、布勒伊拉、卡拉法特和久尔久。

这些事件引起的愤怒浪潮席卷罗马尼亚全国。5月9日，布加勒斯特的议会通过决议，宣告罗马尼亚彻底独立，交给土耳其的年贡金充作军费，并且将以其陆海军协助俄军作战。这个消息像闪电一样传遍了全国，喜气洋洋的农民们争先恐后地送自己的子弟去参军，以求打败土耳其人、争取国



位于布加勒斯特市中心的罗马尼亚王宫。原为格雷斯库家族的府邸，1859年被库扎大公的妻子选为王宫。1882至1885年期间，卡罗尔一世聘请法国建筑师保罗·戈蒂埃对其进行了扩建。霍亨佐伦王朝时期，这里是王室的冬宫。1922年一场大火将其全部烧毁，此后花了五年时间重建，1930年卡罗尔二世国王上台后继续对其进行翻修和扩建，增加了南翼。1944年8月，80枚炸弹击中了王宫。1948年以后王宫南翼改为罗马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中央部分的建筑成为罗马尼亚部长会议所在地。1989年罗马尼亚剧变期间，以国防军、军校学员、警察、民兵和市民为一方，以齐奥塞斯库内卫部队为另一方，曾在王宫周围地区激烈交火，建筑本身和博物馆内的藏品受损严重。1990年2月，整座王宫全都拨给国家艺术博物馆。

家的独立。

俄国很快向罗马尼亚提供了400万列伊[注]的贷款和大量武器，为数6万人的罗马尼亚野战军部队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参战。但是卡罗尔大公与俄军统帅就两军阵地分配问题发生了分歧，因此罗军在很长时间里在多瑙河岸边按兵不动。许多心急的士兵要求让他们渡过多瑙河，一些士兵甚至说如果不让他们乘船渡河，他们就游泳渡过去。军官们费了很大的劲才阻止了士兵。另一方面，俄国的外交家出于避免外交纠纷的目的，也不希望罗马尼亚军队直接参战，但是俄军的将领们则希望罗军能够配合他们进行战斗。


1877年俄土战争中的格里维茨战役

直到阵地分配问题谈判妥当，卡罗尔一世才向罗马尼亚军队发布了渡河进军令，他本人作为军队的统帅亲自率部出征，沙皇还授予他俄国陆军元帅的军衔。1877年9月11日，在被围困的保加利亚要塞城市普列文(Pleven)，罗马尼亚军队参加了攻打这个要塞中最重要的据点——格里维茨多面棱堡群的战斗。在普列文郊外一座小山岗的亭子上，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和他的弟弟尼古拉大公用望远镜观看了整个战斗的进程。

由于土军装备了克虏伯后膛炮，以及从美国进口的温彻斯特来复枪和皮鲍迪－马尔蒂尼步枪，因此给罗马尼亚部队造成了严重伤亡，罗军在这场战斗中牺牲了两千多人。但是在三个小时最激烈的战斗之后，安德列斯库上校率领的罗军第4师和俄军第4师的一个旅终于冲进了第一座多面棱堡，经过一场肉搏战，把土耳其人从那里赶走了。但是接下来土军发动了激烈而凶猛的反攻，罗军被迫退出这座要塞。接下来，罗马尼亚军人们同俄国战友一道，在秋季最艰苦的条件下参加了对普列文的长期包围。经过另一次血腥而残酷的的肉搏战，这座要塞城市的土耳其司令奥斯曼帕夏最终在12月10日向罗马尼亚的米哈伊·切尔赫兹上校（他是一名出生在摩尔达维亚的俄国切尔克斯族穆斯林后裔）献出自己的佩剑，投降了。

罗马尼亚军队对战胜土耳其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他们同俄军一道从保加利亚西北部赶走了土耳其驻防军，经过多次流血战斗之后攻克了普列文要塞，包围了更强大的要塞城市维丁，占领了通往维丁的一切道路，并且一举攻下了拉霍沃城。罗马尼亚骑兵与俄国骑兵元帅约瑟夫·古尔科将军的部队一道参加了多次战斗。在整个战争中，罗马尼亚军队有4302人阵亡或失踪，3316人负伤，19904人因生病而失去战斗力。

1878年1月19日，土耳其向俄国和罗马尼亚请求停战。当年2月19日签订的《圣斯特法诺和约》正式承认了罗马尼亚的独立地位，并且把原来属于土耳其的多布罗加地区北部，包括天然良港康斯坦察，割让给了罗马尼亚。作为交换，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俄国割让给罗马尼亚的南比萨拉比亚的三个县归还给俄国。当年7月在柏林召开的和平会议最终批准了这个条约。1880年2月20日，欧洲所有国家最终承认罗马尼亚摆脱了土耳其的宗主权，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翌年3月，卡罗尔一世正式加冕为“罗马尼亚人的国王”，同时宣布罗马尼亚王国成立。

在卡罗尔一世加冕为王之后的二十年里，由于采取了保护民族工业和关税保护政策，罗马尼亚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工厂数量从36家增加到362家，然后增加到1915年的847家，拥有石油、化工、冶金、机械制造、水泥、石灰、木材、造纸、制革、制糖、酿酒、面粉、卷烟、煤气、发电等许许多多的工业门类。石油的年产量从1880年的15000吨飞跃到1900年的20万吨，在二十世纪的头八年里又增长了4倍多。为了向国外市场输出农产品，罗马尼亚加快了铁路的建设，到二十世纪初时，全国的铁路长度已经超过了3000公里，在巴尔干国家中居于首位，还利用德国资本在工业城市克拉约瓦建设了铁道车辆工厂，能够制造和修理蒸汽机车。到一战爆发前，罗马尼亚粮食产量的40％用于出口，是欧洲最大的粮食出口国之一；它输出的石油占欧洲总产量（不包括俄罗斯巴库油田）的60％。

尽管罗马尼亚的经济在1880年之

【注】列伊（leu）是罗马尼亚从1867年起采用的金银复本位货币，其名字意为“狮子”，保加利亚货币“列弗”也是同样的意思。1867年时规定1列伊相当于5克成色83.5％的白银、或0.29032克黄金。1889年罗马尼亚加入由法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西班牙、委内瑞拉等国组成的“拉丁货币联盟”，由金银复本位改为金本位。当时1个金列伊可兑换1个金法郎（以及比、瑞、意等拉丁货币同盟成员国的等值主币）、0.96奥匈金克朗、0.76德国金马克、0.375俄国金卢布、0.19美元、0.04英镑、或0.044土耳其金里拉。1914年一战爆发后，罗马尼亚政府为避免黄金外流而放弃金本位，列伊开始贬值，在二三十年代大约游走于1美元兑换180到200列伊的水平之间。二战期间列伊与德国的帝国马克挂钩，1帝国马克兑换49.5列伊。1944年苏联占领罗马尼亚之后，将汇率强制固定在1卢布兑换100列伊的水平上。1947年罗马尼亚实行货币改革，宣布2万旧列伊兑换1新列伊，当时1美元大约可以兑换150新列伊。1952年之后，列伊成为不可兑换货币，在罗马尼亚私下买卖外汇要被判刑。1989年罗马尼亚剧变之后，其年通货膨胀率曾高达300％，导致列伊大幅度贬值，到2003年9月时，1欧元兑换4万列伊，当时罗马尼亚银行发行了面值为100万列伊的钞票。2005年罗马尼亚实行二战后的第三次货币改革，以一万列伊兑换1个新列伊。2007年罗马尼亚加入欧盟之后，计划在2014年以欧元取代列伊

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是其社会经济结构和资本总量却不足以支撑这个国家实现完全的经济自主。罗马尼亚向奥匈帝国出口牲畜，却从奥匈进口熏制食品、香肠、干酪。罗马尼亚富人吃的进口糕点是在布达佩斯用罗马尼亚小麦加工的面粉做的，脚上穿的是用罗马尼亚皮革做的奥地利皮鞋，身上穿的是用罗马尼亚羊毛织成的料子做的维也纳服装。喀尔巴阡山脉中最珍贵的树木——柞树和水青冈树——被大量砍伐以供出口，而罗马尼亚却要进口用这些木材制成的家具和木器。一辆进口小汽车的价格相当于罗马尼亚地主一年的收入；一只从瑞士进口的浪琴手表相当于罗马尼亚出口一车厢粮食的所得；而一顶进口的巴黎女帽的价格则等于一户罗马尼亚农民一年的收入。

在二十世纪初的罗马尼亚，面粉业、制糖业和酿酒业的大老板们率先实行了卡特尔式的垄断，即签订价格垄断协议，共同把物价哄抬到空前的水平。像今日的茅台酒和中石化成品油一样，当时罗马尼亚生产的食糖和面粉在国外卖的价格要比国内便宜得多。罗马尼亚造纸业的老板们在成立了价格垄断卡特尔之后，一下子把纸价提高了四分之一。除此之外，罗马尼亚这个“资产阶级地主国家”本身也是一个大垄断资本家，国家手里掌握着诸如食盐、烟草和火柴这样一些最重要商品的生产和销售专卖权，此外国家还垄断纸牌、卷烟纸、火药和爆炸品的销售。

权贵资本主义的特征在这一时期的罗马尼亚表露得特别明显。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由几千个上层贵族人物构成的“五百家族”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布加勒斯特那些遍布豪华建筑和林荫大道的富人区漂亮得被称为“巴尔干的巴黎”，而千百万罗姆尼与农民、工人和下层市民却终生挣扎在贫穷之中。几十万农民不仅没有土地，而且没有自己的牲畜。尽管早在1848年就在宪法中规定了义务教育原则，但仍有五分之四的成年人口是文盲，整个罗马尼亚的乡村小学数量还不到4000所，而小酒馆却有20000家之多。在1906年，为了庆祝卡罗尔一世国王平安在位四十周年，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了富丽奢华的庆祝宴会，其情景宛如瘟疫盛行时举行的筵宴：头一年是个荒年，饥饿的农民纷纷涌进京城里，一群群衣衫褴褛的乞丐构成了“罗马尼亚人的国王”登基四十周年盛大庆祝宴会的背景。

到1907年2月，由于摩尔达维亚最大的一家地主菲谢尔家族（该家族拥有15万公顷土地、5万佃户）直到早春仍拒绝与佃户签订耕种协议，在那里终于爆发了农民起义，并迅速蔓延到瓦拉几亚地区。这是东南欧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起义，农民控制了二十多个县，布加勒斯特周围的18个要塞全部进入戒严状态，摩尔达维亚的古老首都雅西也遭到四万名起义者从四面八方的进攻，城里的一万名士兵好不容易才将其击退。在内河港口城市加拉茨，年轻的骠骑兵中尉扬·安东尼斯库（Ion Victor Antonescu）指挥着他的部下，手持马刀冲散了另一群请愿的农民代表，从而开始了他之后四十年里官运亨通的生涯。

在由步兵、骑兵和炮兵组成的讨伐部队镇压下，这次罗马尼亚农民大起义终于在1907年4月被扑灭下去，其间有1.1万名农民被杀害。在这次起义之后，新成立的自由派政府被迫实行新一轮土地改革，将更多的国有土地和贵族大地产分给农民，但土改工作直到罗马尼亚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完成。

卡罗尔一世这位“罗马尼亚人的国王”是十九至二十世纪罗马尼亚经济快速发展的最大受益人。这位贫穷的霍亨佐伦王子乘马车来到罗马尼亚时只是随身携带了两个皮箱，如今却成为罗马尼亚的首富。1881年，罗马尼亚议会在其加冕仪式之后献给他总面积13万公顷的12块大地产，作为王室领地。他在布加勒斯特市中心有一座新古典主义的豪华王宫，在首都近郊有一座法国风格的康特罗切尼宫，在黑海、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乡间有多处狩猎行宫和消夏别墅。此外，这位来自南德意志士瓦本地区的王子为了缓解乡愁，还花费巨资在瓦拉几亚与特兰西瓦尼亚交界处、风景壮美奇绝的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中修建了中世纪德国城堡风格的佩列什宫。

卡罗尔一世握有罗马尼亚、德国和奥匈帝国许多企业和银行的股票，还有普洛耶什蒂油田的股份，并且在喀尔巴阡山脉中拥有大片的森林。他在1914年最终去世时留下的巨大遗产，不算土地和建筑物等不动产、以及庞大的艺术品和邮票收藏，仅股票、债券、存款、现金和珠宝的保守估价就高达1亿列伊（合当时的1亿法郎或2000万美元，约等于今天的60亿美元）。为了他那“亲爱的国家”和“心爱的人民”，卡罗尔一世在遗嘱中宣布从其财产中拿出1200万列伊，用于各种慈善事业。

卡罗尔一世在登基发迹之前与德国小贵族伊丽莎白·冯·维德公主订了婚（她的侄子威廉·维德亲王后来在1914年被列强指定为阿尔巴尼亚国王），即位之后把她迎娶到罗马尼亚。两人只有一个女儿，在三岁时就夭折了。因此卡罗尔先是将他的哥哥、霍亨佐伦－锡格马林根亲王利奥波德指定为王位继承人，但是被后者拒绝了


位于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的佩列什城堡，罗马尼亚王室的夏宫







卡罗尔一世（上左）、他的侄子斐迪南国王（上中）和斐迪南的妻子玛丽亚王后（上右）

——这件事说来比较有趣：1868年，罹患色情狂症、名声臭不可闻的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二世被一场军事政变废黜，西班牙王位出现空缺，政变领袖普里姆将军打算从欧洲各国王室中寻觅新王人选。在德国首相俾斯麦的暗中活动下，西班牙人向利奥波德发出邀请，利奥波德本人也同意接受西班牙王位，这是他拒绝其弟弟将罗马尼亚王位传给他的主要原因。但是法皇拿破仑三世极力反对利奥波德成为西班牙国王，认为这将使法国被两个霍亨佐伦家族帝国所包围。由此事件引发的一系列外交危机最终酿成了1870年的普法战争。

利奥波德的长子威廉也谢绝了继承罗马尼亚王位的邀请，因此其次子斐迪南在1886年成为罗马尼亚王储。这位未来的罗马尼亚国王迎娶了一位身世显赫的妻子：玛丽亚·爱丁堡公主，其祖母是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外祖父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这位英国公主嫁到罗马尼亚之后很快就入乡随俗了，她的新臣民很喜欢这一点。她的丈夫死气沉沉，羞涩愚蠢，她却活泼可爱，放荡不羁，其情人包括在加拿大淘金发了大财的爱尔兰裔百万富翁乔·波义尔，美国铁路大王塞缪尔·希尔，还有首相布勒蒂亚努的姐夫巴布·斯提尔贝亲王。后者是她最年幼的两个孩子——米尔恰王子和伊琳娜公主的真正父亲。

罗马尼亚人这个容易冲动的、好动感情的、具有典型地中海人性格的民族对于通奸有自己的看法："谈情说爱是罗马尼亚所有社会阶层的职业和义务"。甚至连罗马尼亚东正教会对通奸的管束都不严，而且允许在双方都同意的基础上离婚三次。斐迪南是一位不幸的丈夫，他本人对这一点认识得也足够清楚，但是出于避免丑闻的态度，接受了米尔恰和伊琳娜作为自己的孩子。

斐迪南王储的外祖父是葡萄牙国王斐迪南二世，后者来自德国的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是保加利亚沙皇斐迪南一世的大伯，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的战争实际上相当于外甥与表舅之间的战争。而在罗马尼亚同德国交战后不久，霍亨佐伦家族的族长、德皇威廉二世以他惯常的那种浮夸姿态郑重地宣布，把"背叛德意志"的这位斐迪南的名字从霍亨佐伦家族的族谱上除名。

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的芥蒂最初形成于1878年的《柏林条约》。这个条约把多瑙河下游与黑海之间的多布罗加地区一分为二，北部15500平方公里的土地划给罗马尼亚，南部（7565平方公里）归保加利亚所有。多布罗加地区在古罗马时代曾属于密西亚省，后来被东罗马帝国继承，并成为拜占庭帝国和保加利亚帝国长期争夺的对象，甚至连基辅罗斯也一度占领过这里。在蒙古西征的年代，多布罗加被库曼人和鞑靼人占领，并被并入库曼人的部落国家。

古代的瓦拉几亚人在公元十一世纪之后渡过多瑙河，开始在多布罗加地区定居。十四世纪初，整个多布罗加地区被瓦拉几亚公国的开国君主巴萨拉布并入其版图之内，但是不久之后，处于蓬勃扩张之中的奥斯曼帝国便在向巴尔干半岛北方膨胀的过程中吞并了这一地区，并统治这里长达五个世纪之久，就连"勇敢的米哈伊"都没能将其统一到罗马尼亚人的国家之中。

由于奥斯曼帝国的长期统治，整个多布罗加地区呈现出一种多民族杂居的状态。根据1899年一次粗略的人口登记，在北多布罗加地区居住的258242人当中，有46%是罗马尼亚人，14%是保加利亚人，11%是鞑靼人。在少数民族中，土耳其人占4%，俄国旧教派信徒占6%（他们是在十七世纪俄国东正教大牧首尼康的宗教改革之后为了躲避迫害而逃到这里的），卢塞尼亚人（Ruthernian，他们是古斯拉夫人血统最纯粹的直系后裔，定居在外喀尔巴阡山及其周围地区，1956年之后被苏联当局算作乌克兰人）占5%，其他民族还包括日耳曼人（3%）、希腊人（3%）和少量吉普赛人。

在1910年的南多布罗加地区，保加利亚人以47.6%的优势居于明显多数，其次是土耳其人，占37.8%。定居在这里的罗马尼亚人只占2.3%，还不如鞑靼人（4.2%）和吉普赛人（4.3%）。但是罗马尼亚出于历史渊源、而非种族构成，对这里提出领土要求。罗马尼亚的依据是南多布罗加曾经是瓦拉几亚公国的一部分，但是这个理由明显牵强，因为它隶属于保加利亚帝国

和奥斯曼帝国的时间要比不到半个世纪的瓦拉几亚统治长得多。

罗马尼亚索取南多布罗加的另一个理由是，在原属于奥斯曼土耳其、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之后被保加利亚占领的色雷斯和马其顿等地，居住着大约20多万“瓦拉几人”（阿罗马尼亚人和梅格勒诺罗马尼亚人）。作为历史发展中一种极为罕见的文化持续现象，他们沿着古罗马的阿格南提亚军事大道，在它两侧一些与世隔绝的地区居住着。这些人操着与罗马尼亚语非常相像的、拉丁化的罗曼语，被视为罗马尼亚民族的一部分。由于地理上的缘故，这些人居住的地区无法并入罗马尼亚，因此罗马尼亚政府要求从保加利亚那里获得南多布罗加地区作为补偿。

爆发于1912年10月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其直接起源是塞尔维亚在当年3月与保加利亚达成的一项秘密军事协议。两国将“团结起来捍卫它们的独立和完整，并反抗强国（指的是奥地利）入侵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领土的企图”。这个协议是由俄国外交人士撮合的，随后希腊和黑山也加入了这个同盟。圣彼得堡的外交家们相信自己已经培养了一个对抗奥地利的防御集团。等到俄国人醒悟时已经太晚了，这个巴尔干同盟首先攻击的并不是奥地利，而是俄国在1877年俄土战争后试图加以控制和维护的土耳其。数学家出身的法国总理和总统普恩加莱对此事有个尖锐的评价：“俄国想踩刹车，但当初发动引擎的其实就是他”。

1912年9月，巴尔干同盟各国相继颁布动员令。10月8日，黑山对土耳其宣战，要求调整边界。10月14日，其他三国也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将1878年《柏林条约》的第23条（在马其顿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付诸实施。面对这种情况，土耳其于10月17日对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宣战，次日希腊对土耳其宣战，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

事实证明这是一场短暂的战争，在几周之内，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势力就烟消云散，土耳其在12月3日提出停战请求。希腊和塞尔维亚是这次战争主要的胜利者，都获得了广大的新领土；黑山也把自己的边界大幅度向东向北推进。保加利亚人对停战结果最不满意：它要求从塞尔维亚人手里获得阿尔巴尼亚山以东的所有马其顿地区，从希腊人手中获得萨洛尼卡港、南马其顿和西色雷斯地区。罗马尼亚人就是在此时用前面提到过的“南方瓦拉几人问题”为借口，对南多布罗加地区提出了领土要求。在俄国的斡旋下，保加利亚答应把多瑙河南岸的锡利斯特拉城和其周围的一小片地区让予罗马尼亚。

1913年6月，利令智昏的保加利亚沙皇斐迪南下令对他前不久的盟友——塞尔维亚和希腊发动突然袭击，试图用武力攫取整个马其顿地区和萨洛尼卡港。对此早有防备的塞尔维亚和希腊两国在接下来的两星期内令保加利亚人蒙羞受辱。塞军横扫马其顿地区，希腊人将保加利亚人逐出了色雷斯地区，土耳其人也撕毁和平条约，夺回了阿德里安堡地区。罗马尼亚军队在7月10日渡过多瑙河。

由于保加利亚人没有料到罗马尼亚会从北面发动进攻，因此派到罗保边界线上的只有为数很少的阻击部队。也正因为如此，虽然军官们不熟悉新的作战方法，虽然侵吞公款的行为从上到下把罗马尼亚军需部门盗窃一空，虽然由征用的农民大车和不合格的瘦马组成的辎重部队毫不中用，虽然由于天气炎热和饮食不卫生导致军队中发生了霍乱流行病，但是罗马尼亚军队还是很快逼近了索菲亚。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保加利亚只好在7月31日投降了。同年签订的《布加勒斯特和约》剥夺了保加利亚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的大部分战果，罗马尼亚获得了南多布罗加地区。

如何教驴子跳小步舞

由于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轻而易举地、几乎没付任何代价地就取得了胜利，因此罗马尼亚的统治者被这种胜利冲昏了头脑，其野心也膨胀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因此，当1914年7月在巴尔干地区爆发另一次危机、并且最终形成世界大战时，罗马尼亚显然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这场战争在爆发之前经过了数十年的准备。欧洲分为两个集团，一方面是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形成的中欧集团“同盟国”，另一方面是英法俄三国形成的协约国集团。导致罗马尼亚独立的1878年俄土战争结束之后，卡罗尔一世国王与圣彼得堡之间的关系迅速冷淡下来。他把自己的接班人斐迪南王储送到德国宫廷去培养，并且逐渐转入俾斯麦外交的轨道。

卡罗尔国王和罗马尼亚保守派政治家投向中欧集团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担心圣彼得堡今后会重新执行它夺取君士坦丁堡的计划，而罗马尼亚正是通往君士坦丁堡的必经之路。此外罗马尼亚也害怕沙皇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建立它的统治，因为这样俄国就可以在必要时切断罗马尼亚对外贸易的通道。所以罗马尼亚人宁愿让黑海门户的钥匙放在软弱的土耳其人手中。最后，罗马尼亚人非常恼怒南比萨拉比亚的三个县在《柏林条约》之后就这样从他们的控制下



1856–1913年罗马尼亚领土变化示意图

阎京生绘制 Illustrated by Yan Jingsheng

被抢走，对此心怀不满。正是由于这种种原因，罗马尼亚从1883年起就同奥匈帝国结成了攻守同盟，卡罗尔把盟约文本锁在夏宫佩列什城堡的保险柜里，不让他的议会知道其详情。

另一方面，罗马尼亚的自由派政治家是亲协约国、亲法的，对于法国这个“拉丁姐妹”的同情和支持越来越强烈。此外，到1907年，随着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处境日益恶化，以及奥匈帝国在1908年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罗马尼亚国内反对加入三国同盟的呼声越来越高。到巴尔干战争结束时，导致罗马尼亚倒向三国同盟的那些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俄国在日俄战争和二月革命之后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已经不再使罗马尼亚怀有先前的疑虑；同时罗马尼亚同奥匈帝国的分歧也更加尖锐了。

矛盾的症结在于居住在特兰西瓦尼亚的那些罗马尼亚同胞受到匈牙利王国越来越残酷、越来越肆无忌惮的歧视和压迫。除此之外，特兰西瓦尼亚是奥匈帝国境内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仅次于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如果能把喀尔巴阡山两侧的罗马尼亚人都统一到一个国家，那么由此而形成的新罗马尼亚不仅在版图上，而且在人口和经济上都将得到极大的好处。

正是出于这些考虑，当奥地利的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后，尽管卡罗尔国王和罗马尼亚保守党领袖彼得·卡普提议加入三国同盟一边向俄国和塞尔维亚开战，但身为首相的自由党领袖扬内尔·布勒蒂亚努（Ionel Bratianu，他是迎接卡罗尔的那位老自由派政治家扬·布勒蒂亚努的儿子）率领多数议员和政党领袖，成功地说服国王暂时保持中立。1914年8月2日，罗马尼亚政治家在佩列什城堡举行王室会议，决定以奥匈帝国首先向塞尔维亚宣战为理由，拒绝履行同三国同盟之间的条约义务。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罗马尼亚会很快加入协约国一方作战，因为战争的结局还很难预料，德国军队的声誉还很高。所以，反复盘算“千万不要失算”和“千万不要加入必遭失败的一方”的这种思想，使得罗马尼亚的决策者们忐忑不安，犹豫不决。当时在罗马尼亚的统治阶层中分为三派观点，第一派主要是由向德国和奥匈帝国销售谷物的地主和商人构成的，他们仍然相信普鲁士的武力是不可战胜的，因此坚决主张站在中欧列强一边；第二派是和英美等国有商业往来的工商业资本家，他们的结论是胜利必将属于协约国。第三派人数最多，影响最大，是由布勒蒂亚努首相领导的，主张继续采取观望态度。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分歧是在两个主要政党（自由党和保守党）自身的内部，而不是在两党之间发生的，各党自身都分裂为亲德奥派、亲英法派和中立派。在自由党内，其领袖布勒蒂亚努一般来说还能维持党纪，但在保守党内则充满了各种纠纷，以至于该党在1915年围绕参加哪一方作战的问题发生激烈争吵，竟然分裂为两个党。


1906—1927年间五次出任罗马尼亚首相的扬（扬内尔）·布勒蒂亚努（1864—1927），自由党领袖扬·布勒蒂亚努之子


1914年时的罗马尼亚王宫卫队

罗马尼亚重要的战略位置（可以阻断俄国与在希腊萨洛尼卡登陆的协约国军队的联系，或者阻断中欧同盟与土耳其的联系）、自然资源（1913年的罗马尼亚是欧洲第二大石油生产国——仅次于俄国——和世界第四大小麦出口国）和人力储备（1914年时拥有70万军队），使得它变成了同盟国和协约国都想极力争夺的对象。德国和奥匈帝国认为，把罗马尼亚引诱到自己的阵营中来，就能够与土耳其保持畅通的联系，并且把黑海海峡变成无法攻克的要塞。与此相反，协约国希望把土耳其与中欧集团从地理上分隔开来，把它变成一个易于征服的对象，同时让协约国军队（特别是俄军）与正在孤军奋战的塞尔维亚建立陆上联系。从这一观点来看，罗马尼亚参加协约国一方，将会使其取得很大的优势。

1914年10月10日，卡罗尔一世国王去世。他的统治长达48年，这是罗马尼亚历史上最长的纪录。在这一时期，罗马尼亚政治相对稳定，经济高速增长，文化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罗马尼亚最终摆脱了奥斯曼帝国的宗主权，赢得了完全的独立，成为一个拥有完备的政治体制的近代化王国。

卡罗尔去世后，他的侄子斐迪南即位，王号为斐迪南一世。由于需要为其叔叔服丧，他即位后并未举行加冕典礼。等到两年服丧期满后，罗马尼亚又卷入了战争，因此这位罗马尼亚霍亨佐伦王朝的第二代国王直到1922年才举行加冕典礼。

协约国与同盟国和罗马尼亚之间

的秘密外交谈判和私下交易持续了两年。在1915年春夏之交，当另一位善于见风使舵的骑墙高手、罗马尼亚的“拉丁姐妹”意大利向奥匈帝国宣战之后，罗马尼亚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政治家都支持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奥宣战。

当时布勒蒂亚努政府同英、法、俄之间的谈判已经进展到如此深刻的程度，仅仅剩下在参加协约国的条约上签字这一步了。但是罗马尼亚在最后一分钟改变了主意，因为前线发生了不利于协约国的战局变化。当年5月和6月，由奥古斯特·冯·马肯森上将（不久即晋升为元帅）指挥的德奥军队在奥属加利西亚地区发动了戈尔利茨－塔尔诺夫攻势。在德国炮兵飓风般的轰击下，缺乏武器、弹药和装备的俄国军队节节向东败退，死伤和被俘的军人达两百万人之多。俄军军需总长达尼洛夫将军当时在信中写道：“局势是这样的：战略部署现在可以完全取消了。我军战士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考虑用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能阻挡敌人的进攻。希望只能寄托于德国人的疲惫、寄托于偶然机会和圣尼古拉显灵了。”当年8月，在这场被称为“大撤退”的战役中颜面丢尽的俄军总司令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被沙皇尼古拉二世解职，后者亲自出任俄军最高统帅。

一些讲求实际的罗马尼亚政治家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把自己的命运与北方那个已经流干了鲜血的巨人联系在一起，是极不明智的。因此，布勒蒂亚努灵活而又毫无愧意地拒绝履行参加协约国的诺言，罗马尼亚又持续了一年的随机应变政策。与此同时，罗马尼亚不失时机地利用其中立国地位，向已经出现粮食紧张状况的德国和奥匈帝国出口了数十万节车皮的小麦和玉米，以及大量的牲畜、蔬菜、酒、植物油、奶油和肉类（但是由于布勒蒂亚努正在进行加入协约国的谈判，因此不能毫无限制地向德奥出口石油），黄金像潮水一样流入罗马尼亚地主和出口商的腰包。

1916年春天，协约国计划在东线和西线同时发动一次大规模协同进攻，因此希望罗马尼亚能够加入协约国阵营，并进攻奥匈帝国。此时欧洲战场的局势变得有利于协约国了。在西线，德国人在凡尔登战役中葬送了数十万条生命，却依旧寸步难进。在东线，战局也处于相持状态。俄国人战胜了头一年所遭受的创伤，武器装备的供应也有了一定的改进。这一年初夏，当俄军在阿列克谢·勃鲁西洛夫将军指挥下发动著名的“勃鲁西洛夫攻势”时，就显示出了俄军的力量并未枯竭。

在勃鲁西洛夫这位俄国最卓越的军事将领的统率下，俄军采用了一种崭新的震撼式战术，这种战术后来被德国军事学家仔细研究，并最终发展为“闪电战”。在“勃鲁西洛夫攻势”中，俄军的进攻热潮竟然这样强大，一举就消灭了与他们对峙的奥军，并且把加利西亚和波兰地区的战线整体向西推进了50到70公里之多。直到德军增援部队从西线的凡尔登地区赶来，才最终遏止住俄军的进攻。奥匈帝国军队的伤亡和被俘者多达150万人，其军队直到战争结束时也未能从这次受到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如果没有德国援军，奥匈帝国很可能在1916年就被击败，从而退出战争），而德军在这场攻势中的损失也多达35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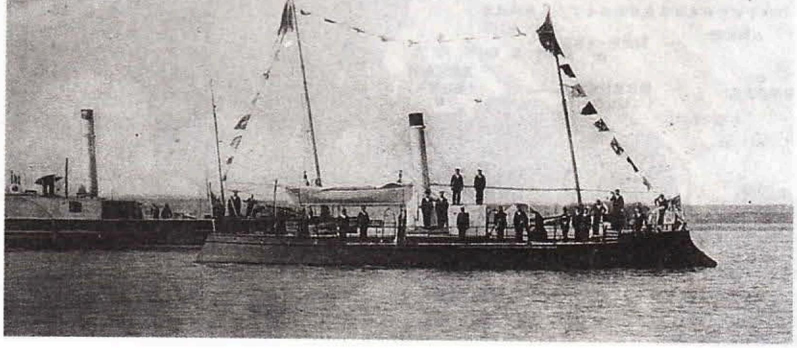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说，“勃鲁西洛夫攻势”削弱了中欧同盟在凡尔登和意大利的攻势，导致了德军统帅法尔根汉的倒台；它使得奥地利永远失去了军事强国的地位，奥军的这次失败成为哈布斯堡帝国两年之后灭亡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它也令俄国人损失惨重，其损失（50万人）即使是人口大国也难以承受的。它虽然没有直接引起俄国革命，但是却使革命的爆发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就罗马尼亚而言，“勃鲁西洛夫攻势”的最大作用是，它增加了协约国在罗马尼亚参战谈判中的底气，协约国的外交官们在布加勒斯特说话更强硬了。他们直截了当地告诉布勒蒂亚努说，协约国并不需要迟疑的盟国。罗马尼亚政治家决定不再冒险观望，决定在还不算太晚时搭上胜利者的这趟火车。

在1916年8月的最后谈判中，协约国同意了布勒蒂亚努在谈判桌上提出的全部条件：罗马尼亚在战后不仅将得到罗马尼亚人占优势的特兰西瓦

罗马尼亚海军防护巡洋舰“伊丽莎白”号，1888年由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建造，排水量1330吨，航速18节，搭载4门150毫米炮、4门57毫米诺登菲尔德速射炮、4门37毫米哈奇开斯速射炮和4具356毫米鱼雷发射管。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期间前往伊斯坦布尔保护罗马尼亚使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时负责守卫多瑙河三角洲入口。1916年罗马尼亚加入一战前夕退役



建于1873年的罗马尼亚海军炮艇“闪电”号（NMS Fulgerul），排水量85吨，搭载1门6磅炮和1门1磅炮。到一战结束时仍在服役。一战当中的罗马尼亚海军有16艘炮舰和炮艇、6艘、1艘风帆训练舰、1艘医院船和10艘内河医院驳船



尼亚、布科维纳和巴纳特地区东部，而且还将以蒂萨河为界，得到匈牙利人居住的马拉穆列什地区和克里萨那地区，以及巴纳特西部塞尔维亚人居住的地区（但是协约国领导人私下里背着布勒蒂亚努决定，所有这些领土要求将在战后根据具体情况再做决定）；协约国还要向保加利亚发动直接进攻（英法军队从希腊北部发起进攻；俄军南下，在多布罗加发起进攻），以保证罗马尼亚南部边境不受保加利亚的侵犯；在整个战争期间向罗马尼亚提供足够的军火；罗马尼亚军队不被并入俄军的指挥系统；最后，罗马尼亚在和平会议上与英、法、俄、意四国享有平等地位。这些条件都得到协约国的书面保证之后，8 月 17 日，罗马尼亚在参加协约国的条约上签字。8 月 27 日，罗马尼亚对奥匈帝国宣战。次日德国向罗马尼亚宣战，随后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也向罗马尼亚宣战。

1915 年，英国陆军情报官员克里斯托弗·汤姆森奉英国陆军大臣基钦纳元帅的命令前往罗马尼亚，了解该国的军事能力、动员水平和部队素质。当时罗马尼亚有一支令人印象深刻的军队，拥有65.8万人，编为23 个师。但是不需要经过多么细致的观察和刺探，汤姆森就失望地和其他协约国驻罗马尼亚武官得出了共同的结论：罗马尼亚军队装备落后，缺乏训练，在和俄军配合的情况下也许可以同奥匈帝国军队一战，但远非德国军队的对手。

像也以古罗马人后代自吹自擂的"拉丁姐妹"意大利人一样，罗马尼亚人很擅长讨价还价，但不善于战斗。当十九世纪末其他欧洲国家的军队开始着眼于防御理论、进攻武器时，罗军却在当时的陆军统帅、总参谋长扬·艾曼纽尔·弗劳雷斯库的带领下，把自己打扮成欧洲穿着最花哨的军队。弗劳雷斯库认为漂亮的军服才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手段。他亲自参与军装设计，无节制地加上各团队的旗帜徽章、各种金边、各种穗子、各种对部队有纪念意义的金银装饰物。服装的标准要经过总参谋部的会议讨论，甚至还为啤酒酿造人员、行李搬运人员和其他为军队服务的辅助人员设计了专门制服。

受土耳其人统治的影响，罗马尼亚人无分男女都喜欢用浓烈的香水。上层阶级的妇女们浓妆艳抹，男士会收敛一些。但即便如此，在罗马尼亚陆军的军官中，化妆、扑粉、抹口红也十分普遍。只是由于维持社会地位和阶级差别的意识，弗劳雷斯库才不允许士官和士兵也这样做。甚至在罗马尼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的武官们还能在布加勒斯特的酒馆和沙龙里到处看到闲逛的罗马尼亚军官"涂脂抹粉，引诱妓女或互相引诱"，对此感到震惊不已。

布勒蒂亚努政府在一战爆发后所采取的"灵活"政策导致巴黎、伦敦、柏林和维也纳对他都不信任，中欧同





1916 年的英国宣传海报"罗马尼亚光荣的一天"。图中德皇说："现在你也来反对我了。记住，兴登堡是在我这边的。"罗马尼亚国王说："使得，但是自由和公正在我这一边"

盟和协约国谁也不愿意向一个采取非常可疑的立场的国家提供武器和弹药。因此罗马尼亚军队是在几乎没有重炮和山炮的情况下加入战争的（而这是在喀尔巴阡山地条件下作战）。野战炮也很不够用，因此罗军总参谋部只得把布加勒斯特城防要塞上的火炮和摩尔达维亚与瓦拉几亚交界处的福克夏尼－纳马洛斯防线炮台上的大炮卸下来，安装到炮架车上使用。这些都是四十年前铸造的老炮，使用黑火药，发射时看起来威力似乎还不小，但是在战场上用起来却无论如何也抵不上先进的克虏伯和斯柯达速射炮。机枪的装备情况也很可怜，一个团只有 2 到 6 挺机枪，而德奥军队每个团配有50 挺机枪。罗马尼亚士兵几乎没有手榴弹，在加入战争时也没有配备钢盔和防毒面具。

罗军司令部把它三分之二的师编为庞大而不便行动的第一、第二和北方（第四）这三个集团军，并把希望寄托在向特兰西瓦尼亚轻而易举的进军上。除此以外，罗马尼亚陆军总参谋部还保密成癖，这种警惕性不是针对敌人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通过他们的间谍网可以轻而易举地刺探到自己想要的情报），而是针对它自己的俄国同盟军的，他们很不愿意向俄军提供有关罗马尼亚前线的真实情况的情报。

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总参谋部很早


1916 年视察喀尔巴阡前线的卡罗尔王储

就正确地预料到罗马尼亚会站在协约国一方参战，并以此为基础制订了在罗马尼亚参战情况下的军事作战计划。德奥军队在特兰西瓦尼亚采取守势，而以南方的塞尔维亚和巴纳特地区作为主攻方向；与此同时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军队将从南面对多布罗加地区发动辅助攻势，以吸引罗军的注意力。

在罗马尼亚加入战争时，其四分之三的军队集结在靠近特兰西瓦尼亚的一些喀尔巴阡山关隘要冲上。在南部用来对付德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军队的只有兵力较少的第三集团军，主要是由后备役军人和战斗力较弱的部队组成的。

1916 年8 月27 日夜间，罗马尼亚的三个集团军越过边境，向特兰西瓦尼亚发起进攻。由于其战线对面只有阿尔茨将军指挥的奥匈陆军第一集团军，因此罗军在开战之后很快取得了一些胜利。他们从山隘要道中赶走了奥军的一些阻击部队，推进到内喀尔巴阡山平原区，占领了布拉索夫和法加拉斯等城市，并进抵锡比乌的近郊。但就在这时，法尔根汉指挥的第九集团军（包括8 个德军师和4 个奥匈师）赶到特兰西瓦尼亚前线，遏止了罗军的攻势。

与此同时，罗马尼亚在多布罗加地区遭到了冯·马肯森元帅指挥的一支德、保、土联军的进攻。这支部队包括保加利亚第三集团军，德军的一个旅，以及土耳其第六军的两个师，于9 月1 日越过边境，向罗马尼亚最大的港口城市康斯坦察进军。在罗保边境上的图尔图开亚要塞(Turtucaia)，当地的罗军在六天激烈的包围战之后向马肯森的部队投降。同是在9 月1 日，俄军紧急向多布罗加地区派去了三个师，他们在康斯坦察以南布置了一道防线，东起黑海，西至多瑙河，以避免康斯坦察至布加勒斯特的战略铁路被马肯森部队切断。这三个师当中有许多来自俄国战俘营的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他们一旦被德奥军队俘虏，就会以叛国罪被处决。

罗马尼亚总参谋部此时开始惊慌失措了，它停止了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攻势，并抽出很大一部分部队，用火车向南线转运，试图把马肯森的军队阻挡在锡利斯特拉－托普莱萨尔一线。调运工作还没有完成，北线罗军的上空又乌云密布了：调到那里的德奥军队在9 月初转入了进攻。于是罗军总参谋部又急忙从南线再向北线调运几个师。当战斗在1100 公里长的罗马尼亚战线上激烈进行时（这是当时欧洲战场上最长的一条战线，俄军本身的战线，从波罗的海到布科维纳，也只有1000 公里长），无数的罗马尼亚部队还在火车上来回奔波。

这时，罗军在特兰西瓦尼亚已经开始全面后撤。几个师被迫分散到喀尔巴阡山脉中，分散在几座山上，彼此失去了联络。被胜利所鼓舞的德奥军队立即沿着山口道路向前猛攻，其中一支符滕堡山地步兵连队是由年轻的埃尔温·隆美尔少尉指挥的。但是由于遭到了罗军猛烈的抵抗，同盟国军队无法占领主要的山隘。法尔根汉只好放弃了自己的计划，把超过罗军数倍的兵力集结到瓦拉几亚西部的日乌河谷一带。直到完成了兵力集结之后，他才翻越喀尔巴阡山西段的主要通关大道——伏尔甘隘口，进入奥尔特尼亚地区。在夺取了这一地区的中心城市克拉约瓦后，德奥军队在11 月初渡过了奥尔特河，进入通向布加勒斯特的平原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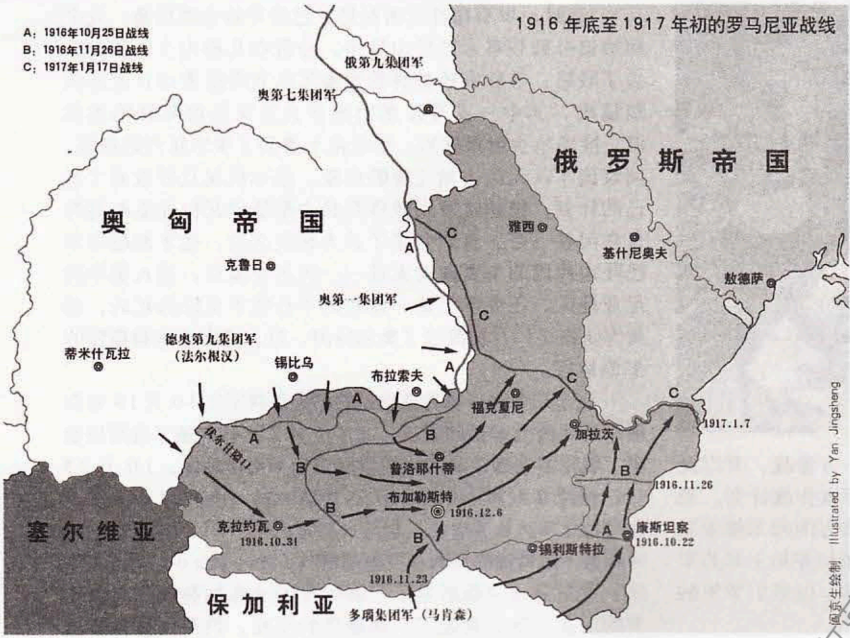
在多布罗加，马肯森指挥的德土保联军在10 月19 日向俄军的防线发起猛烈进攻，在10 月22 日占领了康斯坦察港，俄军被迫撤往北部的多瑙河三角洲沼泽地区。10 月25 日，横跨多瑙河的切尔纳沃达铁路大桥（康斯坦察至布加勒斯特铁路从这里通过）也落入德军之手。11 月23 日，马肯森麾下最精锐的部队在济姆尼恰（Zimnicеu）渡过多瑙河。罗军总司令康斯坦丁·普列赞调动布加勒斯特周围所有的后备部队，发起了一次绝望的反攻，但很快被马肯森的灰色战争机器碾得粉碎。

12 月1 日，罗马尼亚政府宣布放弃布加勒斯特，开始了向北逃往摩尔达维亚地区的仓惶大撤退，政府和总参谋部全都转移到摩尔达维亚的首府雅西。首先转移的是国王及王室成员、部长、参议员、众议员和大贵族。罗马尼亚国民银行的黄金储备抢运到了俄国的敖德萨（十月革命后被布尔什维克没收，再也没有归还），大工业家和金融巨头也动用整列火车转移自己的财产。首相布勒蒂亚努以身作


冯·马肯森“多瑙集团军”麾下的保加利亚将军图谢夫和土耳其将军希姆利帕夏研究进攻多布罗加的作战计划



1916 年12 月6 日开入布加勒斯特的德军部队



则，他把自己的弗洛里克庄园里收藏的各种酒和整套花园暖房设备全都运到东北去了。瓦拉几亚地区大部分有军事意义的工业设备也转移了，普洛耶什蒂的油田在德军到来之前被一名英国特工诺顿·格里菲思上校（其另一个身份是英国下院议员）炸毁，并设法使其油井完全瘫痪。

由于此时罗马尼亚的铁路车辆已经严重不足，因此没有多余的车皮来后撤部队。成千上万名伤员被弃置，听凭命运的摆布。络绎不绝的士兵同难民们混杂在一起，艰难地沿着大道缓缓撤退，数以万计的人沿途死于饥饿和伤寒病。瓦拉几亚地区所有16岁和17岁的男性青年都奉命向摩尔达维亚转移，以作为补充兵员，其中只有一半人最后到了摩尔达维亚。

在被同盟国军队占领的罗马尼亚土地上，占领军以日耳曼人特有的细心，对一切东西都进行了清查：粮食，饲料储备，牲畜头数，尚未收割的作物的估算产量，石油、煤和其他原料的储量，森林资源等等，连农民的最后一只老母鸡（占领军禁止杀鸡）也进行了登记，而且还计算它能下多少蛋。铁路上到处都是满载着从罗马尼亚运出的谷物、牲畜和石油的列车。

1916年12月6日，法尔根汉麾下的一支骑兵部队进入已经无人防守的布加勒斯特城，罗马尼亚战役结束。罗军在四个月的军事行动中伤亡和被俘者达25万，损失了大约30万支步枪、250挺机枪和将近500门大炮。罗马尼亚陆军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军事力量已经不存在了。根据俄军大本营的统计，到1916年底，罗军正规部队只剩下7万人。罗马尼亚四分之三的领土，包括全部盛产谷物和牲畜的肥沃的土地，统统落入敌人之手。对于协约国来说，这是一场代价巨大的灾难，它把勃鲁西洛夫将军在当年夏天以昂贵代价夺来的战果统统抵消了。

在罗马尼亚发生这场悲剧的时候，俄军统帅部没有及时去援救自己的盟友，因为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罗军这么快就被击溃。当年11月，当大批身穿弗劳雷斯库将军设计的漂亮军装、衣着鲜亮但精神已垮的罗马尼亚士兵第一次出现在加利西亚战线上时，远在一公里之外的俄国军队几乎看花了眼，接着马上又变得心灰意冷，因为罗马尼亚士兵错把俄军当作敌人，不断地

罗马尼亚财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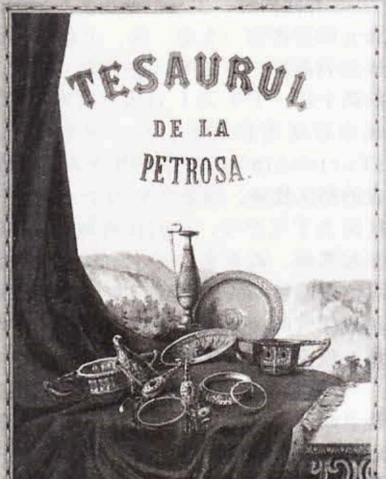
1916年11月底，在布加勒斯特被德国军队占领前夕，罗马尼亚政府决定将王室及国家最贵重的一批文物和财宝收藏，以及罗马尼亚国民银行的黄金储备全部转移到摩尔达维亚地区。由于担心德国最终取得胜利，布勒蒂亚努政府决定把这批财宝最终转移到海外，存放到英格兰银行的保险库里，或者最终转移到美国。但是由于中欧同盟集团当时控制着黑海海峡和波罗的海，因此这批财宝的转移路线是个大问题。即使经过中立的瑞典和丹麦向英国转移，德国也有可能在中途将其截获，运输财宝的船只也有可能在北海被德国潜艇击沉。布勒蒂亚努斟酌再三，最后还是决定把这些财宝存放在俄国

1916年12月15日凌晨3时，一列特别火车离开雅西火车站，它挂着由17节密封的车厢，还有4节载满宪兵的警卫车厢。火车上装着罗马尼亚国民银行的全部黄金储备——97吨金币和金条，今日的价值超过了31.2亿美元。这些黄金最终经敖德萨运到了莫斯科。

1917年夏天，从罗马尼亚向俄国运去了另一批财宝，装满了两列火车、42节车厢。这些火车上装载的是罗马尼亚国家和民族最珍贵的文化财富，包括一批有3500年历史的黄金首饰，古达契亚王国和古罗马帝国的金器及珠宝，哥特人和库曼人的金银首饰，瓦拉几亚公国和摩尔达维亚公国的王冠和王室珍宝，以及罗马尼亚王室的珠宝、首饰、金器，几千幅油画，大批的哥白林挂毯和珍贵瓷器。除此之外车上还装有一批珍贵的宗教遗产，包括从罗马尼亚的各大教堂和修道院疏散出来的金十字架、金银香炉、绣金法衣、十四世纪的圣像和大量古代珍贵手卷。最后，私人客户存放在罗马尼亚国民银行保险库中的金银币、首饰和其他贵重财产，以及罗马尼亚国家档案馆的许多重要文献也随这列火车转移到了俄国。考虑到这些物品的文物价值，这列火车装载的罗马尼亚财宝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1918年初罗马尼亚军队开入比萨拉比亚后，苏俄布尔什维克政府中断了与罗马尼亚的一切关系，并且没收了存放于苏俄境内的所有"罗马尼亚财宝"。1922年罗马尼亚政府试图通过谈判索回这些财物，但无果而终。苏联政府在1935年归还了一些文献档案。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罗马尼亚财宝"随其他苏联文物一道从莫斯科转移到了乌拉尔地区，此后其下落再也没有对外界公布。

二战结束后，罗马尼亚建立共产主义政权，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因此苏联在1956年归还了一些古代文物，包括1837年发现的"彼得罗萨宝藏"（属于四世纪末的哥特人文化，包括金杯、金盘、戒指、手镯等22件金器）。但是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索回其余财宝的要求每次都被苏联拒绝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政府对罗马尼亚共和国的类似请求也持同样的态



度。2003年罗马尼亚总统扬·伊利埃斯库和苏联总统普京签订的罗俄条约丝毫没有提到"罗马尼亚财宝"的归还问题，但是两位总统同意成立一个委员会协调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不过，除了文牍往来之外，该委员会直到今天仍没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

向其投降。得到俄国士兵的指引之后，他们又出发寻找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来俘虏自己。一位俄国将军抱怨“让罗马尼亚的军队打现代战争，等于是叫驴子跳小步舞”。最后全靠俄军统帅部把50万的兵力紧急调往南线，才阻止了德奥军队的进一步进攻。

当年冬天，俄军在摩尔达维亚地区沿着锡雷特河一线设防固守，在400公里长的战线上，只有40公里由罗马尼亚军队负责防守，其余的罗军部队都拉到后方，重新改编去了。

法军顾问亨利·贝特洛视察摩尔达维亚地区的罗马尼亚部队



进入1917年后，俄国二月革命曾经给罗马尼亚战线带来了一些政治动荡。革命后掌权的苏维埃担心军官团会采取反革命的行动，于是在3月14日发布了著名的“第一号命令”，剥夺了军官的军事指挥权和统帅权。这一命令传遍整个俄国武装力量，尽管临时政府迅速下达了相反的命令，但仍然造成了布尔什维克所期待的结果：俄国军队的军纪丧失了。激进的俄军士兵和水兵杀死了许多军官，其他军官则被士兵大会所罢免。此时德国停止了在东线的一切军事活动，以免俄国人重新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祖国，并趁俄军的内部混乱造成的东线平静状态，将军队调往西线和意大利战线。不过，俄国临时政府在5月16日任命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为陆军部长，他和临时政府的大多数成员在英法等国巨大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压力下答应履行对协约国的义务，没有退出战争。在1917年的春夏之交，罗马尼亚军队和俄军仍然固守在400公里长的摩尔达维亚战线上。

俄国二月革命后，来自俄国的一些革命家曾经煽动罗马尼亚士兵放下武器，号召罗马尼亚农民拒绝服兵役，号召罗马尼亚工人举行罢工，但是罗马尼亚人很少响应这些来自异国的革命号召。此外斐迪南国王也在当年春天对全国人民发布了公告，允诺在战后继续实行土地改革，限制地主拥有的土地数量，向士兵分发土地，并且扩大选举权。这一公告激起了士兵们的士气（他们在入伍前大多是农民），此外英国和法国也运来了大量的军事援助物资，包括15万支步枪、2000挺机枪、355门大炮和130万枚手榴弹。罗马尼亚空军获得了322架纽波特战斗机、法曼侦察机和布雷盖轰炸机，编成12个中队。此外法国还派来了人数多达1600人的法国军事顾问代表团，团长是法军总参谋长霞飞将军的幕僚亨利·贝特洛（Henri Berthelot），他们的使命是对罗马尼亚军队重新整编。

到1917年夏天，罗马尼亚军队的兵力恢复到40万人的规模，编为15个步兵师和2个骑兵师，在编制上设置了5个军、两个集团军。此时前线的战斗又激烈起来了。马肯森计划对摩尔达维亚发动进攻，其目标直指罗马尼亚政府所在地雅西，希望以此粉碎罗马尼亚反抗的最后一块根据地，并开辟通往俄国南部肥沃的乌克兰地区的道路。亚历山德鲁·阿维雷斯库将军指挥刚刚改编好的罗马尼亚第二集团军，与俄第四集团军配合行动，顽强地作战。从7月22日到8月1日，在梅雷什蒂（Marasti），56个师的罗马尼亚和俄国联军（含14个骑兵中队、228门大炮）向防线对面的奥军第一集团军（21个步兵师、36个骑兵中队、142门大炮）发起出其不意的进攻，打乱了同盟国军队的进攻计划。这是俄国在当年夏天应协约国要求发动的“克伦斯基攻势”的一部分。



1917年梅雷什蒂战役爆发前罗军检阅部队的情景

8月6日，冯·马肯森元帅指挥麾下的24.5万军队发动反攻，突破口选在福克夏尼防线上的默勒谢什蒂（Meresesti）。防守这里的21万罗马尼亚军队喊出了“他们休想从此过”（Pe aici nu se trece）的口号，决死保卫他们国家最后一块未被占领的土地，与德奥军队打了一场长达33天的激烈战斗，从8月初一直持续到9月8日，即双方的生力军都消耗殆尽为止。同盟国部队寸步未进，相反却放弃了发起进攻时的阵地，后撤了几公里。由法国军事顾问团重新整编过的罗马尼亚军队虽然伤亡了2.47万人，但却给德军造成了4.7万人的惨重损失，证明它已经从“不会跳小步舞的驴子”变成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军队。

但是，尽管默勒谢什蒂战役挽救了罗马尼亚王国，但是两个月后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却改变了整个东线的形势。夺权成功的苏维埃政权宣布单方面全部停火，并且在1917年12月15日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与德国签订了停战协议。俄国与德国在东线的军事敌对状态停止了，苏维埃俄国永远地退出了协约国的阵营。

俄国退出战争，把退守在摩尔达维亚一隅的罗马尼亚军队与协约国彻底隔绝开了。在取得协约国的同意后，布勒蒂亚努首相于1917年12月11日在福克夏尼被迫与德国和奥匈帝国签订了一个临时停战协议，然后便辞职了。阿维雷斯库将军成为新的首相，准备了一份和平条约的草案，然后也辞职了。

当年12月15日，居住在俄国比萨拉比亚总督区的罗马尼亚人在首府基希纳乌宣布了“摩尔达维亚民主共和国”的成立，但同时宣布这是隶属于“俄罗斯民主联邦共和国”的一个自治的国家。然而当乌克兰中央拉达（相当于俄国的苏维埃）在1918年1月22日宣布成立独立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之后，这个新国家把比萨拉比亚与俄国本土隔开了。这种地理形势，再加上当时有无数的俄国逃兵在比萨拉比亚地区劫掠作乱——更重要的是，当地的布尔什维克势力在1918年1月25日发动了一次没有成功的政变——摩尔达维亚民主共和国国民大会派人向驻扎在雅西的罗马尼亚政府求援。与此同时，在协约国派驻雅西的外交代表和罗马尼亚前线最高军事指挥官冯·马肯森元帅的共同同意下，罗马尼亚与乌克兰中央拉达签订了共同将苏维埃俄军从其领土上驱逐出去的决议。

罗马尼亚向比萨拉比亚地区派出了一个师后，当地的秩序逐渐得以恢复。1918年3月27日，摩尔达维亚民主共和国国民大会投票通过了与罗马尼亚王国合并的决议。苏维埃俄国的作出的反应是宣布与罗马尼亚断绝关系，同时派人夺取了当时在俄国南部港口避难的一些罗马尼亚商船和军舰。俄国水兵扯下这些船上的蓝黄红三色旗，升起了红旗，并且把许多船的名字也给改了。“图拉真皇帝”号改名为“社会革命”号，“达契亚”号改名为“1907年”号，“罗马尼亚”号改名为“罗马尼亚共和国”号，诸如此类。



1918年摩尔达维亚民主共和国政府成员在基什尼奥夫召开会议决定并入罗马尼亚王国时的情景



基什尼奥夫的斯法图卢伊·塔里宫，摩尔达维亚民主共和国政府所在地

在布加勒斯特陷落十一个月后，1918年5月17日，以罗马尼亚为一方，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为另一方，签订了《布加勒斯特和约》。同盟国给罗马尼亚规定的和平条件还是比较宽大的：南多布罗加归还给保加利亚；北多布罗加南部的一块地方也割让给保加利亚，其余地区由德奥军队占领，实行德奥共管（保加利亚一直想要吞并整个北多布罗加，马肯森不厌其烦，最后终于在当年9月，即保加利亚向协约国投降之前四天，同意让保加利亚参加共管）；特兰西瓦尼亚地区进行一些小的边界调整，把一些关隘割让给奥匈帝国。但是同盟国确认了罗马尼亚对比萨拉比亚的吞并，因此罗马尼亚的版图面积比1914年时还有些扩大。这是战争外交史中极其独特的例子，也许只有在巴尔干才能见得到：一个在战争中遭到惨败的国家，居然能以牺牲它的一个盟国为代价而扩张其领土。

整个《布加勒斯特和约》中最严酷的部分是对罗马尼亚的经济管制：凡是在签订条约时已被德奥军队占领的地区继续保持占领状态，并在占领区内实行战时状态；在发生特殊情况时，德军可以对非占领区摩尔达维亚和比萨拉比亚的铁路实行军管；此外德国还将“租借”罗马尼亚的油田，为期九十年（至2008年）。

斐迪南国王始终拒绝在《布加勒斯特和约》上签字，罗马尼亚议会起初也拒绝批准这个和约，但是拖延了两个月之后，在新首相亚历山德鲁·马尔吉洛曼的恳切哀求下还是批准了。此时协约国军队已经从南方的萨洛尼卡战线向北发起了进攻，保加利亚在当年9月29日退出了战争。英法军队向北推进，横越巴尔干山脉，于11月10日在法国将军亨利·贝特洛（原法国军事顾问团团长）率领下，在济姆尼恰渡过多瑙河——这里正是两年前冯·马肯森的部队从保加利亚攻入瓦拉几亚的同一地点。同一天，罗马尼亚政府宣布《布加勒斯特和约》失效，宣布实行总动员并对德国宣战，并且声明重新加入协约国的军事行动。第二天，也就是1918年11月11日，德国代表在法国贡比涅森林福煦元帅的车厢里签署停战协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大罗马尼亚，万岁！”

根据协约国对德停战协议第二款的规定，《布加勒斯特和约》被废除（同时协约国在停战协定里也勒令德国废除了与苏维埃俄国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这比后来列宁宣布的废约行动要早），德国占领军必须在15天之内撤离罗马尼亚领土。11月30日，斐迪南国王和玛丽亚王后在亨利·贝特洛将军的陪同下返回布加勒斯特。

英国历史学家诺曼·斯通曾经不留情面地评价说“罗马尼亚的搅局使得德国能将这场战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拖到1918年”。他是指1916至1918年德国从罗马尼亚掠夺的100万吨石油和200多万吨谷物、以及大量的牲畜和食油而言的。罗马尼亚本身在这场为时一年多的战役中损失了53.5万人口，遭受的经济损失多达310亿金列伊，耕地从1370万公顷减少到830万公顷，845个工厂只有200多个还在继续开工，国内铁路上只剩下250辆还能使用的机车（战前是1060辆）。但是罗马尼亚的运气很好，这不仅是因为协约国其他国家更优良的军队打了胜仗，打败了

奥匈帝国，而且十月革命后尚处于孱弱之中的苏维埃俄国也与协约国处于军事对立状态，这就能让罗马尼亚从它战败的两个邻国手中捞到不少好处。

1918年10月27日，在奥匈帝国分崩离析的前夜，奥属布科维纳公国的罗马尼亚人在首府切尔诺维策成立了“民族委员会”（这在当时的东欧和中欧是一个时髦的名词），其最终目的是将布科维纳地区并入罗马尼亚王国。根据奥匈帝国1910年的人口普查，这一地区的80万人口当中有38.88%是卢塞尼亚人（外喀尔巴阡乌克兰人），34.38%是罗马尼亚人，21.22%为日耳曼人，12.86%是犹太人。此外布科维纳还有4.55%的波兰人、1.31%的匈牙利人、0.08%的斯洛伐克人、0.02%的斯洛文尼亚人和0.02%的意大利人。最后，还有少许克罗地亚人、吉普赛人、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布科维纳在历史上是奥地利帝国最东方的军事边区，这也解释了它为何像特兰西瓦尼亚和南斯拉夫的伏伊伏丁那一样，有如此众多的原本不居住于此的少数民族。

大体上来说，卢塞尼亚人居住在布科维纳地区的北半部，罗马尼亚人居住在南半部，而犹太人和日耳曼人居住在主要的城镇里。罗马尼亚人将卢塞尼亚人视为“忘记了自己民族语言的罗马尼亚人”，而在奥属加利西亚地区成立的“乌克兰民族委员会”却认为这些卢塞尼亚人是乌克兰人，随后成立的“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也以此为理由对北布科维纳地区提出了领土要求。不过，布科维纳当地的罗马尼亚人、日耳曼人、犹太人和波兰人都认为并入罗马尼亚王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起码比并入前途未卜的西乌克兰（这个国家宣布自己独立之后还不到一年就被波兰消灭了）要好得多。新成立的波兰共和国也同意这一观点，因为布科维纳的波兰人只有微不足道的水平，不足以令波兰对这里提出领土要求，而让这么大的一个省并入那个对波兰有更多领土要求的“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是万万不行的。所以，在1918年11月卢塞尼亚人发动起义、试图以武力将北布科维纳并入西乌克兰时，波兰共和国派出军队，与罗马尼亚军队一道将其击溃。当年11月28日，布科维纳的罗马尼亚民族委员会宣布“无争议、无条件地”与罗马尼亚王国合并。

1918年《布加勒斯特和约》之后的罗马尼亚



隶属于匈牙利王国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情况要复杂一些。1918年12月1日，当地的罗马尼亚民族委员会在传统的罗马尼亚人城市（也是特兰西瓦尼亚公国的古都）阿尔巴－尤利亚召开了国民会议，宣布所有罗马尼亚人和罗马尼亚人的土地都与罗马尼亚王国合并，罗马尼亚军队随后开入了这一地区。与此同时，匈牙利王国境内的克罗地亚人、斯洛伐克人和卢塞尼亚人也都成立了自己的“民族委员会”，不是宣布与塞尔维亚联合，就是宣布与捷克合并，成立新的国家。

不过，这些地区的民族构成比较单一，而特兰西瓦尼亚地区不光有罗马尼亚人，也有马扎尔人、塞克勒人和日耳曼人。在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这面辉煌旗帜下，这些民族从理论上讲也应当享有并入本民族国家的权利——虽然日耳曼人和塞克勒人的这种“权利”从地理的角度看实在是希望渺茫。不过话说回来，那些由讲德语的“特兰西瓦尼亚萨克森人”组成的民族委员会在1919年1月8日也赞同并入罗马尼亚，这就使特兰西瓦尼亚的亲罗派超过了一多半。

在罗马尼亚政府的请求下，协约国东线部队总司令、法国元帅弗朗歇·德斯佩雷同意罗军进入特兰西瓦尼亚，一直推进到西喀尔巴阡山一线。1918年12月24日，罗马尼亚第一师占领克鲁日，第七师占领了阿尔巴－尤利亚。到1919年1月22日，罗马尼亚军队已经控制了德斯佩雷指定的停战界线以东的全部地区。由于不时遭到匈牙利部队的零星抵抗，因此罗马尼亚总参谋部在1919年初又向特兰西瓦尼亚增派了两个师，第二师进驻锡比乌，第六师驻扎在布拉索夫。与此同时，罗军在特兰西瓦尼亚征召当地罗马尼亚适龄服役青年（其中不少是从奥匈军队中开小差回家的军人），组建了第16师和18师，负责维持治安。

1919年2月28日，协约国委员会决定划分一条“中立地带”，它将阿拉德、奥拉迪亚和萨图马雷等匈牙利人居住的平原城市，以及连接这些城市的铁路包括在内，但是协约国暂时还不允许罗军进驻这一地区。3月20日，协约国监督匈牙利执行停战协议的特派员、法国陆军上校斐尔南·维克斯在布达佩斯向匈牙利政府提交了一份书面备忘录，要求匈牙利军队退出“中立地带”以东的所有地区。

匈牙利民主共和国总统卡罗利·米哈伊伯爵痛苦地认识到这是把这些地区割让给罗马尼亚的前奏。他在3月21日把政权交给了匈牙利社会民主党，让后者来背负这个沉重的包袱。社会民主党无力独自建立新政府，于是找到了库恩·贝拉，一个出生在特兰西瓦尼亚、讲马扎尔语的犹太布尔什维克。后者在1918年12月从俄国返回故乡，并且建立了匈牙利共产党。匈牙利随后成立了一个由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联合执政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并且把国名改成了“匈牙利苏

维埃共和国”。这样，在罗马尼亚的东邻和西邻都出现了苏维埃政权。

布勒蒂亚努首相考虑到匈牙利局势的变化，命令罗马尼亚军队（*在法军的默许之下*）穿过“中立地区”，向蒂萨河推进。几天后捷克人也向南发起了进攻。罗军在5月1日击退了匈牙利军队的反抗，沿蒂萨河驻扎，随时准备进攻布达佩斯。俄国外交人民委员格奥尔基·契切林在同一天向罗马尼亚下达了最后通牒，要求其归还比萨拉比亚地区。苏维埃俄国采取这一外交举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将罗军吸引到东线，减少其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威胁。但是这一高尚举动的外交意义大于现实的军事意义：直到5月27日，苏俄工农红军才派出几百人的部队，攻打德涅斯特河西岸的蒂吉纳城（Tighina），很快被当地的罗军第七师和法军部队击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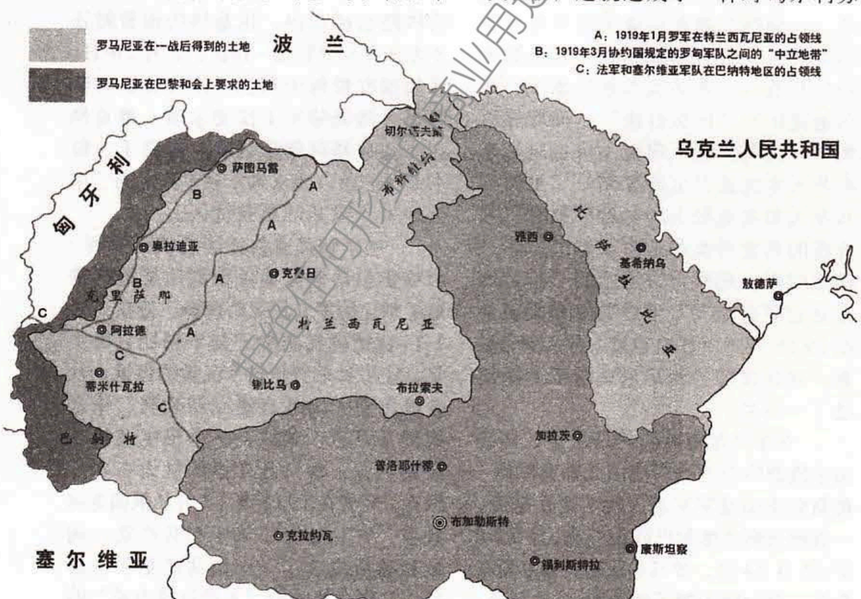


1920年为庆祝一战胜利而在布加勒斯特修建的凯旋门（Arcul de Triumf）

© Hulton Archive

协约国的领导人，尤其是美英法意四巨头，当时正在忙于讨论对头号坏蛋——德国的惩处问题，无暇顾及德国以东的国家。但是他们对罗马尼亚人擅自进攻到蒂萨河一线很是恼怒（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曾经在巴黎公开抱怨说，罗马尼亚人“都是一心偷取领土的强盗”），甚至连法国总理克莱蒙梭都觉得罗马尼亚做得太过分了。此时罗马尼亚军队沿着一条250公里长的战线与匈军对峙，其南端起自赛格德城（Szeged）的法国和塞尔维亚军队占领线，北至托考伊（Tokaj）的捷克斯洛伐克占领区。许多匈牙利旧军官厌恶库恩·贝拉的红色理论，尤其厌恶“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取得政权之后的种种行为，但是他们在爱国主义这一“更高尚的理念”的感召下，仍然准备为保卫匈牙利的领土而与罗马尼亚人和捷克人战斗。匈牙利红军在6月份发起攻势，将捷克军队驱逐出匈牙利北方的米什科尔茨地区，并且深入到斯洛伐克中部丘陵地带，占领了科希策城，在那里成立了“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

在这一时期的巴黎和会上，劳合－乔治公开谴责捷克人和罗马尼亚人挑起同匈牙利的战争，甚至公开警告罗马尼亚人不得占领布达佩斯。美英法意四国在匈牙利战争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这就造成了一种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有利的外部气氛：只有法国人主张派遣一支由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法国组成的联军，占领匈牙利的剩余领土；美国人指出，一旦进入蒂萨河以西的匈牙利大平原，那么罗马尼亚人就绝不会离开；英国则建议可以用切断供应的方法来威胁罗马尼亚人。至于敌视匈牙利的另一个敌国——南斯拉夫——的意大利人，他们甚至偷偷地向库恩·贝拉出售武器和弹药。最后，在法国的斡旋下，库恩·贝拉答应以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宣布停战为条件，让匈牙利签订最终和约。6月23日，匈牙利与捷克斯洛伐克签署停战协定，匈牙利军队退到协约国规定的新国界后面，并且再后撤15公里。



阎京生绘制 Illustrated by Yan Jingsheng

1919年时的罗马尼亚

但是库恩·贝拉被这个小小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做出了一个冒进的决定：在蒂萨河战线发起反攻，渴望收复比萨拉比亚的苏维埃匈牙利将与渴望收复比萨拉比亚的苏维埃俄国发起夹攻，把反动的资产阶级罗马尼亚王国变为欧洲的下一个苏维埃国家。

经过三天的火炮轰击后，打着红旗的匈牙利武装部队在7月20日凌晨渡过蒂萨河，重新向罗马尼亚军队发起进攻。发起进攻的匈军包括100个营（5万人）、10个骑兵中队（1356人）、69门大炮（*其中最大的斯柯达榴弹炮口径达305毫米*），以及9列装甲列车。战线对面的罗军拥有92个营（48000人）、58个骑兵中队（12000人）、80门大炮（*口径最大的只有155毫米*）和两列装甲列车。一开始罗军被击退，匈军在蒂萨河东岸占领了一些桥头堡。但是罗军在重新集结了预备队后，于

7 月24 日发起反攻，在7 月29 日夜间渡过蒂萨河，在布勒蒂亚努的命令下向布达佩斯进军。

匈牙利红军此时出现了军纪崩坏的现象，士兵们纷纷丢下武器，四散逃命。库恩·贝拉在7 月31 日冒着炮火站在蒂萨河的大桥上，试图阻止溃败的红军，但是毫无结果。8 月1 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主要的人民委员们带着家属以及“党的经费”（在133 天的执政时间里从“大贵族和资产阶级有产者”那里“剥夺”来的珠宝、钻石、金币和外币），乘火车逃离布达佩斯。库恩·贝拉本人和另一些委员在8 月2 日离开一片混乱的首都，乘另一趟专列，在奥匈边境上与第一列火车会合，随后前往维也纳申请政治避难。8 月3 日下午，一支只有400 人和两门大炮的罗马尼亚骑兵部队占领了布达佩斯。


1919 年开入布达佩斯的罗马尼亚部队


布达佩斯自由大桥上的罗马尼亚占领军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罗马尼亚军队一直占领着匈牙利的首都，以及除巴拉顿湖周围一小块地区之外的匈牙利全境。马扎尔大贵族们在8 月7 日推翻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垮台之后短命的社会民主党政权，成立了以约瑟夫·奥古斯特大公为元首的新政权。但是协约国不能接受一位哈布斯堡王室的大公统治下的匈牙利，因此他在8 月23 日也辞职了。最后，以霍尔蒂·米克洛什海军上将为领袖的“国民军”（这是一小群极右翼民族主义分子于当年5 月在法军占领下的阿拉德成立的反革命政权，在6 月初迁往匈牙利本土的赛格德）在罗马尼亚军队的支持下接管了匈牙利全境。1920 年3 月1 日，匈牙利议会选举霍尔蒂为匈牙利最终确定政体之前的摄政王。协约国至此才承认匈牙利已经有一个稳定的政权，向其代表团提交了和约条款，并于6 月4 日在凡尔赛宫花园中的大特里亚农宫签字。

《特里亚农和约》令匈牙利失去了1867 年奥匈二元帝国协议划给它的三分之二的领土和人口，切断了它的市场和原材料来源，而且把350 万匈牙利人划分在匈牙利国境之外。它在之后的二十年里给匈牙利人造成的怨恨甚至大于《凡尔赛条约》给德国人带来的怨恨。匈牙利人认为他们自己是按照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放弃战争，接受和平的，但是却被出卖了。

根据《特里亚农和约》，罗马尼亚获得了全部特兰西瓦尼亚，大部分马拉穆列什地区（它想要整个的），以及多半个克里萨纳地区（罗马尼亚想要这里的五分之四）。新国界划在罗马尼亚人种族分布界限以西相当远的地方，直抵匈牙利大平原的东缘，以确保从巴纳特向北连接阿拉德和奥拉迪亚的铁路和公路掌握在罗马尼亚手中。在边界的匈牙利一侧只有两万五千罗马尼亚人，在其东边的罗马尼亚一侧却居住着将近两百万马扎尔人和塞克勒人。在南边，罗马尼亚得到了三分之二的巴纳特地区（罗马尼亚对这里也提出了全部吞并的要求），巴纳特地区西边的三分之一、以及住在那里的7 万罗马尼亚人归塞尔维亚所有。


1922 年前往特兰西瓦尼亚加冕的斐迪南国王。这一年他在布加勒斯特、雅西和阿尔巴－尤利亚举行了三次加冕典礼

除了这些地区外，罗马尼亚根据与奥地利的《圣日尔曼和约》还得到了整个布科维纳省。此外协约国最高理事会在1920 年10 月在巴黎签署英法意日四国公约，确认了罗马尼亚对比萨拉比亚的吞并。最后，保加利亚在1918 年《布加勒斯特和约》后吞并的南多布罗加地区也被归还给罗马尼亚。这样，这个国家的领土从“雷格特”时期（Regat，这是Vechiul Regat 的简称，意思是“老王国”，指1914 年之前的罗马尼亚王国。特兰西瓦尼亚德意志人将其称为Altreich）的137903 平方公里扩大到295649 平方公里，一下子增加了一倍还多。

但是扩大的版图给罗马尼亚政治家带来了不少民族问题，因为罗马尼亚人虽然在特兰西瓦尼亚和南布科维纳是多数，但在比萨拉比亚只占不到一半。南多布罗加的人口主要是保加利亚人，北布科维纳则是卢塞尼亚人（也可以算作乌克兰人）占多数。“雷格特”老王国的750 万人口中有92% 是罗马尼亚人，而新的“大罗马尼亚”（Romania Mare）人口有1800 万，少数民族却多达450 万，包括马扎尔人、塞克勒人、日尔曼人、俄罗斯人、保加利亚人、乌克兰人、塞尔维亚人、卢塞尼亚人和犹太人。

凡尔赛和会之后力图成为欧洲霸主的法国在东欧建立起一条“防疫地带”来阻挡苏维埃俄国对西欧的威胁。这条“防疫带”北起芬兰，向南沿着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希腊纵贯欧洲大陆。其中许多国家有理由害怕苏联，因为它们

是牺牲了苏俄的领土而赢得其独立的。波兰在东北欧地区扮演领导者的角色，而东南欧承担这一任务的是罗马尼亚。法国总参谋部训练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军队，继承了奥匈帝国60%工业的捷克斯洛伐克为其提供军火——1930年罗马尼亚国防部在与捷克的斯科达公司签订进口武器的协议时，由于接受了不利于罗方的武器价格，罗国防部的领导人竟从斯科达公司那里得到了3亿多列伊的“佣金”。

1921年3月3日，在布加勒斯特签订了罗马尼亚－波兰条约，苏联西方最大的两个邻国组成了针对苏联的防卫同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为止依然未变。这个条约规定罗波两国在对待“东方邻国”时要互相协商和协调两国的政策，共同保证两国边界不受苏联的侵犯。但是波兰拒绝在匈牙利万一入侵特兰西瓦尼亚时采取行动，因为它与匈牙利没有矛盾，却把其当作对付捷克斯洛伐克的共同盟友（波兰和捷克的关系很坏，主要原因是捷克在1919年趁波兰在波苏战争中无暇分心时出兵占领了有争议的切欣地区）。同年4月23日，罗马尼亚同捷克斯洛伐克订立了双边防御条约，并且在6月7日和南斯拉夫也缔结了同样的条约。这是1920年4月的捷克－南斯拉夫防御同盟的延伸。

罗、捷、南这三个国家结成了军事政治联盟，它主要是用来对付匈牙利在《特里亚农和约》之后那股绝望





一战后罗马尼亚在布加勒斯特修建的步兵英雄纪念碑和航空英雄纪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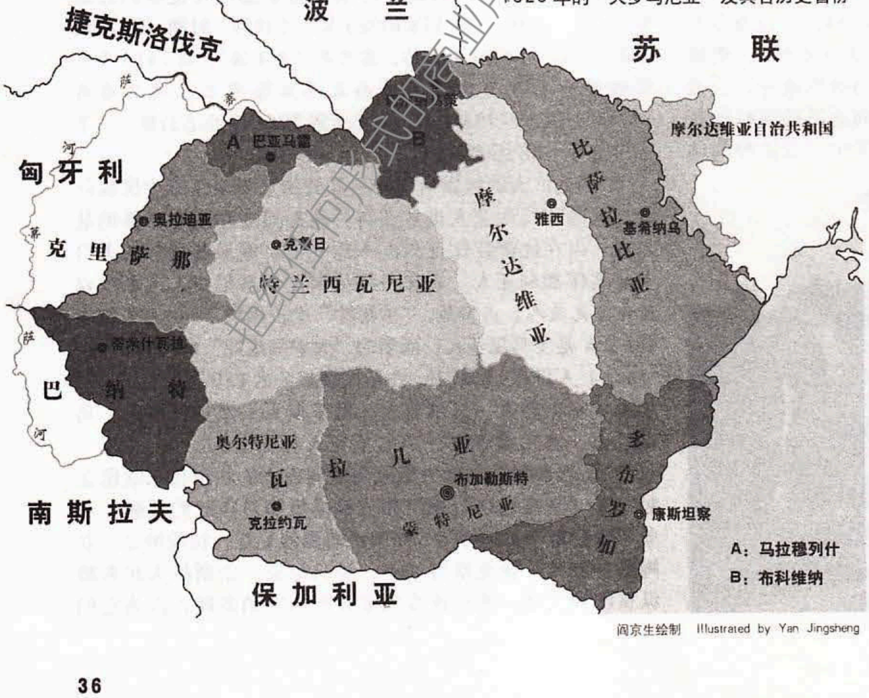
而疯狂的领土收复主义运动的，也防备奥地利，南罗条约同时也针对保加利亚。盟约规定，一旦匈牙利对三国之一发动进攻、或者出现哈布斯堡家族在匈牙利复辟的情况，军事联盟就立即生效，三国将共同对匈牙利采取军事行动。一名匈牙利记者在新闻报道中轻蔑地把这个组合称作“小协约国”，这个嘲弄性的名称后来竟却成为三国联盟的正式称呼。

虽然罗马尼亚新宪法直到1923年才开始起草，但斐迪南国王在战争一结束就履行了他在战时向士兵和农民做出的两项许诺（扩大选举权，以及实行进一步的土地改革）当中的一项。阿维雷斯库元帅这位大战中的民族英雄在1920年再度被国王指定为首相，他上台后迅速地以铁腕手段镇压了当年10月的全国大罢工：参加罢工和政治运动的工人被征召入伍，工厂被置于军事纪律之下，工会组织者被指控为布尔什维克并投入监狱。

不过，这位镇压过1907年农民起义的元帅虽然在政治上心狠手辣，但他又是农民的儿子，知道土地改革如果控制得当，能够起到为社会泄压的安全阀门的作用。因为一旦农民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他们就不再是跟在革命家屁股后面起义的造反者，而是一心要捍卫自己土地的顽固的有产者，根本不会同政治上的左派打交道。1921年罗马尼亚通过了新的土地法，限制大地主拥有的土地数量，由国家赎买他们手中的多余土地（总数达600多万公顷），然后低价卖给农民。土地改革在特兰西瓦尼亚和比萨拉比亚执行得最好，因为那里的大地主大多是马扎尔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没收他们的庄园没有多少政治阻力。

但是，如果说罗马尼亚在战后已经改变了的话，那么布勒蒂亚努和阿维雷斯库这一类人物在本质上却没有变化。这两位老政治寡头不承认他们正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国家，而不是生活在一个膨胀了的“雷格特”里。在1923年（即布勒蒂亚努的自由党执政时期）通过的新宪法就反映了这一点。它在其序言里就开宗明义而

1920年的“大罗马尼亚”及其各历史省份



阎京生绘制 Illustrated by Yan Jingsheng


亚历山德鲁·阿维雷斯库元帅(1859–1938)

布加勒斯特的议会宫


又毫不让步地宣布“罗马尼亚王国是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国家”，采取中央集权制原则，毫无地方自治或者民族自治的痕迹。

根据1924年的“民族化法律”，一切由非罗马尼亚人担任经理的公司都由布加勒斯特派出的专员加以控制，这就阻碍了外国投资，它本来能够支持罗马尼亚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有趣的是，罗马尼亚犹太人依照一个古老的传统得以免除这种限制，这就是向党或国家举足轻重的人物送上一笔巨款。资产雄厚的日耳曼族和马扎尔族企业主后来也纷纷采用这种“护身符”。

此外，根据新宪法，国王仍然在立法上有绝对的否决权，可以随意解散议会、或者不经议会的同意而任免大臣。选举权问题也是一样，只是给予男性公民以不记名投票的普选权，而妇女却直到1946年才获得选举权。新宪法虽然保证维护传统的公民人身自由权和出版、集会、游行等各种政治权利，但却规定以“不得危害国家安全”为前提，这种含糊的措辞后来得到了广泛的解释。

不过，虽然在政治上回到了战前“雷格特”时期那种死气沉沉、死水微澜的反动状态，但“大罗马尼亚”肥沃的谷物产地和丰富的石油储藏使得它比其他东欧国家拥有更雄厚的发展潜力。罗马尼亚在战后获得了工业发达的特兰西瓦尼亚和巴纳特地区，以及以贷款形式从西方国家获得的大量资金，还有从战败国以赔偿方式得到的机器及赔款。这些都对罗马尼亚实现二十年代的战后繁荣起了很大作用。英国的维克斯－阿姆斯特朗集团在巴纳特地区投资建立了规模庞大的雷希察钢铁公司和蒂森－纳德拉格－加朗钢铁公司，还帮助罗马尼亚创建了军火和飞机制造业。大罗马尼亚的工业潜力比战前的“雷格特”增加了1.3倍，大型企业的数目增加了差不多两倍，石油产量也提高了两倍多。

阿维雷斯库的人民党和布勒蒂亚努的自由党这些老党之外，由于农民力量的增长，在一战后的罗马尼亚出现了一个新的政党，即国家农民党。这在当时的中欧和东欧国家是大势所趋：从南斯拉夫到波兰，从捷克斯洛伐克到保加利亚，从罗马尼亚到匈牙利，各国政府都害怕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所以在二十年代初都着手进行全面的土地改革，创造出人数庞大的拥有土地的小自耕农阶级，希望以此换来社会平静，防止革命。罗马尼亚国家农民党、保加利亚农民联盟、捷克斯洛伐克农民党、波兰皮亚斯特党、匈牙利小农党、塞尔维亚农民党和克罗地亚农民党这些政党甚至组成了“绿色国际”，来共同反对它们心目中最邪恶的两大敌人：城市里的资产阶级大实业家，以及布尔什维克。

与此同时，极右翼民族主义运动也开始在罗马尼亚兴起，其时间介于意大利法西斯运动的“向罗马进军”和德国纳粹党的啤酒馆政变之间。它最初发端于古老的雅西大学。在那里，一个名叫科尼利乌·泽拉·科德里亚努(Corneliu Zelea Codreanu)的、刚刚二十出头的大学生在1922年建立了排犹反共的“基督教学生协会”。

由于1923年的罗马尼亚新宪法给予犹太人以平等公民权，因此科德里亚努把布勒蒂亚努首相等七名“卖国贼”列入了他的暗杀名单，后来因被同伴举报而被捕。在被关押于布加勒斯特的维切雷什蒂监狱时，这位骨瘦如柴的黑头发愤青出现了幻视幻听的现象，宣称大天使米迦勒(Michael)拜访了他，并给了他超神秘的“启示”，召唤他去完成罗马尼亚民族“道德上的新生”。

出狱之后，科德里亚努在1927年成立了“大天使米迦勒军团”(Legiunii Arhanghelul Mihail)，其主要宗旨包括“信仰上帝、信仰组织、彼此相爱、以歌曲作为宣扬军团思想的主要形式”等平淡无味的内容。这个“军团”没有什么计划、纲领之类的东西，因为科德里亚努认为“这个国家正在因为缺乏热血男儿而死去，而不是因为缺乏计划”。这个组织鼓吹反共、反犹、反腐败、反自由派、反议会民主，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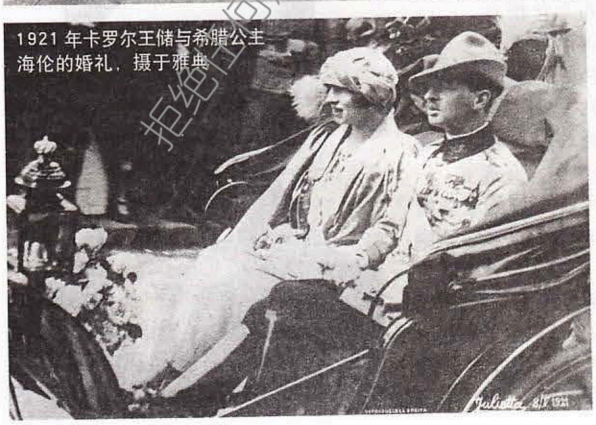

科德里亚努(1899–1938)

激进的青年学生以及农民（尤其是退伍老兵）当中获得了广泛的支持。1930 年3 月，科德里亚努创建了“铁卫军”(Garda de fier)，作为“军团”下属的准军事组织。但是这个名字简洁有力，后来竟然喧宾夺主，取代了名称繁琐而又贩卖宗教神秘主义的“大天使米迦勒军团”，成为科德里亚努创建的这个极右翼政治运动的新名称。

铁卫军的政治符号是三横三竖组成的黑色十字，代表三重十字架，被称为“大天使米迦勒十字”。它看起来像监狱的铁窗，实际上也有这层意思在里面。铁卫队的成员身穿绿色的制服，行古罗马式的法西斯举手礼，搞神秘主义，用死亡崇拜的教义来教育自己的成员，还建立了亡命之徒的特种部队，即敢死团，其成员为了追求“军团成员的神圣死亡”，真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讽刺的是，尽管极力鼓吹大罗马尼亚至上的超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但这位科德里亚努的母亲却是日耳曼人，而他父亲来自布科维纳地区，旧姓是泽林斯基，祖上有卢塞尼亚人的血统。

1927 年7 月20 日，在同癌症进行了数年漫长而又痛苦的斗争后，斐迪南国王在佩列什行宫去世。他的长子卡罗尔本来应当继位，但是由于在男女关系这方面不够检点而失去了王位继承权。1918 年，当王室在摩尔达维亚避难时，卡罗尔就不顾王室婚姻法条款中禁止王位继承人迎娶罗马尼亚公民的禁令，在敖德萨的一座天主教堂娶了一位罗马尼亚将军的女儿，乔安娜·“琪琪”·兰布里诺。罗马尼亚最高法院在1919 年宣布婚姻无效。1921 年3 月，卡罗尔在雅典迎娶了希腊国王康斯坦丁的女儿海伦公主（罗马尼亚人管她叫伊琳娜），两人结婚才七个月就生了一个足足有九磅重的儿子，即后来的米哈伊国王。这在罗马尼亚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宫廷中引起了一阵窃窃私语。


1922 年访问特兰西瓦尼亚的卡罗尔王储、斐迪南国王和玛丽亚王后（左一至左三）


1921 年卡罗尔王储与希腊公主海伦的婚礼，摄于雅典


一战后一名在布加勒斯特摆摊修鞋的退伍老兵。他丢掉了一条腿

结婚生子之后，卡罗尔继续寻花问柳的浪荡生涯。1923 年，他与玛格达·卢佩斯库发生了暧昧关系。这是一位个高峰满，机智风趣的红头发犹太女人，其前夫是位海军军官，在发现妻子与王储有不伦关系后就愤然离婚了。卡罗尔随后与这位情妇公然同居，两人定居在巴黎。1925 年底，自由党的领导人（扬库·布勒蒂亚努和他的弟弟文蒂拉·布勒蒂亚努等人）利用卡罗尔前往英国参加亚历山德拉王太后葬礼的机会，以他在私生活上的种种丑闻败坏了王室的声誉为由，让斐迪南国王剥夺了卡罗尔的王位继承权，以四岁的米哈伊为继承人。

斐迪南国王去世时，年幼的米哈伊国王只有六岁，因此成立了一个摄政委员会来代行王权，直到米哈伊成年为止。卡罗尔的弟弟尼古拉亲王被指定为米哈伊之后的王位顺序继承人，并且领导摄政委员会。卡罗尔答应在10 年内不返回罗马尼亚，以换取罗马尼亚政府发给他的流亡津贴。此外罗马尼亚最高法院还批准了他和伊琳娜的离婚。1928 年，摄政委员会在战后的罗马尼亚举行了首次自由选举，罗马尼亚国家农民党的领袖尤利乌·曼纽（Iuliu Maniu）赢得了大选。

在之后的两年里，罗马尼亚享有它历史上唯一一届名符其实的议会政府。曼纽在上台后为农民办了不少实事，包括减轻税负、允许经选举产生的农村公社管理地方事务、实行地方自治等等。但是曼纽和农民党改善国家状况的努力受到了不断增长的外部影响的限制，包括法西斯主义在中欧和东欧的兴起，共产主义思潮在工人和农民当中的蔓延，以及1929 年10 月开始的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影响。受此影响，罗马尼亚出口的小麦牌价下跌了45%，玉米价格下跌了60%。小麦的生产成本比出售价格高出几乎一倍，因此其播种面积从420 万公顷锐减到280 万公顷。此外罗马尼亚的煤炭、冶金、食品、纺织和机械加工等工业的生产也急剧停顿和萎缩了，工厂纷纷停工，许多银行也宣告破产。

经济崩溃之后紧跟着就是政治危机，罗马尼亚出现了矿工罢工和一些暴力冲突，形势迅速恶化。曼纽首相在此时作出了一个不明智的决定：他认为长期实行摄政制度对罗马尼亚将是很危险的，决定迎回流亡在外的卡罗尔，认为这一举动会加强国家农民党的力量，并且使罗马尼亚的局势稳定下来。卡罗尔答应了曼纽提出的唯一条件，即抛弃那个情妇卢佩斯库。6 月6 日，他戏剧性地乘飞机返回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罗马尼亚众生相，图为布加勒斯特街头等待雇主的吉普赛清扫女工



公园里卖糖块的少年



吉普赛耍熊艺人



走街串巷卖牛奶和生奶油的妇人。注意她用来装牛奶的是葫芦。这种东方式的容具是土耳其人从亚洲带来的



一个老太太在看守她的旧鞋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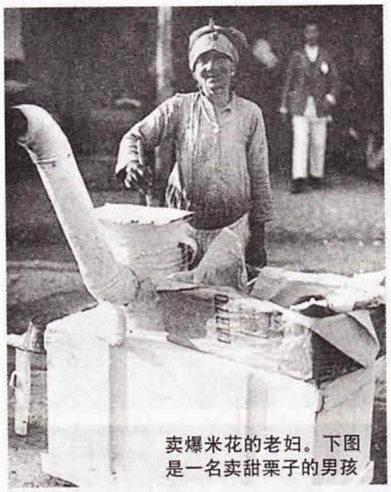
一个卖油煎香肠片的小孩正在无聊地等待主顾



在罗马尼亚国会大厦门前卖 nuga 的小贩。Nuga 是罗马尼亚一种非常有名的甜食，用牛奶、蛋清、蜂蜜、香草和柠檬汁做成，填以核桃和花生



布加勒斯特 Tacia Lazar 巴扎市场的一幕交易场景：右侧穿皮衣的人试图用一根腊肠换取左侧人手里的一件旧外套，后者伸出两根手指，似乎是要价两根腊肠



卖爆米花的老妇。下图是一名卖甜栗子的男孩





一对塞克勒人父子在卖茶和牛肉馅饼。注意儿子光着脚：鞋在当时的巴尔干国家仍是奢侈品

布加勒斯特，从他儿子手里夺取了王位。这位忘恩负义的卡罗尔一旦登上宝座，便觉得不必信守在巴黎时与曼纽的私人信使达成的口头协议，于是一直在布达佩斯观望形势的卢佩斯库在8月4日溜回罗马尼亚。觉得被出卖的曼纽愤然辞职，以示抗议。

卡罗尔二世的统治从1930年一直持续到1940年。他继承了卡罗尔一世和斐迪南一世留给他的大量王室地产和巨额财富，此外在回国以后还把各大银行和企业（罗马尼亚信贷银行、罗马尼亚之星石油公司、雷希察钢铁公司、马拉克萨军火公司等等）的四百多万份股票抓到了自己手里。他和玛格达·卢佩斯库的关系，除了没有正式的夫妻之名外，已经有了一切夫妻关系之实——英国王室那个与他同名的查尔斯（卡罗尔、查尔斯、卡尔都是拉丁文Carolus在不同语言中的写法）与卡米拉夫人在正式结婚前的关系也是如此。卢佩斯库这个雅西某药店老板的女儿成了这十年间罗马尼亚一切宠幸亲私、卖官鬻爵的总根源（不过她也利用其地位保护了自己的闺蜜、另一个犹太女人安娜·波克，她是罗马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卡罗尔二世这个花花公子配上这么一位情妇，倒也算是相得益彰，各得其所。而罗马尼亚的报纸因为不敢直接攻击国王，因此矛头只得对准不幸的玛格达·卢佩斯库。

此时科德里亚努的那个铁卫军已经发展为一支极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并赢得了大量民众的支持。其主要原因是铁卫军致力于反对腐败，而腐败在这一时期的罗马尼亚政界特别盛行。此时铁卫军的活动已经不限于在克鲁日、奥拉迪亚、胡内多阿拉和雅西这些城市捣毁犹太教堂和殴打犹太人，而且已经公然卷入了政治暗杀活动：1933年，自由党首相扬·杜卡宣布铁卫军为非法组织，三名铁卫军成员趁杜卡在当年12月29日前往佩列什行宫拜见国王的机会，在锡纳亚火车站的站台上刺杀了他。由于来自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外部压力，罗马尼亚军事法庭被迫宣布这三人无罪释放。

接下来，罗马尼亚总参谋部在1934年春天破获了与铁卫军组织有联系的一个高级军官团伙，其目的是推翻国王，在罗马尼亚建立军事法西斯政权。当年5月又发生了一起叛乱阴谋，参加密谋的有总参谋部的将近80名军官。他们在提交给国王的备忘录中以军事政变相威胁，要求加强军队在管理国家方面的影响。

1933年纳粹党在德国取得政权以后，开始致力于插手东南欧的法西斯运动。仅在1934年一年里，德国驻布加勒斯特公使馆提供给科德里亚努的活动经费就多达4000万列伊。希特勒热衷于取得东欧的原料产地和市场，同时还想把罗马尼亚变成自己的战略基地。他许诺说，如果罗马尼亚和小协约国其他国家对德国表示善意，那么德国将努力促使对三国都有领土要求的霍尔蒂匈牙利的敌对活动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德国还要求罗马尼亚退出与法国的政治联盟，来作为德罗亲近的条件。

但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事态却迫使罗马尼亚至少暂时地放弃了同希特勒建立更亲密关系的尝试：1933年



一个贫苦的妇人在叫卖两把蔬菜



在进入汽车时代的布加勒斯特街头，两个挑着锡壶和漏斗卖散装汽油的男孩

10 月，德国中断了当时正在进行的裁军谈判，退出了国际联盟，并且提出了许多直接损害罗马尼亚的最大盟友——法国的利益的要求。卡罗尔国王与法国有密切的个人和商业上的联系，而且罗马尼亚重整军备的努力有赖于捷克的斯科达兵工厂（法国的什耐德－克鲁索公司在此拥有相当大的股份）源源不断的供给，因此迫使罗马尼亚加强了与法国和小协约国的团结。罗捷南三国总参谋部宣布在军事上与巴黎采取协调一致的步调，建立了一个共同的情报部门，使用共同的密码。三国还讨论了武器标准化的问题，甚至探讨了设立三国军队的联合司令官的问题。最后，三国签订了一个秘密声明，准备共同为维护领土现状而斗争。

除此之外，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还在1934 年2 月与希腊和土耳其组建了“巴尔干协约国”，来共同对抗外部威胁——这个联盟要对付的头号目标并非是保加利亚，因为它在1918 年的战败是六年里的第二次，因此比较认命；此外居住在其领土之外的保加利亚人（如果不算马其顿人的话）也不是很多。这个巴尔干协约针对的主要是德国和意大利。当然，正如后人看到的，它像“小协约国”一样，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一旦德国的考验真正到来，波兰的上校们、罗马尼亚的首相们和南斯拉夫的摄政王们就抛弃了各自的政治联盟，自顾自地讨好德国去了。



布加勒斯特的胜利大街（Calea Victoriei）。左侧为国家歌剧院入口，远处高楼为洲际饭店。摄于194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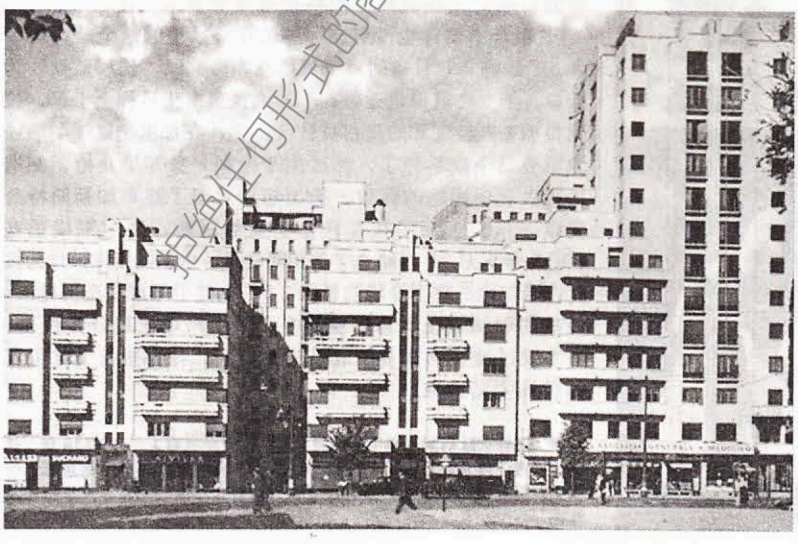
布加勒斯特胜利大街与大学广场的交叉路口，这里是商业区的精华地段



风卷蓬草

1934 年12 月，经官方同意，被禁止活动的铁卫军改组为合法的政党，取了一个蛊惑人心的名字叫“一切为了祖国”党（Totul pentru Tara）。1935 年初，科德里亚努年轻时代的政治导师（后来决裂了）亚历山德鲁·库扎的“全国保卫基督教联盟”与诗人屋大维·戈加（Octavian Goga）的“民族农业党”合并，结果又成立了一个法西斯政党——民族基督教党。罗马尼亚国家农民党的极右派活动家亚历山德鲁·瓦伊达试图把这几个党合并为一个统一的法西斯主义民族运动，“罗马尼亚阵线”，但是这个企图没有成功，因为科德里亚努要领导别人，而不是被人领导。

为了吸引更多的工人阶级、农民和学生，科德里亚努和他的“一切为了祖国”党提出了不少激进的主张，其内容大多抄袭自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包括救济失业者、把“不正当取得的资本”收归国有、废除农民的债务和捐税等等，还喊出了“一人半公顷土地”的简明口号。铁卫军成员



布加勒斯特的卡尔顿大厦和医生联合会公寓楼。卡罗尔二世在位时期，在首都建起了许多时髦的装饰艺术风格建筑和十几层摩天楼（以巴尔干的标准来说）。如果说十九世纪末的布加勒斯特以“小巴黎”著称的话，那么这一时期的布加勒斯特就以“小纽约”的头衔而自负

常常举行公开集会和阅兵式，进行武装示威。最大的一次武力示威发生在1937年2月，当时几万名铁卫军成员聚集在布加勒斯特的一处公墓，给两个在西班牙内战中丧命的铁卫军分子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在他们的坟墓上摆上了希特勒和戈林赠送的花圈。

卡罗尔二世对科德里亚努这个政治竞争者的态度可以用“羡慕嫉妒恨”五个字来形容，这位花花公子国王认为科德里亚努和他争夺国民领袖的地位，在罗马尼亚国民当中夺去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政治风头。更令他气愤的是，铁卫军在1937年4月唆使卡罗尔的弟弟尼古拉亲王参与到一次密谋的政变中来，答应一旦成功就让他担任“一切为了祖国”党的首领。但是这个阴谋败露了，王室会议在4月9日剥夺了尼古拉的王位继承权。不过此时卡罗尔的力量还不稳固，因此没有对科德里亚努下手。

1937年12月，“一切为了祖国”在罗马尼亚议会选举中赢得了15.58%的选票，成为罗马尼亚第三大政党。但是卡罗尔国王这个法西斯主义君主决定把政府交给另一个名气不如铁卫军响亮的法西斯政党，即民族基督教党（它只赢得了9.15%的选票）。其党魁屋大维·戈加原本不过是个平庸之辈，如今连他自己也不知为何便坐到了首相的位置上，因此每分每秒都过得津津有味。他在执政的一个半月时间里关闭了许多报社，通过了一系列丑恶的排犹法案，出现了对银行和工业部门的暴力破坏，使得外国投资者对罗马尼亚失去了信心。这正是卡罗尔二世所期望的：用民族基督教党这个不成器的法西斯政党来败坏包括铁卫军在内的整个右翼运动的声誉，从而使得国王可以用不妨称之为“右翼保皇主义”的运动来代替右翼激进运动。

1938年2月24日，卡罗尔最终解散了戈加的内阁，任命罗马尼亚东正教总主教米哈伊·克里斯蒂亚为临时首相，然后拿出一份以君主独裁为基础的新宪法草案，要求举行全民公决。这份新宪法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因为谁要是投反对票，就有被逮捕的危险。它把一切重要的权力全都赋予国王，一切政党都被查禁。





接下来，卡罗尔向他所公开妒忌的科德里亚努发动了进攻，内务部长阿曼德·卡利内斯库下令关闭所有被铁卫军成员用来聚集议事的场所，包括布加勒斯特的好几座餐馆。科德里亚努在4月16日被捕入狱，罪名是在写给首相尼古拉·约尔加的信中对他进行人身攻击。但是这个案件很快转入军事法庭系统，因为一年前铁卫军成员试图发动军事政变的旧账也被翻了出来。军事检察官出示了种种伪造的证据，起诉科德里亚努与外国政治组织勾结，并获得国外的秘密资助，以图推翻罗马尼亚政权。另外44名铁卫军的重要领导人也一同被捕入狱。

科德里亚努在拘留所里指示他的手下说，如果他被判处六个月以下的徒刑，就不要轻举妄动。军事法庭最终以诽谤罪判处他六个月监禁，随后又以叛国罪判处他十年徒刑，进行苦役劳动。科德里亚努和他的副手霍里亚·西马等人被关入普拉霍瓦县的多夫塔纳监狱，当时关押在那里的政治犯当中还包括一名年轻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党员，18岁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他被判处两年监禁，不久就出狱了）。

1938年秋天，德国在吞并了奥地利、获得了捷克苏台德区之后，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东南欧国家。这令那些待在监狱外面的铁卫军分子气焰高涨，发起了一系列攻击罗马尼亚政府机构的暴力活动，甚至在布加勒斯特从高楼大厦的屋顶公开向下面抛撒攻击卡罗尔国王的传单。

1938年秋天，卡罗尔二世对英国、法国和比利时进行了国事访问。虽然他在参加王室礼节活动的间隙积极进行游说，寻求财政上的支持。但是，无论伦敦的商界还是巴黎的证券交易所都没有买他的账，英国首相张伯伦甚至告诉卡罗尔说，德国不可避免地要在东南欧的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于是卡罗尔断定在归途中访问德国可能是比较明智的做法。11月24日，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接见了他，对他说了许多甜言蜜语，说他本人就赞成在第三帝国与罗马尼亚之间建立更为密切的经济联系。希特勒还不忘以同情的口吻对关在监狱里的科德里亚努表示关注。

但是卡罗尔也没有忘掉被关在监狱里的这个政治竞争者。11月29日夜间，罗马尼亚内务部以“转移监狱”为借口，下令把科德里亚努和13名铁卫军头目押上卡车，拉到布加勒斯特近郊的坦察贝什蒂。宪兵在那里把这14名铁卫军要员全都勒死了，然后用步枪朝尸身开了几枪，制造出犯人企图逃跑的假象。德国随后召回了驻布加勒斯特公使以示抗议。为了报复科德里亚努之死，铁卫军成员在1939年9月21日暗杀了首相阿曼德·卡利内斯库。作为报复，卡罗尔二世下令将监禁的252名铁卫军成员全部枪决，他们的领袖则在罗马尼亚的多个城市广场上被公开绞死。许多躲过搜捕的铁卫军成员逃往德国，在那里接受党卫军的恐怖主义训练。

左图：正在列队行纳粹举手礼的特兰西瓦尼亚萨克森人。到1938年，这些人变成了罗马尼亚政府的一块心病。自从希特勒以苏台德德意志人的名义对捷克发出威胁后，罗马尼亚官方就宣布本国的德意志人“已不复存在”

似乎是为了向德国人证明他自己搞起法西斯运动来一点不比科德里亚努差劲，卡罗尔二世在1938年12月成立了“民族复兴阵线”，并宣布这是罗马尼亚唯一的政治运动，也是唯一有权在国会选举、行政机关选举和工会选举中提出候选人的组织。所有其他政党都被禁止活动，凡是参加其他党派者均处以监禁、并剥夺公民权。

1936年8月，即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兰地区之后不久，卡罗尔二世要求他的外交大臣尼古拉·蒂图列斯库辞职。后者是罗马尼亚最杰出的外交家之一，也是“小协约国”的主要设计者。他主张加强与苏联、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联系，领导着罗马尼亚在1934年与苏联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并缔结互助协议，而且还曾两度出任国际联盟主席。不过，蒂图列斯库只追求在国外的胜利，而忽视了自己在国内的地位。他的下台明确无误地标志着罗马尼亚政治风向的变化：凡尔赛的时代已经结束。柏林的时代已经降临。

1938年德国对捷克的苏台德地区提出领土要求之后，“小协约国”常设理事会在罗马尼亚国王疗养地锡纳亚的行宫召开了例行会议。当捷克外长试图引导讨论奥地利被吞并后捷克斯洛伐克面临的威胁时，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外长却推脱说苏台德区是捷克的内部问题。卡罗尔二世直接对捷克总统贝奈斯表态说，罗马尼亚不会干预捷克与德国的冲突。同时罗马尼亚表示说它根本不会考虑让苏军穿越罗马尼亚领土去帮助捷克的问题。这次会议的结果是“小协约国”就此瓦解，捷克斯洛伐克被迫在当年9月接受英法德意在慕尼黑会议上做出的决定，将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在东欧苦心经营的“凡尔赛体系”至此寿终正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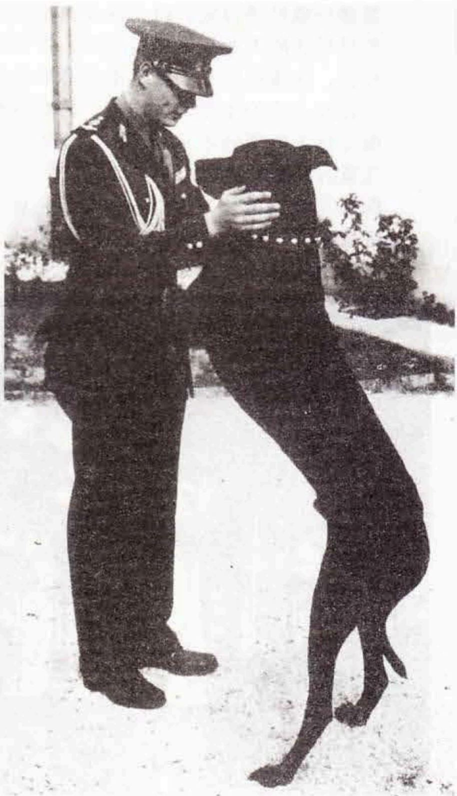
1939年3月，由于在斯洛伐克省和最东边的喀尔巴阡－卢塞尼亚省发生了猖獗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捷克总统哈查在3月的第一个周末鼓起勇气命令部队开入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发，并且向卢塞尼亚地区派去了一名将军，以控制那里的骚乱。这些事件令希特勒心花怒放，因为他有了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吞并其残余领土的借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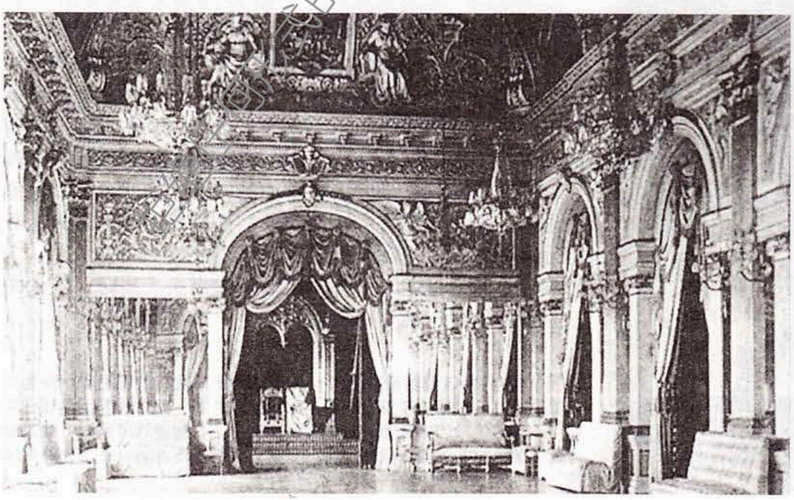
3月12日，哈查总统召见了罗马尼亚驻布拉格公使，让他向国内询问由罗马尼亚出兵占领喀尔巴阡－卢塞尼亚省的可能性，但是卡罗尔二世在次日拒绝了捷克的请求，因为他害怕因此与匈牙利以及站在其背后的德国人发生冲突——这种心态正是1939年生活在德国进攻威胁下的那些弱小欧洲国家的典型心态。这些国家就像那些在阿尔卑斯山区登山，却发现自己进入即将发生雪崩的路线上的旅行者。他们困扰不安，唯恐由于一弹指一眨眼所造成的微小的空气振动引起雪崩，把他们压死。因此，他们像泥雕木塑一样在危险的地区伫立不动，希望出现某种奇迹不让雪崩发生，或者即使发生，也只是横扫他们左右的同路人，而他们自己则安然无恙。希特勒很了解他的受害者的这种心态，像蛇和鼬把它们的捕捉对象吓得一动不动、全身瘫痪一样，也来恐吓和麻痹他心中的侵略对象。

3月14日，斯洛伐克国民议会宣告



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那些日子里，卡罗尔国王在王宫院子中逗弄他的哈巴狗。他儿子养的则是一条凶猛的大丹犬。左下图是布加勒斯特王宫中的御座厅





独立，成立在德国的保护下的“斯洛伐克共和国”。第二天，即德国出兵占领捷克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两个省的同一天，卢塞尼亚人也在喀尔巴阡省的首府胡斯特（Khust）宣布成立独立的“喀尔巴阡乌克兰国”（Karpatska Ukrayina），以象征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的上蓝下黄双色旗为国旗，以这个运动的主题歌“乌克兰永不灭亡”为国歌。然而这个小小的玩具共和国只生存了不到24 小时的时间。匈牙利军队在3 月16 日越过边界，与当地的军事组织“西奇卫队”相互开枪打了一阵，很快就占领了胡斯特。“喀尔巴阡乌克兰”的领袖们在绝望之余宣布并入罗马尼亚王国，但罗马尼亚方面仍然没有理会这一请求。

根据罗匈双方的外交照会，罗马尼亚在3 月17 日正式承认匈牙利吞并卢塞尼亚地区，但要求它在卢塞尼亚最东端的一些利益得到保障，那里有几个罗马尼亚人的村庄和一条连接波兰与罗马尼亚的铁路。不过，匈牙利人拒绝了罗马尼亚的要求，一直向东推进到罗马尼亚边界。

捷克斯洛伐克灭亡后，欧洲各国的政府和人民都在问“下一个是谁”和“还有多久”。德国人也在考虑这个问题，而希特勒本人也还没有最终决定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一段时间，罗马尼亚看起来最像下一个受害者：罗马尼亚军队于3 月14 日在匈牙利边界上迅速进入准战斗状态，以防备可能对特兰西瓦尼亚的入侵，而匈牙利人也沿着他们的整个东部边界部署了军队。3 月15 日，有7 个德国军团穿过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并且有一些摩托化部队开进斯洛伐克。从那里可以南下穿过匈牙利，迅速进入罗马尼亚，如果希特勒想这样办的话。

罗马尼亚驻英国公使蒂列亚确信德国在三月的第三个星期就要进攻他的国家，因此惊恐万状地拜访了英国外交部，描述了罗马尼亚的困境。他说德国正在压迫罗马尼亚签署一项经济协定，以垄断罗马尼亚的出口贸易，以及对罗马尼亚的工业生产实行控制。蒂列亚把局势描述得如此可怕，仿佛德国马上就要南下夺取普洛耶什蒂的油田，还有瓦拉几亚的小麦产地似的。蒂列亚最后说，由于德国攫取了巨大的斯科达兵工厂，因此罗马尼亚军队受到了特别沉重的打击，因此最好英国能够借1000 万英镑给罗马尼亚购买军火。但是罗马尼亚外交部长加芬库和驻法国公使塔塔雷斯库却向英法两国保证说，蒂列亚在过于热心的情况下错误估计了形势，实际上德国的威胁没有那么严重，它


1940 年时的罗马尼亚总参谋部作战学院。下图为在那里进修的军官正在进行图上作业




1940 年时的罗马尼亚外交部长格利高里·加芬库站在外交部空荡荡的迎宾大厅里，让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为他拍下这张照片。加芬库身穿军装，因为他同时也是一名陆军将军

与罗马尼亚的贸易谈判也不过是一项正常的经济协定，不存在对罗马尼亚政治或经济的任何威胁。

德国与罗马尼亚的新经济协定在3 月24 日向外界公开发表了。报纸上公布的条款包括一些正常的经济合作内容：罗马尼亚向德国出口货物，进口德国的工业产品；德国负责向罗马尼亚提供军事物资，并为罗马尼亚的军工企业提供资金。但是协定还有一个秘密附件，缔约双方都没有公布。它规定德国向罗方提供一笔2.5 亿马克的贸易贷款，以此来换取德国人对罗马尼亚石油生产的控制。

虽然蒂列亚公使在3 月下旬的判断被证明是虚惊一场，但是在1939 年春夏之交风紧云急的那几个月里，英国依然认为罗马尼亚而非波兰是德国的下一个目标[注]，因此张伯伦希望建立一个包括英、法、苏、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土耳其和希腊的军事同盟，来帮助罗马尼亚抵御德国及匈牙利的进一步侵略。但德国是希腊烟草的最大顾客，希腊政府有强烈的动机不去触怒它，因此说一切将取决于南斯拉夫的态度。南斯拉夫则推脱说如果它加入这样的军事同盟，则将在东、北、西三线落入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巨兽虎口，因此在发生大战时，英法最多只能寄希望于南斯拉夫保持中立；但是南斯拉夫并不排

【注】这种判断以德国稀缺资源、急于取得罗马尼亚的石油和小麦为判断基础，将希特勒的经济目标置于政治目标之上，而希特勒正是往往采取突破常规思路的办法来打对手个出其不意。在他进攻苏联时，也是避开斯大林认为的主攻方向——盛产粮食、煤炭及石油的乌克兰和外高加索，而以直指莫斯科的中路为主攻方向

除在只有匈牙利一国发动进攻的情况下给予罗马尼亚一些援助的可能性。波兰对它能给罗马尼亚提供什么样的援助闭口不谈。巴尔干协约国的另一个成员土耳其的反应不那么消极，它宣布说土耳其将履行在条约中的义务，但是并没有接到罗马尼亚的援助请求。

在英国紧急询问的那些国家里，只有法国明确地表示在德国入侵罗马尼亚的48 小时之内对它进行援助，向德国发动进攻。苏联也宣布只有在受到罗马尼亚政府邀请的情况下才能把军队和作战物资运过德涅斯特河，送入罗马尼亚境内，但是苏联外交部同时还特别细心地指出，布加勒斯特的一些上层政治家很显然是宁要希特勒不要斯大林的。

1939 年4 月，墨索里尼吞并了阿尔巴尼亚，引起了英法的极大忧虑。两国随后对波兰、罗马尼亚、希腊、土耳其、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独立都作出了保证，允诺在这些国家遭到（德国）侵略时给予援助。当英国询问罗马尼亚愿意从英法那里得到什么支援时，罗方答复说，它希望英法派遣部队和飞机、驾驶员、机械师和高炮部队，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运到罗马尼亚来；同时还希望英法从陆上、海上和空中对德国发动攻击。罗马尼亚还希望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得到作战物资。

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不愿接受英法的保证，决意不得罪轴心国。波兰在4 月7 日接受了这一保证，其结果是希特勒立刻拿定了主意，下令最高统帅部制订入侵波兰的“白色方案”最初计划。罗马尼亚是在4 月13 日接受英法保证的，但是它实在是太害怕德国了，因此又在第二天发布了一项声明，说英法的这个保证是“自发”提出的，罗马尼亚并没有曾经主动向两国要求过这种保证。这让英法对罗马尼亚的立场产生了怀疑，因此把它排在了获得英法武器援助的名单的后面，排在希腊和南斯拉夫之后。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这两个国家很有理由庆幸没有在战争爆发之前让自己的大量军用物资流入罗马尼亚人之手。





1939 年9 月的布加勒斯特街景，本图为圣乔治广场，上图是比泽里察大街



1939 年波兰战役爆发后，在布加勒斯特时髦的“花神”餐馆跳舞的人群



到1940 年时，尽管英法和德国都卷入战争，但在布加勒斯特仍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图为丽都饭店的游泳池

1939 年9 月1 日，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罗马尼亚与波兰的军事同盟早就由于当年春天罗马尼亚外交部的一项技术性解释而告破产：它宣布，罗波军事互助条约的第一条，即“波兰和罗马尼亚彼此帮助以抵抗任何侵略”的条文，只适用于苏联入侵，而不适用于德国或者匈牙利发动进攻的情况。当德国与苏联在8 月23 日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后，罗马尼亚更是吓破了胆，其外交部发言人在当天公然宣布：“已经通知波兰，罗马尼亚将保持中立，只有在它自己受到攻击时才战斗”。当然了，波兰也抱着同样的态度，它在8 月25 日与英国签订的互助条约中没有答应在德国进攻罗马尼亚时对其提供任何帮助。

卡罗尔二世在德国入侵波兰的当天便宣布罗马尼亚中立。在整个波兰战役期间，它只是接纳了一些退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波兰军队，并且在9 月17 日允许波兰政府入境避难而已，不过，由于德国和苏联的双重压力，波兰领导人一进入罗马尼亚境内就被拘留了。进入罗马尼亚领土的波兰部队也上缴了他们的坦克、汽车、火炮和枪支。在波兰战败前，有250 架波兰军用和民用飞机（包括27 架最先进的PZL—34 战斗机）飞入罗马尼亚领土避难，也被罗方扣留。9 月29 日，罗马尼亚还和德国达成了一项秘密协定，规定德国把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缴获的一些军事物资——包括50 辆法制雷诺R35 坦克，30 辆法制哈奇开斯轻型坦克，19 辆捷克斯科达R2 坦克，大量各种口径的法制什耐德和

捷克斯科达野战炮，375 辆斯科达卡车，252门37 毫米博福斯反坦克炮，以及大批步枪、弹药、航空炸弹和炸药——卖给罗马尼亚，总数估价为3 亿帝国马克，罗方为此提供等价的石油和谷物。

波兰被苏德两国瓜分后，罗马尼亚与苏联的边境增加了344 公里，总长度达1163 公里，在这条边境的后面至少部署着200 万人的红军。苏联一直不承认罗马尼亚对比萨拉比亚的吞并，甚至在两国于1934 年建交之后也是如此，因此罗马尼亚从1939 年春天开始动员了10 万民工，沿着德涅斯特河的右岸修建一条被称作“卡罗尔防线”的紧急筑垒工事带。苏联吞并波兰东部后，罗马尼亚国防部计划将这条防线向北向西延伸，经过布科维纳省的边境地区，直至喀尔巴阡山脉。在那里，它将与罗匈边界上的筑垒地域联为一体。此外在南方的多布罗加地区和多瑙河北岸，罗马尼亚也计划修筑一条与之类似的防线，向西一直延伸到南斯拉夫国界。这条防线是用来防御保加利亚的入侵的。


1940 年春天罗马尼亚山地步兵的演习场景

按照最初的设计方案，“卡罗尔防线”的筑垒地域宽2 公里，第一道防线是长上千公里、深度几百米的铁丝网；在它后面是一道平均高度2 米、厚3 米的连贯混凝土墙，墙上开辟了若干处通道，设有铁门和电网，门前及两侧都有火力支援点。在混凝土墙的后面是深约2 米的反坦克壕沟，沟内平时注水，战时可以向水面上紧急排放石油，然后点燃。但是罗马尼亚既缺乏水泥也缺乏铁丝网，因此“卡罗尔防线”只存在于纸面之上。在1939 年到1940 年的这段时间里，罗马尼亚只是在与匈牙利的边界上修建了一些碉堡，仅此而已。

“卡罗尔防线”的走向显示了1939 年罗马尼亚不利的战略地位：在它的东边是要求收回比萨拉比亚的苏联，西边是对特兰西瓦尼亚念念不忘的匈牙利，南边是要求收复南多布罗加的保加利亚，处于三面包围的状态。在当时那些还没有被德军占领和吞并的中东欧国家中，希特勒认为匈牙利和保加利亚是德国可靠的盟友，支持保加利亚对南多布罗加的要求，并准备有条件地支持匈牙利的要求。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两国像德国一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与德国一样有强烈的修改边界的意愿，而且还采取了亲轴心国的外交路线。希特勒最不信任的是南斯拉夫，其次则是罗马尼亚，因为它长期亲法，曾经和波兰订立军事盟约，接受了西方国家的保证，还杀害了科德里亚努。他早就认为，如果德国与英法开战，罗马尼亚将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观望一段时间，然后发扬见风使舵的本事，跳上胜利者的战车。


霍里亚·西马（1907–1993），铁卫军运动领袖科德里亚努的继承人。出生于特兰西瓦尼亚的法加拉斯，1926 年进入布加勒斯特大学哲学系学习，1927 年参加铁卫军巴纳特地区支部，后成为铁卫军的二号人物，1939 年科德里亚努被杀后成为领袖。1941 年发动政变失败后逃亡德国，关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特别优待区。1942 年逃往意大利，但在外长齐亚诺的命令下被送回德国继续关押。1944 年8 月罗马尼亚起义后被纳粹释放，在维也纳组建“罗马尼亚流亡政府”，德国失败前逃往西班牙，1946 年第二次被罗马尼亚缺席判处死刑。1993 年死于马德里

另一方面，前维也纳街头流浪汉和前德国陆军下士出身的希特勒非常厌恶匈牙利上流社会的那种贵族神气，认为铁卫军运动比匈牙利的箭十字运动更符合法西斯主义的正统，还承认罗马尼亚在此前数十年间对日耳曼少数民族的态度一直比匈牙利好。罗马尼亚的石油和谷物一直是德国所需要的，而且罗马尼亚的地理位置是向乌克兰发动进军时最好的出发基地。最令希特勒头疼的是，罗匈两国在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上剑拔弩张，在1939 年8 月底几乎发展到打起来的地步：当时已经有21 个师的匈牙利军队集结在罗匈边界，准备开进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则动员了8 万人的军队。但是两国一旦打起来，将使罗马尼亚终止石油的出口，而罗马尼亚的石油对于希特勒即将发动的波兰战役是至关重要的，当时德国自己手中的石油储备数量极少。

罗马尼亚空军的一架波兰制 Pzl P-37 轻型侦察／轰炸机。这架飞机的编号是202，属于第四轰炸机大队第77（2）中队，是1939 年缴获的波兰飞机


1940 年德国在北欧和西欧发动如同雷霆万钧的闪电攻势之后，特别是

当年五、六月间法国失败后，卡罗尔二世认为他已经彻底地认清了形势，于是决定搭上德国的战车。被关在监狱里的铁卫军分子在当年4月就被放了出来，卡罗尔还邀请科德里亚努的接班人、流亡德国的霍里亚·西马返回罗马尼亚，并在内阁里给铁卫军留了三个席位。4月底，铁卫军成员集体向国王的“民族复兴阵线”宣誓效忠。6月，卡罗尔二世把民族复兴阵线改组为民族党，并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7月2日，罗马尼亚示威性地退出了国际联盟。

然而卡罗尔二世用于拯救自己的这些措施并不能挽救这位加冕的独裁者。霍里亚·西马一回国就又走上了争取铁卫军独揽大权的传统斗争，而苏联也在这时准备兑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秘密议定书中的条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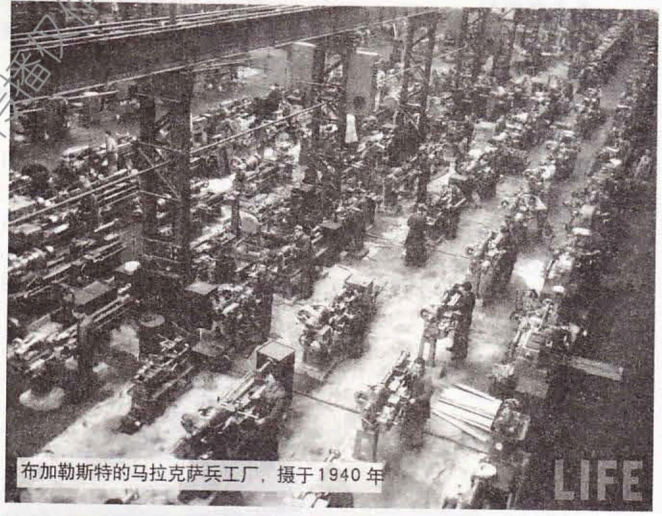
6月23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通知德国大使舒伦堡说，苏联打算向罗马尼亚索取比萨拉比亚地区。除此之外，苏联还打算索要布科维纳省，这一地区是奥地利的古老省份，从未归于俄罗斯帝国或苏维埃俄国的统治之下。苏联提出这一要求的理由是那里有乌克兰族的居民，此外还将作为对“22年来罗马尼亚非法占领比萨拉比亚，给苏联造成的巨大损失”的补偿。但是布科维纳并没有被列入苏德秘密议定书中划给苏联的那些领土范围里。经过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的紧急交涉，苏联在6月25日同意把居民主要为罗马尼亚族的南布科维纳地区留给罗马尼亚。

与此同时，为了防备罗马尼亚拒不接受要求，苏军从1940年春天起就在基辅军区和敖德萨军区采取了准战斗动员状态。两个军区在苏联的边境地区部署了32个步兵师、2个摩托化步兵师、6个骑兵师、11个坦克旅、3个伞兵旅和30个炮兵团，分别编为第五、第九和第十二集团军。根据苏军制定的作战方案，一旦罗马尼亚拒绝最后通牒，第十二集团军将南下沿着普鲁特河发起进攻，占领雅西，第九集团军渡过德涅斯特河发动强攻，占领比萨拉比亚省的首府基希纳乌。如果罗马尼亚接受苏联的领土要求，这两个集团军也将快速进入新占领区，监督罗马尼亚的撤军行动。

到6月23日，苏军以罗马尼亚拒绝最后通牒为假想前提，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与此同时，以排和班为单位的苏联NKVD部队士兵经常在夜间小股地越过德涅斯特河，在靠近边境的罗马尼亚村庄中放火烧毁谷仓、枪杀耕牛，在罗马尼亚边民中散播恐慌情绪。苏联空军的飞机也经常越境飞入罗马尼亚领空。

6月26日晚上，苏联驻布加勒斯特公使向罗马尼亚政府递交最后通牒，要求割让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限于第二天晚上答复。自从前一年波兰被击溃之后，罗马尼亚就一直提心吊胆地等待着苏联提出这样的要求。经常发表好战爱国演说的卡罗尔二世考虑过进行抵抗，但德国的领导人在次日上午纷纷打电话劝他接受苏联的要求，意大利也持同样的立场。英国对此无能为力，法国已经垮台，因此卡罗尔只得让步。6月27日苏联军队开始越过德涅斯特河，到7月3日占领了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全境，并且封闭了边境。罗马尼亚损失了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70万人口。除此之外，为了一条铁路线的缘故，苏联还在7月4日占领了古摩尔达维亚公国境内的赫尔塔地区，那里的面积是304平方公里，人口有两万五千。

苏军进军的同时，在比萨拉比亚地区的罗马尼亚行政官员和军队撤往普鲁特河以西。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部队受到了苏军的攻击，有42876名罗马尼亚军人在撤退途中失踪，就此下落不明。苏联吞并了它所要的地区后，把北布科维纳并入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而在比萨拉比亚地区进行了种族交换。当地约占半数的非罗马尼亚人口（包括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保加利亚人和日耳曼人）被迁往乌克兰共和国境内，比萨拉比亚南部主要是加告兹人（信奉基督教的土耳其人）居住的布贾克地区也并入乌克兰共和国，成立了伊兹梅尔州。原先隶属于乌克兰



布加勒斯特的马拉克萨兵工厂，摄于1940年





本图、左图：马拉克萨工厂的工人在生产105毫米和40毫米炮弹

的摩尔达维亚自治共和国被一分为二，东部并入乌克兰，西部40%的地区与比萨拉比亚的其余领土合并，成立了“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为苏联的第十三个加盟共和国，首府是基希纳乌（改名为基什尼奥夫）。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的工作人员与苏军一道开入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一刻也没耽误地在两地展开了“社会净化”工作。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之前，已经将2.9万个罗马尼亚家庭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北部。被流放者包括自由党、国家农民党等罗马尼亚政党的党员，共济会会员，“富农”，“耶和华见证”派教徒等等“反苏分子”，以及他们的家属。由于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原来的政治领袖和社会精英大多随同军队和政府机构一道撤回罗马尼亚本土，因此NKVD在这些地区的清洗规模比不上对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东部地区的清洗，但尽管如此，到1941年6月为止，NKVD还是在两地处决了1000多名政治犯。

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眼看着罗马尼亚把领土拱手送给苏联，却不接受它们修正边界的要求，气得无法容忍。与此同时苏联也在鼓励两国对罗马尼亚提出自己的领土要求。卡罗尔二世准备在南多布罗加问题上对保加利亚让步，但在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上却坚决不肯后退一步。

匈牙利早在1940年1月便向德国提交了自己对特兰西瓦尼亚的领土要求，其“最高要求”是要占领拥有420万人口的78000平方公里土地，其中一半是罗马尼亚人，10%是日耳曼人；“最低要求”是占领拥有270万人口的5万平方公里土地，其中马扎尔人和罗马尼亚人在数量上大致相等。在任何情况下，匈牙利都要求得到特兰西瓦尼亚东南地区塞克勒人占优势的三个县，形成一个直抵东喀尔巴阡山的犄角。罗马尼亚准备从1919年获得的10.3万平方公里土地中让出1.4万，但匈牙利人说这远远不够。

苏联吞并比萨拉比亚之后，匈牙利人没有像莫斯科那样提出赤裸裸的最后通牒，只是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指出，如果德国和意大利无法用和平手段满足匈牙利的领土要求，匈牙利就只好自己动手，武力解决了。7月10日，希特勒和意大利外长齐亚诺在慕尼黑接见匈牙利首相泰莱基伯爵和外交部长恰基伯爵，对他们说如果匈牙利一定要进攻罗马尼亚的话，那他们可以进攻，匈牙利自己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罗马尼亚军队“已经装备了优良的德国武器”。但是希特勒表示愿意写信给卡罗尔国王，命令他同匈牙利进行领土谈判。后来希特勒真地写了这么一封信，在信中粗鲁地对卡罗尔二世说，他还是同匈牙利达成协议为好，因为德国无意干预两国间的冲突。德国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利害关系的，如果必要的话，它可以不要罗马尼亚的石油。

罗马尼亚人接到这封信后，只好悻悻地于1940年8月16日在多瑙河畔的赛维林堡（Turnu Severin，图拉真皇帝修建的多瑙河大桥就在这里）与匈牙利人开始谈判，三天后在克拉约瓦与保加利亚人开始了同样的谈判。8月21日，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签订《克拉约瓦条约》，两国恢复了1912年的边界，保加利亚获得了南多布罗加富饶的产麦区和锡利斯特拉这个河港。这一条约从9月7日开始生效。

但是罗匈领土谈判却没能达成任何共识：匈牙利要求得到6.7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上面居住着220万罗马尼亚人，而在其余的罗马尼亚领土上只有16.2万匈牙利人；罗马尼亚打算只进行人口交换，而不进行任何领土变动。由于居住在匈牙利的罗马尼亚人只有5万，而罗马尼亚的匈牙利人却有两百万，因此匈牙利认为罗马尼亚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在8月24日宣布终止谈判，征召预备役军人，实施动员。罗马尼亚也动员了军队，双方在特兰西瓦尼亚发生了多次边境冲突，还有几次小规模的空战。匈牙利人如今确实要入侵特兰西瓦尼亚了，它为此已经准备了二十年。

希特勒不能容忍他的两个喽罗在发动神圣的反苏圣战前彼此内部反目。他敏锐地注意到，苏联在吞并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之后，没有像当年3月和芬兰签订停战协议那样与罗马尼亚签订最终的边界条约。对他来说，这意味着斯大林很可能在盘算着进一步侵吞罗马尼亚的领土，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斯大林在1939年苏德秘密议定书中对比萨拉比亚地区的领土要求从表面上看是为了收复苏维埃俄国在十月革命后的衰弱期失去的土地，但实际上这是苏联进入巴尔干、控制黑海海峡的战略行动的第一步。苏联所谋求的最终目标是完全控制喀尔巴阡山山脉东坡直到黑海西北岸的地区，即整个摩尔达维亚和多布罗加，这样就能够在苏联与保加利亚之间建立一条陆上走廊，把保加利亚置于它的控制之下，并最终利用在保加利亚的军事基地控制整个东南欧和黑海海峡。

在这种形势下，如果罗马尼亚在1940年夏天与匈牙利开战，那么苏联也许会利用它的有利地理条件（与罗马尼亚接壤，而德国与它之间却隔了个匈牙利）对罗马尼亚施加影响，甚



1940年“第二次维也纳仲裁”后的罗马尼亚

至将其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然后——他在7月20日同意大利外长齐亚诺说——“同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勾结到一起，把它的势力一直延伸到海峡、爱琴海、甚至到亚得里亚海”。而这种战略扩张是希特勒绝对不能容忍的，尽管他在苏德协议中声明对比萨拉比亚“没有兴趣”。

为了制止罗匈战争爆发，希特勒一方面立即调10个德国师进驻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一方面让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与意大利外长齐亚诺通知罗匈两国的外交大臣，让他们在8月29日前往维也纳举行会谈。然而当罗马尼亚外长米哈伊·马努伊列斯库和匈牙利外长恰基赶到维也纳时，却发现根本没有什么会谈，而是要他们接受德意两国对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领土仲裁。

希特勒早已仓促地决定，为了防止一场罗匈战争，必须让匈牙利提出的领土要求有大约三分之二得到满足。由于匈牙利人早已拟定好一系列可能实行的国境线，因此里宾特洛甫的下属就匆匆从中做了一个选择，并削减了匈牙利得到的领土数量，但是把他们一直要求的塞克勒人居住的三个县划给了匈牙利。8月29日，在维也纳的贝尔维德雷宫，里宾特洛甫和齐亚诺先后接见了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代表。里宾特洛甫对匈牙利人是毫不客气的，他指责匈牙利推行反德政策已经不止一次。同罗马尼亚人的谈话不那么激烈，马努伊列斯库不知所措，为他的国家惊恐不安。轴心国保证罗马尼亚的新边界的安全，这是件大好事，不过要价太高。当天下午，匈牙利人接受了德意的仲裁，罗马尼亚人则直到次日凌晨4时才作答复。与此同时，齐亚诺与里宾特洛甫在一张大地图上标出新的边界，向秘书们口述仲裁协议内容。



1941年春天布加勒斯特街头的报贩。号外的标题是“伦敦遭到猛烈轰炸”和“希腊的英国军队遭到德军沉重打击”

8月30日，在贝尔维德雷宫举行了签字仪式。匈牙利人见到新地图后喜形于色，接着只听一声巨响，原来马努伊列斯库昏倒在桌子上了。医生用樟脑油给他按摩，才让他苏醒过来。这个协议被称作“第二次维也纳仲裁”。第一次仲裁是1938年11月在同一个地方作出的，当时把捷克斯洛伐克东南部斯洛伐克地区的一长条土地划给了匈牙利。

第二次维也纳仲裁把整个罗属马拉穆列什地区、罗属克里萨那一半以上的地方、以及特兰西瓦尼亚大约五分之二的领土割让给了匈牙利。新的边界起自奥拉迪亚的南边，向东偏南延伸到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首府克鲁日（克劳森堡）以南，然后沿着布拉索夫县往北，把塞克勒人居住的三个县圈了进去，沿着东喀尔巴阡山，即1918年以前“雷格特”老王国的边界，一直到北布科维纳的苏联边界为止。里宾特洛甫和齐亚诺强行划定的这条新边界给匈牙利带来了43104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大约258万人口，其中约100万是罗马尼亚族。尽管希特勒下令要把日耳曼人尽可能多地留在罗马尼亚境内，但匈牙利还是新增了4.5万日耳曼少数民族（此外还有差不多同样数目的犹太人）。居住在移交地区内的罗马尼亚人可以在6个月内作出决定是否离开匈牙利，如果回去的话可以带走他们的财产，但必须在一年之内离开。仲裁之后仍留在罗马尼亚境内的50万马扎尔人和塞克勒人也可以做出同样的选择。事实上两国在后来的几个月里都采取了直接驱逐异族居民的行动，大约10万马扎尔人被赶回匈牙利，12万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被赶回罗马尼亚。


“第二次维也纳仲裁”后退位流亡国外的卡罗尔二世和卢佩斯库夫人，1950年摄于伦敦

德国对罗马尼亚剩下的领土作出了“庄严的保证”，这种保证是赤裸裸地直接针对苏联的。但是由于在十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丢掉了比萨拉比亚、北布科维纳、南多布罗加和半个特兰西瓦尼亚，再加上铁卫军赤裸裸的煽动，因此卡罗尔二世在他的王位上再也待不下去了。9月4日，他宣布完全终止宪法的实施，解散了国会，要求总参谋长扬·安东内斯库将军来管理国家，并授予他全面独裁权。安东内斯库在获得了独裁权力后，在德国公使、国家农民党的尤利乌·曼纽和国家自由党的康斯坦丁·布勒蒂亚努等老政治家的全力支持下，于9月5日向卡罗尔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退位并离开这个国家。

卡罗尔二世在9月6日把王位传给了他19岁的儿子米哈伊，他自己则带着那个红头发的情妇卢佩斯库乘坐一列专列，后面跟着一列装满王室财产（家具、名画、挂毯等等）的火车，离开了罗马尼亚。由于铁卫军分子密谋在中途杀掉这位前国王，为他们的“领袖”科德里亚努报仇，因此安东尼斯库特别下令在专列上加挂装甲车厢，并且在铁路两旁派军队守卫。但是专列在穿过罗匈边界时还是遭到了铁卫军分子冰雹一样的子弹射击。

卡罗尔和卢佩斯库乘坐的火车一直开到了西班牙，两人随后经葡萄牙前往墨西哥定居。1941年，当罗马尼亚追随德国对苏联宣战、并继而同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后，卡罗尔曾经向丘吉尔和罗斯福提议说由他出面组织一个罗马尼亚流亡政府，但是遭到了两人毫不留体面的拒绝。1944年卡罗尔还向斯大林提出过类似的建议，但后者根本没有搭理他。由于不习惯墨西哥城的高海拔，因此卡罗尔和他的



1941年春天时布加勒斯特的塔克·扬内斯库林荫大道，图中可见骑摩托车的德军士兵



1941年春在塔克·扬内斯库林荫大道上散步的德国军人



在塔克·扬内斯库林荫大道街头咖啡馆小坐的德军士兵

情妇在1944年前往巴西里约热内卢定居，两人最终在那里举行了正式婚礼。

卡罗尔在1953年因为心脏病发作而死在葡萄牙的埃斯图里尔——那里也是二战后被废黜的保加利亚沙皇西美昂二世、意大利国王翁贝托和被佛朗哥废黜的西班牙王位继承人唐·胡安的定居地——而卢佩斯库夫人一直活到了1977年。2003年，罗马尼亚政府出资把两人的灵柩从里斯本迁回国，下葬在罗马尼亚王族的安葬地库尔恰阿格什修道院。不过这对饱受争议的情侣却因此而被再度分开：罗马尼亚政府把卡罗尔的棺材安放在王室小教堂中，却把卢佩斯库的棺材埋进了修道院的普通公墓里。

1940年9月，一支德国党卫军部队以“帮助从比萨拉比亚撤离德意志人”为借口进入了罗马尼亚。希特勒在9月底告诉安东尼斯库，他准备派遣德国部队保护罗马尼亚的工业中心和油田，并要求匈牙利允许德国陆军和空军过境。到10月，每天有六列满载德国武装部队的火车通过匈牙利的铁路网前往罗马尼亚。埃里希·汉森将军率领的德国军事代表团也于10月中旬进驻布加勒斯特，他们的目的是改造罗马尼亚军队，“使得罗马尼亚武装力量能够按照为德国利益而制订的计划完成一定的任务”，即为德军和罗军联合进攻苏联打下基础。这标志着罗马尼亚的独立性已经消失无几。11月23日，罗马尼亚加入三国公约。到1940年底，涌入罗马尼亚的“德国军事代表团”人数已经多达两万人，他们占领了所有最重要的战略要地，特别是普洛耶什蒂油田这个要害地点

希特勒叫“元首”（Fuhrer），墨索里尼叫“领袖”（Duce），佛朗哥的头衔是“首领”（Caudillo）。为了表明他那繁荣昌盛的独裁不比这几个法西斯国家逊色，扬·安东内斯库在9月6日从年轻的米哈伊国王那里接过了“领袖”（Conducator）的头衔（*有趣的是，这个被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王公使用过的古老称号在1968年以后被齐奥塞斯库重新启用，用来搞个人崇拜*）。安东尼斯库宣布在罗马尼亚建立“军团国家”（*他是“大天使米迦勒军团”的老资格支持者*），并且试图建立一个由各大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但是尤利乌·曼纽和康斯坦丁·布勒蒂亚努这些政治家却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独裁政体是必要的。这两人保证效忠于安东尼斯库，并答应不给他制造困难，但是两人却都不肯正式地把自己的党与法西斯战车绑到一起，他们只是以咨询顾问的身份参与到政府工作中，并且允许其党员以个人身份接受内阁大臣的职位。最后，在德国人的要求下，安东尼斯库组织了一个主要由铁卫军头目、国防部军官和一些经济专家组成的新政府，铁卫军领袖霍里亚·西马被任命为内阁会议副主席，布加勒斯特大学法学教授、安东尼斯库以前的律师米哈伊·安东尼斯库（*和这位没有血缘关系*）为司法大臣。

事实证明安东尼斯库与铁卫军之间的政治联盟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霍里亚·西马抱怨安东尼斯库过于宽容仁慈，并且阻碍铁卫军在罗马尼亚建立“新秩序”，而安东尼斯库则指责铁卫军对犹太人过于残暴，并且在破坏他重建罗马尼亚的努力。两人的冲突在1940年11月达到高潮：一些铁卫军分子冲入布加勒斯特的吉拉瓦监狱，把关在那里等待审讯的64名涉嫌卷入杀害科德里亚努的政治领袖和军官（*他们是被西马下令逮捕的*）全部杀害了。铁卫军暴徒



1935 年与科德里亚努（右）在一起的扬·安东尼斯库

还把前首相尼古拉·约尔加从家中拖出来，并当场枪毙，因为他们认为约尔加要对科德里亚努的被捕、监禁和最后被杀害负责。

在1940 年困扰罗马尼亚的“铁卫军问题”的要点在于，铁卫军分子拼命把权力抓到手之后的种种行动令罗马尼亚的统治阶级感到不安。后者并不反对铁卫军剥夺犹太人和马扎尔族的财产，但问题是这些行动不是以法律的形式，而是以匪徒抢劫和谋财害命的方式干的，它令罗马尼亚的国家经济生活陷于瘫痪。根据统计，从1940 年9 月到1941 年1 月这段时间，由于铁卫军的抢劫和破坏而损失的财产达10 亿列伊之多。这些铁卫军分子最不明智的一点是，他们与罗马尼亚的日耳曼族裔发生了冲突：根据“军团国家”颁布的反犹太法令，犹太人被迫将财产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给罗马尼亚人，而那些“特兰西瓦尼亚萨克森人”往往提出比较高的报价（通常是实际价值的五分之一）争购这些财产，于是铁卫军在一些城市里发起了打砸抢德意志人企业和店铺的流氓活动。

在1940 年的“第二次维也纳仲裁”中，罗马尼亚曾经像匈牙利一样签署过一份文件，保证给予自己国内的日耳曼少数民族以超国民待遇，让他们享有统治民族的特权（包括可以向德国而非本国宣誓效忠，可以参加德国武装力量、德国使领馆可以干预对德意志族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的审判等等）。安东尼斯库担心铁卫军针对德意志少数民族的暴力行为会导致希特勒出面干涉，因此设法对那些无法无天的暴徒加以约束。这导致他和铁卫军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后者在海报中公然攻击安东尼斯库有犹太人背景（他的继母和妻子都是犹太人），并指责安东尼斯库本人是共济会成员。在1940 年底和1941 年初，铁卫军在罗马尼亚全国发起了一系列政治“讲座”，鼓吹废除君主制、驱逐安东尼斯库，在罗马尼亚建立德国式的、以霍里亚·西马为“元首”的真正纳粹国家。

1941 年1 月14 日，对铁卫军运动感到忍无可忍的安东尼斯库拜见了希特勒，以期获得在解决铁卫军问题上的支持。他说铁卫军破坏了国家的安宁，打算将铁卫军分子从所有的政府部门调离，建立一个军人专政的政府，或者对铁卫军进行全面改造，使之处于自己的绝对控制之下。希特勒回答他说，德国“只对罗马尼亚的军队发生兴趣”。当时在纳粹德国内部围绕着铁卫军问题也发生了分歧，戈培尔、希姆莱和纳粹青年运动领袖席腊赫支持霍里亚·西马，而里宾特洛甫和总参谋部坚决支持安东尼斯库。为了即将展开的、罗马尼亚也要参加的对苏战争，希特勒同意牺牲自己的走狗，因为他不相信铁卫军的治国能力，不相信它能保证德国在对苏战争中全面地利用罗马尼亚的力量。他说“我需要的是健康的罗马尼亚军队，而不是狂热分子。”

安东尼斯库在得到了希特勒的许可后，一回国就在1 月19 日撤除了被铁卫军成员把持的政治保安力量，包括内政部长、秘密警察首脑和布加勒斯特警察局长。1 月20 日，德国武装部队驻巴尔干的联络官多尔林少校在布加勒斯特被一名希腊刺客暗杀（此案的背景至今未能破获）。这被铁卫军分子视为发动全面暴动的信号，他们在21 日晚上接到已经转入地下状态的霍里亚·西马的命令，发起了暴动。铁卫军占领了内政部大楼、布加勒斯特警察局和其他许多座政府建筑，控制了电台和印刷厂，还占领了煤气站和石油存储场，并与试图夺回这些建筑的罗马尼亚国防军士兵交火。铁卫军分子一方面利用汽油制作燃烧弹，一方面利用手中的印刷厂印制了不少呼吁推翻安东尼斯库的传单，并且在布加勒斯特周围的乡村对铁卫队基层组织成员实施了动员。第二天天亮后，首都的大街上挤满了闻讯赶来“驱逐犹太人和共济会分子”的农民。

1 月21 日晚上和次日白天，在布加勒斯特城内还发生了抢劫和屠杀。同情铁卫军的警察、大学生、工会、学生会、吉普赛人和犯罪团伙成员对犹太人区展开了洗劫，犹太人的房屋和产业在洗劫之后被纵火焚毁，无数犹太人从自己的家里被绑架出来，在学校和运动场受到残酷的拷打，让他们交待“隐蔽起来的财产”。变态者把犹太人吊在墙上，切开他们的肚子，用犹太教宰牛的方法掏出肠子，绕在这些受害者的脖子上。一些不法之徒还趁乱指认自己的债主或仇人是犹太人、或者犹太人同情者，利用这场暴民运动来为自己谋取好处。一共有124 名犹太人和116 名非犹太人死于骚乱。

在这次暴乱中，罗马尼亚武装部队受到铁卫军分子的攻击和侮辱，一些落入铁卫军手中的士兵被剥去军装，还有几名士兵被燃烧弹活活烧死，这大大恶化了军队与铁卫



1940 年时的扬·安东尼斯库和霍里亚·西马。两人那貌合神离的蜜月只维持了四个月的时间。他们后面是科德里亚努的画像。

布加勒斯特的电话宫（电话交换中心），1941 年铁卫军政变时的进攻目标之一



罗马尼亚内政部大楼，铁卫军的进攻目标





布加勒斯特市政厅，在1941 年政变时，这里也是铁卫军的进攻目标之一

军的关系。驻扎在布加勒斯特附近的德国军队没有支持西马的暴乱，希特勒一开始决定把它留给安东尼斯库自行处理，但是在1月22日局势就要失控时，他决定出面干预。希特勒给安东尼斯库发去电报，称他为“唯一能够控制罗马尼亚命运的人”，同时命令德国驻罗部队随时准备支援罗马尼亚部队。

1月23日，安东尼斯库从布加勒斯特附近的军营中调来了100多辆坦克和70门加农炮，用来攻打铁卫军分子顽强固守的据点。那些德国制造的大炮一开火，建筑物里面的铁卫军乌合之众就摘下袖章，脱掉制服，作鸟兽散了。经过三天残酷的战斗，铁卫军叛乱终于被平息下来。有两百多名铁卫军分子在战斗中被打死，罗马尼亚军队的损失为30人。他们从铁卫军的据点中缴获了200多辆卡车的赃物（不包括珠宝和钞票）。在之后的一个月里还有大约9000名铁卫军成员被逮捕。还有一些人，包括被罗马尼亚军事法庭缺席判处死刑的霍里亚·西马，在某些德国公使馆工作人员的秘密协助下逃到了德国。有趣的是，许多铁卫军分子一进入德国国境就被盖世太保“保护性拘留”，关进了达豪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为了安抚安东尼斯库，希特勒还答应把这些人（包括西马）引渡回罗马尼亚，但是安东尼斯库出于稳定国内政治的考虑而拒绝了这一“好意”。

新任德国驻罗公使曼弗雷德·冯·基林格男爵向安东尼斯库揭露说布加勒斯特的盖世太保负责人奥托·冯·波尔施魏因对铁卫军暴乱负有责任，还在公使馆里隐藏13名铁卫军分子。安东尼斯库在当年3月宣布波尔施魏因是“不受欢迎的人”，并把他驱逐出境。这位秘密警察头子回到德国后也成了集中营的阶下囚——随后发生了更有趣的事：波尔施魏因对此心怀怨恨，在1944年获释后竟然加入了反希特勒的密谋组织，成为一名德国抵抗运动成员，还在战争末期与盟国合作，试图在奥地利发动武装起义。

1941年初的这次铁卫军暴乱是一场狂飙式的残暴斗争，当中夹杂着无数的腥风血雨。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引进的罗马尼亚电影《复仇》（拍摄于1978年，是罗马尼亚导演尼古拉耶斯库的《警官三部曲》的第二部）就是以这次暴乱为故事背景的。电影的主



德国驻罗马尼亚公使基林格（1886–1944），二战期间负责罗马尼亚的“最后解决”，从比萨拉比亚和乌克兰放逐了13 万犹太人。1943 年曾与试图营救犹太人的阿尔伯特·戈林（赫尔曼·戈林的哥哥）发生冲突并将其逮捕，由此与戈林家族发生嫌隙。1944 年罗马尼亚8·23 政变后，为了避免被苏联红军俘虏，基林格在德国公使馆内枪杀了他的大多数手下，然后吞枪自杀

人公莫尔多万警长是安东尼斯库政权的一名高级警官，他（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的配合下）从铁卫军总部盗走了一份密谋计划，暴露了铁卫军推翻安东尼斯库的企图。这部电影涉及到战争、间谍，还有精彩的枪战和打斗情节，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家喻户晓，非常有名。有趣的是，《复仇》对安东尼斯库政权及其保安机构并没有持彻底否定的态度，还正面描述了当时罗马尼亚统治阶级与纳粹德国的分歧。这也反应了齐奥塞斯库这位在苏联集团内追求政治独立性的“Conducator”试图少许偏离苏联在二战后对扬·安东尼斯库定下的“法西斯”政治基调、试图对这位元帅进行“重新评价”的一种思潮。

在暴动平息下去之后，安东尼斯库于1月24日发表全国广播，告诉人们铁卫军叛乱的“真相”。希特勒命令德国部队在布加勒斯特的街道上举行阅兵仪式，以表示对这位“罗马尼亚国家领袖”的支持。1月27日，安东尼斯库组成了成员几乎全为军人的新政府，2月14日宣布取消“军团国家状态”。此后罗马尼亚的政治生活整整停顿了三年，由安东尼斯库、军队和德国人统治着这个国家。

（未完待续）



题图：1944 年 8 月在弗吉尼亚州汉普顿水道试航的“阿拉斯加”号大型巡洋舰。当时该舰的涂装为Ms32 号迷彩

○ Windward

狩猎与捕食

美国海军“阿拉斯加”级大型巡洋舰

一切从华盛顿说起……

当然了，就像许多二战主力舰的故事一样，一切还是要从1922年的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和1930年在伦敦签订的另一个条约说起。

沉重的财政负担——由于技术进步和单舰在火力、防护、动力等方面的规模增大，单艘军舰的建造费用在20年内增加了4倍——使得美国总统沃伦·哈定在1921年8月11日下决心邀请其他四个海军大国（英、日、法、意）的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一个国际会议，讨论远东和太平洋问题，同时还讨论海军军备缩减问题。五国签署于1922年2月6日的华盛顿条约不仅是一个裁减军备的条约，也是一个限制军备的条约。它对美、英、日、法、意五个签约国的主力舰（战列舰、战列巡洋舰、装甲巡洋舰）既作了数量上的限制，又作了质量上的限制，规定各国新建的主力舰排水量不得超过3.5万吨，主炮口径不得超过16英寸（406毫米）。在数量上，主力舰总吨位的比例确定为美国52.5万吨，英国52.5万吨，日本31.5万吨，法国17.5万吨，意大利17.5万吨。

条约就这样在法国和意大利之间建立了均等。这种解决方法对于法国来说是不太令人满意的，因为它有大西洋和地中海两个海洋要保卫，而且还需要保证本土与其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之间的交通。在一战的四年期间，法国终止了海军的所有造舰计划，将其全力用于发展陆军军备，来配合协约国的总体战略。假如不是这样的话，法国海军的吨位很可能在1920年达到70万吨的规模。法国海军参谋部考虑到在一战中有13万吨的法国军舰被潜艇和水雷摧毁，认为有必要保持比意大利舰队多出24万吨的优势。然而法国代表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的最少拥有34.5万吨主力舰的要求却没有任何结果。

在非主力舰（轻巡洋舰、驱逐舰、鱼雷艇）方面，华盛顿会议没有取得任何类似的结果。美国代表提出的限制轻型军舰总吨位（美英9万吨、日本5.4万吨、法意3.1万吨）的建议，在法国政府的坚决反对下遭到失败。华盛顿条约最后只是局限于对“主力舰”的定义作出明确的规定：排水量超过10000英吨（10160吨），主炮口径超过8英寸（203毫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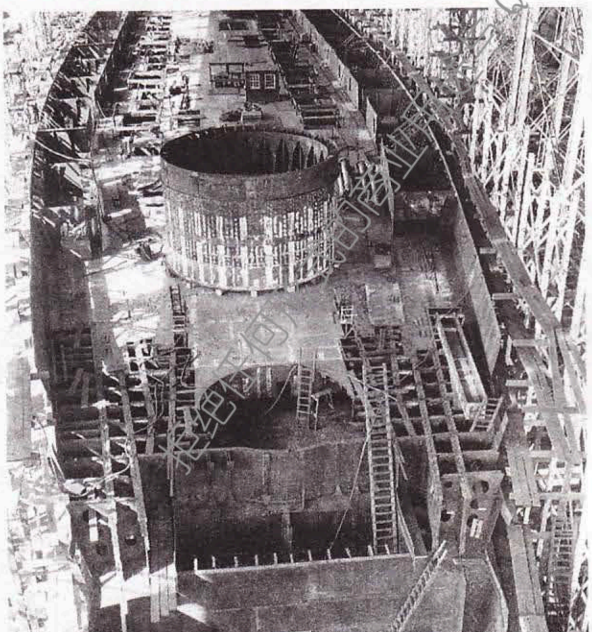
这种解决方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在1921年当时，各国海军“轻型军舰”的吨位从未超过五六千吨的水平，而在华盛顿会议以后，列强动工建造1万吨的“轻巡洋舰”或者“大型轻巡洋舰”（也就是后来的重巡洋舰）就成为惯例了。与此同时，驱逐舰的平均单舰吨位从一战时的1200吨上升到条约后的2500吨，鱼雷艇从800吨上升到1500吨。因此，如果说1922年的华盛顿条约停止了大型战列舰的建造竞赛的话，却产生了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后果：引起了轻型军舰方面真正的军备竞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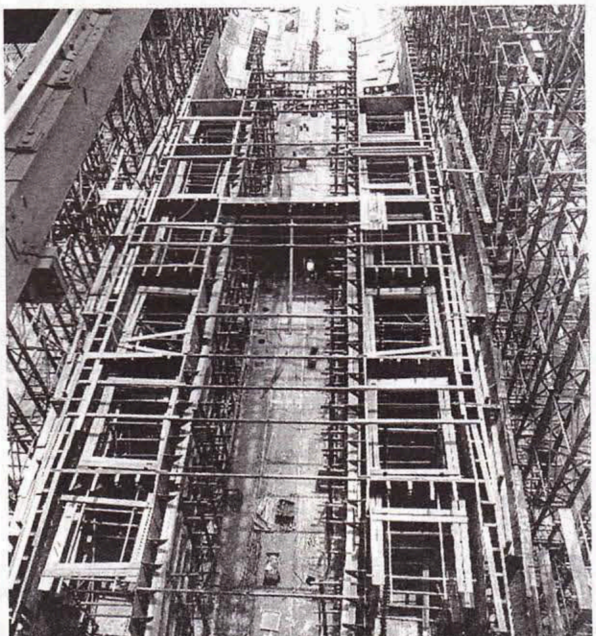
华盛顿条约的其余条款是关于建立一种十年期限内“海军假日”（停止建造主力舰）的休战制度的，这个“假日”到1936年12月31日为止。而且除非在1934年12月31日以前通知其他签约国废除该条约，否则它将默认自动延期。

在1927年的日内瓦美英法三国会议期间，有人企图把华盛顿条约的规则扩大到轻型军舰和潜艇，但是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这个企图在法国的强烈反对下遭到了失败。法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要求拥有总吨位33万吨的巡洋舰和9万吨的潜艇作为不能缩减的最低额度（而不是在华盛顿会议上给它规定的3.1万吨）。

华盛顿条约的五个签约国于1930年1月21日至4月22日在伦敦举行的会议，最终把华盛顿条约通过的海军军备限制规模扩大。当年4月22日签订的伦敦条约有好几个因素值得研究。它把1922年针对主力舰和航母的限制扩大到其他类别的军舰，其总吨位被限定为：

a）巡洋舰：英国338200吨，美国323500吨，日本208450吨；





因华盛顿条约而取消建造的美国海军“萨拉托加”号战列巡洋舰（CC-3，左图）和同级的“宪法”号（CC-5，右图）

b)驱逐舰：美英各15万吨，日本105000吨；

c)潜艇：美英日三国各52700吨。

关于单舰规模限制方面，巡洋舰的最大吨位被规定为10000吨，主炮不能超过203毫米；驱逐舰最大吨位为1850吨，主炮不能超过130毫米；潜艇不能超过2000吨。

以上这些内容构成了伦敦条约的第三部分，它只被美国、英国和日本所接受。法国和意大利都拒绝同意条约的第三部分。首先，这两个国家一致反对将华盛顿原则扩大至中型和轻型军舰，即反对分类限制的原则。它们宁愿采取总吨位限制的原则，把被给予的总吨位分配给不同类别的舰只中，以符合对两国的利益和安全最有利的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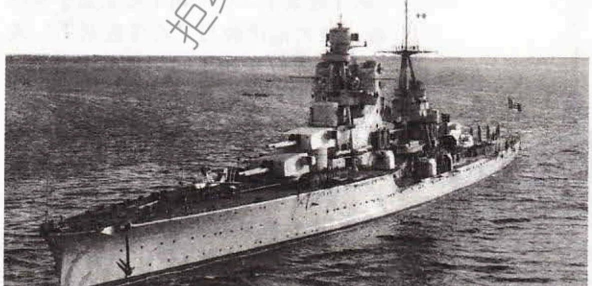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考虑到法国与意大利在海军均等原则上的分歧，也不难理解法国政府为何对此持最强烈的反对态度。意大利已经在战列舰方面取得了与法国均等的地位，而鉴于法国海军负有两洋防御和保卫全球海外殖民地（从非洲直至大洋洲）的责任，法国政府坚决拒绝走得更远，默认在巡洋舰和驱逐舰方面也实行均等，因为这就意味着意大利在地中海的霸权。

然而，在英国的压力下，这两个国家在1931年3月1日还是被迫同意了伦敦条约的规定。它们非正式地达成了一项谅解：在华盛顿条约限制的范围内继续维持法国海军与意大利海军的均衡地位。法国和意大利的战列舰总吨位被允许略有增长（从17.5万吨增至18.1万吨），而且法国潜艇的总吨位被定为82000吨——这是英国作出的相当大的让步，因为英国潜艇的总吨位只有52000吨。作为交换，法国和意大利同意在1931年到1937年期间不建造2艘以上排水量为35000吨的战列舰，重巡洋舰的建造总吨位也不会超过70000吨（也就是说可以建造7艘条约型巡洋舰），并且限制建造新的轻巡洋舰和驱逐舰。

法国海军“絮弗伦”级重巡洋舰，排水量10000吨，搭载8门203mm炮、8门90mm炮、8门75mm炮、8门37mm炮、6具鱼雷发射管，航速31节。建造4艘



意大利海军“扎拉”级重巡洋舰，排水量11680吨，搭载8门203mm炮、16门100mm炮、6门40mm炮，航速32节。建造4艘



法国海军“迪凯纳”级重巡洋舰，排水量1万吨，搭载8门203mm炮、8门75mm炮、8门37mm炮、12具鱼雷发射管，航速33.75节。建造2艘



意大利海军“特伦托”级重巡洋舰，排水量10511吨，搭载8门203mm炮、16门100mm炮、4门40mm炮、8具鱼雷发射管，航速35节。建造2艘



值得注意的是，两个有潜力成为海军大国的国家没有被纳入华盛顿－伦敦体系当中，它们是德国和苏联。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凡尔赛和约严格地限制了德国海军的数量和质量；而苏联由于其政治体制的原因，也成为当时以西方大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中的弃儿，没有被邀请参加这两次海军裁军会议。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两国在军舰建造方面不必受华盛顿条约及伦敦条款对军舰单舰规模的约束。对于德国来说，意思就是只要把排水量限制在1万吨（即将全部退役的老“德意志”级旧式战列舰的吨位）以内，主炮口径限制在老“德意志”级的280毫米以下，那么就可以进行自由搭配。1929年开工的“德意志”级袖珍战列舰就是这一思路的结果。

华盛顿条约墨迹未干，法国和意大利就展开了重巡洋舰方面的造舰竞赛。1924年法国开工建造2艘排水量1万吨、搭载8门203毫米炮的“迪凯纳”级重巡洋舰，翌年意大利开始建造2艘规格相同的“特伦托”级。1926-1929年法国依次开工建造4艘“絮弗伦”级重巡洋舰后，意大利海军在1929年至1931年开工建造了4艘性能更佳的“扎拉”级重巡洋舰。意大利海军的重巡洋舰都以压制法国同时期重巡洋舰为目标，由于只在地中海作战，因此不必考虑续航力问题，同时也不再追求高航速，转而把节省出来的重量全部用于加强防御。

在根据1931年备忘录建造的7艘重巡洋舰全部开工之前，法国海军就开始动用华盛顿条约留给它的7万吨主力舰替换吨位，设计一级新的主力舰，来取代舰龄已经超过10年的3艘“布列塔尼”级无畏舰。当时法国海军舰艇性能委员会对于新主力舰的定位是这样的：从1898年美西马尼拉海战和1905年对马海战之后，就没有哪次海战是单纯依靠战列舰来赢得胜利的了。由于一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世界体系的轴心——英法同盟的存在，因此法国海军不以英国海军为假想敌手，其作战使命使得它没有必要像美、

英、日那样建造搭载大口径炮的标准战列舰。对于法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巡洋舰方面抵消其主要假想敌——意大利的优势。

在这种思路下，法国海军技术建造局从1925年起开始设计一种被称为“巡洋舰杀手”的新型军舰。其基本设计思路是在吨位、航速和主炮口径上全面凌驾条约型巡洋舰，以绝对的优势将其轻易消灭。当然，如果只是这么说的话，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也可以算作“巡洋舰杀手”，但是不这么算的原因在于，“巡洋舰杀手”的设计吨位比战列舰小得多，其防御水平通常只能抵御条约型巡洋舰的203毫米炮弹的攻击，也就是说它以巡洋舰为主要交战对手，避开同敌战列舰的交战。

法国海军最初设计的“巡洋舰杀手”单舰标准排水量为17500吨（满载排水量23333吨），这样法国可以动用7万吨的主力舰替换额度建造4艘“巡洋舰杀手”，而不是两艘35000吨型战列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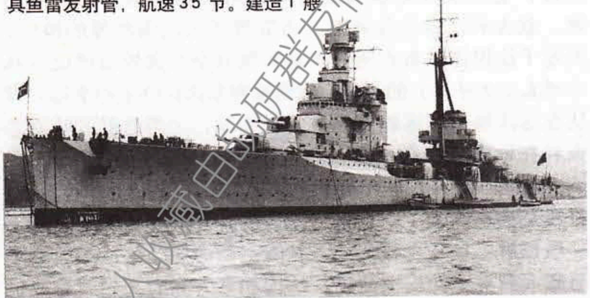
“巡洋舰杀手”计划装备8门12英寸主炮，安装于两座四联装炮塔内（这样比安装四座双联炮塔减少不少重量），全部布置在舰体前方。“巡洋舰杀手”的设计航速高达34到36节，主要防御部位的装甲厚度比当时各国海军的条约型巡洋舰都高，用来对付意大利或其他国家的重巡洋舰是绰绰有余的。

1929年2月，自从战败后已沉寂十年之久的德国海军突然开始建造装备6门11.1英寸主炮、航速达28.5节的袖珍战列舰“德意志”号。此时英法两国的战列舰火力虽然足以对付“德意志”号，却不能达到如此高的速度。只有英国皇家海军保留的3艘战列巡洋舰能够与之匹敌，法国却没有相对应的军舰。“德意志”号服役之后，法国海军

法国海军“阿尔及尔”级重巡洋舰，排水量10000吨，搭载8门203mm炮、12门100mm炮、8门75mm炮、8门37mm炮、6具鱼雷发射管，航速31节。建造1艘



意大利海军“博尔扎诺”级重巡洋舰，排水量10890吨，搭载8门203mm炮、16门100mm炮、4门40mm炮、8具鱼雷发射管，航速35节。建造1艘



开始更改“巡洋舰杀手”的设计，其火力、防护、航速均要超过“德意志”级。

新型的26500吨级战列巡洋舰“敦刻尔克”号的设计方案在1932年获得议会批准，并于同年12月开工。而由于德国继续建造两艘“德意志”级后续舰，作为回应，1934年法国海军开工第二艘战列巡洋舰——“斯特拉斯堡”号(Strasbourg)。“敦刻尔克”级采用类似英国“纳尔逊”级战列舰的主炮布局，2座四联装330毫米主炮全部配置在军舰的前方，在火力上足以对付“德意志”级。其装甲带能够抵御“德意志”级11.1英寸穿甲弹的攻击，最高航速（31.06节）也超过了“德意志”级。

大型化之后的“敦刻尔克”级不再被称作“巡洋舰杀手”，而是改叫“战斗巡洋舰”(Croiseur de combat)。但是由法国人发明的、用来猎杀巡洋舰的大型巡洋舰或者“巡洋舰杀手”这一概念却在“海军假日”时代的海军中扩散开来。严格说来，英国人在1905年发明的战列巡洋舰也可以被称为是“巡洋舰杀手”——用于猎杀装甲巡洋舰。战列巡洋舰与“巡洋舰杀手”或大型巡洋舰反映了同一种战术思想：**比我快的没我强，比我强的没我快。**两者最大的差别在于尺度和武备方面：战列巡洋舰可以被看作是牺牲装甲防护、换取多锅炉和高航速的薄皮版战列舰（主炮口径与同时期战列舰相同），而出现于“海军假日”时期的“巡洋舰杀手”则是条约型重巡洋舰的筒

作为一战战败国，德国海军受到凡尔赛和约的严格限制，主力舰排水量不超过1万吨，主炮口径不超过280mm。为此德国于1929年动工建造3艘德意志级装甲舰（Panzerschiff）。该型舰广泛使用焊接技术以节省舰体重量，动力选用柴油机，续航力明显高于英美海军同期重巡洋舰，防护水平与重巡洋舰相当。德意志级的火力强于重巡洋舰，航速26－28节，又比战列舰快，因而被其他国家称为袖珍战列舰。图为其首舰“德意志”号



新型战列巡洋舰“敦刻尔克”号是法国海军对“德意志”级的直接回应。主炮全部布置于前方的设计来自此前的17500吨级“巡洋舰杀手”方案



单线性放大版本，其吨位和主炮口径(17500至30000吨，搭载11或12英寸主炮）超过了条约型巡洋舰，但是却低于条约型战列舰（排水量35000吨，主炮口径14至16英寸）。

按照“巡洋舰杀手”的原始设计目的来说，其用兵方略应当是与被其捕杀的猎物——巡洋舰一样的：散布在七海之上，单舰出航、或是与重巡洋舰或轻巡洋舰一道结成小编队，担任分遣、哨戒任务，保卫本国海上运输线，消灭在海上从事破交战的敌国海军条约型巡洋舰和辅助巡洋舰。这就是它的主要设计用途。

“巡洋舰杀手”另一个重要的作战原则也和条约型巡洋舰一样，那就是“尽量不与敌国的战列舰或战列巡洋舰交战”。这是有历史教训的：在一战爆发时，英国海军和德国海军都将战列巡洋舰派往大洋之上，猎杀敌国的巡洋舰，比较典型的战例包括英国战列巡洋舰分队在开战时对德国战列巡洋舰“戈本”号的追击、以及1914年底两艘英国“无敌”级战列巡洋舰围剿斯佩伯爵舰队的福克兰海战。这符合这种军舰原本的设计目的。但是英德两国从1915年起就都对战列巡洋舰采取了错误的用法——与配备相同口径主炮的战列舰一同编为大舰队一道作战。这样不仅无法发挥战列巡洋舰的速度优势，而且这种军舰在防护方面的劣势也在日德兰大海战中暴露无遗，导致各国海军对战列巡洋舰的评价急剧降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巡洋舰杀手”的主炮口径低于同时期的战列舰好几英寸，而且防御水平近似于巡洋舰，在战列舰主炮面前几乎毫无生存能力。这样也许能令海军参谋部的将军们稍许克制住把它们与战列舰编在一起作战的诱惑。

条约巡洋舰的杀手

对于那些华盛顿条约和伦敦条约的非签字国来说，它们面临一个莫大的好处，就是没有义务遵守这两部条约对于主力舰和巡洋舰的吨位及规格的限制。当然了，对于德国人来说还有一个紧箍咒，那就是凡尔赛和约中关于德国海军的条款——只许拥有6艘战列舰和6艘轻巡洋舰，战列舰不得超过1万吨，轻巡洋舰不得超过6000吨，海军总兵力不得超过1.5万人——但是在1935年英德海军协定之后，这也不成其为问题了。这部海军协定只是将德国海军限制为英国海军35%的规模（潜艇为50%），对单舰的排水量和主炮口径。只要不超过1930年伦敦条约的限制就可以了。也就是说，英国同意德国海军扩建到与法国和意大利海军同等规模的水平。

“德意志”级袖珍战列舰在航速20节时的续航力高达1万海里，说明它的用途明摆着是作为海上破交战的袭击舰。从一战的先例来说，英法等国的商船队即使是在战时编成护航船团的情况下，其火力最强的护航兵力也只是轻巡洋舰或辅助巡洋舰（安装6英寸或4英寸炮），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通常编为独立的战斗编队，不担任护航任务，重巡洋舰也是如此。但是考虑到在执行海上袭击任务时遭遇敌方重巡洋舰级别以上的主力舰的可能性，德国海军在英德海军协定签字后决定不再建造“德意志”级的4号舰和5号舰，改为建造吨位更大、主炮数量更多的“沙恩霍斯特”级。它的主装甲带厚度与英国的“纳尔逊”级战列舰相同，主炮本来预定搭载6门381毫米炮（三座双联炮塔），但由于火炮研制进度的原因和政治方面的考虑，最后决定安装9门283毫米主炮。

以“沙恩霍斯特”级的火力和防御水平，在海战中轰杀条约型巡洋舰自然是不在话下，但是其主要设计用途并不是像法国的“巡洋舰杀手”那样专门以在海战中搜索和猎杀条约型巡洋舰为主要目标，而是用于海上破交战。换句话说，是以猎杀商船为主要目标，为商船护航的巡洋舰倒在其次。德国海军本身将它列为“战斗舰”(Schlachtschiff)，而此前德意志帝国海军将其战列舰称为Linienschiff（战列舰）或者Panzerschiff（装甲舰）。英国方面将航速高达31节的“沙恩霍斯特”级列为战列巡洋舰，但是它的防护水平不亚于当时的英国战列舰，因此英国的简氏舰船年鉴在战后也将“沙恩霍斯特”级重新称为战列舰。

正是因为同样的用途上的原因，



1935年英德海军协定签署后，德国停止建造德意志级4、5号舰，于1935年开工两艘更大的沙恩霍斯特级战列舰。它们以一战末期的马肯森级战列巡洋舰为原型，原计划安装3座三联装380mm主炮。但因主炮研制进度以及政治考虑，最终仅安装3座三联装283mm主炮，火力明显不足。由于修改防护设计，排水量大幅增加到32000吨，导致干舷高度较低，影响了航海和防护性能。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主机功率巨大，最高航速超过31节。图为1939年初的沙恩霍斯特号，当时仍采用与德意志级类似的垂直舰艏

1937年被列入德国海军“Z计划”的12艘P级巡洋舰虽然在火炮威力和防御上超过了当时英美法等国的条约型巡洋舰，但是像“德意志”级一样也不能被简单地称作是“巡洋舰杀手”，因为它的用处不是专门消灭敌巡洋舰，而是单舰活动、在大洋上寻觅猎杀敌国商船的袭击舰。P级巡洋舰的设计排水量为23700吨，计划搭载6门283毫米主炮（两座三联炮塔，和德意志级一样），采用12台MAN（奥格斯堡-纽伦堡机械工厂）柴油机为动力，最高航速33节，续航力高达2.5万海里。其装甲带可以抵御条约型重巡洋舰203毫米主炮炮弹的袭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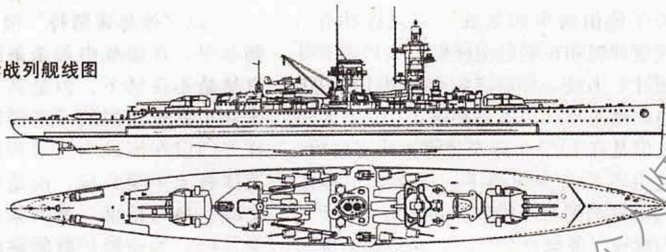
1939年1月27日通过的德国海军“Z计划”设想在1945年之前新建4艘航空母舰、6艘“兴登堡”级战列舰、3艘战列巡洋舰、12艘P级巡洋舰、2艘“希佩尔海军上将”级重巡洋舰、4艘M级轻巡洋舰和2艘M级改进型轻巡洋舰，以及6艘驱逐领舰。届时德国海军将拥有4艘航母、10艘战列舰（包括6艘兴登堡级、2艘俾斯麦级和2艘沙恩霍斯特级）、3艘战列巡洋舰、20艘重巡洋舰（3艘德意志级、5艘希佩尔级、12艘P级）、44艘轻巡洋舰、68艘驱逐舰和249艘潜艇。届时德国海军的主战兵力将以两个特混编队为核心，每个编队包括3艘“兴登堡”级战列舰和1艘航母，以及担任护航任务的3到4艘重巡洋舰（预计由较旧的德意志级和希佩尔级担当）、4到6艘轻巡洋舰、以及相应数量的驱逐舰和潜艇。新建的P级巡洋舰和远洋潜艇将作为袭击舰前往各个海洋，袭击英国的海上交通线。

不过，由于P级巡洋舰采用柴油机作为动力，因此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如果想达到33节的最高航速，柴油机的数量就要多达12台，为了保证机舱空间，其舰体的最小长度要从最初设计的217米增加到229.5米。这个长度意味着舰宽至少要达到25米，才能保证舰体的稳性。如果采用“德意志”级所使用的同型柴油机的话，舰体宽度至少要达到27米。由于宽度上增加了这两米，在长度上又需要把P级再度拉长，以保证其长宽比符合高速舰船的流体动力学性能。这样一来就需要更多的装甲来保护舰体，又增加了排水量。最后的研究结果是，无法在2.3万吨级的军舰内安装16.5万马力的柴油机、使其达到33节的高航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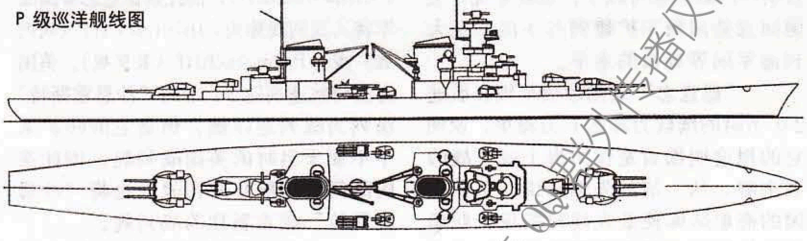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以及对283毫米主炮威力不足的顾虑，使得德国海军在1937年下半年暂停了P级的设计工作，并在1939年年初拿出了P级的改进版——3艘O级战列巡洋舰。它近似于“沙恩霍斯特”级的改装方案——安装三座381毫米双联炮塔，在外观上也近似于“沙恩霍斯特”级，但是多了一座烟囱，而且装甲的厚度也远远不如后者。

O级的排水量被限制在3万吨以下，这样可以保证在三年的周期内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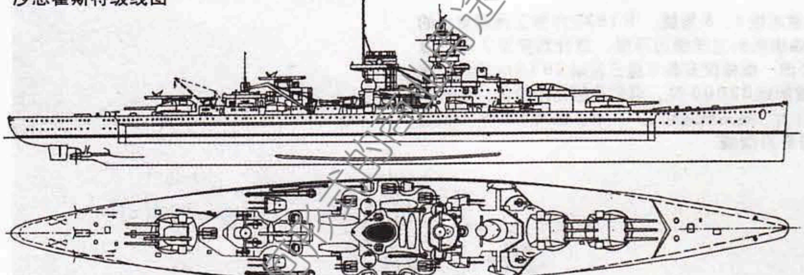
德意志级袖珍战列舰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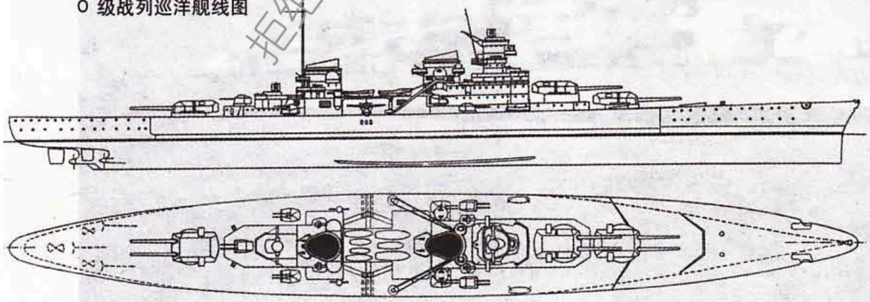
P级巡洋舰线图



沙恩霍斯特级线图



O级战列巡洋舰线图



俾斯麦级
俾斯麦号：1.968亿马克（舰体建造费7164.2万马克）
提尔皮茨号：1.816亿马克

沙恩霍斯特级
沙恩霍斯特号：1.46亿马克
格奈森瑙号：1.43亿马克

希佩尔级
希佩尔号：8580万马克
布吕歇尔号：8785.5万马克
欧根亲王号：1.045亿马克
赛德利茨号：8410万马克
吕佐号：8359万马克

齐柏林伯爵号航母：9270万马克

其建造完成，少于一艘战列舰的建造周期（四年到四年半）。O 级的续航力减少到1.5 万海里，但由于采用了蒸汽轮机（高速航行用）和柴油机（慢速巡航用）结合的方式，最高航速竟能达到35 节的水平。

1939 年8 月德国海军与三家船厂签订了建造合同，但是在这之后又对设计方案进行了数次修改，O 级战列巡洋舰的标准排水量最终增加到31652 吨，最高航速降到33.5 节。它将搭载6门381 毫米主炮、6门152 毫米对海副炮、8门105 毫米高炮、8门37 毫米博福斯高炮和20门20 毫米厄利孔高炮，以及12 具533 毫米鱼雷发射管。其主装甲带在机舱和弹药库部位的厚度为190 毫米，其余部位厚度100 毫米，可以抵御重巡洋舰主炮的直接炮击，但是口径305 毫米（12 英寸）以上的炮弹很容易将其击穿。从这个角度来说，O 级虽然号称"战列巡洋舰"，但是与"巡洋舰杀手"这个概念是相当吻合的——由于装甲过薄所以只能用来虐杀巡洋舰，若是碰上敌人的战列舰则一打就沉；但是由于腿长跑得快，战列舰倒也很难追得上它。对于商船队以及为其护航的巡洋舰来说，O 级将是个可怕的威胁。

苏联海军在三十年代中期（具体说来是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后的1935 年底）开始抛弃十月革命以后的防御性战略，转为远洋攻击舰队。战列舰和重巡洋舰这些一度被视为"帝国主义海军标志"的大型水面舰艇是斯大林非常喜欢的东西（希特勒对这些军舰也很着迷）。但是由于苏联本国的造船工艺十分低劣，技术落后，因此苏联在三十年代中期以后曾经多次寻求从国外引进大型主力舰的可能。

1936 年，苏联商务代表曾经委托美国纽约的造船承包商吉布斯·考克斯公司作为中介，雇佣美国的船厂和海军技术人员，协助设计并建造一级35000 吨、搭载406 毫米主炮的"条约型战列舰"。但是美国人很快发现苏联人的真正意图是借此获得装甲钢板、大型舰用汽轮机和大口径海军炮，以及技术蓝图，而非让美国船厂获得建造这些战列舰的订单，因此这次商业谈判无果而终，苏联人只好转向自行设计、以及引进意大利技术。

"喀琅施塔得"级在设计之初是作为一种简单的大型重巡洋舰来设计的，1935 年底提出并被采用的方案预想该级巡洋舰排水量23000 吨，搭载254 毫米（10 英寸）主炮，代号为22 型重巡洋舰。但是1936 年年中苏联海军代表团开始与英国进行谈判，其结果是在1937 年签订的英苏海军协定中，苏联答应遵守1936 年第二次伦敦条约中对战列舰的限制（排水量不超过35000 吨，主炮不超过406 毫米）。但是苏联认为日本不是第二次伦敦条约的签字国，并且很显然正在建造一种远远超过35000 吨的"超级战列舰"（即大和级），于是要求英国同意苏联在太平洋方面也可以拥有不受伦敦条约限制的"超级战列舰"，以与日本海军抗衡。英国对此表示同意。

苏联的"超级战列舰"就是后来被称作"苏联"级的23 型战列舰。它部分采用了从意大利安萨尔多船厂引进的"维托里奥·威尼托"级战列舰的技术，以至于被英美谑称为"威尼托斯基"。其定型方案的排水量高达59000 吨，搭载9门406 毫米主炮。在1943 或1944 年将有4 艘建成服役（远期目标是到1948 至1950 年年建成16 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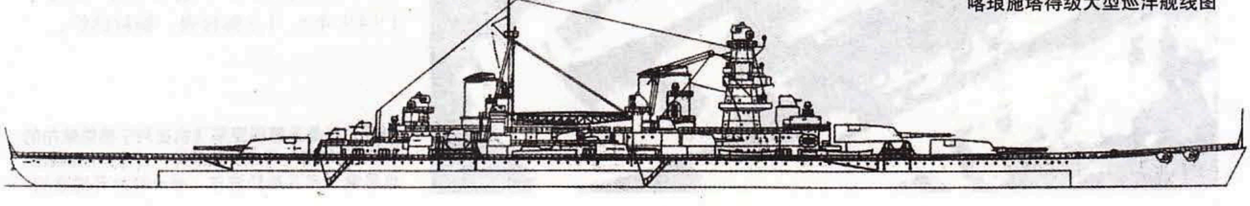
"苏联"级战列舰将构成红海军在太平洋上与日本的"超级战列舰"进行海上决战的主力，但是苏联当然不打算被英苏海军协定约束住。在苏联与英国或德国开战的情况下，"苏联"级也可以在大西洋上挑战英国本土舰队的"罗德尼"级或德国的"俾斯麦"级。

按照英苏海军协定的内容，苏联在黑海和波罗的海将只部署"小型战列舰"，也就是类似于德国的"德意志"级袖珍战列舰的那种军舰。它将以条约型巡洋舰或袖珍战列舰作为交战对手。苏联按照这一思路设计出的25 型战列舰在尺寸、吨位和性能上与此前的22 型巡洋舰非常接近，因此取代了后者。1937 年中苏联国防委员会批准了25 型战列舰的设计方案，预定建造4 艘，在当年年底或1938 年初动工。但是1937 年8 月斯大林对军队展开了大清洗，25 型战列舰的两名主要设计师全都被逮捕并处决。此后苏联国防委员会对25 型战列舰进行了重新评价，认为其战斗力过低，因此在1938 年初取消了该型军舰的建造工作。

25 型战列舰被废弃后，设计部门在原图纸的基础上重新设计出69 型巡洋舰，最初方案为排水量23000 吨、航速34 节、搭载9门254 毫米主炮。但是随着国防委员会对69 型巡洋舰的作战指标要求不断上升，其图纸排水量很快增加到了26200 吨。到1938 年6月，随着德国的"沙恩霍斯特"级战列巡洋舰建成竣工，其技术细节（对外宣称的排水量为26000 吨）也传到了苏联，此后69 型巡洋舰直接以压制"沙恩霍斯特"级作为参照。国防委员会提出的新设计要求为排水量31000 吨、搭载9门305 毫米主炮、主装甲带厚度250 毫米（和法国的敦刻尔克级相同，沙恩霍斯特级为350 毫米），航速31 到32 节。其作战对象由条约型巡洋舰改为日本的金刚级、法国的敦刻尔克级和德国的沙恩霍斯特级。

69 型巡洋舰原定搭载的130 毫米副炮被认为火力不足，改为152 毫米炮，排水量为此上升到了35000 吨。由于在试验中发现500 公斤炸弹能够击穿厚度为40 毫米和50 毫米的两层装甲甲板、在机舱和弹药舱中爆炸，因此又把水平装甲板的厚度增加到90 毫米。1939 年7月13 日，69 型巡洋舰完成了设计定型，但是其设计图纸直到1940 年4 月12 日才获得批准。国防委员会决定先开工建造2 艘，即"喀琅施

喀琅施塔得级大型巡洋舰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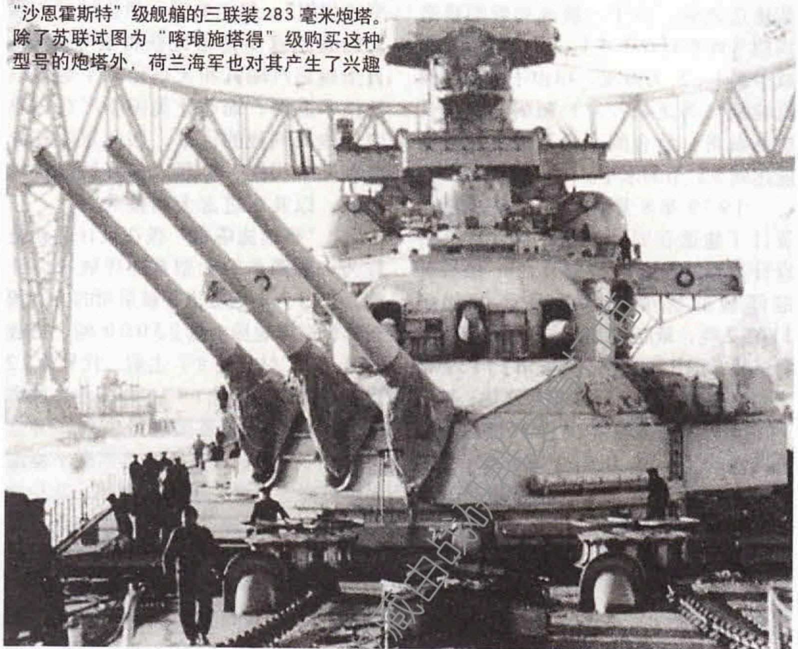
塔得”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1939年计划书中规定的远期目标是建造16艘，但是在1940年7月削减为4艘；当年10月，当苏联终于弄明白自己严重缺乏建造大型主力舰的实力后，又削减为2艘。

但是苏联此前建造过的最大军舰只不过是8000吨级的“基洛夫”级巡洋舰——而且在建造途中遇到许多技术困难——没有建造35000吨级军舰舰体、主机和炮塔的经验（在苏联级战列舰的建造工作上也遇到了同样的难题，导致工期一再落后），因此斯大林在1940年2月曾经向访问莫斯科的德国代表团流露出购买“沙恩霍斯特”级的283毫米三联装炮塔的兴趣，如果可能的话将用它来代替“喀琅施塔得”级的305毫米主炮。斯大林当时得到的答复是德国已经不再生产这种型号的炮塔，但是可以为苏联重新开启生产线。他接着又问德国人购买381毫米双联炮塔的可能性，这是“俾斯麦”级战列舰的主炮。

德国代表团在询问国内后答复斯大林说，克虏伯公司目前有六座尚未全部造好的双联381毫米炮塔，这是二战爆发前为“沙恩霍斯特”级的主炮换装计划建造的，但是英德宣战后这两艘军舰立即派往海上，因此换装工作终止了。如果苏联有兴趣的话，克虏伯公司可以把这六座炮塔和与其配套的12门火炮、以及附属的10米测距仪和150厘米探照灯都出售给苏联。当年11月苏联与德国签订了贸易协议，把这些炮塔和火炮都买了下来，预定的交货日期是1941年10月到1943年3月。

德国人并没有把381毫米炮和炮塔的技术细节提供给苏联方面，只是告知了它的尺寸和重量。由于381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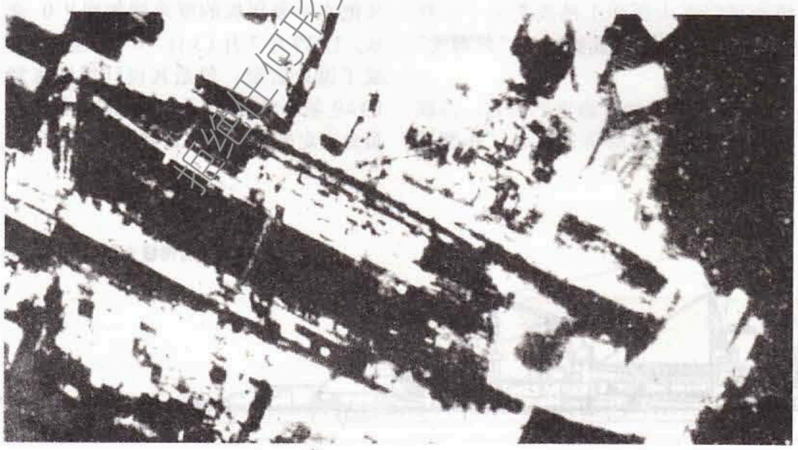
“沙恩霍斯特”级舰艏的三联装283毫米炮塔。除了苏联试图为“喀琅施塔得”级购买这种型号的炮塔外，荷兰海军也对其产生了兴趣



米炮塔的基座直径和高度都大于305毫米炮塔，因此苏联方面不得不对“喀琅施塔得”级的设计图纸再度进行更改，舰艏方向的2号主炮塔底座和它后面的37毫米高炮底座都要升高，为了驱动炮塔还要换装功率更大的1300千瓦电动机。这又增加了1000吨的排水量。1941年4月10日，国防委员会批准在头两艘“喀琅施塔得”级巡洋舰上安装德制381毫米双联炮塔，后续舰仍将安装305毫米主炮。两个月后，德国入侵苏联。

“喀琅施塔得”号的建造工作早在1939年11月30日就开始了，建造厂是列宁格勒的194马尔蒂船厂（原帝俄时代的海军部船厂）。“塞瓦斯托波尔”号由乌克兰尼古拉耶夫的“61名公社社员”船厂（也叫尼古拉耶夫北厂，或200厂）建造。由于1939年秋天苏联入侵波兰，从美国进口14000吨“喀琅施塔得”级舰用特种装甲钢板的计划告吹，而负责为其提供动力系统的哈尔科夫汽轮机工厂直到德国入侵也没能制造出一台主机。至于苏联人订购的、已经支付头两笔货款的那六座主炮塔和12门巨炮，更是“庄生梦蝶一场空”。

“喀琅施塔得”号在1941年秋天停工，其时进度完成约40%，正在安装装甲带。在列宁格勒围困战期间，“喀琅施塔得”号的舰上钢材不断被拆卸用于修筑工事和其他军事用途。在战后，有人建议将“喀琅施塔得”号剩下的残余舰体改为航空母舰或者海上浮动捕鲸基地，但最终于1947年3月24日被下令拆除。“塞瓦斯托波尔”号的舰体在1941年8月被德军俘获，当时由于撤退苏军的破坏而处于半沉没状态。由于尼古拉耶夫厂的船台较短，因此“塞瓦斯托波尔”号是分成两段建造的，德军将其中一段加装了若干133毫米和76毫米高炮，改装为浮炮台；另一段舰体则不断被拆卸，将舰体钢材充作兵工生产的原材料。苏联收复乌克兰后，“塞瓦斯托波尔”号的残余舰体仍搁置于船台上，最终于1949年6月全部拆毁，钢材回炉。



1941年冬天德国空军飞机在列宁格勒航拍的“喀琅施塔得”号未完工舰体。注意该舰的舰艉也是像“塞瓦斯托波尔”号一样分开建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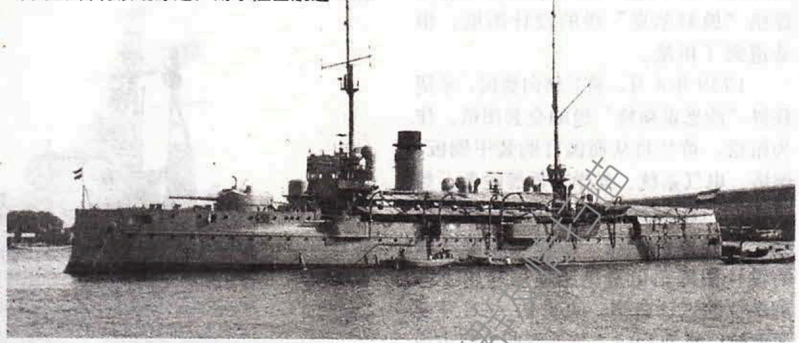
如果说对于德国海军的O级战列巡洋舰和苏联海军的“喀琅施塔得”级是否可以算作“巡洋舰杀手”还存在争议的话，那么荷兰海军的1047型战列巡洋舰则可明确无误地归类到“巡洋舰杀手”这一范畴当中来，因为它的原本设计用途便是如此。

1047型“巡洋舰杀手”是基于这样一种战略设想而设计的：随着日本帝国在三十年代后期的快速扩张，南下夺取欧洲殖民地的战争将不可避免。盛产石油和橡胶的荷属东印度群岛必将是日本夺取的首要目标之一。当时荷兰部署在远东的海军兵力只有1艘岸防战列舰“苏腊巴亚”号，两艘陈旧的“爪哇”级轻巡洋舰和1艘较新的条约型轻巡洋舰“德鲁伊特”号，此外还有几艘驱逐舰、潜艇和布雷舰。

对于荷兰海军情报部门来说，日本海军的主要假想敌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和英国远东舰队（含澳大利亚海军），这是没有疑问的。由于这两支白人舰队包括了战列舰、战列巡洋舰、舰队航母和重巡洋舰等大型战舰，因此在开战时，日本海军的战列舰和航空母舰将主要用于洋上决战。荷兰海军情报部注意到日本海军将重巡洋舰编为独立的战队，与航母和战列舰分开活动，因此设想日本海军用于南下占领东印度群岛的兵力将以重巡洋舰、轻巡洋舰和水上飞机母舰（这意味着荷兰方面可以将航母舰载机的威胁排除在外）为主，伴随驱逐舰等小型舰艇。到1944年，即荷兰海军参谋部设想的日本发动南侵战争的时间，用于荷属防御东印度群岛的只有5艘轻巡洋舰，而日本海军却有18艘重巡洋舰和27艘轻巡洋舰。

正是由于这样的战略考虑，荷兰海军在三十年代末期决定建造3艘大型战列巡洋舰——或者可以将之视为纯粹的“巡洋舰杀手”，用于消灭南下入侵的日本巡洋舰队。当然了，如果

三十年代荷属东印度最强大的军舰——岸防战列舰“七省联盟”号。1921年被派往东印度群岛服役，担任了4年荷属东印度分舰队旗舰。1933年2月舰上官兵因待遇问题哗变，海军航空兵出动水上飞机轰炸该舰，23人被炸死。1933年7月修复后成为炮术训练舰。1937年更名为“苏腊巴亚”号。1942年2月18日被日军飞机轰炸重创，随后自沉。1943年日本占领军曾将该舰浮起，用于阻塞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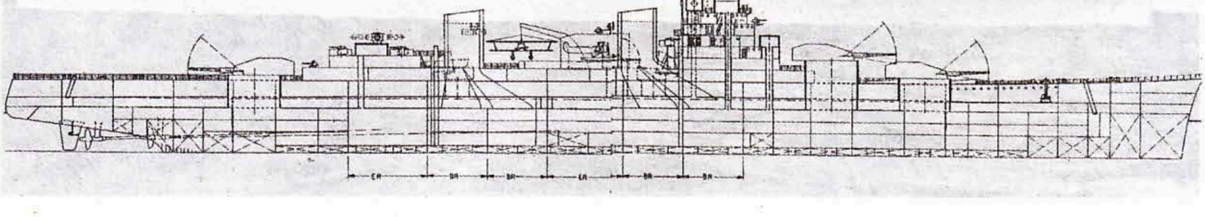
在东印度群岛地区真地出现一支包括3艘最新、最现代化的“巡洋舰杀手”在内的强大海军力量，则日本在南侵时肯定会派出战列舰或航母与之抗衡。而荷兰的军舰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与英国舰队一道配合作战才能求得自保。但是如果日本人采用分兵进击战术，就不能保证在与实力最强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交战获得胜利，这会使日本人在选择进攻目标的时候三思而行，认真考虑，是绕过菲律宾夺取荷兰殖民地、而甘冒美国参战，战线被菲律宾群岛截断的危险，还是尊重荷兰与美国的中立国地位，只夺取英属马来亚或法属印度支那。从这个角度来说，这3艘巨舰主要的用途不是交战，而是威慑，或者说是一支“存在舰队”。

荷兰海军在1938年提出了“巡洋舰杀手”的技术需求：能在12小时内维持32节的高航速；20节时的续航力达到4500海里；从20节到30节的提速时间不超过15分钟；对机舱的直接命中不会导致减速；吃水深度不超过9米；六个星期的海上自持力；主炮为9门280毫米炮，安装在3座三联装炮塔里，此外还有4座双联120毫米高平两用炮、14门40毫米高炮、2架舰载水上战斗机和2架侦察机；机舱、弹药库等关键部位的主装甲厚度可以抵御280毫米炮弹。1939年2月18日荷兰国防大臣批准海军订购2到3艘这种军舰。

荷兰海军在获得“巡洋舰杀手”时面临的最大难题不是政治上或资金上的。他们面临与苏联海军同样的问题：没有建造大型军舰的经验。此前荷兰本国建造过的吨位最大的军舰是8000吨的“爪哇”级轻巡洋舰（1913年建造）。1913年荷兰海军曾经计划建造9艘排水量26000吨、搭载8门356毫米炮的超无畏舰（753型战列舰），也是由于实力的原因而最终选择从国外订购。德国的日耳曼尼亚船厂和布洛姆·福斯船厂，以及英国的维克斯船厂都提出了自己的投标方案，但两国都因一战爆发而终止了与荷兰的谈判——巧合的是，荷兰海军当时订购这些战列舰的原因也是担忧日俄战争之后走上扩张道路的日本南下夺取东印度群岛。当时设想这9艘战列舰当中有4艘驻扎在荷兰本土，4艘驻扎在东印度群岛，还有1艘处于轮流检修状态。

由于缺乏建造经验，荷兰海军在设计“巡洋舰杀手”时只能从《简氏舰船年鉴》上获得一些关于国外同型军舰的数据，它的第一轮设计方案在

荷兰海军1047型战列巡洋舰的设计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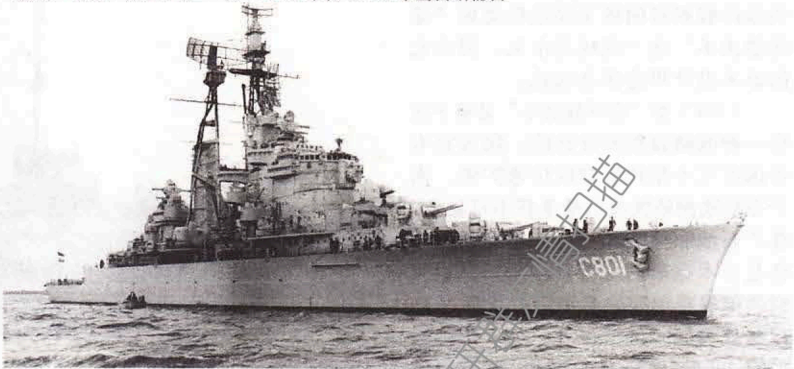


装甲防御方面采取了完全过时的布置方式，比当时美国正在建造的“北卡罗来纳”级和英国的“英王乔治五世”级落后了20到25年。荷兰曾希望法国提供“敦刻尔克”级的设计图纸，但是遭到了拒绝。

1939年4月，荷兰转向德国，希望获得“沙恩霍斯特”级的全套图纸。作为报偿，荷兰将从德国订购装甲钢板、炮塔、电气系统、光学仪器等设备。经过谈判，德国同意向荷兰派出技术指导，并且提供一些“沙恩霍斯特”级的设计图纸，但是拒绝提供其水下防御部位的设计蓝图。克虏伯－日耳曼尼亚船厂将为1047型巡洋舰生产主炮和副炮、主炮塔装甲、火炮俯仰装置、扬弹机和炮塔液压回旋系统。火控系统由荷兰的哈茨梅耶信号仪器工厂（德国西门子公司的子公司）生产。3艘战列巡洋舰使用的12组蒸汽轮机全部由荷兰本国的IvS公司自行制造，这是克虏伯公司控股的子公司，许多工程师是德国人，曾经在限制军备时代为德国秘密设计过潜艇。

1939年12月，新上任的荷兰海军大臣降低了“巡洋舰杀手”的设计指标：排水量减少到16000吨，搭载9门240毫米主炮，最高航速降到29节。在海军人员的强烈反对下，这个新方案很快被放弃了。1940年2月，荷兰国会批准了建造3艘1047型战列巡洋舰和3艘“恩德雷赫特”级高速轻巡洋舰的拨款，并批准建造一座4万吨级的浮船坞，用于在东印度群岛的苏腊巴亚海军基地对战列巡洋舰进行维修。同月，荷兰海军工程师前往意大利，参观了正在建造中的“罗马”号战列舰，特别研究了其普列塞水下防御系统。

荷兰海军“恩德雷赫特”级巡洋舰“德鲁伊特”号，原本作为1047型战列巡洋舰的防空护卫舰而设计，排水量12040吨，搭载10门152mm炮、8门57mm炮、8门40mm炮，航速32节。三舰于1939年同时开工，1940年德国入侵后工程中止，德国将其建造完工的计划遭荷兰抵抗运动破坏。二战后重新开工，去掉2门主炮，加装防空炮。共建造两艘，即“七省联盟”号和“德鲁伊特”号，1973年和1976年出售给秘鲁



1940年4月19日最终由荷兰海军大臣批准的战列巡洋舰定型方案的代号为1047号设计，因此这级军舰也被称为“1047型战列巡洋舰”。它的标准排水量为28482吨，搭载9门283毫米克虏伯SCK/34炮、12门荷兰威尔顿－菲耶努尔德公司的120毫米炮、14门40毫米博福斯高炮、以及8门20毫米“西班牙－瑞士”HS404高炮。其主机为4组蒸汽轮机，输出功率在热带地区为18万马力，在温带为20万马力。

1047型战列巡洋舰在外观上与其母型“沙恩霍斯特”级十分相似，但是主装甲带最大厚度只有250毫米，只能防御条约型巡洋舰的203毫米炮弹，这也是“巡洋舰杀手”的主要标志。1047型在其他一些方面优于“沙恩霍斯特”级：其主炮仰角多出5度，水下防御系统也更先进，机舱区域的保护也更好。出于对日本海军航空兵的顾虑，其防空火力也远远超过了“沙恩霍斯特”级的水平。德国海军始终没能开发出合适的高平两用炮，因此在“沙恩霍斯特”级和“俾斯麦”级上都采用了陈旧的副炮布置：152毫米副炮专门用于打击水上目标，数量较少的105毫米高炮用于防空，这在效率上远远不如高平两用炮。

1047型战列巡洋舰的首舰预计在1944年完工，实际上这个时间对于荷兰来说这已经太迟了。即使没有1941年5月德国人入侵荷兰的行动，日本也会在当年年底进攻并占领整个荷属东印度群岛。荷兰海军这一级“巡洋舰杀手”如果得以建造完成，将是一级性能非常优秀的大型军舰，但是“国步蔑资，天不我将”，1047型最终还是夭折在了设计图纸的阶段。

美国海军：要袖珍战列舰，还是要大型巡洋舰？

事实上，除了罗斯福本人以外，美国海军的高级将领们对德国海军的“袖珍战列舰”不以为然，没有人将它



1047型战列巡洋舰的完成预想图。三舰的预定舰名为“七省联盟”号、“亥尔德兰”号和“威廉明娜女王”号。由于荷兰本土人力资源不足，因此三舰预计会从荷属东印度招募和训练水兵

视为美国海军的主要威胁。但是罗斯福要求海军拿出一种设计方案，设计出在航速、火力、防护以及续航力等方面能够与“袖珍战列舰”抗衡、成本低于战列舰的军舰，在美德开战时可以充作运输船团护航舰，抵御袭击舰对美国海上航运的威胁。

1939年12月，美国海军舰船局的W．E．斯特鲁普和联邦造船及干船坞公司的S．J．多伊尔向海军总委员会提出了一种美国的“袖珍战列舰”设计。这种战舰的排水量为15000吨，其主装甲带、司令塔和主炮塔的装甲厚度在14到18英寸之间，超过了“北卡罗来纳”级、“南达科他”级和“衣阿华”级这三级较新的战列舰，而与美国海军在华盛顿条约之前建造的最后一级战列舰“科罗拉多”级相当。它在水平方向上布置两层装甲甲板，可以抵御500公斤航空炸弹。

美国海军“袖珍战列舰”总体来说类似于德国海军的“德意志”级袖珍战列舰，是介于战列舰与巡洋舰之间的舰种。它的排水量只有当时正在设计的“衣阿华”级的战列舰三分之一，而火力却接近后者的一半。“袖珍战列舰”搭载前后两座主炮塔，安装6门14英寸炮（使用为新墨西哥级和田纳西级“标准型战列舰”生产的备用炮管）或4门16英寸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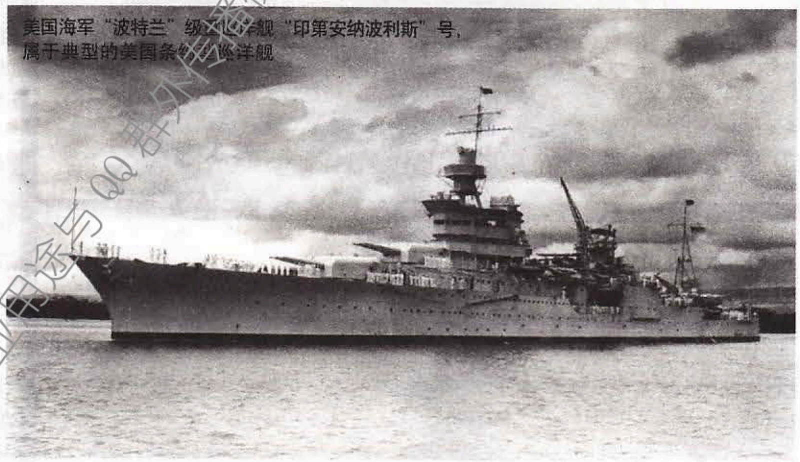
保留了战列舰的主炮和装甲之后，作为代价被牺牲掉的是其航速和次要的武器装备。“袖珍战列舰”的航速将降到21节，这是前条约时代美国海军“标准型战列舰”的普遍航速标准，而美国海军当时设计及新建的三级快速战列舰航速都在27节以上，“衣阿华”级的航速更是高达33节。“袖珍战列舰”的副炮只有6门5英寸高平两用炮，以及四座40毫米高炮。其余的防空火力将由为其护航的驱逐舰和巡洋舰来提供。

美国海军“袖珍战列舰”的整体设计思路，从舰型到布局、再到装甲配置，都是很保守的，但是也采用了一样很激进的大胆设计：排烟。它将不像其他军舰那样在舯部布置烟囱，而是采用舷侧排气管。联邦造船及干船坞公司在设计图纸中预想采用柴油机作为“袖珍战列舰”的动力，其排气管道布置在舷侧装甲带后面，舰艉两舷各有一处串列式排气口。在当时的美国海军中，除了“突击者”号航母外，还没有哪艘大型军舰采用过这种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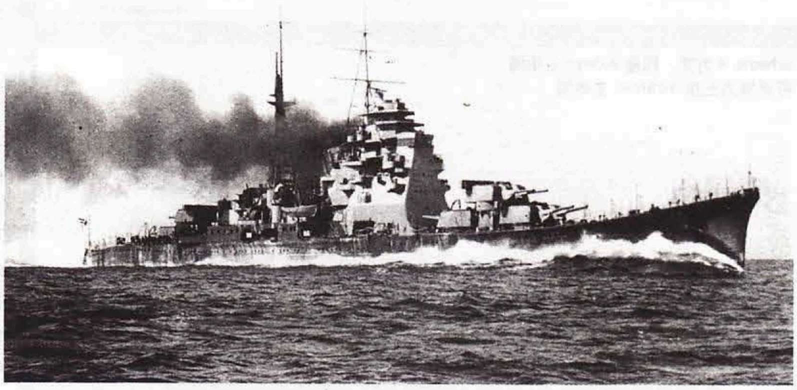
“袖珍战列舰”的航速很慢，它的计划用途主要是担任运输船队护航任务，保护船队免遭敌方重巡洋舰甚至战列舰的袭击，此外它也可以像那些后来在珍珠港被炸沉、随后又打捞修复的慢速战列舰一样，担任对岸轰炸任务。与此同时，它还可以作为出口舰型，装备给南美洲的海军国家。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在造价和维护费用都非常昂贵的战列舰与防护薄弱而造价也不见得更便宜的巡洋舰之间，这种“袖珍战列舰”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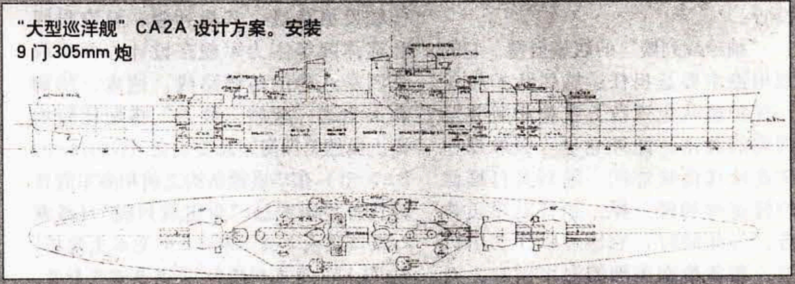
任何一种新军舰的设计建造，都是和其所属海军的特定发展需求及作战需要分不开的。对于作为海军大国的美国来说，其海军自从美西战争之后一直遵循的是标准的马汉式海权战略，即以大舰队海上决战来消灭敌海军力量，赢得制海权，而不需要像受到地理因素限制的德国海军那样以到处偷鸡摸狗的袭击战和破交战为主要指导思想。因此美国海军在舰种配置和舰型设计方面遵循的是海军大国的传统发展路线，其战列舰、航空母舰和巡洋舰等主力军舰在设计方面采取了四平八稳的传统路线，速度、防御和火力这“战舰三要素”搭配比较均衡。虽然美国海军总委员会（General Board）在华盛顿条约之前和海军假日时代曾经研究过“鱼雷战列舰”（搭载2座双联或1座三联356毫米主炮塔、40门152毫米副炮和12具鱼雷发射管，航速高达31节）、“铁甲战列舰”（类似于美国海军“标准型战列舰”，但增加舷侧装甲厚度，并采用45度倾斜安装）、以及“战列航空母舰”等大胆的新设计，但是从没有哪一种设计出格的军舰最终获准建造服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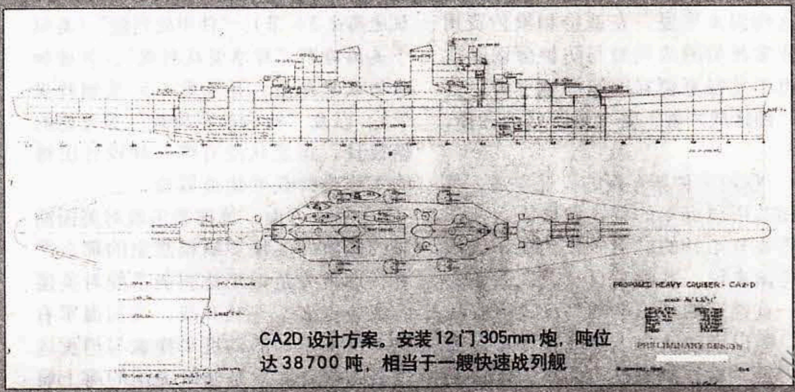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德国袭击舰对美国商船的威胁并不像罗斯福想象的那么严重，这首先是由于德国袭击舰对英国的威胁更大，一旦开战，英国海军有比美国更迫切的动机来搜索与消灭这些袭击舰；其次是当时美国的海上航运业本身也并不十分发达。在1913年，在美国登记注册的商船仅有204万吨，占美国海外贸易进出口的10％，当时美国的海外航运多由英、德、挪威、荷


美国海军“波特兰”级重巡洋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属于典型的美国条约型巡洋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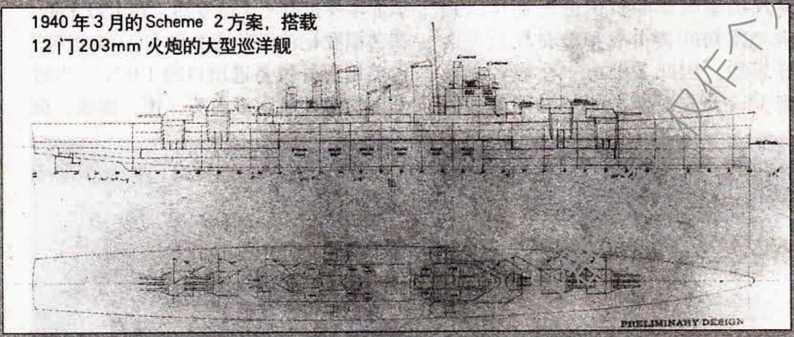
日本海军高雄级重巡洋舰。它在吨位、火力、航速和防护上全面压倒同时期的美国海军重巡洋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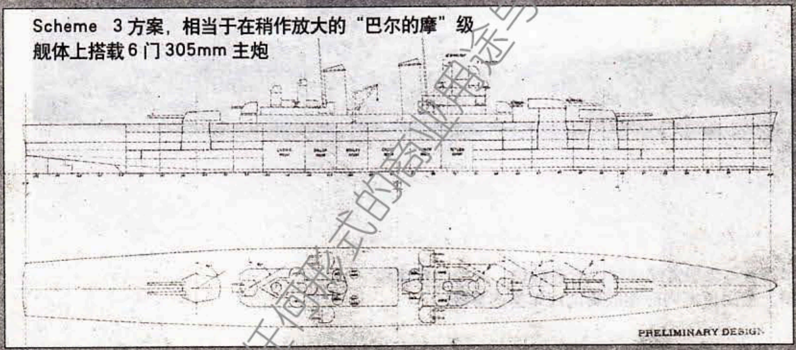

“大型巡洋舰”CA2A 设计方案。安装9门305mm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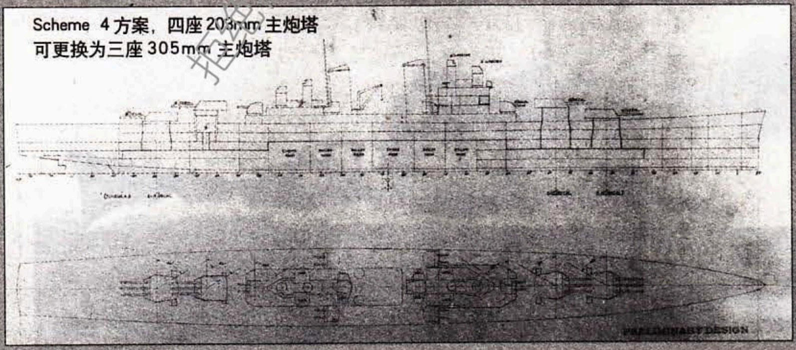
CA2D 设计方案。安装12门305mm炮，吨位达38700吨，相当于一艘快速战列舰



1940年3月的Scheme 2方案，搭载12门203mm火炮的大型巡洋舰



Scheme 3方案，相当于在稍作放大的“巴尔的摩”级舰体上搭载6门305mm主炮



Scheme 4方案，四座203mm主炮塔可更换为三座305mm主炮塔

兰等国的商船垄断。一战结束后美国政府虽然决意振兴海外航运，但是成绩也不理想。193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1936年商船法案》(The Merchant Marine Act of 1936)鼓励船东对老朽的美国商船队进行更新，计划每年建造50艘远洋商船（半数为蒸汽轮机动力，半数为柴油机动力），预计到1946年时建成500艘商船和100艘油船。

虽然美国商船队在二战期间扩张到了令人生畏的巨大规模，但是对三十年代末期的美国海军来说，当时真正构成现实威胁的并不是德国袭击舰对美国商船的威胁，而是日本海军的条约型巡洋舰对美国舰队的威胁，特别是对美国航母编队的威胁。当时的战列舰速度普遍比较慢，在23节到27节之间，因此认为只有巡洋舰这种快速的军舰可以——最有可能的是在夜间——追上高航速的航母编队，并用火炮和鱼雷对其发起攻击。

到三十年代后期，完成现代化改装的日本海军重巡洋舰在火力、速度、防护、以及综合性能上已经超过了美国的同型军舰。到1938至1939年时，美日海军的重巡洋舰实力对比大致是这样的：2艘“彭萨科拉”级对2艘古鹰级和2艘青叶级；6艘“北安普敦”级加2艘“波特兰”级对4艘妙高级和4艘高雄级；7艘“新奥尔良”级和1艘“威奇塔”级对4艘最上级和2艘利根级（已换装203毫米主炮）。这样，两国在1939年时的现役重巡洋舰都是18艘，构成1：1的比例。但美国海军是要配置于两个大洋的，因此配置在太平洋方面的重巡洋舰数量只相当于日本海军的一半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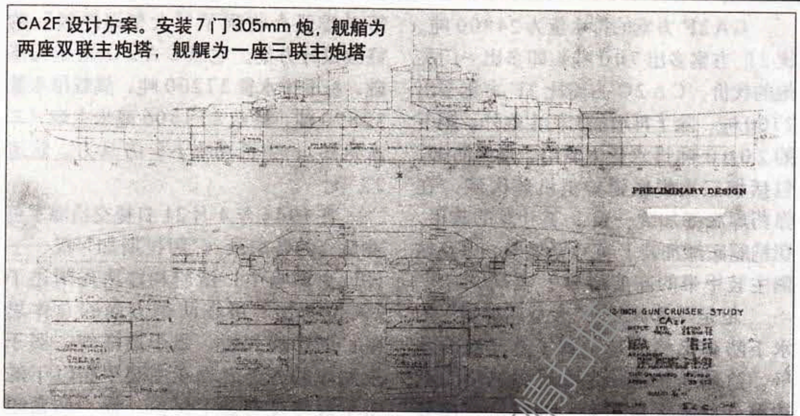
此外美国的重巡洋舰普遍搭载9门203毫米炮，最大射程29131米，而日本重巡洋舰为10门，最大射程29400米；美国条约型重巡洋舰的主装甲带厚度为76毫米，而日本的高雄级为127毫米，妙高级也有102毫米；航速方面，美国海军较新的“波特兰”级重巡洋舰为32节，“新奥尔良”级为32.5节，而日本的妙高级重巡洋舰为35节，高雄级达35.5节。

正是由于在巡洋舰方面相对于日本海军的总体劣势，导致美国海军总委员会在1938年向造船和修造局(Bureau of Construction and Repair)提出了9种新型巡洋舰的设计要求，包括14000吨的“巴尔的摩”级重巡洋舰（包括改型“俄勒冈城”级在内，美国国会最终批准订购28艘，建成18艘）、1万吨的“克利夫兰”级轻巡洋舰（订购52艘、建成27艘）、7000吨型“亚特兰大”级防空巡洋舰（订购22

艘，建成11艘），以及在火力上远远凌驾日本条约型重巡的“巡洋舰杀手”、或称“大型巡洋舰”（Large Cruiser）。

当时造船与修造局有三种“大型巡洋舰”的设计思路可供选择，第一是大多数海军上层人士钟意的方案，即稍许放大的“巴尔的摩”级，排水量17500吨左右，搭载12门203毫米主炮，装甲能防御同口径炮弹的攻击；第二种是罗斯福总统钟意的方案，为搭载305毫米炮的“超级巡洋舰”，航速高达33到35节，为了追求高航速而牺牲装甲，其防御水平与重巡洋舰相同，只能抵御203毫米炮的攻击；第三种是造船与修造局推荐的方案，建造一级攻防性能均衡的“战列巡洋舰”，搭载305毫米炮，装甲也能抵御305毫米炮弹的攻击，但是速度稍慢，在30.5节到32.5节之间。

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身为陆海军最高统帅的罗斯福对高速战列舰和高速大型巡洋舰更有偏好），海军造船与修造局一开始以第二种思路——也就是“巡洋舰杀手”的设计思路——为基础，在1940年初设计了三种不同的“大型巡洋舰”。第一型的标准排水量为17300吨，搭载6门305毫米主炮，安装在三座双联炮塔内，副炮为6座双联127毫米高平两用炮，主机功率12万马力（和“北卡罗来纳”级战列舰相同），航速33.2节，续航力1万海里。第二种方案的标准排水量为19500吨，搭载8门305毫米炮（首部一座三联炮塔和一座双联炮塔，艉部一座三联炮塔）。



CA2F 设计方案。安装7门305mm炮，舰艏为两座双联主炮塔，舰艉为一座三联主炮塔

1940年1月17日提出的第三种方案标准排水量为25608吨，满载排水量29999吨，搭载三座三联305毫米主炮和八座双联127毫米副炮，防御水平可以抵御203毫米（8英寸）炮弹的直接命中。它是“巴尔的摩”级重巡洋舰的放大版本，水下防御结构沿纵向分为三层舱壁，可以抵抗弹头重量500磅的鱼雷攻击，搭载与“埃塞克斯”级航母相同的主机，功率15万马力，最大航速33.5节。这个方案被称作CA2A方案。

在满足了取悦罗斯福的政治任务之后，造船与修造局随后又以攻防均衡的第三种思路，即“战列巡洋舰”方案为基础，并且在尽量不牺牲防御的同时将其高速化，提出了CA2B、CA2C和CA2D方案。其中2B和2C方案的排水量为32550和34100吨，主炮均为三座三联305毫米炮，主机功率17万马力，航速33.5节。两种方案都要求主装甲带可以抵御1.5万至2万码距离上发射的305毫米炮弹的攻击。CA2D方案实质上是一种小型快速战列舰方案，搭载12门305毫米主炮（四座三联炮塔），8座双联127毫米炮，主机功率21.2万马力，与“衣阿华”级战列舰相同，排水量高达38700吨。但是最后这个方案由于尺寸过大、建造成本过高而被否决。

1940年6月7日至6月20日，造船与修造局又以“大型巡洋舰”CA2A方案为基础，加强防御水平，提出了CA2E、2F、2G、2H和2I方案。其主炮口径都为305毫米，数量分别为6门、7门、8门、9门和7门。2F方案和2I方案的主炮搭载方式为前部两座双联炮塔、艉部一座三联炮塔。头三个方案的标准排水量从24100吨到27500吨不等，主机功率为15万马力，最高航速33节，续航力1.2万海里。这三个方案都要求主装甲带能够抵御305毫米炮弹的攻击，弹药舱底部为三层船底，机舱底部为双重底。

阿拉斯加级设计演变谱系

设计代号	尺度(米) 长	宽	吃水	标准排水量（吨）	主炮（305mm）搭载方式	高炮 127mm/28mm	主机功率（马力）	航速（节）	续航力（海里@节）	方案提交日期
N/A	–	–	–	19500	3-2-A-3	–	120000	–	–	1940.1
CA2A	243.84	27.43	8.17	25608	3-3-A-3	Ⅱ × 8/–	150000	33.5	–	1940.1.19
CA2B	243.84	27.43	–	32550	3-3-A-3	Ⅱ × 8/Ⅲ × 4	170000	33.5	–	1940.1.19
CA2C	251.46	27.43	–	34100	3-3-A-3	Ⅱ × 8/Ⅲ × 4	170000	33.5	–	1940.1.19
CA2D	259.08	27.43	–	38700	3-3-A-3-3	Ⅱ × 8/Ⅲ × 4	212000	33.5	–	1940.1.18
Scheme 2	213.36	21.95	7.16	15750	3-3-A-3-3【1】	Ⅱ × 6/Ⅲ × 4	120000	33.5	–	1940.3.19
Scheme 3	216.41	22.56	7.47	17300	2-2-A-2	Ⅱ × 6/Ⅲ × 4	120000	33.2	10000@15	1940.3.20
Scheme 4A	216.41	22.56	7.47	17500	3-3-A-3-3【2】	Ⅱ × 6/Ⅲ × 4	120000	33.1	–	1940.4.10
CA2E	225.55	25.60	8.84	24100	2-2-A-2	Ⅱ × 6/Ⅲ × 4	150000	33	12000@15	1940.6.7
CA2F	240.79	25.60	8.84	24800	2-2-A-3	Ⅱ × 6/Ⅲ × 4	150000	33	12000@15	1940.6.19
CA2G	240.79	26.21	9.14	27500	3-2-A-3	Ⅱ × 6/Ⅲ × 4	150000	33	12000@15	1940.6.18
CA2H	240.79	26.52	8.84	27500	3-3-A-3	Ⅱ × 6/Ⅲ × 4	150000	30.5	12000@15	1940.6.20
CA2I	240.79	26.21	8.84	27100	2-2-A-3	Ⅱ × 6/Ⅲ × 4	150000	31.5	12000@15	1940.6.20
最终方案	246.43	27.67	9.68	27000	3-3-A-3	Ⅱ × 6/–【3】	150000	33	12000@15	1941.7.22

注释

【1】Scheme 2为搭载四座三联8英寸主炮塔的方案，近似于最初的“大型巡洋舰”设计方案；【2】Scheme 4为在Scheme 2和Scheme 3基础上提出的可更换主炮塔的方案，可将四座三联8英寸主炮塔更换为三座双联12英寸主炮塔；【3】最终方案的高炮为56门40毫米炮和34门20毫米炮；【4】主炮搭载方式，3-2-A-3意为艏部两座主炮塔，第一座三联，第二座双联，艉部一座主炮塔。其他类推

CA2F 方案的排水量为24800吨，比2E 方案多出700吨，即多出一门主炮的代价。CA2G 方案比2F 方案多出2700吨，除了再增加1门主炮外，剩下的2000 吨排水量主要用于增强防御，包括把三重舰底延伸至机舱区域，在弹药库底部加装一层2 英寸厚的装甲，在机舱底部加装1 英寸厚装甲，以及舷侧主装甲带的高度增加2 英尺。

但是尽管如此，“大型巡洋舰”的水下防御仍然只是达到了巡洋舰的水平。造船和修造局考虑过以牺牲主机功率（即减少锅炉数）为代价，增强水下防护。CA2H 方案将主机功率缩减到10万马力，最高航速降为30.5节。在保持27500 吨排水量不变的同时增加了1门主炮，第二甲板的水平装甲加厚至3.75英寸。CA2I 方案将主机功率提升到12 万马力，最大航速提高1 节，代价是减少了2 门主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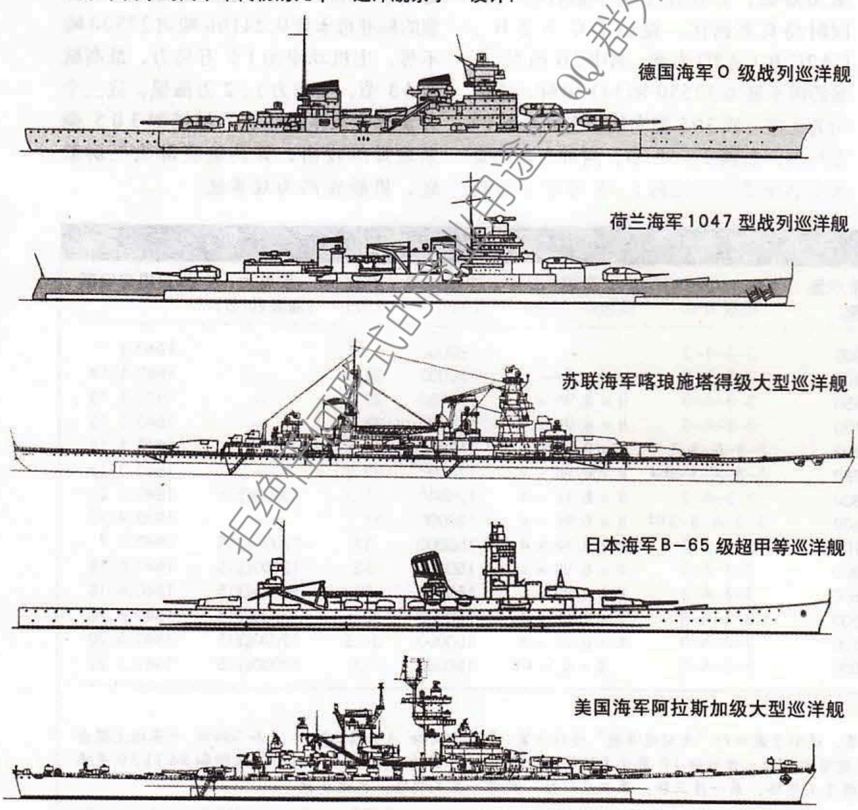
从CA2A 到CA2I 这九个方案都无法在满足航速、火力和防御需求的同时把排水量限制在海军总委员会要求的25000吨以内。这是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海军委员会最后决定只采用三重舰底的设计，取消在机舱和弹药库增加的装甲甲板。1940 年7月30日，海军总委员会收到了“大型巡洋舰”的修改设计方案。它以CA2G 方案为基础，标准排水量27200吨，满载排水量32870吨，搭载8门305 毫米主炮（三座炮塔），主机功率15 万马力，航速33 节。

在1944 年4月21 日提交给海军总委员会的备忘录《“阿拉斯加”级——设计史》当中，造船和修造局阐述了“阿拉斯加”级在防御方面的总体思路：弱于战列舰，强于巡洋舰。弱于战列舰的方面表现在主装甲带以下的水下舰体没有装甲保护，缺少防雷隔舱和其他水下防御设施。强于巡洋舰的方面则包括主装甲带的高度提升至第二甲板，巡洋舰的主装甲带只保护到第三甲板为止；在纵切面舷内增加一道防水隔壁；舰桥指挥所和舵机舱室增加防弹片的保护措施。

1940 年10 月，总委员会决定“阿拉斯加”级的舷侧主装甲带采取单一厚度，在机舱上方布置127 毫米炮的弹药库，并且在上层建筑上预留出加装雷达的空间。机舱部位的三重底设计也改为双重舰底，但是增加舰体钢板厚度。这样可以简化建造工序，并且降低机舱部位的重心（弹药库区域仍保留三重底）。

1941 年5月31 日，造船和修造局完成了最终的排水量分配及重心计算工作，发现在排水量方面还有一些富裕，可以用来增加1门主炮，并且加强弹药库区域的甲板装甲、以及司令塔通信管井的装甲厚度。增加一门主炮的意义除了加强打击火力之外，也简化了建造工序，因为只需要生产三联装这一种型号的炮塔就可以了。海军总委员会在7 月22 日批准了最终的设计方案。当年12 月17 日，“大型巡洋舰”的首舰在新泽西州卡姆登的纽约造船公司铺下龙骨。

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的几个“巡洋舰杀手”设计：



“修长、优雅、美丽……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失败作品”

1940 年6月14 日，巴黎沦陷，罗斯福总统在当天签署了将美国海军规模扩充11% 的法案，包括建造21 艘军舰、22 艘辅助舰船，并采购1500 架飞机——这相当于当时美国海军现有飞机数量的一半。三天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哈罗德·斯塔克向美国国会紧急提出了一笔40 亿美元的海军拨款，要求再将海军军舰数量增加70%。这是美国海军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采购案，将使美国海军增加257 艘军舰，总排水量高达132.5 万吨（当时美国海军已有的和正在建造的军舰数量为488 艘），以满足在两个大洋同时与德国和日本作战的需要。在其他任何时候要求美国国会通过这样一个法案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巴黎街头（这是个美国议员富家子云集的都市）的德国坦克比什么都有说服力。

7月19日，美国国会批准了由乔治亚州众议员卡尔·文森和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戴维·沃尔什提出的这个“两洋海军法案”（也称为第三次文森法案）。根据该法案，美国海军将新建2 艘“衣阿华”级战列舰（BB-65“伊利诺依”号和BB-66“肯塔基”号。BB-63“密苏里”号和BB-64“威斯康星”号是在巴黎沦陷的前一天向船厂下达订单正式开建的）、5 艘“蒙大拿”级超级战列舰（海军最初只奢望得到4 艘，但国会批准了5 艘）、12 艘“埃塞克斯”级大型舰队航母、4 艘“巴尔的摩”级重巡洋舰、19 艘“克利夫兰”级轻巡洋舰、4 艘“亚特兰大”级防空巡洋舰、52 艘“弗莱彻”级驱逐舰、12 艘“本森”级驱逐舰和73 艘“小鲨鱼”级潜艇，以及15000 架飞机。此外还将

建造或改建10万吨的辅助舰只、5000万美元的巡逻和护航舰艇、1.5亿美元的装备和设备、6500万美元的军火和弹药、以及3500万美元的海军设施扩建费用。9月9日，美国国会投票通过了拨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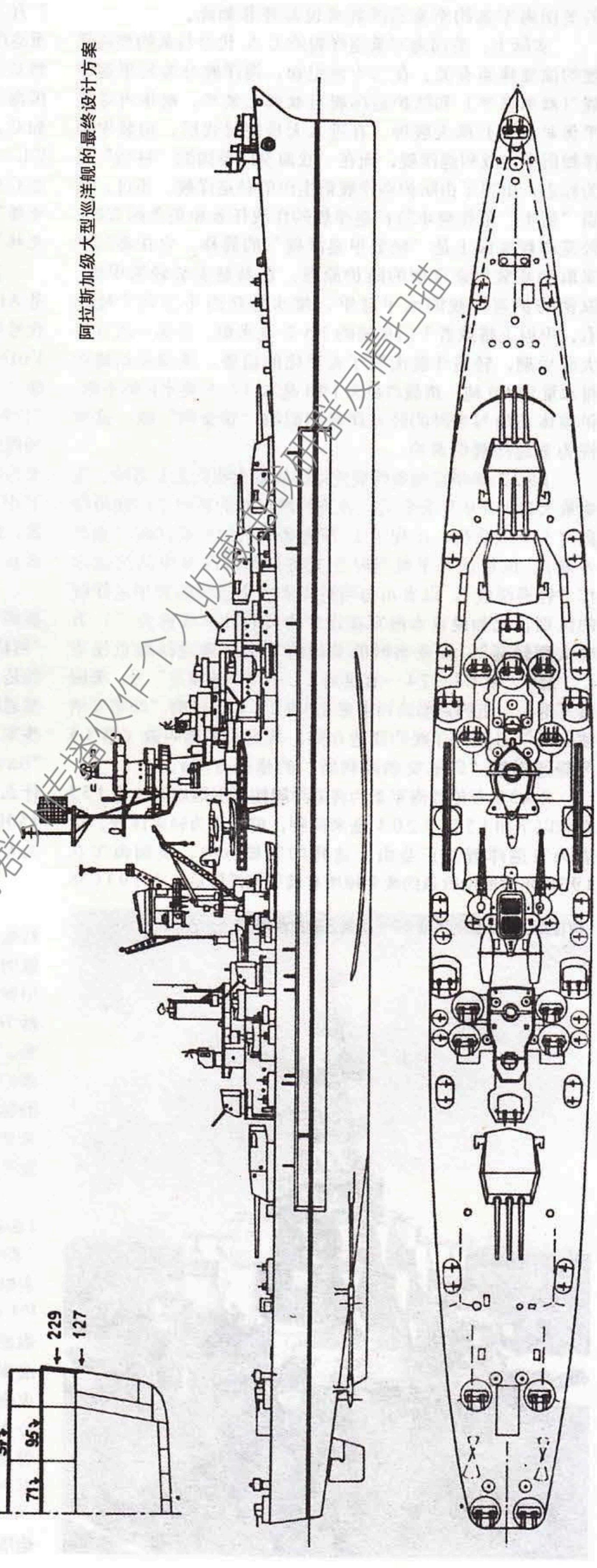
6艘“阿拉斯加”级大型巡洋舰也被包括在“两洋海军法案”计划建造的军舰之中。美国的战列舰以州名命名，而重巡洋舰和轻巡洋舰以城市命名。这6艘大型巡洋舰另辟蹊径，以当时属于美国的六处海外领地命名，首舰被命名为“阿拉斯加”号（USS Alaska）。另外五艘的名字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分别是“关岛”号（USS Guam）、“夏威夷”号（USS Hawaii）、“菲律宾”号（USS Philippines）、“波多黎各”号（USS Puerto Rico）和“萨摩亚”号（USS Samoa）。

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从1935年起已经是一个自治的共和国，从前的美国驻菲律宾总督已经改为“高级专员”。虽然当时菲律宾仍然像波多黎各、夏威夷等“未归并领地”一样向美国国会派出代表，但是已经拥有自己的总统、内阁、宪法和最高法院，并且预定在1946年7月4日最终获得完全独立。古巴在1898年到1902年之间的地位也曾与菲律宾相同。当时属于美国的其他“未归并领土”还包括美属维尔京群岛，以及坐落于太平洋中间、没有常住居民的中途岛、威克岛、贝克岛、贾维斯岛、约翰斯顿环礁等等。不过如果“阿拉斯加”级要再建造后续舰的话，这些礁石小岛的名字有些拿不上台面。

“阿拉斯加”级的舰种代号为CB，这是美国海军专门为它制订的新代号。在1920年之前，美国海军军舰代号是B（战列舰）、C（巡洋舰，当时主要是指防护巡洋舰及轻巡洋舰）、D（驱逐舰）、S（潜艇）、M（浅水重炮舰）、ACR（装甲巡洋舰）这样的形式。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出现了许多新舰种而决定改用双字母代号系统，其中前一个字母是主舰种代号，包括B（战列舰）、C（巡洋舰）、D（驱逐舰）等等；第二个字母是细分的舰型代号，例如CL（轻巡洋舰）或DE（护航驱逐舰）。如果该舰种没有子舰型，则重复第一个字母。按照这个原则，BB代表战列舰，CC代表战列巡洋舰，DD为驱逐舰（护航驱逐舰出现于二战时期，在二十年代美国海军制定DD代号时还不存在），SS为潜艇等等。

按照这个命名原则，1920年之后的美国海军巡洋舰这一主舰种下面包括了CC（战列巡洋舰）、CA（装甲巡洋舰）和CL（轻巡洋舰）三个主要的舰型。CC编号赋予6艘“列克星敦”级战列巡洋舰，CA编号赋予CA-2到CA-19这18艘老式装甲巡洋舰（1号巡洋舰的编号保留给了1898年在哈瓦那爆炸沉没的“缅因”号），而当时美国海军现有的轻巡洋舰和侦察巡洋舰编号从CL-1排至CL-23。CL当中的L代表light（轻型的）。

后来的美国海军重巡洋舰代号也是CA。关于其中字母A的意义有很多解释，有人认为代表“装甲”（Armor）。这对于从CA-2“罗彻斯特”号直至CA-19“查尔斯顿”号这些老式装甲巡洋舰来说是没错的，但是对于从CA-24“彭萨科拉”号开始



阿拉斯加级大型巡洋舰的最终设计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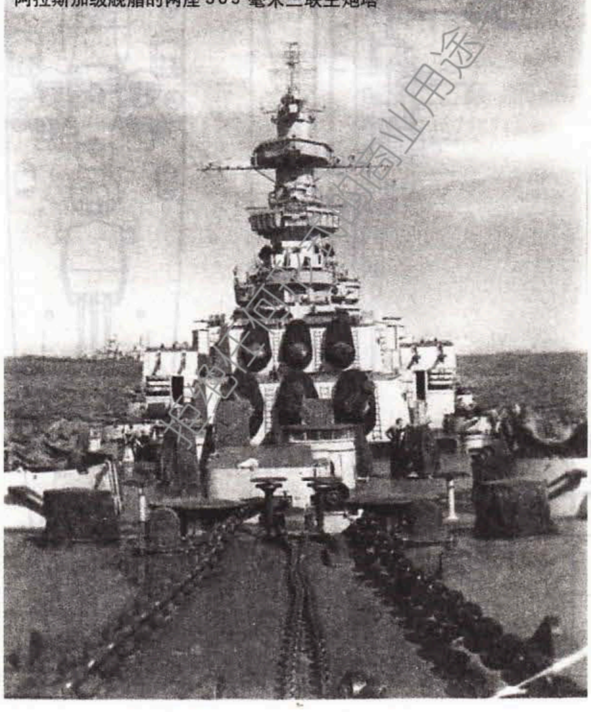
的美国海军条约型重巡洋舰来说却并非如此。

实际上，美国海军重巡洋舰的CA代号与条约型巡洋舰的演变体系有关：在二十世纪初，巡洋舰分为装甲巡洋舰（舷侧装甲）和防护巡洋舰（舷侧无装甲，舰体内有穹甲保护机舱）两大舰种。在进入无畏舰时代后，由装甲巡洋舰衍生出战列巡洋舰，而在一战前夕以英国的“林仙”级为标志，出现了由防护巡洋舰衍生出的轻巡洋舰。不过，所谓“衍生”是指继承防护巡洋舰的作战任务和角色而言的，轻巡洋舰实际上是“轻装甲巡洋舰”的简称，它在布局上采取的是装甲巡洋舰的防护原理，在两舷安装轻装甲板，取消防护巡洋舰的水平穹甲，排水量在四千至六千吨左右，甲板上搭载若干门单装的152毫米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轻巡洋舰出现了大型化的趋势，英国开始建造排水量9800吨、搭载口径为190毫米（7.5英寸）的主炮、但整体布局与当时的轻巡洋舰相似的“霍金斯”级，这被视为重巡洋舰的鼻祖。

1922年华盛顿条约规定巡洋舰最大吨位为1万吨、主炮最大口径203毫米后，各签约国海军的新建巡洋舰纷纷向这个上限靠拢，出现了1万吨级的条约型巡洋舰（重巡洋舰）。但是这些军舰当时在美英日等国海军中仍然被称作“轻巡洋舰”，以表示与当时尚未完全退役的装甲巡洋舰的区别，比如说日本海军在设计阶段将妙高级称为“1万吨大型轻巡”；而在当时的美国海军中，重巡洋舰也使用CL编号，从CL-24一直排到CL-33“波特兰”号。美国海军部长与纽约造船公司主席在1929年签订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巡洋舰的建造合同，其正式名称叫做《第35号轻巡洋舰“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建造合同》。

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将巡洋舰按照主炮规格分为155毫米以下和155至203毫米两种，前者称为轻巡洋舰，后者为重巡洋舰。正是由于这样的发展脉络，美国海军在1930年按照伦敦条约废弃掉所有装甲巡洋舰后，于1931年7月31日宣布CA舰种代号对应的舰型由装甲巡洋舰改为重巡洋舰，并且将CL-24到CL-33这些军舰改为CA-24到CA-33。由于前面提到的历史渊源方面的原因，此后美国海军的轻巡洋舰与重巡洋舰共享一套舷号排列系统，比如CA-39（“新奥尔良”级重巡洋舰“昆西”号）之后是CL-40至CL-43（四艘“布鲁克林”级轻巡洋舰），然后是CA-44（“新奥尔良”级“文森斯”号）和CA-45（“威奇塔”级重巡洋舰“威奇塔”号），然后是CL-46（“布鲁克林”级轻巡洋舰“菲尼克斯”号）。

阿拉斯加级舰艏的两座305毫米三联主炮塔



顺便多说一句：1920年之前美国航母的代号是AC，这是Aircraft Carrier的缩写，1920年之后定为CV。后一个代号并不是Carrier Vessel（载机舰）的缩写，而是Cruiser Voler的缩写。在最初出现CV这一代码的1920年，还没有像“列克星敦”级那样的大型航母，美国海军唯一的航母“兰利”号是用运煤船改装的，被定为像巡洋舰一样配合战列舰作战、执行搜索、侦察等任务的辅助性战舰，使用战术与巡洋舰相似。Voler是法文“飞行”的意思，在美国海军中用来指代重于空气的飞行器。至于轻于空气的飞行器，比如飞艇，其代号是Z，这是德文Zeppelin（齐柏林，后成为硬式飞艇的代称）的首字母。

美国海军唯一的一级战列巡洋舰“列克星敦”级按华盛顿条约的规定予以废弃后，CC这一代号被搁置起来。“阿拉斯加”级最初计划继续沿用CC代号，但是最终采用的是CB-1直至CB-6的代号，其正式舰种名称也是“大型巡洋舰”（Large Cruiser），这表明美国海军不希望将这些军舰与战列巡洋舰联想在一起。CB的第二个字母B是“battle”（战斗）的缩写，与“large”（大型）这个单词没什么字面上的联系。二战末期美国海军建造的排水量高45000吨的“中途岛”级航母最初也采用了CVB的代号，意为大型（战斗）航空母舰（Large Aircraft Carrier）。

“阿拉斯加”级的主要对海打击力量是装备于三座三联炮塔里的9门12英寸50倍径Mk8主炮。该主炮由“怀俄明”级战列舰的Mk7型主炮发展而来，使用Mk18型穿甲弹和Mk22型爆破弹。在使用穿甲弹时，炮口初速为每秒760公尺，在45度仰角强装药发射时的最大射程达35271米。经过美国海军军械局测试，该型火炮在1.5万码（13716米）距离上发射的1140磅Mk18穿甲弹可以穿透395毫米的装甲，2万码穿甲能力为323毫米（俾斯麦级战列舰的主装甲带厚度），3万码时为231毫米。炮筒身管寿命为344发左右。

在“海军假日”结束后，美国海军新建的17艘战列舰（包括2艘“北卡罗来纳”级、4艘“南达科他”级、6艘“衣阿华”级、5艘“蒙大拿”级）所装备的168门16英寸主炮全部由位于华盛顿海军船厂（Washington Naval Yard）[注]的海军火炮工厂生产。“阿拉斯加”级所用的12英寸主炮原本也计划由海军火炮工厂生产，但是由于“两洋海军法案”通过之后美国海军加快了战列舰的建造速度，海军火炮工厂的生产订单排到了1944年之后，因此只好将一部分生产任务安排给民营工厂。“阿拉斯加”级所用的主炮炮管是由伯利恒钢铁公司生产的，生产出的炮管套筒送往海军火炮工厂进行层紧和膛线加工。

“阿拉斯加”级的主炮塔排列方式为两前一后，单座炮塔的重量为940吨，可以每秒5度的速度做300度的回旋。

炮塔内部中央位置装有双段液压驱动式扬弹机（同时期美国海军战列舰16英寸主炮塔装备的是单段扬弹机，效率和安全程度较低）。主炮的射速为每秒2.4发到3发。主炮塔的正面装甲厚325毫米（12.8英寸），侧面厚度152毫米，顶部厚127毫米。安装在炮塔内的Mk8型火炮俯仰角范围为负3度到正45度，其液压式扬弹机固定在正7度仰角时装填，单座炮塔备弹量为1500发。

“衣阿华”级战列舰上安装的16英寸三联装主炮塔造价为140万美元（不含火炮），而“阿拉斯加”级12英寸炮主炮塔的造价竟高达155万美元，是美国海军最昂贵的一款炮塔。美国海军在二战期间一共生产了10座这种炮塔，其中9座是为“阿拉斯加”级的头3艘军舰“阿拉斯加”号、“关岛”号和“夏威夷”号建造的，还有1座是备用炮塔。

令人伤心的是，尽管这种新型炮塔造价昂贵，但是由于是赶工期研制出来的产物，在实际使用过程当中各种故障层出不穷。美国海军炮械局后来在1947年评价说，阿拉斯加级的主炮塔是“一个杰出的例证，证明一种新型号的装备在定型生产之前必须要进行预先测试”。

“阿拉斯加”级的副炮布置方式与“巴尔的摩”级重巡洋舰相同：两座双联127毫米Mk12火炮采取背负方式分别排列在2号主炮塔和艉部3号主炮塔的后面，另外四座双联127毫米副炮则分别布置在舷侧，两前两后。“阿拉斯加”级配备的防空火力包括56门40mm56倍径四联装博福斯高炮，以及34门20mm70倍径厄利康高炮。此外还搭载4架OS2U“翠鸟”或者柯蒂斯SC－1“海鹰”水上飞机，做为侦察机和弹着点观测机使用。两座飞机弹射器安装在舯部左右两侧，美国海军的条约型重巡洋舰也是采取同样的弹射器和机库布置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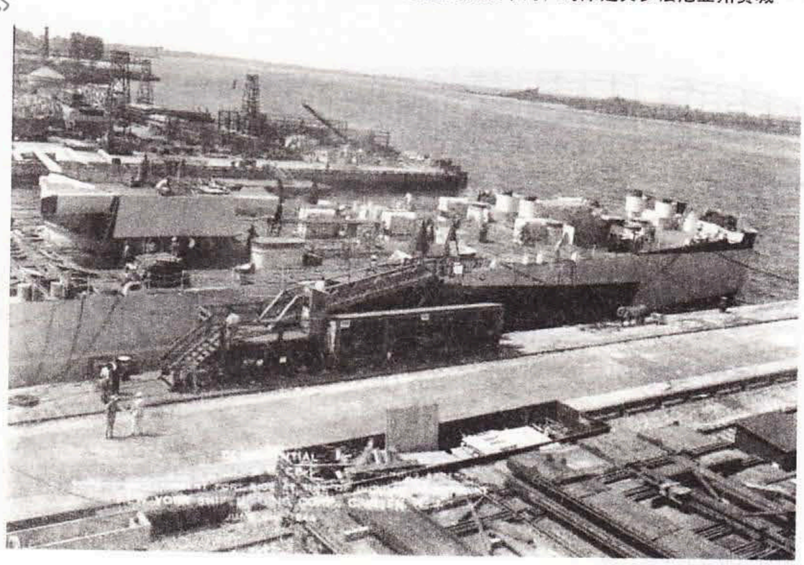
从其他方面看，“阿拉斯加”级的规模倒是很接近战列舰或战列巡洋舰这一级别的主力舰：全长为246.43米（808英尺6英寸），比“北卡罗来纳”级和“南达科它”级战列舰还要长；水线部位的长度是241.25米。舰体最大宽度27.67米，最大吃水9.684米。其轻载排水量为25971吨，标准排水量29779吨，满载排水量34253吨，接近或超过了美国海军在20年代以前建造的标准型战列舰的水平。其舰艏干舷高度为9.511米，舰艉干舷高度5.269米。

“阿拉斯加”级的动力系统布局与“巴尔的摩”级巡洋舰一样，左舷从前往后依次为锅炉舱、锅炉舱、机舱、锅炉舱、锅炉舱、机舱，右舷也与其相同。在舰体中段的4处锅炉舱里安装了8台带蒸汽过热装置的巴伯考克—威尔考克斯型锅炉，蒸汽压力为每平方英寸634磅。动力系统采用四组通用电气公司的蒸汽轮机，每个机舱安装两组。其高压汽轮机是12级冲动式汽轮机，每分钟5327转，第一级采用双例高压加热器，其余11级采用单例高压加热器；低压汽轮机为6级冲动，每分钟4478转。经过齿轮减速，传动轴的转速为每分钟270转。四组蒸汽轮机提供的输出功率高达150000马力，这为其提供了高达33节的最大航速。在全速倒车的情况下，汽轮机转

正在纽约造船公司卡姆登船厂舾装的“阿拉斯加”号，可见舰艏的两座主炮塔和一座127mm双联高炮，摄于1944年6月5日



舾装中的“阿拉斯加”号，舰艉的另一座主炮塔。远处为特拉华河，对岸是宾夕法尼亚州费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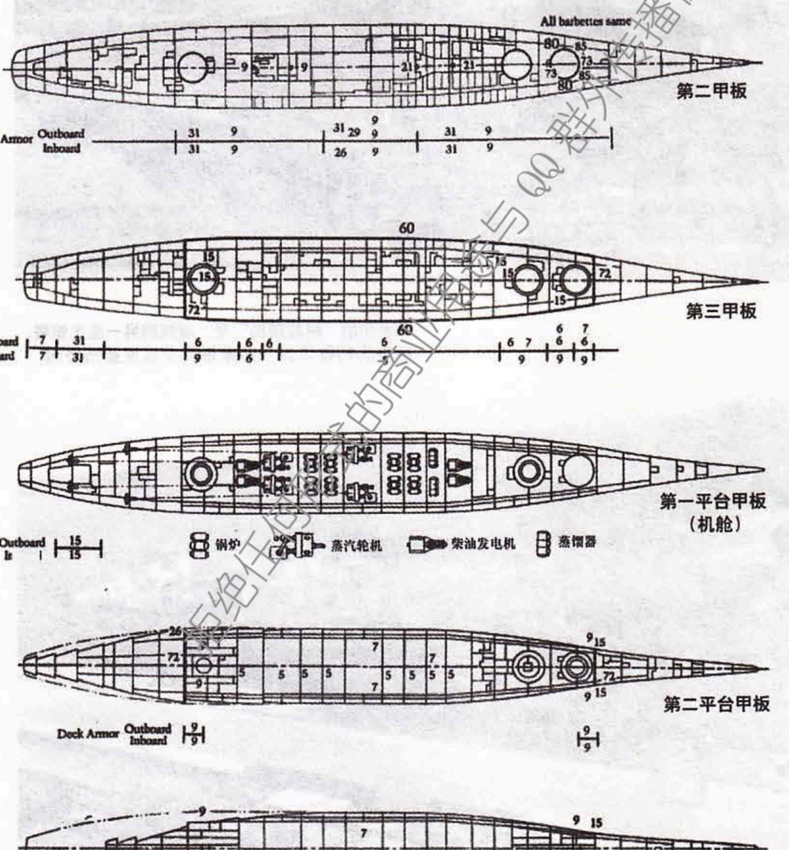
【注】华盛顿海军船厂创立于1799年，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安纳科斯提亚河北岸，二战期间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兵器工厂。1945年12月改名为华盛顿海军火炮工厂。1961年之后军工厂迁出，原址成为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海军历史中心、海军犯罪调查处、海军军法署、海军陆战队学院和海军军乐队所在地，1976年被列为美国国家史迹

速为每分钟2614转，螺旋桨转速是158转/分。每处机舱内有两台通用电气涡轮发电机，功率1000千瓦，输出450伏交流电；此外还配有4组柴油发电机，输出功率是1062千瓦。

“阿拉斯加”级的螺旋桨全都由纽约造船公司制造，直径4521毫米（14英尺10英寸），传动轴直径511.175毫米（1英尺8.125英寸）。燃油搭载量为3676.7吨，在15节航速下的续航力为12000海里。此外舰上还搭载347.9吨柴油、31.6吨航空汽油、385.6吨锅炉用淡水和459.1吨饮用水。全舰的标准定员是1517人，其中73名军官，1444名士官和水兵。

在美国海军部长与纽约造船公司签订的“阿拉斯加”级造舰合同中，规定其单舰造价为7406.6万美元。作为参照，我们可以拿同时期美国海军其他几级主力舰的造价来进行一下对比：“北卡罗来纳”级战列舰的造价为7688.575万美元，“南达科他”级为7700万美元。“衣阿华”级的头四艘造价为1.1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8亿美元），到最后两艘“伊利诺伊”号及“肯塔基”号开工时，由于参照“蒙大拿”级改进防御设计，再加上战时通货膨胀的因素，价格上涨至1.25亿美元。“蒙大拿”级战列舰的预算造价为2亿美元，约等于今天的32.7亿美元。考虑到今天一艘宙斯盾驱逐舰“伯克”级的造价大约是10亿美元，“西奥多·罗斯福”级核动力航母的舰体造价大约是80亿美元，“衣阿华”级和“蒙大拿”级的造价似乎并不是十分昂贵，但是要考虑到当时美国的国家经济总量是不如今天的。

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同时期美国其他军舰的造价：一艘“埃塞克斯”级航母不包括舰载机在内的造价是3800万美元，“卡萨布兰卡”级护航航母造价约为1200万美元，“弗莱彻”级驱逐舰为1000万美元，护航驱逐舰为550万美元，猎潜艇为300万到400万美元，“小鲨鱼”级舰队潜艇为330万美元，战时大量建造的万吨级货船“自由轮”造价为160万美元。巡洋舰方面，与“阿拉斯加”级同时代的“巴尔的摩”级巡洋舰的单舰造价为3300万美元。前面提到过1929年纽约造船公司建造“印第安纳波利斯”号的合同，当时该舰的合同造价为1090万3200美元，相当于1934年罗斯福将美元贬值40%后的1845万美元。



阿拉斯加级的甲板布局

“阿拉斯加”级舰身中部机舱和弹药库等关键部位的主装甲带厚度为229毫米，由于采取向内倾斜10度安装的方式，因此从理论上讲可以抵御敌舰在2.5万码距离上发射的1140磅穿甲弹的直接命中。非关键部位的主装甲带厚度逐渐削减为127毫米。其上甲板装甲厚度是36毫米，第二甲板装甲厚度76毫米，此外在机舱上方加装一层25毫米厚的装甲钢板；第三甲板的甲板装甲厚度为16毫米。炮塔基座圈的装甲厚度为279到330毫米，司令塔侧壁装甲厚269毫米，顶厚127毫米。“阿拉斯加”级的密闭隔舱宽度为3.05米，外壳之内只有两道纵向防水隔壁，水线下部位的防水舱室划分与重巡洋舰一样，没有安装战列舰那样的防雷水密隔舱。

总的来说，“阿拉斯加”级被后世研究者认为是二战期间美国海军设计最失败的战舰之一。它虽然在尺寸上比重巡洋舰大很多，甚至超过了美国海军在“北卡罗来纳级”之前的所有战列舰——造价也与“北卡罗来纳”级和“南达科他”级战列舰相差无几——但是它的防空火力只与同时期的重巡洋舰相同，而后者的吨位只有“阿拉斯加”级的一半。“阿拉斯加”级尺寸巨大的单叶舵片是当时典型的美式重巡洋舰风格。由于只有单舵，因此其操纵性能不佳，转弯回旋半径为870码，甚至超过了“衣阿华”级战列舰。

在1944年，随着雷达技术的进步和航母群编队战术的实施，美军战列舰及巡洋舰舰载水上观测机对于射击指挥和侦察的意义已经不大。海军造船与修造局曾经提议拆除“阿拉斯加”级两舷的两座弹射器，加装两座127毫米高平两用炮，这样只需增加50吨的重量。但是随着美国海军在太平洋的作战日益逼近日本本土，舰队防空的迫切需要导致海军无法从特混舰队中抽出这两艘大型巡洋舰进行这样的改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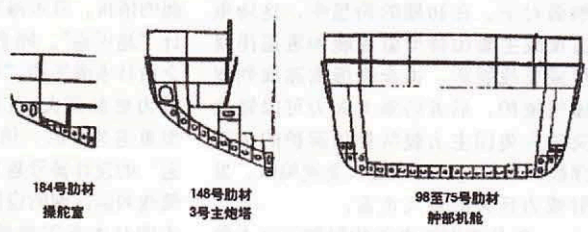
1941年12月出任美国海军总司令的金海军上将是“大型巡洋舰”的反对者之一。他在1927年接受了海军航空兵的飞行训练，还在1933年出任美

国海军航空局局长，从骨子里来说就不是巨舰大炮主义者。金在1939年进入海军总委员会，当时一般认为这里是上年纪的高级军官在退休之前混日子的地方，但是金本人不这么看。他对“大型巡洋舰”的设计方案提出反对，认为它的的装甲太薄了，是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军舰。1940年2月，在海军总委员会对造船与修造局提出的新船型设计方案召开听证会时，金曾经一边斜睨着“阿拉斯加”级的模型，一边对自己的副官偷偷地挖苦说：“修长、优雅、美丽……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失败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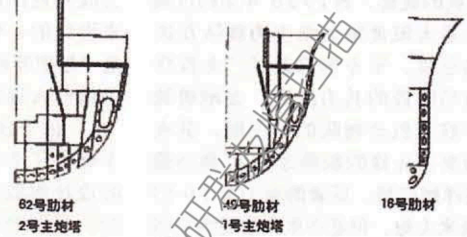
金在海军总委员会中表现出来的工作能力引起了当时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哈罗德·斯塔克的注意，他在1940年底把金调到大西洋舰队当司令。但是金在离开总委员会之后还是坚持对“大型巡洋舰”的反对意见，认为如果6艘“阿拉斯加”即使不能改成航母的话，也不如用这笔预算来建造14艘“巴尔的摩”级重巡洋舰或者20艘“亚特兰大”级防空巡洋舰，用来担任舰队防空力量。但是罗斯福最终拍板作出了建造“阿拉斯加”级的决定，金只好服从海军最高统帅的意见。事实上，后来在二战当中把“阿拉斯加”级打发去护卫航母编队的决定，也是出自金海军上将这位老“列克星敦”号航母前任舰长的主意。

说到“阿拉斯加”级的设计史，就不能不提到日本海军的“超甲巡”设计。在海军研究者当中有一种说法认为，美国海军是在1936年海军军备条约作废时，猜测日本准备建造搭载305毫米主炮的所谓“秩父级大型巡洋舰”，之后才开始设计“阿拉斯加”级的；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日本海军的“超甲巡”是针对“阿拉斯加”级的回应。

实际上这两种说法都不全面。“超甲巡”的出现既有日本海军本身战略需求的原因，同时也是海军设计部门对“敦刻尔克”级带来的“巡洋舰杀手”这一崭新概念的正常反应。稍后德国海军“沙恩霍斯特”级的出现更是刺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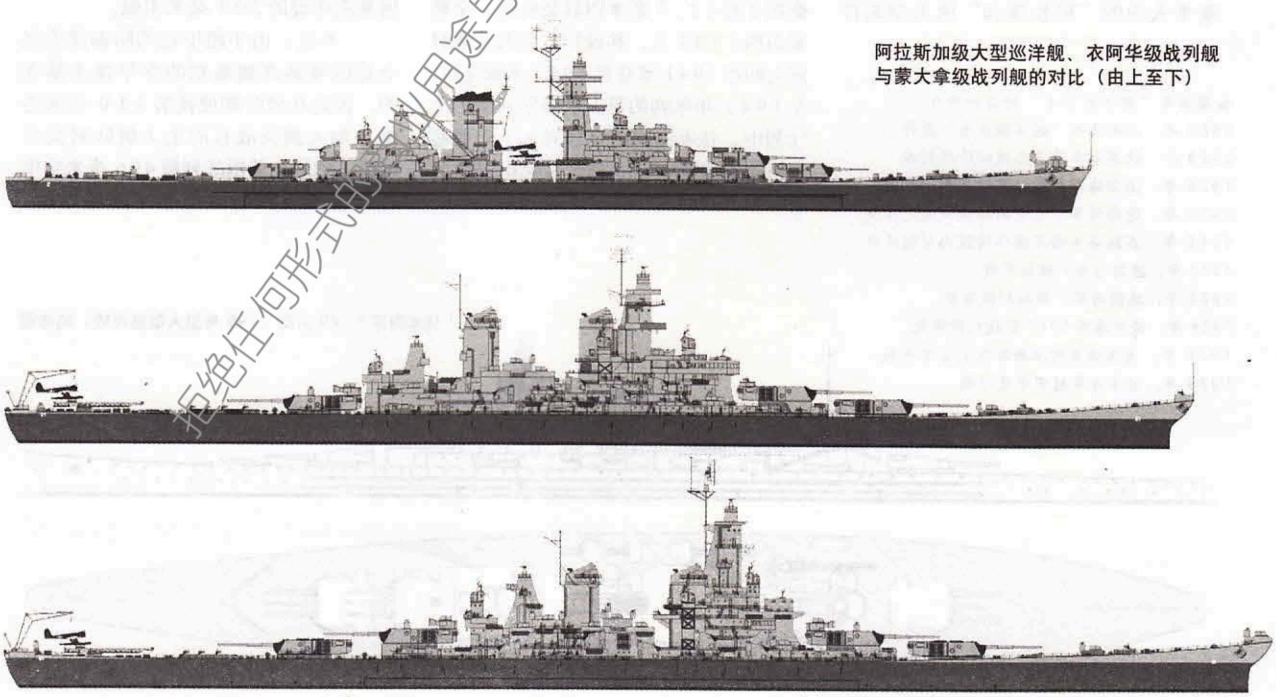
阿拉斯加级的舰体防御布置



其他海军列强的海军作战部门，苏联的“喀琅施塔得”级、荷兰的1047型战列巡洋舰和美国的“阿拉斯加”级的设计开始于大致相同的时间，这并不仅仅是巧合。这是海军传统的对“更大、更强、更粗”的军舰的恐惧心理：对方拥有的新型军舰不一定对我合适，但是为了我自己的安全，对方有的我一定要有。大炮巨舰时代结束之后的核军备竞赛和宇宙空间军备竞赛也是出于同样的恐惧心理。

说到日本海军海军本身的战略需求，其由来是这样的：按照战前日本对美海上决战的“九段作战计划”，当作战进入第七阶段、美国海军完全占领马绍尔群岛继续向东太平洋挺进时，决战阶段就将到来在。以超级战列舰（大和级）为核心的日本主力舰队与美国海军主力进行最后的交手（第九阶段，类似对马海战）的前夜，日军的夜战舰队将以鱼雷为武器对美国舰队进行杀伤，以求最大限度地

阿拉斯加级大型巡洋舰、衣阿华级战列舰与蒙大拿级战列舰的对比（由上至下）



削弱对手。在初期的构想中，这场鱼雷夜战主要由特型驱逐舰和重巡洋舰组成夜战舰队，由金刚级高速战列舰提供掩护，后者的强大火力可以轻松突破在美国主力舰队外层屏护的重巡洋舰，后续舰只随即突入美舰编队，发射威力巨大的氧气鱼雷。

但是海军军备条约限制了日本舰队主力舰的规模，到1936年条约过期时，为最大限度地加强主力舰队在决战日的胜算，军令部修改了“九段作战”最后阶段的兵力配置，金刚级被转用作航母机动舰队的护卫舰，其夜战火力突击先锋的职能改由4艘高雄级重巡洋舰接替，后者的火力为10门203毫米主炮。但是高雄级的舰内空间不足，不能容纳水雷战队司令部的人员，而且其通信能力也不如金刚级。更重要的是，如果美国海军果真像日本海军军令部所设想的那样，建造主炮口径为305毫米的超级巡洋舰、并赋予其“巡洋舰杀手”的作战使命的话，那么高雄级的火力将不足以突破美国主力舰队外层的这一层防护。那么在第二天的决战日，美国主力舰队的实力可能远没有被削弱到预期的70%以下。这样的话，日本海军近三十年来对鱼雷战队（重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投入及训练，到了最后关头有前功尽弃的可能。

基于以上考虑，再加上从美国隐约传来了美国海军正在设计搭载305毫米火炮的“阿拉斯加”级大型巡洋舰的情报，日本海军从1939年开始设计“超甲巡”。顾名思义，“超甲巡”比之前日本海军的“甲型巡洋舰”（重巡）威力更加强大，以全面凌驾美国条约型重巡为目的。值得注意的是，“超甲巡”的设计番号是B-65，前一代天城级战列巡洋舰的设计番号为B-64，这表明日本海军舰政本部是把超甲巡作为战列巡洋舰（日文称“巡洋战舰”）来设计的；但是超甲巡的正式称呼却是“超甲等巡洋舰”而非“巡洋战舰”，仍被归入巡洋舰的舰级。

由于日本海军舰政本部在战败前夕烧毁了全部资料，因此关于超甲巡的设计图纸和文字资料流传下来的极少，只有当事人战后接受美国海军调查人员询问时透露过一些指标。它的标准排水量为31400吨，公试排水量34950吨，全长240米，最大宽度27.5米，舰体长宽比接近巡洋舰，外观看上去则更像小了一圈的大和级战列舰。作为夜战突击舰队的火力和指挥中枢，超甲巡将担任夜战部队总旗舰，因此选用当时日本海军速度最高的丙型驱逐舰（岛风级）的主机，17万马力的总功率使该舰的航速可以达到33节。搭载4545吨重油，航速18节时的续航力8000海里。超甲巡的舵也与大和级战列舰一样，采取主舵与副舵串列式布置的方式。

超甲巡的防空火力为8座九八式100毫米双联高炮、4座三联25毫米高炮和2座12.7毫米四联装机枪，全舰乘员约1300人。其设计工作的完成时间大约在1941年底到1942年初之间，在1941年年初的第五次海军战备扩充计划中，日本海军军令部列入了2艘超甲巡的建造计划，即795号舰和796号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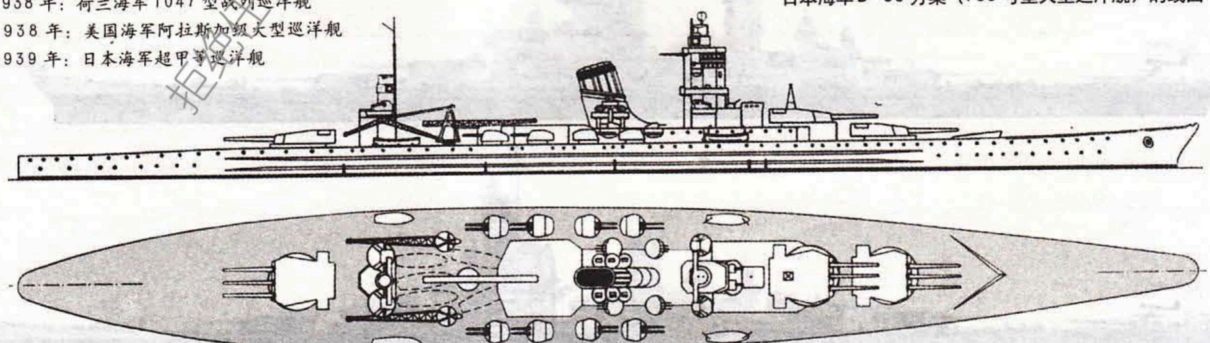
为与“阿拉斯加”级的9门MK8型305毫米主炮抗衡，超甲巡装备了3座三联装1940年型310毫米主炮。这种火炮与超大和级战列舰使用的510毫米主炮同时开始研制，1940年到1941年期间进行了水中防御试验，代号为“试制乙炮”，发射重561公斤的穿甲弹时预计射程达36000码。此外基于日清、日俄两次战争中装甲巡洋舰加入主力舰队参与决战的经验，舰政本部还特意将超甲巡的310毫米主炮炮塔重量设计得与长门级战列舰的双联410毫米主炮塔重量相同（均为1000吨）。由于被华盛顿条约取消计划的2艘加贺级和4艘天城级主力舰的炮塔和火炮都已制造出来、并封存在仓库内，因此超甲巡在战时经过紧急改装就可以将火炮换装为3座双联410毫米主炮，参加主力决战，以弥补战列舰数量不足的劣势。

不过，由于受这种投机心理的影响，超甲巡的主炮塔重量过大、只留下了350吨的吨位裕量用来布置装甲，因此致使其装甲厚度严重不足（阿拉斯加级在设计时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但是航速、火力和航速这三方面权衡得好一些）。其炮塔正面装甲厚200毫米、侧面152毫米，根本无法与“阿拉斯加”级的325毫米主炮塔正面装甲相比。主装甲带采用厚190毫米、倾斜20度的VH装甲板，水平装甲厚度125毫米，在射程距离上基本可以抵御美国重巡洋舰的203毫米主炮。

不过，由于超甲巡的防御能力完全是以重巡洋舰级别的穿甲弹为基准的，因此在战时即使换装410毫米主炮、加入到决战日的主力舰队对抗中的话，它们在美国战列舰406毫米穿甲弹面前的生存能力也非常值得怀疑。

各国海军“巡洋舰杀手”的设计顺序：
1925年：法国海军“巡洋舰杀手”设计
1928年：德国海军德意志级袖珍战列舰
1929年：法国海军敦刻尔克级战列巡洋舰
1935年：德国海军沙恩霍斯特级战列巡洋舰
1935年：苏联海军喀琅施塔得级大型巡洋舰
1937年：德国海军P级巡洋舰
1938年：德国海军O级战列巡洋舰
1938年：荷兰海军1047型战列巡洋舰
1938年：美国海军阿拉斯加级大型巡洋舰
1939年：日本海军超甲等巡洋舰

日本海军B-65方案（795号型大型巡洋舰）的线图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日本海军在1942年中途岛海战之后的“改五计划”中取消了超甲巡的建造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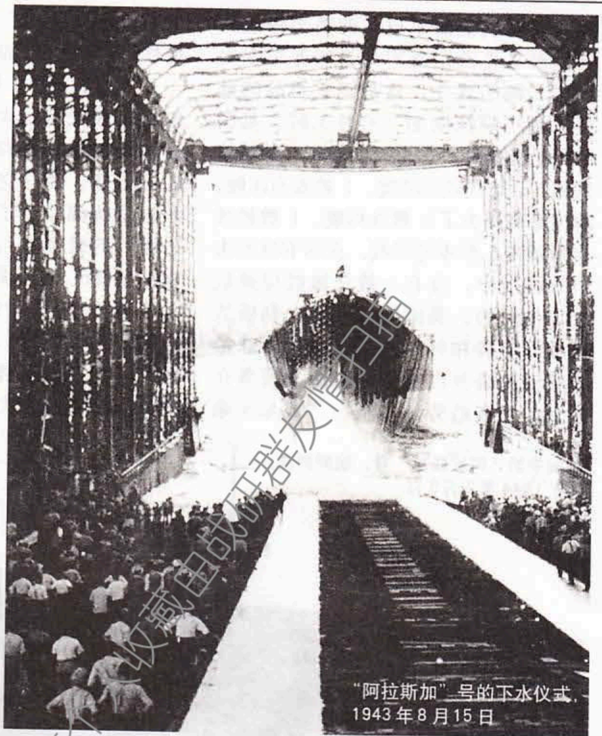
阿拉斯加和关岛

按照美国海军的安排，六艘“阿拉斯加”级大型巡洋舰全都由纽约造船公司（New York Shipbuilding Co.）建造。这家船厂建于1899年，投资人是美国大富豪安德鲁·梅隆和钢铁大王亨利·弗里克。由于厂址最初选在纽约的斯塔滕岛，所以在营业注册登记时起了“纽约造船公司”这个名字，但是后来把厂址定在了新泽西州的卡姆登，厂址濒临特拉华河。

纽约造船公司除了建造各种客货船、货船、渡船、油船、运煤船、灯塔船等民用船舶外，还先后为美国海军建造过“堪萨斯”号、“新罕布什尔”号、“密歇根”号、“犹他”号、“阿肯色”号、“俄克拉荷马”号、“爱达荷”号、“科罗拉多”号共计8艘战列舰，以及未完工即被废弃的“华盛顿”号战列舰和“萨拉托加”号战列巡洋舰。此外还为阿根廷海军建造过“莫雷诺”号战列舰。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到“海军假日”结束这段时间里，纽约造船公司还为美国海军建造了4艘条约型重巡洋舰、46艘驱逐舰、2艘驱逐舰母舰、1艘水上飞机母舰和1艘修理船。

美国国会在1938年通过“第二次文森法案”之后，纽约造船公司接到了建造3艘“布鲁克林”级轻巡洋舰的订单，此外还在1939年7月5日开工建造了“南达科他”号战列舰。1940年美国国会通过“两洋海军法案”之后，纽约造船公司不仅从海军部接到了建造6艘“阿拉斯加”级大型巡洋舰和27艘“克利夫兰”级轻巡洋舰的订单，而且还得到了美国政府提供的2500万美元的工厂扩建费用，用于加长船台、增加厂房设备和扩招工人。到二战当中的顶峰时期，在这座船厂工作的工人多达三万人。

1941年12月1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10天之后，“阿拉斯加”号在卡姆登船厂铺放第一根龙骨，正式开工。“夏威夷”号原本也计划在同一天铺设龙骨，但是由于当时正值“南达科他”号进行最后舾装，纽约造船公司的工人数量不足，因此只得将力量先集中在“阿拉斯加”号的建造工作上，“夏威夷”号的开工日期则向后推延。“阿拉斯加”级的2号舰“关岛”号于1942年2月2日也在卡姆登船厂布放龙骨。


“阿拉斯加”号的下水仪式，1943年8月15日

当时美国海军对于未来海上战争的模式还不是十分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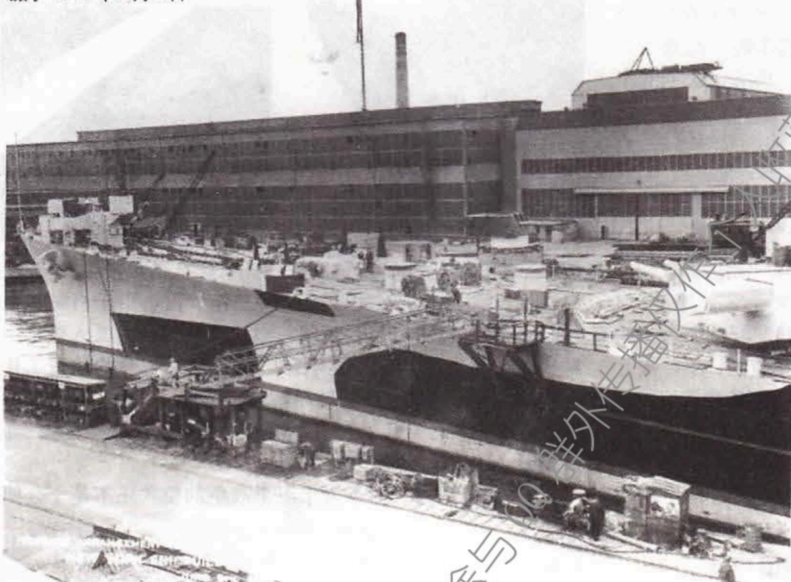
下水之后的“阿拉斯加”号，同样摄于1943年8月15日



朗。当时美国海军已有的关于海战的经验都来自英国海军与德国海军在大西洋一侧的战斗，这是老式炮战的延续。到“阿拉斯加”号开工时，英国海军已经损失了3艘舰队航母、2艘战列舰、1艘战列巡洋舰、1艘重巡洋舰，德国海军损失了1艘战列舰、1艘袖珍战列舰和1艘重巡洋舰。在所有这些大型战舰当中，没有一艘是被航母或航空兵击沉的。英国航母对意大利塔兰托港的空袭和日本航母舰队对珍珠港的成功偷袭并没有被当成海上战争在未来的发展趋势，甚至在“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被日本陆基轰炸机炸沉之后也是如此。

不过，1942年5月的珊瑚海海战向美国海军第一次展示了在远远超出战列舰主炮射程的视距之外进行海战的可能性。在这之后，美国海军和罗斯福总统都经历了一阵被称为“航母恐慌”的时期：当时“列克星敦”号航母已经沉没，“萨拉托加”号受伤失去了战斗力，“约克城”号也受了伤。在整个太平洋战区，美国海军只有“企业”号和“大黄蜂”号两艘航母，却要应付日军6艘以上舰队航空母舰。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海军总委员会决定利用已有的未完工舰体紧急改造一批航母。当时已经有9艘“克利夫兰”级轻巡洋舰开始改造工作，但其舰体尺寸有限，在载机数量上有所欠缺，因此海军把目光投向了建造中的战列舰、大型巡洋舰和重巡洋舰等大型水面战舰。

舾装中的“阿拉斯加”号，舰艏部位。摄于1944年6月5日



“阿拉斯加”号的舯部，可见右舷的飞机弹射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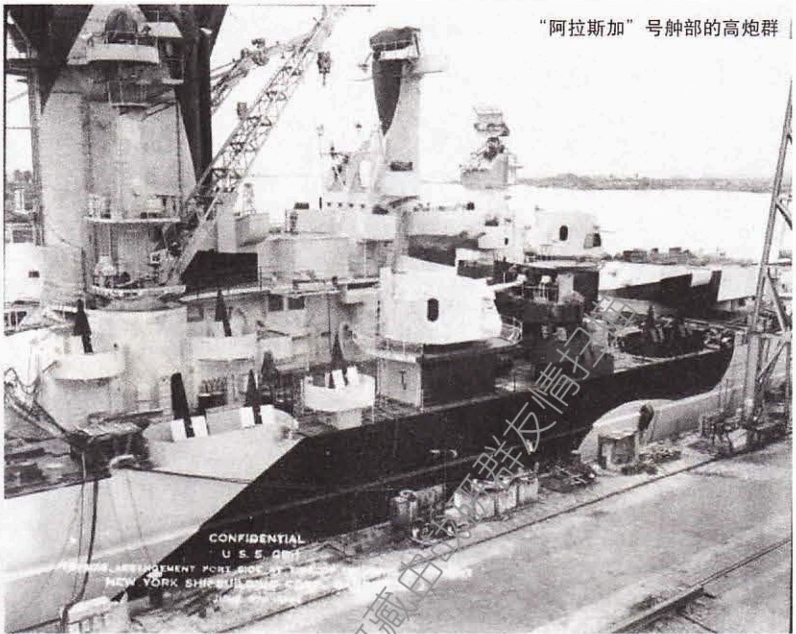
当时已经开工的2艘“阿拉斯加”级大型巡洋舰被视为航母改造的首选对象。事实上，美国海军总委员会在1942年1月就责成造船局绘制了将“阿拉斯加”级改建为航母的图纸，其要目与“埃塞克斯”级航母相仿。这两型军舰使用共同的动力系统，但是“阿拉斯加”级的飞行甲板将稍短一些（839英尺/256米），机库尺寸也相应缩小，因此其载机数量将比“埃塞克斯”级少10%（载机数72架，是“独立”级的两倍多）。此外，“阿拉斯加”级航母的干舷比“埃塞克斯”级低11英尺；在以15节速度巡航时，其续航能力将比“埃塞克斯”级少8000海里，只有12000海里。飞行甲板上将布置两座升降机，此外飞行甲板左侧前部还有一部弹射器。由于前面提到过的“阿拉斯加”级在防御区划方面的固有缺陷，所以改装为航母之后的水下防护性能不如“埃塞克斯”级和“约克城”级。

除了“阿拉斯加”级外，海军总委员会在1942年6月（也就是“约克城”号在中途岛战役中沉没的时候）提出了另一套图纸，设想将已经下水的头两艘“衣阿华”级战列舰，即BB－61“衣阿华”号和BB－62“新泽西”号，也改造为航母。在该论证方案中，“衣阿华”级航母排水量为40000吨，航速31节，飞行甲板长864英尺（263.5米），载机数目超过100架。飞行甲板上将布置三座升降机，其中一架是安装在左舷的舷侧升降机。“衣阿华”级与“阿拉斯加”级一样存在装甲过剩的问题，不过其的水下防御比“阿拉斯加”级好许多。海军总委员会要求取消水线主装甲带、换装可抵御203毫米炮弹的轻装甲，以省出5000多吨的重量。

“阿拉斯加”级和“衣阿华”级的航母改造工作在船台安排及原料调度上均无问题，唯一影响海军总委员会做出最后决定的是改造需时问题——海军总委员会当初之所以选择将“克利夫兰”级轻巡洋舰改造为“独立”级航母，改造时间短也是重要原因——

根据估算，即使以最快速度将“阿拉斯加”级改造为航母，也不可能让其在1943年初之前服役，而到时“埃塞克斯”级和“独立”级航母也将陆续建成服役。“衣阿华”级的改造工作更将持续到1943年底或1944年，对于当前（1942年）急需航母的美国海军来说意义不大。此外，当时美国海军对高速战列舰和大型巡洋舰在今后海战中的角色和地位还不明了，在由情报获知日本海军正在建造类似战舰的情况下，将两级主力舰全部改为航母未免冒险。

经过反复权衡，海军总委员会最终放弃了将这两级主力舰改为航母的计划，决定保留原造舰计划不变，同时全力建造“埃塞克斯”级航母，并且开始以C3型商船的船体为基础，大量建造工期短的护航航母。实际上美国造船工业在战时发挥出了如此惊人的潜力，“埃塞克斯”级的首舰在1942年的最后一天就竣工了，比原定的时间（1944年3月）提前了15个月；在它之后的“约克城”号和“勇猛”号提前17个月竣工，“大黄蜂”号提前了6个月，“富兰克林”号提前了8个月。



“阿拉斯加”号舯部的高炮群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施工，“阿拉斯加”号于1943年8月15日下水。阿拉斯加总督欧内斯特·格鲁宁的夫人主持了命名和下水典礼。1944年6月17日，“阿拉斯加”号在费城海军船厂正式服役，首任舰长为彼得·费施勒上校（Peter Feschler）。这是美国海军第三艘以阿拉斯加命名的军舰。

像同时期的其他美国主力舰一样，“阿拉斯加”级安装了SK对空雷达和SG对海雷达。其三座主炮塔采用Mk8型射击指挥雷达，127毫米副炮安装的是Mk12雷达和Mk37火控指挥仪，40毫米高炮安装的是Mk29/39雷达和Mk57指挥仪。所有的雷达和火控采取中央控制方式，安排在战斗指挥室中。1944年3月31日，海军总委员会要求费施勒对舾装中的该舰的总体印象作出评价。费施勒在回信中说：“……指挥中心的空间不足。在此前的讨论会议上我们曾经提出过增加战斗指挥中心的室内空间，但是我必须指出，把30名雷达和火控系统操作员安排进指挥中心是否有必要。更何况这么多人挤在一起，其工作效率也是个大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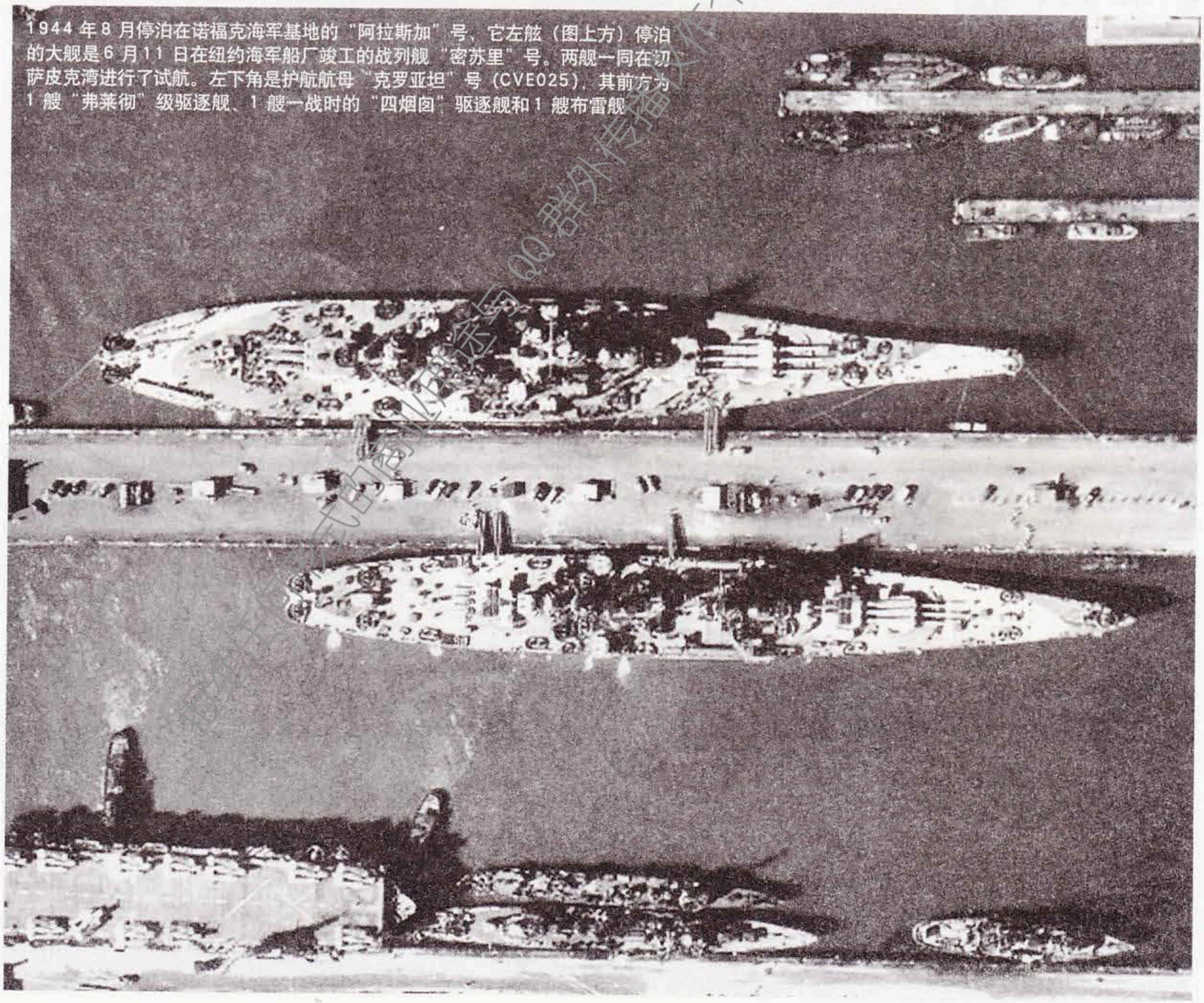
“阿拉斯加”级的最高时速只与“衣阿华”级战列舰相当。关于这一点，费施勒当时在写给海军总委员会的信中说：“尽管获悉该舰最高输出功率可以达到18万马力、提供35节的航速，但是如果主机功率能够达到20万马力的话显然将更加理想。”关于“阿拉斯加”级的单烟囱设计，费施勒说：“尽管它腾出了更多的甲板空间来安装防

1944年6月17日，完成舾装工程的“阿拉斯加”号离开卡姆登船厂，前往河对岸的费城海军船厂，在那里举行入役仪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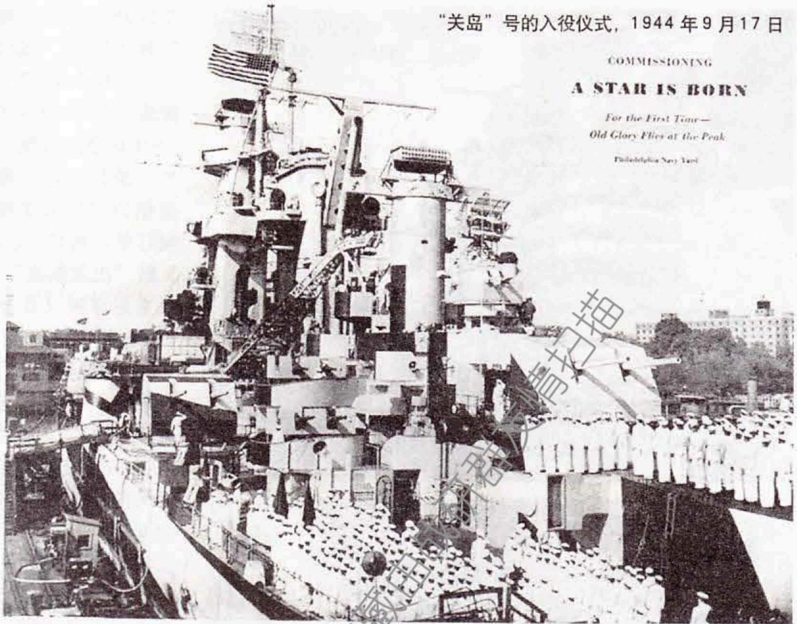
1944 年 8 月 6 日，“阿拉斯加”号离开费城海军船厂，前往弗吉尼亚州切萨皮克湾进行试航



1944 年 8 月停泊在诺福克海军基地的“阿拉斯加”号，它左舷（图上方）停泊的大舰是 6 月 11 日在纽约海军船厂竣工的战列舰“密苏里”号。两舰一同在切萨皮克湾进行了试航。左下角是护航航母“克罗亚坦”号（CVE025），其前方为 1 艘“弗莱彻”级驱逐舰、1 艘一战时的“四烟囱”驱逐舰和 1 艘布雷舰

空火力，但是容易发生水平振动，产生噪音，而且烟囱被击中之后会导致航空汽油大量泄露”。

海军总委员会主席罗克利夫少将在写给费施勒的回信中这样解释：“不要让你的船满载，如果这样的话你将会发现你的船很难进行战斗，而且还会降低装甲干舷。不要在舰上加装支柱、架子、搁板、吊板、任何轻薄和易燃的东西。你得到了一艘很好的船——第一艘摆脱了旧条约束缚的巡洋舰。作为这样一艘原型舰的舰长，你的职责非常重要。”



“关岛”号的入役仪式，1944 年 9 月 17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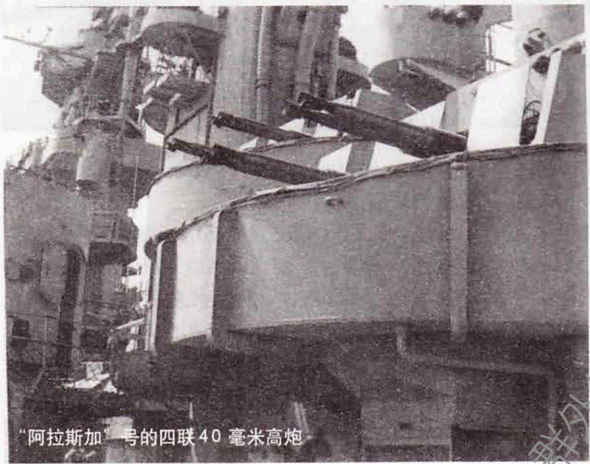
“阿拉斯加”级的二号舰“关岛”号于1943 年11 月10 日下水，由海军上校乔治·麦克米兰的夫人主持了下水典礼。这位上校在1940 年出任关岛总督（关岛是美国海军在1898 年夺占的，由于其位置可以用作海军加煤站，因此从1899 年起由美国海军管理，整座岛被视为一个海军站。总督兼任海军站司令由现役海军军官担任），此时正不幸被关在日本的战俘营中。1944 年7 月，在罗得岛州纽波特海军基地开始组织训练“关岛”号的乘员。他们在费城海军基地登舰后，“关岛”号于1944 年9 月17 日加入美国海军战斗序列。首任舰长为利兰·洛维特(Leland Lovette)。

在头两艘“阿拉斯加”级下水之后，组约造船公司将人力物力都集中到了将正在建造中的7 艘“克利夫兰”级轻巡洋舰改装为轻型航母、以及为北非及诺曼底登陆战役准备的大批登陆舰艇（100 艘坦克登陆舰和60 艘步兵登陆艇）的建造工作上。当时在美国其他的大造船厂情况也是如此：出现钢材紧张的局面之后，在罗斯福总统的亲自干预下，决定将钢材优先供应给轻型航母、护航航母、防空巡洋舰、驱逐舰和其他护航反潜舰艇，在大型军舰中只有“埃塞克斯”级航母和“衣阿华”级战列舰获得了生产优先权。

1942 年7 月，根据罗斯福总统的命令，5 艘“蒙大拿”级战列舰和4 艘“阿拉斯加”级后续舰的建造工作被无限期中止。卡姆登船厂为“夏威夷”号准备的4000 吨钢板被挪用来建造登陆艇。直到1943 年5 月25 日，海军部才再度向纽约造船公司发出重新开工建造“夏威夷”号的指示，同年6 月24 日，美国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下


入役之后不久停泊在特拉华河上的“关岛”号，摄于1944 年10 月25 日


“阿拉斯加”号的20毫米高炮和救生筏，1945年1月摄于太平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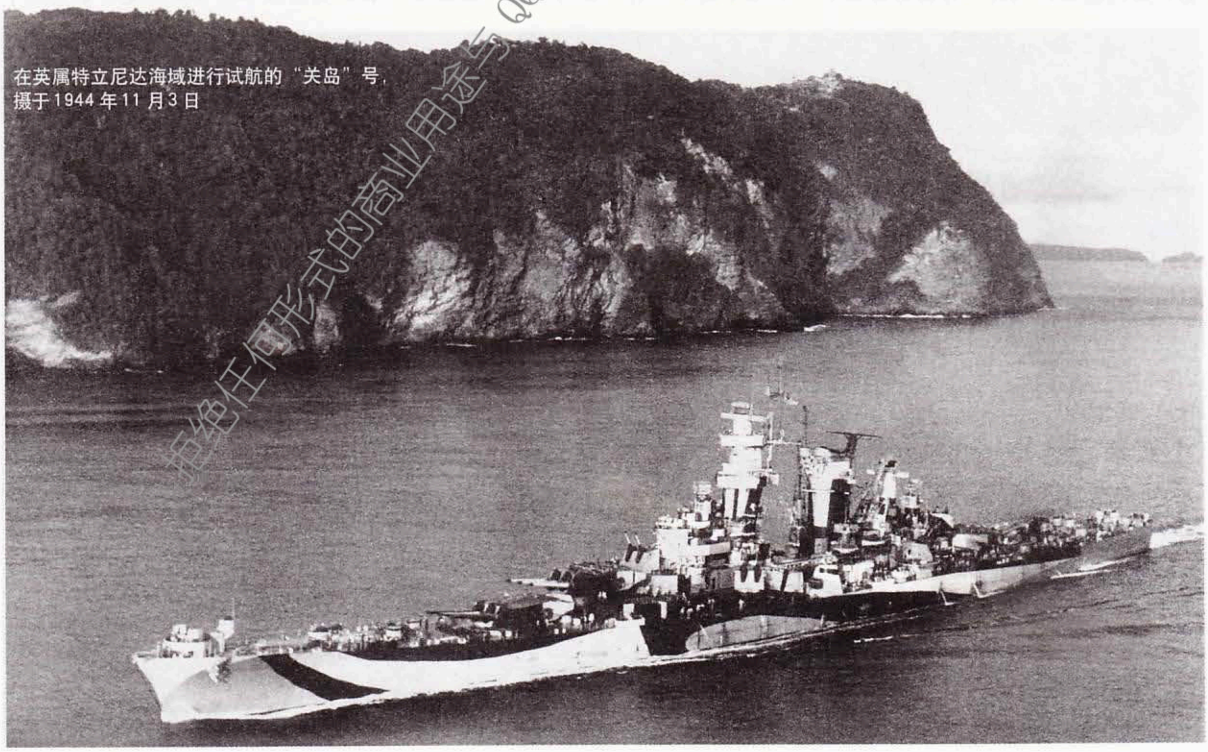

“阿拉斯加”号的四联40毫米高炮

令取消了另外3艘“阿拉斯加”级大型巡洋舰的建造计划，7月21日，“蒙大拿”级战列舰的建造计划也被取消。

1943年12月20日，“夏威夷”号在从特拉华河吹来的萧索寒风中铺下了第一根龙骨，当时纽约造船公司建造的160艘登陆舰艇、7艘“独立”级轻型航母和5艘“克利夫兰”级轻巡洋舰都已竣工。除了“夏威夷”号之外，纽约造船公司还从美国海军那里接到了另一批规模巨大的巡洋舰订单，包括12艘“克利夫兰”级轻巡（最终建成5艘）、5艘“巴尔的摩”级重巡洋舰（建成4艘）、4艘“得梅因”级重巡洋舰（后全部取消），以及7艘“法戈”级轻巡洋舰（建成2艘，另有2艘改为“塞班”级轻型航母）。

“阿拉斯加”号入役后，于8月6日在两艘驱逐舰的护航下，与“密苏里”号战列舰一道在切萨皮克湾进行了首次试航。之后它由另两艘驱逐舰“班布里奇”号和“德卡托”号陪同，驶往古巴的关塔纳摩湾进行远程试航。结束试航后，“阿拉斯加”号返回费城基地，为其5英寸副炮安装了Mk57火炮指挥仪。随后又重返加勒比海，在古巴的关塔那摩附近进行了两周的试航，经过巴拿马运河来到太平洋。其时已经是1944年年底。“阿拉斯加”号在圣迭戈海军基地附近的圣佩德罗湾进行了舰炮射击和防空训练，于1945年1月13日抵达珍珠港，由肯尼思·诺贝尔上校接替费施勒担任舰长一职。1月29日，“阿拉斯加”号启航驶往西太平洋战场。

头两艘“阿拉斯加”级巡洋舰在1943年服役后，美国海军分配给它们的角色有了很大的改变：太平洋战场的海战形式在珍珠港事件和珊瑚海海战之后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无论是日本海军的“九段作战”还是美国海军以火炮战列舰为核心的水面战术都已变得过时。日本海军的重巡洋舰显然不会像“巡洋舰杀手”的猎物那样在太平洋上四处游弋、捕杀美国商船；美国海军的大型巡洋舰也不再以


在英属特立尼达海域进行试航的“关岛”号，摄于1944年11月3日

在一对一的海面炮战中打击日本重巡洋舰为主要作战用途。这些大型巡洋舰将像“巴尔的摩”级重巡洋舰一样，在今后的海战中担任航母编队护航和防空任务。

在加罗林群岛的乌利希环礁，“阿拉斯加”号被编入赫赫有名的美国海军第58特混舰队，在米切尔的指挥下，同舰队中其他轻重巡洋舰一样承担起快速航母编队的护航防空任务。1945年2月10日，“阿拉斯加”号首次参战，随同马蒂亚斯·加德纳少将（Matthias Gardner）指挥的TG 58.5舰队参加了夜袭东京的行动，担任航母防空掩护任务。这支舰队包括“企业”号和“萨拉托加”号航母，“阿拉斯加”号，重巡洋舰“巴尔的摩”号，防空巡洋舰“弗林特”号，以及5艘驱逐舰。尽管“阿拉斯加”号舰上四分之三的乘员是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新兵，但是还是圆满地完成了这次任务。

2月20日，“阿拉斯加”号从TG 58.5舰队中抽调出来，与TG 58.2舰队当中的“威斯康星”号和“密苏里”号战列舰、以及“旧金山”号、“匹茨堡”号、“波士顿”号、“巴尔的摩”号等4艘重巡洋舰组成TU 58.2.2编队，参加了硫黄岛战役。在美军上陆之前，“阿拉斯加”号使用巨大的12英寸主炮，与TU 58.2.2编队当中的其他战舰、以及“北卡罗来纳”、“华盛顿”、“西弗吉尼亚”、“爱达荷”、“得克萨斯”、“纽约”、“内华达”、“田纳西”等8艘战列舰一道，为登陆部队提供了猛烈的炮火支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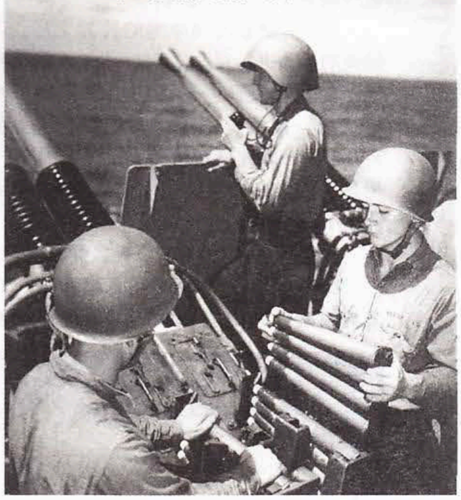
2月21日，TG 58.5舰队正式解散，“阿拉斯加”号不久之后被编入拉尔夫·戴维森少将（Ralph Davidson）指挥的TG 58.2舰队。这支舰队包括航母“列克星敦”号、“汉考克”号和“企业”号，战列舰“密苏里”号和“威斯康星”号，“阿拉斯加”号，重巡洋舰“旧金山”号、“匹茨堡”号、“波士顿”号、“巴尔的摩”号，防空巡洋舰“弗林特”号，以及20艘驱逐舰。从2月底到3月中旬，这些军舰在乌利希环礁进行休整，补充弹药和给养，准备投入到进攻冲绳的“冰山”战役当中。

“关岛”号建成之后也在切萨皮克湾进行了航海测试，然后前往加勒比海的英属特立尼达岛进行远程试航。1940年美国与英国达成“驱逐舰换基地”的协议后，英国将位于特立尼达西北端的查瓜拉马斯（Chaguaramas）半岛、以及附近的帕里亚湾水域租借给美国99年，作为海军基地。除此之外，特立尼达岛中部的库穆图（Kumuto）也租给美国陆军航空兵，成为里德堡兵营和沃勒菲尔德空军基地。美国海军在查瓜拉马斯建起了一座海军训练中心、一处海军航空站、一座软式巡逻飞艇基地和一座无线电台。

由于在二战期间能够建造航母、战列舰、巡洋舰等大型战舰的船厂集中于美国的东海岸，因此从“埃塞克斯”级航母到“衣阿华”级战列舰，以及从“巴尔的摩”级到“克利夫兰”级的巡洋舰，在竣工之后进行远洋试航


“阿拉斯加”号的40毫米高炮弹药库

“阿拉斯加”号的40毫米高炮炮位。摄于1945年2月硫黄岛战役期间




1945年2月航行在太平洋上的“阿拉斯加”号。当时该舰漂亮的Ms.32号迷彩已经换成了朴素得多的Ms.22号迷彩

训练时，都选择南下前往关塔纳摩、或者特立尼达的帕里亚湾一带。这种远航测试的内容包括调试主机、火炮校射、防空武器射击训练、主机过载试验和其他海上测试项目，同时让全舰各部门的舰员对本部门的日常工作和战斗任务进行惯熟训练。

结束了在特立尼达的试航之后，“关岛”号返回费城基地进行小规模改装。1945年1月，“关岛”号随“香格里拉”号航母一起经由巴拿马运河驶往太平洋。但是在航行途中，它的2号螺旋桨轴承在进行高速航行测试时被烧毁，“关岛”号不得不在古巴的关塔那摩湾进行紧急修理。它于1945年2月8日抵达珍珠港，停泊在“亚利桑那”号战列舰残骸的旁边。美国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在珍珠港登舰视察了这艘出师不利的军舰。3月13日，“关岛”号和“香格里拉”号航母一同抵达乌利希。3月14日，这两艘美国海军最新的军舰加入米切尔的第58特混舰队。

“关岛”号被编入了阿瑟·拉德福德少将（Arthur Radford）的TG 58.4舰队。这支舰队包括“勇猛”号、“约克城”号、“企业”号和“兰利”号4艘航母，战列舰“密苏里”号和“威斯康星”号，两艘大型巡洋舰，1艘防空巡洋舰和17艘驱逐舰。

美军制定占领冲绳的计划之后，考虑到日军会集中大规模的兵力进行反扑。TG 58.4舰队和第58特混舰队的其他快速航母舰队一道前去空袭九州、四国和本州西部的日军机场，摧毁日军残存的空中战斗力量。这支空袭编队于3月15日离开乌利希环礁，于3月18日和19日空袭了九州岛北部大分、宇佐、佐伯等地的日本航空基地，摧毁、击落了184架飞机。

当时在美国空军B29轰炸机对日本空军基地和飞机工厂“野火过境”一般的狂轰滥炸下，日本本土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疲于应命，很少能够对美国的舰队发动攻击。但是



1945年2月5日，参加硫黄岛战役的“阿拉斯加”号正在用其127毫米高炮对空开火


“关岛”号主炮齐射的场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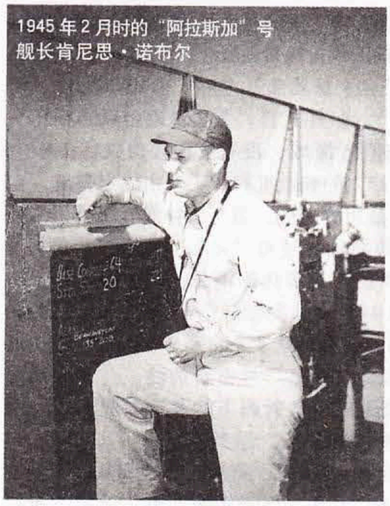
在19日的空袭行动中，日军的自杀飞机一波一波地向美军舰队飞来。由于天气恶劣，美军的雷达没能发挥作用。TG 58.2的“独立”号被一架自杀飞机击中飞行甲板后部，“企业”号和TG 58.1的“黄蜂”号航母各挨了一枚炸弹。TG 58.2的“富兰克林”号航母最惨，它被两枚炸弹击中，燃起熊熊大火，舰体大角度侧倾，人员死伤惨重，幸存的舰员奋力开展损管工作。

在熊熊燃烧的“富兰克林”号航母奋力自救的同时，“阿拉斯加”号和“关岛”号从TG 58.4当中抽调出来，与重巡洋舰“匹兹堡”号、轻巡洋舰“圣菲”号以及5艘驱逐舰组成TU 58.2.9战斗群（归TG 58.2指挥），担任防空警戒和保卫任务。在此期间，“关岛”号击落了4架前来补充战果的日军自杀飞机，“阿拉斯加”号则击落了1架。不幸的是，“阿拉斯加”号还击落了一架自己人的F6F飞机，幸好飞行员没有受伤，落海后被旁边的军舰及时搭救起来。在战斗中，“阿拉斯加”号的一座127毫米双联炮塔在对空开火时发生炮口喷焰，烧伤了旁边一座40毫米高炮炮位上的水手。这是这艘军舰整个战斗生涯中的唯一一起战斗受伤事故。

3月20日，由于高超的损管水平，“富兰克林”号的火势得到了控制。“匹茨堡”号巡洋舰拖带着这艘严重损坏的航母，以14节的速度前往乌利希环礁，“富兰克林”号将在那里接受紧急修理，然后靠自身动力返回珍珠港，最终回到美国本土东海岸的布鲁克林海军船厂进行大修（当时美国西海岸的船厂已经堆满了被日军神风飞机炸伤的军舰，无力再承担“富兰克林”号的维修任务）。在20日白天，“阿拉斯加”号用雷达指引了从“汉考克”号航母上起飞的三个战斗机编队，击落了一架前来空袭的川崎Ki-45“屠龙”轰炸机。3月22日，“阿拉斯加”号和“关岛”号解除了保护“富兰克林”号的任务，返回TG 58.4舰队。

1945年4月1日，著名的冲绳战役打响。昔日庞大的日本帝国海军联合舰队到这时已经只拼剩下了一点残汤剩水，第58特混舰队的高速战列舰和航母用来对付日军的这点残存力量绰绰有余。原本设计用来打击日本重巡洋舰的“阿拉斯加”级在海上早已没有了可与其匹敌的相应对手，因此只得继续担任舰队防空这样的“守门员职责”。

当时两艘“阿拉斯加”级仍然隶属于拉德福德少将的



1945年2月时的“阿拉斯加”号舰长肯尼思·诺布尔

TG　58.4舰队，当时这支舰队编入了从其他舰队抽调的战列舰、航母和驱逐舰，实力大幅增强，包括航母“企业”号、“勇猛”号、“约克城”号、“香格里拉”号、“提康德罗加”号，两艘轻型航母“独立”号和“兰利”号，4艘“衣阿华”级战列舰，两艘“阿拉斯加”级大型巡洋舰，3艘防空巡洋舰，以及25艘驱逐舰。

在冲绳登陆作战开始前几天，“阿拉斯加”号和“关岛”号与防空巡洋舰“圣迭戈”号和“弗林特”号、以及第47驱逐舰分队的7艘驱逐舰组成TU　58.4.9编队，前去轰击冲绳岛附近的两个小岛——冲大东岛和南大东岛。从3月27日2245时到28日0030时，两舰用305毫米主炮对整座岛屿进行了轰炸，“阿拉斯加”号的主炮发射了45发炮弹，127毫米副炮发射了352发炮弹。炮轰冲大东岛后，“阿拉斯加”号利用返回TG　58.4舰队重新加油的机会，把舰上收容的“富兰克林”号受伤船员转移到“战斧”号油船上。此后在整个冲绳战役期间，这两艘大型巡洋舰的全部战果就是在防空警戒舰的哨位上利用其猛烈的防空火力击落了3架来袭的日本自杀飞机，以及1枚“八嘎”弹（这是美军对日军“樱花”自杀飞机的称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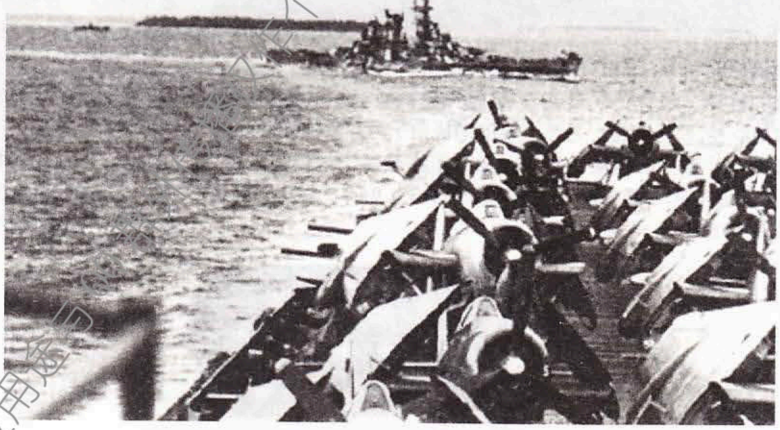
1945年5月14日，“阿拉斯加”号和“关岛”号返回乌利希环礁，进行了为期10天的短暂休整。5月24日，它们与战列舰“衣阿华”号和“密苏里”号、航母“约克城”号、“香格里拉号”和“提康德罗加”号、以及2艘防空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一道组成了TG　38.4舰队，隶属于哈尔西上将的第38特混舰队。6月2日、3日和8日，这支舰队对九州岛上的日本航空基地进行了空袭，随后又炮击了冲大东岛上的日本雷达站。

6月10日，进攻冲绳的“冰山战役”结束，TG　38.4舰队驶往菲律宾莱特岛的圣佩德罗湾，“阿拉斯加”号和“关岛”号的舰上官兵终于得到了三个月以来的第一次宝贵休假。7月13日，“阿拉斯加”号、“关岛”号、轻巡洋舰“克利夫兰”号、“哥伦比亚”号、“蒙彼利埃”号和“丹佛”号、以及6艘驱逐舰和1艘护航驱逐舰组成了第95特混舰队，指挥官是弗朗西斯·洛海军少将（Francis Low），“关岛”号担任他的旗舰。这支舰队驶往中国东海，执行搜索和扫荡日本残余海上力量的任务，为即将到来的“奥林匹克行动”（进攻日本九州岛南部的登陆作战计划）提供协助。

这支舰队于7月13日离开莱特岛，16日在冲绳岛的巴克纳湾加油，“克利夫兰”号巡洋舰和“达利”号驱逐舰在那里加入这支舰队。7月17日，第95特混舰队离开冲绳，前往东海。在东海上，除了几艘破破烂烂的木制渔船外，第95巡洋舰队没有发现任何漂浮的物体。“关岛”号舰长洛维特后来回忆说：“……我们本来以为进入东海之后，会象打翻马蜂窝一样和日本鬼子有一场苦战，可是却发现整个东海都是美国海军的天下，我们乐意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7月22日，第95特混舰队为了躲避台风“佩吉”的前进路线而进行了远途规避，随后于24日返回冲绳的巴克纳湾。杰西·奥登多夫中将在那里接任了第95特混舰队司令的职务，并且大大扩充了这支舰队的实力。洛少将原有的军舰被改称为TG　95.2，他本人继续担任指挥；“田纳西”号、“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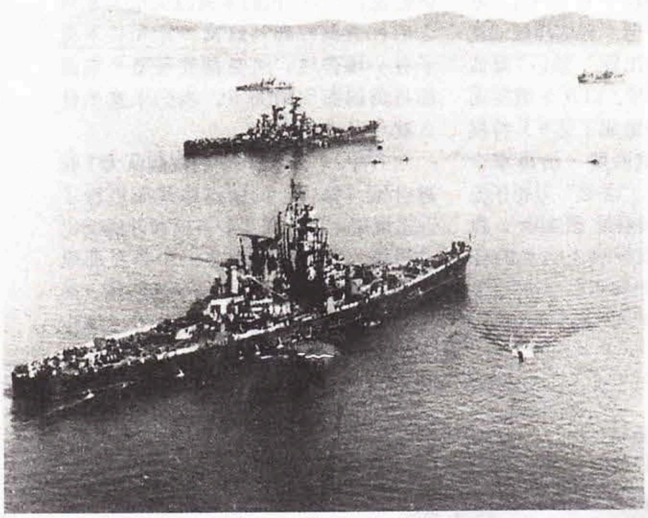
冲绳战役期间的“阿拉斯加”号，从“企业”号航母上拍摄。摄于1945年4月16日





冲绳战役期间的“阿拉斯加”号，近处是“勇猛”号航母。1945年4月16日

1945 年 9 月间在中国东海游弋的“阿拉斯加”号与“关岛”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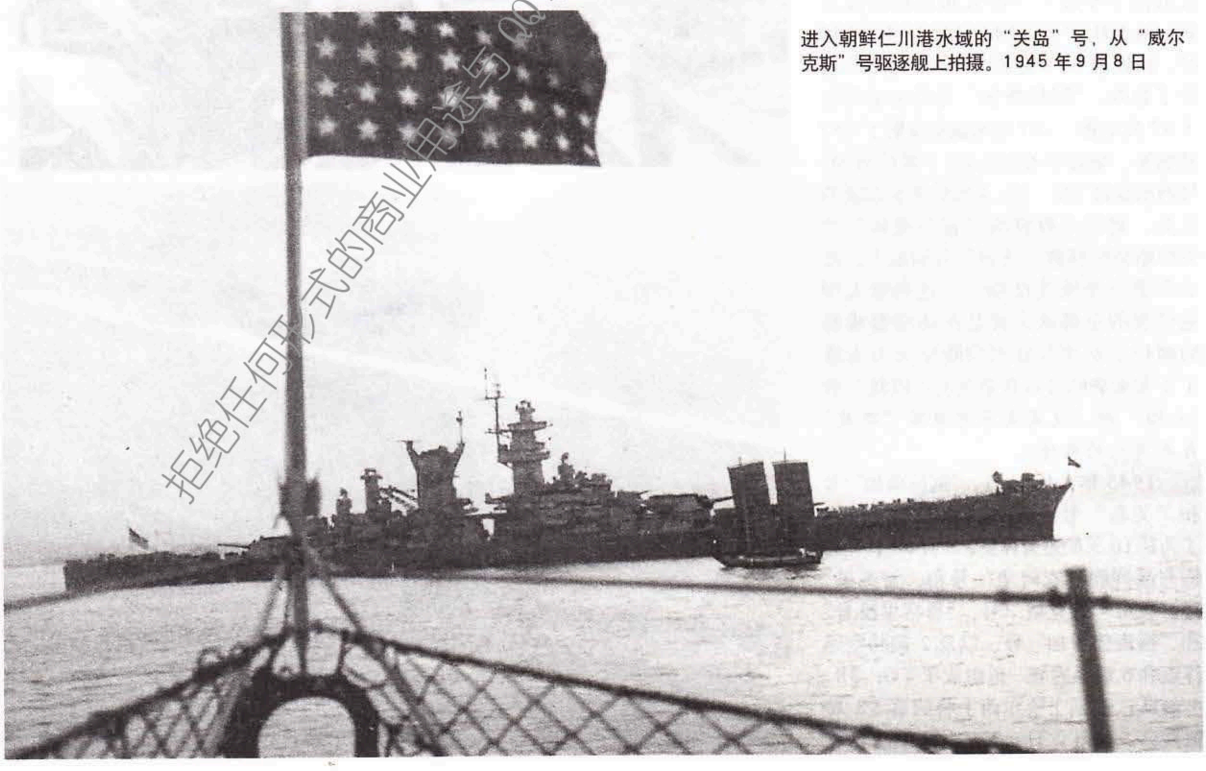
利福尼亚”号、“宾夕法尼亚”号、“内华达”号、“得克萨斯”号和“阿肯色”号这6 艘老式战列舰，护航航母“隆加角”号、“马金岛”号和“格洛斯特角”号，重巡洋舰“切斯特”号和“盐湖城”号，以及“圣路易斯”号轻巡洋舰、6 艘驱逐舰和3 艘护航驱逐舰被编为TG　95.3 舰队，奥登多夫亲自出任司令。

7 月26 日，第95 特混舰队再度出发，前往东海海域。快速的“阿拉斯加”编队执行搜索任务，而TG.95.3 为其提供掩护（不包括“宾夕法尼亚”号和“盐湖城”号，两舰当时在炮轰威克岛）。8 月1 日，为了躲避台风“夏娃”，这两支舰队抵达上海附近海域，没有发现任何目标。8 月6 日，从护航航母上起飞的舰载机扫射了舟山的定海港，击沉了几艘被日本陆军征用的舢板。第95 特混舰队于第二天返回巴克纳湾，“阿拉斯加”号和“关岛”号的舰员在那里得知了头一天原子弹在广岛爆炸的消息。

8 月8 日，搭载406 毫米主炮的“马里兰”号和“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也被编入奥登多夫的第95 特混舰队。这一天“阿拉斯加”号和“关岛”号重新加油，并且在舰上进行了大扫除。东海巡航中发射剩下的黄铜弹壳和装发射炸药包的金属罐都被清理出来，运到岸上。

8 月9 日清晨5 点，“关岛”号的无线电室从珍珠港收到了苏联向日本宣战的消息，当天傍晚，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爆炸的消息也传到了巴克纳湾。“阿拉斯加”号和“关岛”号舰上的水兵都兴奋异常，有些人开始下赌注猜日本的投降日期，但所有的人都认为离回家的日子不远了，没有一个投注的日期是在两个星期以后的。

8 月10 日，一个传言迅速地传遍了冲绳：谣传说日本已经投降，“阿拉斯加”号和“关岛”号上面都有些人开始忘乎所以，在舰上一些没人想得到的角落里，神秘地出现了威士忌酒的空瓶子。但是战争还没有结束。8 月12 日，一架日军飞机飞到巴克纳湾上空，投下一枚航空鱼雷，炸伤了停泊在“阿拉斯加”号附近的“宾夕法尼亚”号战列舰。“阿拉斯加”号和“关岛”号与港内的其他军舰一道对空开火，不知哪艘军舰的炮火击落了这架大胆而勇敢的飞机。之后的几天里，两艘“阿拉斯加”级和其他大型军舰每天晚上都要驶出巴克纳湾进行规避，以提防其他不要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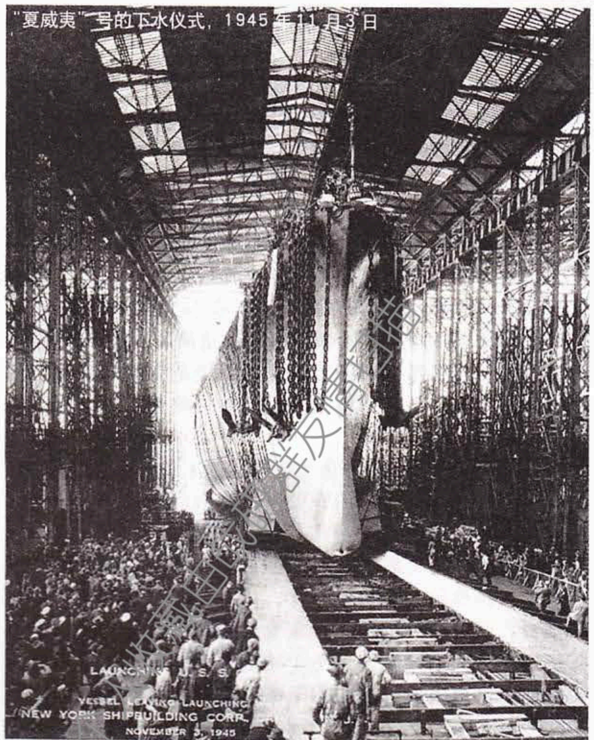
进入朝鲜仁川港水域的“关岛”号，从“威尔克斯”号驱逐舰上拍摄。1945 年9 月8 日

拒绝任何形式的商业用途与QQ群外传播，仅供群友收藏

的日本飞行员发动自杀性攻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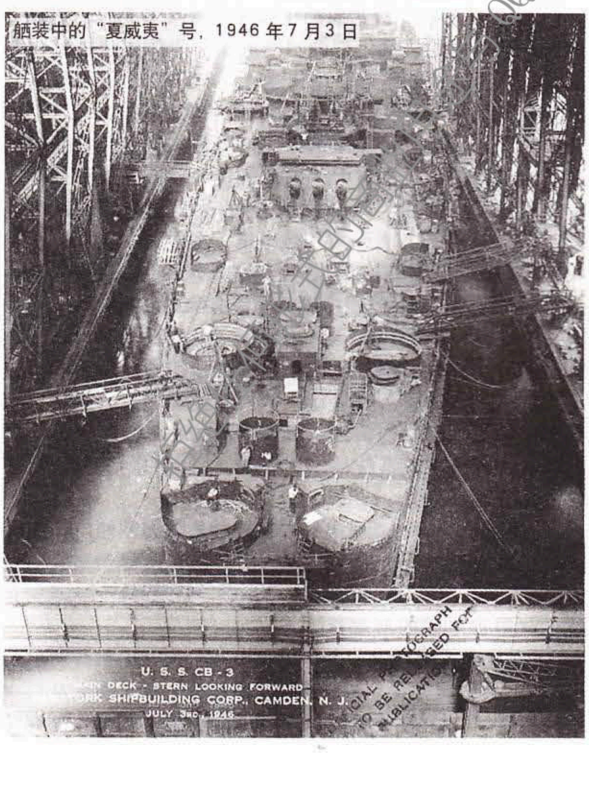
8 月15 日晚上，第三舰队司令部正式公布了日本投降的消息。这一下战争可是真地结束了。但是“如同电流一样冲击每名水兵全身”的巨大狂欢喜悦很快被一个噩耗冲淡了：几天来在水兵中一直谣传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沉没、舰员死伤惨重的消息也被第三舰队司令部证实。不过，可以回家的消息带来的喜悦实在巨大，水兵们摇摇头，叹口气，为“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上的死难同袍喝上几杯威士忌后，就又投入到庆祝战争结束的狂欢中去了。“阿拉斯加”号的官方舰史委婉地称“当我们在一月份首次进入战区后，谁也没有想到会这么早就回家……（所以）舰上出现了一些出格的欢庆活动。”

但是对于“阿拉斯加”和“关岛”的水兵来说，庆祝回家还早得很。8 月30 日，两舰被编入第七舰队，前往黄海、渤海和朝鲜半岛。9 月8 日，“阿拉斯加”号从日本运送第八集团军的部队前往朝鲜的仁川，美军在那里登陆，占领38 度线以南的朝鲜半岛。“阿拉斯加”号在这座港口一直逗留到9 月26 日，接下来前往青岛。10 月11 日，“阿拉斯加”号在胶州湾的入口下了锚。按照中美两国的协议，美国海军陆战队第6 师在青岛登陆，以控制这个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港口。“阿拉斯加”号在青岛一直驻扎到11 月13 日，然后返回仁川，在那里搭上复员回家的陆军士兵，返回美国。



“夏威夷”号的下水仪式，1945 年11 月3 日

“关岛”号在日本投降后前往旅顺和大连，这两个港口当时已经被苏军占领，美国大型巡洋舰的出现被认为是对苏联的“武力展示”。它随后也参加了仁川登陆活动，并且在仁川一直驻留到11 月14 日，在那一天满载着复员士兵，和“阿拉斯加”号一道启程返回美国。两舰在归途中都挂起了“回家长旒旗”（Homeward Bound Pennant）。这是一面红白双色的长条形旗子，靠近旗杆部位为蓝底白星，第一颗星代表90 天的海上服役期，此后每6 个月加一颗星。任何在海上连续执行任务超过270 天的美国军舰在回航归国时都有资格悬挂这种旗帜。“回家长旒旗”的长度是以舰员人数来确定的，舰上每有一名在海上连续执勤超过270 天的船员，就在长度上增加1 英尺，但是长旒旗的总长度不能超过全舰的长度。这样，军舰在返回美国后可以将旗子裁开，平均分给每一名在海上待满270 天的船员（考虑到军舰上的人员流动性不大，这通常包括了全体船员）；而军舰抵港时的值星军官分得蓝地白星的那部分旗面，留作纪念。



舾装中的“夏威夷”号，1946 年7 月3 日

在旧金山卸下士兵后，“阿拉斯加”号和“关岛”号于12 月13 日穿过巴拿马运河。“关岛”号于12 月17 日抵达新泽西州的贝永海军基地（Bayonne），“阿拉斯加”号在翌日抵达波士顿海军船厂，在翌年2 月也转移到贝永。此后这两艘大型巡洋舰都一直停泊在这里，处于后备役状态。1947 年2 月17 日，“阿拉斯加”号与“关岛”号同时退役。

再见，夏威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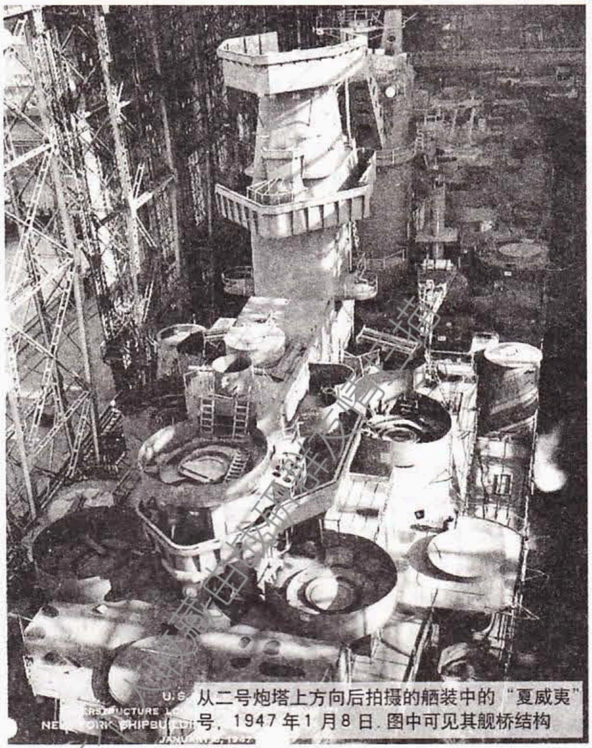
“阿拉斯加”级在1943 年已经被证明是一种用途不大、意义不大、而且造价昂贵、性价比异常低下的军舰：当时海军航空兵火力已经取代了舰炮火力，成为海战中的决定性因素；13600 吨的“巴尔的摩”级重巡洋舰完全可以承担航母编队的绝大部分防空任务，而剩下的防空任务也可以由高速的“衣阿华”级战列舰来承担，此外“衣阿华”级的406 毫米舰炮在消灭水面战舰威胁这方面也远比“阿拉斯加”级更有效。“阿拉斯加”级的造价相当于“南达科他”级战列舰，主炮却逊于同时期美国任意一级新建的战列舰，防空火力也只相当于一艘重巡洋舰的水平。事后看来，美国海军与其硬着头皮建造三艘“阿拉斯加”级，还不如将其全部取消，将消耗在这三艘军舰上的钢材和人力集中用于建造“伊利诺伊”号和“肯塔基”号战列舰，让其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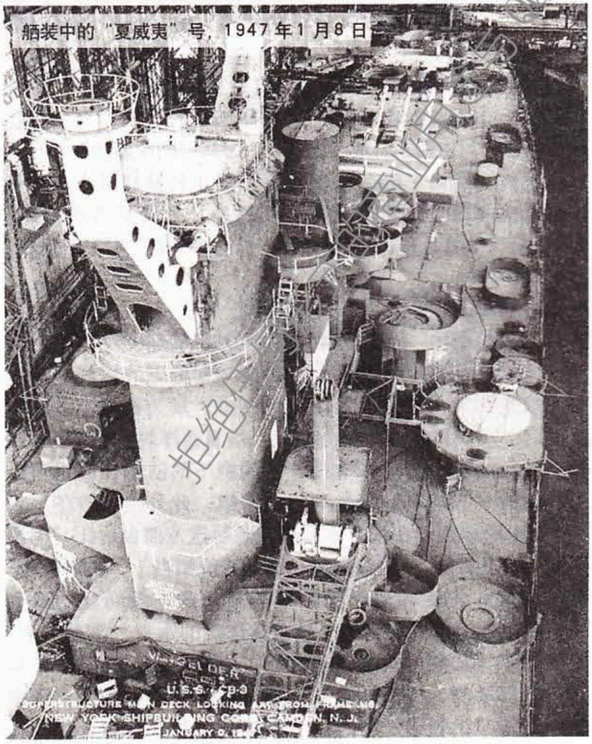
1944 年年中或年底之前服役，这样美国海军在二战末期的实力将得到实质性的增强。

在1942 年时，在美国海军当中还出现过一种更激进的观点，要求干脆将正在建造中的“阿拉斯加”号和“关岛”号解体，回收舰体钢材，用于建造两栖登陆舰艇，同时将其主机挪用给“埃塞克斯”级航母。但是这个建议被海军总委员会否决了。只是由于1942 年之后迅速动员起来的美国工业的巨大规模，头两艘“阿拉斯加”级才得以建造完工，但这并不说明将这两艘大型巡洋舰建造完工的决策是正确的——同样，美国海军在战争结局已趋明朗的1944 年底和1945 年初仍然下令继续开工建造最后两艘“衣阿华”级战列舰，也被后世的海军研究者认为是错误的决策，这两艘战列舰最终的命运也是停工解体，浪费了许多人力资源。

尽管如此，美国海军依然在1943 年年底向纽约造船公司下达了“夏威夷”号的开工令。这看起来似乎是一种资源上的浪费，但其实美国海军这一举动也有其盘算在内：首先，这就像今天某些机关单位在年终前“突击花钱”、以免来年上级部门削减经费一样，可以使海军继续保留高额的预算；此外此举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保持船厂熟练工人队伍不受流失，同时使其免于被征召入伍。二战当中美国陆军航空兵也采取过类似的策略，比如向共和飞机公司下达大量旧式的P－43 战斗机的订单，使工厂保持满负荷运转状态，工人免于被征入伍，直至更新型的P－47 战斗机研制成功为止。最后，在被证明确实无用的情况下，“夏威夷”号的舰体还可以按照前面提到过的方案改建为航空母舰。

“夏威夷”号从开工到下水经过了约23 个月的时间，这比“阿拉斯加”的20 个月和“关岛”号的19 个月都要慢。由于“埃塞克斯”级航母和护航航母在1943 年和1944 年大量服役，这艘军舰最终还是按照大型巡洋舰的设计来建造的。它的下水日期是1945 年11 月3 日，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奖金三个月了。主持“夏威夷”号命名仪式的是玛丽·法林顿夫人，她的丈夫是当时夏威夷领地在美国众议院的议会代表（代表夏威夷领地出席国会，可以提出议案或参加议会的各个专门委员会，但没有投票表决权）。


从二号炮塔上方向后拍摄的舾装中的“夏威夷”号，1947 年1 月8 日，图中可见其舰桥结构


舾装中的“夏威夷”号，1947 年1 月8 日

由于美国在二战结束后大幅度削减军事费用，将经济转入和平时期的轨道，因此“夏威夷”号的建造进度非常缓慢。随着二战的结束，海军进入了导弹、原子能和喷气机的时代。1946 年9 月，美国造船和修造局提出了一个试验型的方案，把完工程度最高的“夏威夷”号大型巡洋舰和“肯塔基”号战列舰舰体改装为新型武器试验平台，或者新型的反潜军舰。“夏威夷”号的改造方案是取消所有305 毫米主炮塔以及所有的装甲带，在舰上安装8 座双联76 毫米炮，在舰艏安装导弹发射装置，并且在舰艉安装两座导弹发射井。但是这个方案后来没有实施。到1947 年4 月“夏威夷”号最终停工时，它的完成程度为82.4%。当时该舰已经安装了主机、锅炉，安装了螺旋桨和舵叶，装上了三座主炮塔和9 门主炮，完成了上层建筑、舰桥和烟囱的结构施工，舰内铺设了照明、消防和动力系统，除此之外的大部分电气系统都没有安装。所有的副炮和高炮炮位也都是空荡荡的。

停工之后的“夏威夷”号被拖往费城海军船厂，在那里进行密封处理，加入了二战后美国海军遗留下来的庞大的“樟脑丸舰队”（Mothball Fleet）。这是对当时大量封存的二战退役军舰的形象称呼。

在日本投降的那一天，美国海军拥有20 艘舰队航母（还有5 艘即将服役，包括两艘“中途岛”级大型航母），8 艘轻型航母，70 艘护航航母，23 艘战列舰，2 艘大型巡洋

舰，22艘重巡洋舰，48艘轻巡洋舰，373艘驱逐舰，365艘护航驱逐舰，240艘潜艇，以及包括舰队油船、战斗货船、修理船、潜艇供应舰、水上飞机供应舰、布扫雷舰艇和登陆舰艇在内的大量辅助船只。

由于战后海军军人大量复员，以及军事经费削减的影响，美国海军已经无力维持规模如此庞大的舰队。当时新出任海军作战部长的尼米兹海军上将保留了4艘“衣阿华”级战列舰、13艘航母、13艘护航航母、8艘重巡洋舰、20艘轻巡洋舰、139艘驱逐舰、40艘护航驱逐舰和90艘潜艇，以及相应的辅助舰船。建造于二战前、甚至一战爆发前的老式军舰基本上全都退役解体，或是作为包括原子弹在内的各种武器试验的靶舰被击沉；其余的军舰和辅助舰船全都封存起来，以便一旦爆发新的战争时可以将这些舰船快速启封并投入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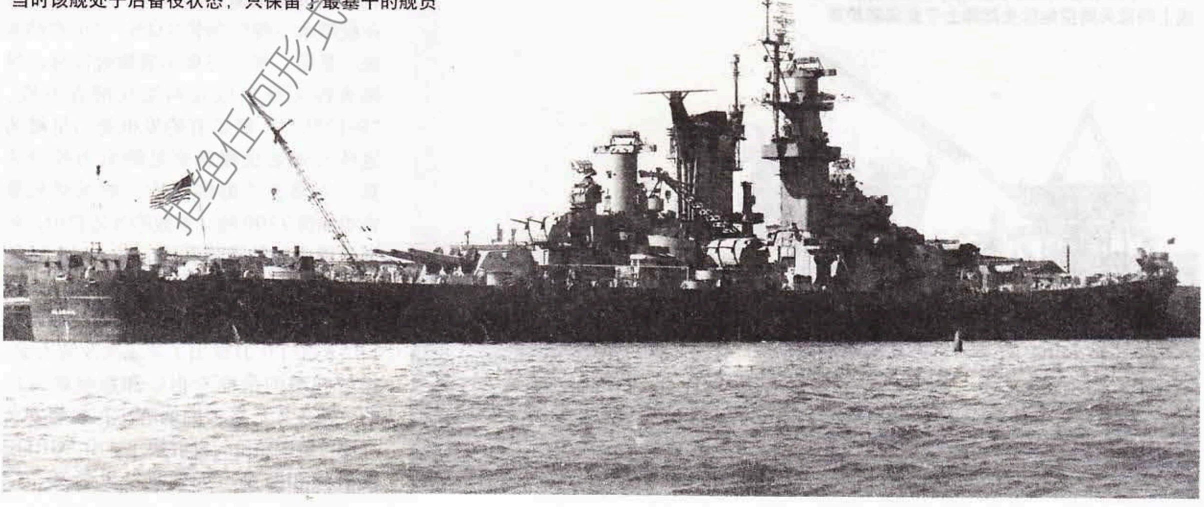


封存在新泽西州贝永海军基地的“樟脑丸舰队”。摄于1953年4月15日。图中最前方是两艘“阿拉斯加”级和防空巡洋舰“弗雷斯诺”号。其后方为两艘“北卡罗来纳”级战列舰，再后面是“法戈”号轻巡洋舰、“阿尔倍梅尔”号水机母舰和“威克菲尔德”号快速货船。再后面是“企业”号航母和“富兰克林”号航母。码头另一端是并排停靠的防空巡洋舰“斯波肯”号和轻巡洋舰“普罗维登斯”号和“小石城”号，护航航母“卡德”号和“克罗亚坦”号，“传教士湾”号，以及“瓜达尔卡纳尔”号。左边远处是纽约长岛，右边是斯塔滕岛

“樟脑球舰队”的主要泊地包括旧金山海军船厂、费城海军船厂、诺福克海军船厂、波士顿海军船厂、查尔斯顿海军船厂、圣迭戈基地、旧金山阿拉美达基地、新泽西州贝永基地（“阿拉斯加”号和“关岛”号的封存地）、华盛顿州布雷默顿基地等等。军舰在密封时先进性熏蒸作业，杀死舰内的老鼠和害虫，清空舰内的压载水舱和污水舱。接下来对全舰机械部件进行检查和清理，锅炉、汽轮机、冷凝器、减速齿轮组、水泵、发电机和油路管道等机械全都加以油封，金属部位表面喷上一层煤油和蜡状物混合的防锈薄膜。雷达天线、高射机炮等易损部件拆下存入陆上仓库中，或者焊上金属防护罩。火炮炮口被封死，炮身与炮塔连接部的防水帆布被取下，缠上白色胶带，然后以这些胶带为骨架，用喷枪喷上遇空气即凝固的液体塑料，共需喷三层。

最后，全舰所有的舷窗、舱门、通气口和其他孔道全都被封闭堵死，舰内原有的空气被抽出来，充入干燥空气（后来改成惰性气体），让全舰空气湿度保持在30%以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通常要花四到六周的时间。最后，向海水中垂入锌板，以金属导线和舰体连接，利用电池原理减缓舰体锈蚀速度。一艘军舰完成封存之后，舰

1946年停泊在新泽西州贝永海军基地的“阿拉斯加”号，当时该舰处于后备役状态，只保留了最基干的舰员



上原有的被服、毛毯、救生衣、缆绳、海图、办公用品、餐具、厨具、电气用品（甚至包括电冰箱和洗衣机）、工具和机器零备件等等依然保留在舰内。

“樟脑丸舰队”只配备了很少的水兵，定期对各舰的封存情况进行检查。一艘造价700万美元的驱逐舰完成封存之后，每年的维护费用只需100多美元，而一艘造价超过1亿美元的“衣阿华”级战列舰完成封存后，每月的花销（主要是空气自动干燥机所消耗的电费）也只不过才100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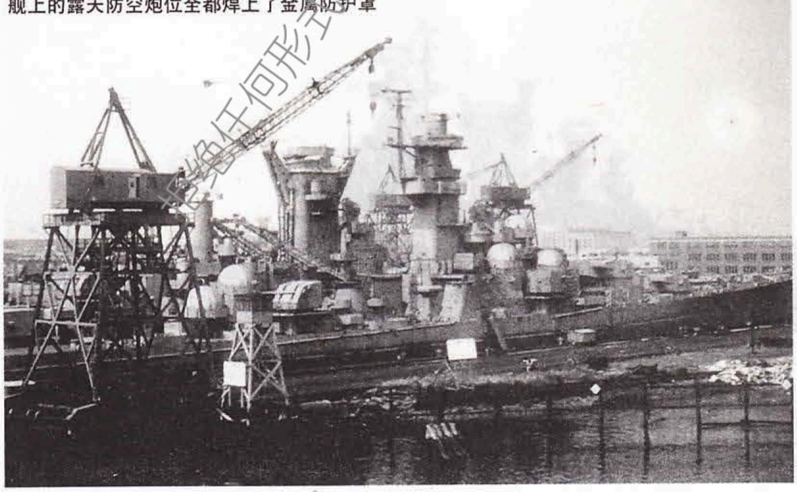
三艘“阿拉斯加”级就这样封存着，其间还有过许多次改造计划。1948年造船修造局提出了SCB 26A方案，把“夏威夷”号的上层建筑拆除，改成一艘弹道导弹发射船，上面可以搭载12枚美国仿制的V2型导弹和6枚当时还在研制当中的SSM－N－2“三叉戟”导弹。不过，由于“三叉戟”导弹在设计阶段遇到了瓶颈，因此又改成了JB－2“潜鸟”导弹。这种导弹用液压弹射装置发射，装在“夏威夷”号的艏甲板上，此外在舰艉还装有一座飞机起重机和两座飞机弹射器。按照这种方案改造之后的“夏威夷”号从外观上看起来将和德国海军的“齐柏林伯爵”号航母非常相似。这个改造计划在1948年获得批准，预计在1950年完工，但是在1949年和其他类似的水面弹道导弹发射舰一样取消了。

1951年又一个改建计划出台了，这次是准备把“夏威夷”号改装成“大型指挥巡洋舰”（CBC－1）。当时美国海军已经对正在建造中的“俄勒冈城”级重巡洋舰“北安普敦”号（CA－125）进行了类似改装，这艘军舰在1951年已经作为指挥巡洋舰CLC－1号下水了。对“夏威夷”号的类似改造包括建造能容纳整个舰队司令部的指挥和居住设施，安装AN/SPS－2型、AN/SPS－8型和SC－2型对空对海雷达，两座Mk37/25火控仪，以及各种型号的大功率通讯设备，可以用来指挥航母特混舰队作战。其自卫武器包括16门127毫米炮，类似“中途岛”级航母那样采取单装方式。

1961年停泊在贝永海军基地的“阿拉斯加”号，其左舷（图右侧）是“北卡罗来纳”号战列舰



1961年停泊在贝永海军基地的“阿拉斯加”号。舰上的露天防空炮位全都焊上了金属防护罩



“夏威夷”号的指挥巡洋舰改造费用被纳入了1952年预算，但是实际上这个改造计划完成的唯一工作是移走了三座主炮塔而已。这是因为美国海军发现当时已经退役的大量轻型航母可以实现同样的指挥功能，而且航母的内部空间更大。此外由于这些轻型航母早已建成服役，因此改造费用比把完工程度只有82%的“夏威夷”号建造完毕要少。最后美国海军把“塞班”级航母“莱特”号改成了指挥舰CC－2，而“夏威夷”号的改造计划在1953年取消。

对“夏威夷”号废物利用的最后一次尝试是在1958年6月，这一次另两艘“阿拉斯加”级巡洋舰也被牵涉到其中。此时美国海军已经将5艘“巴尔的摩”级重巡洋舰和6艘“克利夫兰”级轻巡洋舰的后部主炮塔拆除，改成了导弹巡洋舰（代号分别是CAG和CLG）。

“阿拉斯加”级的导弹巡洋舰改建计划被称为CBG方案。第一次设计的方案是拆除所有的305毫米主炮塔和所有的副炮、高炮，在艏艉各安装一座“黄铜骑士”防空导弹发射装置，上层建筑两侧各安装一座“鞑靼人”防空导弹发射架，在二号主炮塔的位置安装一座ASROC反潜导弹发射架，以及两座可以携带核弹头的“天狮星”巡航导弹发射装置（备弹4枚）。此外还在舰艏水下部位加装SQS－26声纳系统。最后，舰上还要加装旗舰设施，导弹火控系统，以及两架反潜直升机。“阿拉斯加”级原有的发电能力足够为这些导弹系统提供充足的电力按照估算，在移去主炮塔之后，燃油搭载量将增加到9700吨。单舰的改造费用，包括导弹系统的造价在内，为1.6亿美元。

由于第一个方案太昂贵，因此在1958年10月提出了第二次改装方案。保留舰艏的两座主炮塔和靠舰艏方向的三座127毫米副炮塔，在舰艉安装一座“黄铜骑士”发射架、一座ASROC发射架和两座“天狮星”发射架，以

及SQS－26声纳和反潜直升机。修改之后的这个方案估价为8700万美元，也超过了“阿拉斯加”级最初的造价。随后去掉了ASROC导弹和声纳系统，最终报价为7930万美元。

最终还是金钱以外的因素决定了一切：当时核动力的“长滩”号导弹巡洋舰已经开工，美国海军决定今后建造新的导弹巡洋舰和导弹驱逐领舰，而不再利用珍珠港事件以前设计的、舰龄至少已达十年以上的已有巡洋舰来改造成导弹巡洋舰。从1955年2月到1958年3月，四艘在朝鲜战争期间曾短暂启封服役的“衣阿华”级战列舰纷纷再度退役封存，宣告美国海军将近两个世纪的火炮战舰时代的终结。1958年6月9日，“夏威夷”号从美国海军舰籍中除名。第二年4月15日，它卖给了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波士顿金属公司。1960年1月6日，“夏威夷”号的舰体被拖到巴尔的摩港，很快就被拆解完毕了。

俗话说“六亲同运”，“夏威夷”号出售解体之后，“阿拉斯加”号与“关岛”号也没有维持多久。1960年6月1日，两舰与同样封存于贝永海军基地的两艘“北卡罗来纳”级战列舰一道从美国海军舰籍中除名。“阿拉斯加”号在6月30日出售给纽约市的卢里亚兄弟公司，“关岛”号于翌年5月24日卖给波士顿金属公司，两舰都在1962年解体完毕。“华盛顿”号也在1961年出售解体，只有“北卡罗来纳”号逃过了解体的命运，一直保存到了今天，停泊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港供游人参观。

1947年1月18日的“夏威夷”号，当时该舰的舾装已经处于停工状态



被拖去解体的“夏威夷”号，1959年6月20日，巴尔的摩港





○ 管宪明

失落的兰山

——1971年美越“印支九号公路战役”

引子

老挝，中南半岛上的一个内陆小国，地势西高东低，素有“印度支那屋脊”之称。老挝与其东邻越南有着长达1957公里的陆地边界。在越南战争期间，因战略位置特殊，故美国历届政府均认为老挝形势的发展将对越南战局产生重大的影响。

从越南北方向南方地区渗透的著名的“胡志明小道”纵跨越、老、柬三国，蜿蜒于长山山脉两侧。这条补给线的主干从越南北方的新邑开始，经木嘉山口，老挝的车邦、拉哈，一直向南延伸到越、老、柬三国交界的班达盛地区。战争期间，中国、苏联以及其它国家的援越物资，除部分重装备是由海上运抵柬埔寨南部的西哈努克港，再经陆路秘密运入南越外，其它几乎全部的作战、生活物资和兵员补给都是要经过老挝狭长走廊上的这段“胡志明小道”渗透进南方各个战场的。

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发生了反对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的政变。以朗诺为首的柬埔寨“新政府”在政变后即着手关闭西哈努克港，并扣留了中国、苏联等国的援越物资。同年4月底，驻越美军和南越军队又对朗诺政变当局给予援助，“进入”柬埔寨清剿越共武装。随着柬埔寨形势的急转直下，越南北方对南方各战场的兵力支援和物资补给便完全依赖于这条要经过老挝狭长走廊的“胡志明小道”了。因此，破坏老挝境内的“胡志明小道”，即成为美国和南越西贡政权的当务之急。

阮总统的野望

1971年1月18日，白宫。

美国国防部长莱尔德在挂图前为与会者描述着旨在彻底切断和破坏老挝境内的“胡志明小道”的作战设想。出席这次会议的除尼克松总统外，还有国务卿罗杰斯、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勒上将。莱尔德指出，此次作战将以印度支那9号公路为攻击轴线展开。据驻越美军总司令阿布拉姆斯上将后来回忆说，整个这次作战的构想出自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的助手亚历山大·黑格上校之手（这位黑格后来在里根总统时期成为美国国务卿）。

所谓“印度支那公路”是法国殖民时期在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修建的统一编号的公路系统，一共有二十多条。9号公路是东西走向的，以老挝西部的沙湾拿吉为起点，向东经车邦、班东，至南越境内的溪山（Khe Sanh）、东河（Dong Ha），全长328公里。南北走向的“胡志明小道”贯穿这条公路，向南延伸。

在1970年当时，9号公路的西段从沙湾拿吉至芒法兰的104公里是老挝王国军队的控制区，东段从东河至辽保的83公里为南越控制区域。从越老边界的辽保山口到老挝境内的芒法兰的141公里路段为越共所控制。这里不但是“胡志明小道”的咽喉地段，而且还设有越南人民军和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的战略后方基地。其中距越南国境18公里的班东是9号公路的重要枢纽，印度支那16号公路从此经过；距班东约20公里的车邦（Tchepone）是另一处重镇，印度支那12号、14号和20号公路经过这里。

9号公路所在的老挝下寮地区为热带山岳丛林地区，9号公路沿着宽度2到4公里的河谷东西贯通。公路两侧山高林密，植被丛生，地形复杂。当地河溪纵横，汇流于公路南侧的色奔河。当地气候炎热，全年早晚有雾，湿度较大。每年11月至翌年4月底为雨季，5月至10月底为旱季。由于山区路少、交通不便，因此该地区居民稀少，多为少数民族。



莱尔德指出，由于美国法律禁止美军赴老挝作战，加之国内反战浪潮正高，又由于西贡的阮文绍政权想极力证明"越南化"政策是多么的成功、南越军队的战斗力已大为提高，因而，此次入侵老挝行动的地面作战部分由南越军队单独完成，驻越美军只提供空中掩护、运输和炮火支援。

按照设想，9号公路战役的第一阶段从1月29日左右开始，由驻越美军负责打通南越境内的9号公路，设立阻截阵地，并重新占领溪山作为前进基地；第二阶段最迟应于2月8日开始，由南越军队沿9号公路向西挺进老挝……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经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同意，尼克松总统批准了入侵老挝的作战行动。

白宫1月18日会议结束不久，驻越美军和南越军队的参谋人员便拟定出了入侵老挝的整套作战计划。他们预计投入的兵力有：南越第1步兵师、第1、第2、第3伞兵旅、第174、第258海军陆战旅、第1装甲骑兵旅、第1别动团，美军第5机械化步兵师第1旅，共计40000余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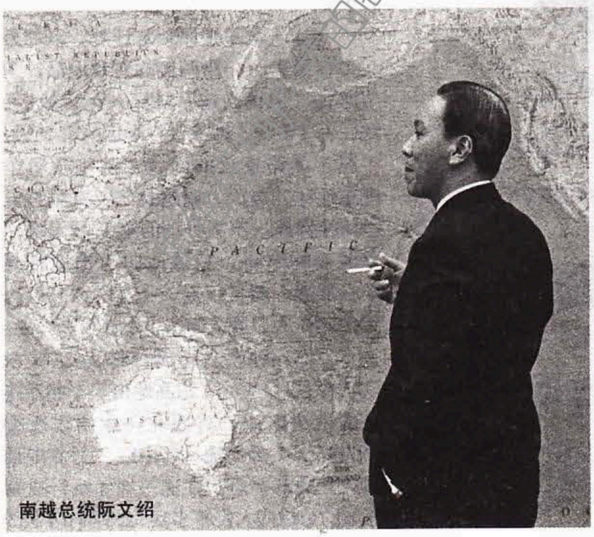
南越军队计划采用"大规模直升机机降突击与地面装甲部队突进相结合"的战术，以9号公路为轴线，分北、中、南三路侵入老挝。其具体部署为：

中路，由南越第1装甲骑兵旅、第1伞兵旅沿9号公路实施主要突击，矛头直指班东、车邦，得手后，再在南、北两路兵力的配合下，切断"胡志明小道"，彻底破坏越南人民军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后方基地；

北路，由南越第3伞兵旅、第1别动团组成。他们将搭乘美军直升机在班东以北的543、500高地机降，尔后占领车邦以北的590高地，切断越南人民军沿16号公路南下的通道，以保障中路的北翼安全；

南路，由南越第1步兵师第1、第3团搭乘美军直升机机降至9号公路南侧的550、640高地，尔后攻占车邦以南的723、748高地，从而保障中路南越军队的南翼安全，南越第2伞兵旅配属在溪山，随时准备机降抢占塔空机场，以建立空中支援基地；南越第174、第258海军陆战旅作为中路进攻的第二梯队同样配制在溪山，待中路占领车邦后即投入战斗，以进占老挝的整个下寮地区；南越第1步兵师第2、第5团作为战役的预备队部署在东河、广治，驻越美军第5机械化步兵师第1旅留守溪山，作为南越军队的后盾力量。

南越军队计划于2月8日发起进攻，9日夺占班东，10日攻占车邦，13日占领车邦周围地区和塔空机场。尔后分西、南两路进攻孟农，进而攻占老挝的整个下寮地区。全部作战行动预计在雨季前结束。驻越美军和南越军队的联合战役指挥部设在东河，前进指挥部位于溪山。整个作战行动由南越第1战术区司令黄春林中将（Huang Xuan Lam）指挥。行动代号为"兰山719"（Lam Son 719）。


南越总统阮文绍

1971年1月底，驻越美军和南越军队在9号公路沿线的新林以西，越老边界以东地区实施了代号为"杜威峡谷Ⅱ"的作战行动，在此次行动的掩护下，驻越美军出动运输机500余架次和大批车辆，将参加"兰山719"作战行动的南越部队由西贡、广义、岘港运到广治、东河地区集结。2月3日，所有南越参战部队均集结完毕。在接下来的5天里，他们又由战役集结地域进至进攻出发地域，并完成了战役第一梯队的兵力展开。

在人类军事历史上，作战行动很少有象"兰山719"这样如此不知道保守秘密的。就在这次军事行动开始前的几个星期，自负的驻西贡美军发言人还曾对新闻界说："敌人只有两种选择余地。北越人要么必须放弃在老挝的基地；要么坚持战斗，而如果战斗，他们就会被消灭"。事实上，越南人民军早在1970年的下半年就已经预见到了美军和南越军队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发动对其在老挝境内的目标的袭击。与之相对应的准备也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进入1971年1月底之后，南越军队在各战术区之间的兵力调动没能躲过河内情报部门的眼线。通过对各种渠道获得情报的汇总、分析，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部很快便判明了美军和南越军队的作战意图。据此，越南人民军集中了5个步

兵师、3 个地炮团、2 个高炮团、3 个坦克营和 2 个工兵团，共约 50000 人的兵力。计划采取“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粉碎美军和南越军队的“兰山 719”作战行动，确保老挝境内的“胡志明小道”和人民军战略后方基地的安全。

越共的具体部署为：以人民军步兵 304 师、308 师加强 2 个炮兵团、1 个坦克营位于北线，分别配置在班拉德、舍梅、孟长、班查基地区，计划首先歼灭北路敌军，尔后挥师南下，协同友邻部队，围歼中路之敌；以人民步兵 324 师加强 1 个炮兵团、1 个坦克营位于南线，配置在班东以南、16 号公路沿线地区，计划首先歼灭南路敌军，尔后协同北线的人民军步兵 304 师、308 师围歼中路之敌；以人民军步兵 312 师加强 1 个坦克营位于中线，配置在车邦及其西北地区，全师各部依托有利地形，阻击沿 9 号公路西犯的南越装甲部队。人民军步兵 320 师作为战役预备队配置在芒菲以南地区。黎仲迅少将将战役指挥部设在大东山，预备指挥部设在大雷山。


9 号公路上的南越装甲部队

班东受挫

2 月 8 日上午 8 时 30 分，参加“兰山 719”作战行动的南越军队首先集中 5 个旅的兵力，以 9 号公路为轴线，分三路发起攻击。为显示此次作战的“越南化”程度之高，在中路实施主要突击的南越第 1 装甲骑兵旅、第 1 伞兵旅甚至在 9 号公路距离越老边界不到 200 米的地方竖起一块牌子，上面用英语写着：“美国人员到此止步！”然而当他们跨过边界，其前头部队进至老挝境内的敦谢叽河以东一线时，即遭到 9 号公路北侧 311、351 高地上的越南人民军的顽强阻击。南越第 1 伞兵旅在空、坦、炮立体火力支援下的几次强攻均被人民军阻击部队所击退。中路的南越军队因伤亡过大而被迫于当日退回到了会珊。

2 月 10 日，这路南越军队经过调整再次展开攻势。他们以部分兵力围攻 351 高地上的人民军阻击部队，掩护主力绕道 9 号公路南侧继续西进攻打班东。同时由南越第 1 伞兵旅第 9 营搭乘美军直升机在班东以西的 229 高地机降，与中路进攻的主力对班东形成东西夹击之势。越南人民军配置在 9 号公路沿线的各阻击部队，在完成预定任务后即主动转移。10 日下午 16 时 40 分，南越军队占领班东。



9 号公路战役示意图。各黑色标志为南越伞兵空降区及其代号

在“兰山 719”作战行动开始的最初 3 天里，为保障中路向班东实施主要突击的南越第 1 装甲骑兵旅、第 1 伞兵旅的侧翼安全，美军和南越军队在 9 号公路南北两侧沿线实施了大规模机降。在 9 号公路以北，南越第 1 别动团、第 3 伞兵旅机降于郎仙、500、655、543 等高地。在 9 号公路以南，南越第 1 步兵师的 2 个团机降于 550、540、619、640 等高地。为抗击美军和南越军队的直升机“蛙跳”战术，越南人民军将防空武器呈两线配置，一线由步枪、机枪、高射机枪混合编组，二线为 37 高炮、57 高炮。防空部队采取“航线伏击”和“猎机组机动设伏”相结合的战法，频繁袭击临空的美军战机。使得为南越军队提供空中支援的驻越美军在战役开始后的最初 72 个小时内即损失各型飞机 110 架。

越南人民军按照预定计划，以部分兵力利用 9 号公路两侧的有利地形，节节阻击、引诱南越军队深入预定战区。到 2 月 12 日，即战役打响后的第 5 天，中路、北路进攻的南越军队均被阻于班东地区。当天，南越总统阮文绍打电话给指挥此次军事行动的第 1 战术区司令黄春林中将，告诫他向西推进时要小心从事，而且规定，一旦伤亡总数达到 3000 人，就立即停止全部军事行动。

500 高地位于 16 号公路以西、班东以北约 12 公里处，该高地由 4 个相互连接的山头组成，自西北向东南依次编序为 1 至 4 号高地，其中以 2 号高地最高，且顶部平坦。在这一地区执行战勤任务的是越南人民军步兵 320 师 64 团 9

营。自2月9日起，1个执行巡逻任务的南越伞兵连在500高地东北的朗尔年地区被该营歼灭后，南越军队即对500高地进行频繁的侦察和炮击，并曾以3架直升机在500高地的2号、3号高地实施试探性机降。

2月13日，南越第21别动营在朗仙地区被人民军步兵308师8团歼灭。为控制16号公路，保护沿中路进攻的南越军队的北翼安全，“兰山719”作战行动的最高指挥官、南越第1战术区司令黄春林中将命其第3伞兵旅以1个营火速在500高地实施机降。

当日上午10时许，一枚炮弹呼啸着落在500高地2号高地的半山腰上。接着的一枚命中了高地顶部。半分钟后，雨点般下落的炮弹将这个山头炸得面目全非。10时30分，发动机的轰鸣声代替了炮弹的爆炸声继续笼罩500高地。38架美军直升机搭载着400多南越伞兵开始实施机降，他们隶属于南越第3伞兵旅第6营。就在南越伞兵跳出直升机的同时，人民军步兵64团9营也正从三个方向上奔袭500高地。双方都在同时间赛跑。

为抗击美军和南越军队的直升机“蛙跳”战术，人民军步兵9营在500高地上设有2个对空观察警戒哨。A哨位于1号高地，里面有4个人，B哨设在2号高地，里面有3个人。在战斗开始的最初阶段，两个哨位上的人民军战士便抗击着数十倍于己的南越伞兵。他们依托工事，先后毙敌30余名，击落直升机1架。

兰山719行动的前进指挥部——溪山



中午11时30分，人民军步兵9营9连赶到500高地。该连在营属迫击炮的火力支援下，率先从西北方向上投入战斗。步兵9连2排分两路向1号高地，3排分两路向2号高地同时发起冲击。他们在对空观察警戒哨的配合下，迅速夺占1号、2号高地，毙敌50余名，残敌沿着山脊逃向3号高地。中午12时许，人民军步兵9营11连穿越丛林，由东北方向秘密接近到距南越伞兵机降场不足200米的地方。该连首先集中迫击炮、无后坐力炮对龟缩在3号高地和2号、3号高地鞍部的南越伞兵进行了火力急袭，尔后全连发起冲击。连长带3排攻打3号高地，副连长带1排进攻2号、3号高地鞍部。3号高地上的南越伞兵依托刚刚构筑的简易工事与仰攻的人民军步兵在百余米的距离上展开激烈对射，战斗进行的异常惨烈。

由东南方向奔袭500高地的人民军步兵9营10连因地形复杂而走错了路。连长带着100多全副武装的士兵在茫茫热带雨林中兜起了圈子，以致在战斗打响2个小时后，该连仍未能找到500高地。营指挥所先后派出3名侦察兵为10连带路。12时40分，该连在判明500高地方向后，随即发起进攻。连长带1排从右翼，副连长带2排从左翼同时对4号高地发起冲击。经数分钟激战，便成功登顶。



在溪山基地等待空运进入老挝的南越第2伞兵旅的官兵

在人民军步兵9营夺占1号、2号、4号高地后，南越炮兵开始对3号高地及其周边地区实施拦阻射击。炮弹爆炸的气浪把碗口粗的树木拦腰折断，到处是被炮火犁过的新翻的泥土。经过近半个小时的反复争夺，人民军步兵9连、10连最终从两翼突破了南越伞兵的防御，攻上了1号高地顶部。50余名南越伞兵拼尽全力从高地的西南端突围出去。他们一路南逃，最后在楠嘎单河畔的一个小山包上稳住阵脚，并构筑起环形防御，力图固守待援。然而指挥官的失误，使覆灭的命运最终还是降临到了他们头上。当晚23时许，2个排的人民军步兵在夜暗和浓雾的掩护下悄悄摸到了距离小高地不远的地方，在一阵猛烈的炮击过后，他们从西北、东南两个方向上突破了南越守军的防御……至此，南越第3伞兵旅第6营全部被歼。

2月18日夜，号称“黑虎营”的南越第39别动营被人民军步兵308师8团歼灭于16号公路以东、朗仙以北地区。为进一部孤立班东的南越守军，打通16号公路，保障人民军主力南下，黎仲迅少将决心以1个主力步兵团对几日前机降在543高地上的南越第3伞兵旅实施围歼。

543高地位于班东以北8公里处，16号公路西侧。该高地向东南延伸有5个相互连接的山头。战前，人民军将543高地编序为1号高地，其余依次编为2

号至6 号高地。

为扼守16 号公路，阻止人民军向南机动，从而保障沿9号公路西进的南越第1 装甲骑兵旅、第1 伞兵旅的北翼安全。在“兰山719”行动开始的当天，南越第3 伞兵旅旅长阮文寿上校即携旅部成员与第3 伞兵营、炮兵营（欠2 个连）机降于此。这位南越伞兵上校利用手上现有的5 个连，在1 至6 号高地上展开积极布防。旅、营指挥所、指挥连、第34 伞兵连被配置在了1 号高地。第32 伞兵连布防2 号、3 号、4号高地。第31 伞兵连布防5 号、6 号高地。105 榴弹炮连被部署在1 号高地旅指挥所的西北侧。


在9 号公路上机动的美军炮兵


参加兰山719 行动的南越装甲部队

在机降后的最初两天里，南越伞兵们在阵地前沿构筑了断断续续的堑壕和80 几个能容纳2 至3 人的半地下掩体。这些掩体大部分加有顶盖和被覆层，并通过交通壕彼此相互连接。旅、营指挥所、通信中心和炮兵观察所均用工字钢和钢板构筑成相互连接的地下隐蔽部。指挥所和各高地周围都设有蛇腹形铁丝网，并在所有人民军可能进攻的地段上敷设了地雷。阵地前沿30 至50 米范围内的树木、茅草都被清除干净。在这极佳的射界里，阮文寿上校相信，他的共产党对手如果贸然强攻，必将死伤惨重。

越南人民军步兵320 师别称“平原师”，它是人民军早期组建的第四个步兵师。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越共中央军委、人民军总司令部代表参与战役指挥的文进勇上将曾是该师的第一任师长兼政委。而此次战役的直接指挥者黎仲迅少将（Le Trong Tan）也在1953 年到1955 年期间掌管该师。543 高地是块硬骨头，两位将军有意将其交给自己的老部队去解决。这是一种大多数优秀指挥员所共有的情节。320 师师长心领神会，他们为阮文寿和它的伞兵旅准备了步兵64 团。步兵64 团是320 师的主力团，该团组建于1947 年1 月，当时由河内的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和爱国人士组成，战斗力十分强悍。该团官兵作战勇敢，冲锋时常高喊“决胜”的口号，因此又被称为“决胜团”。


进入老挝的南越部队

2 月20 日清晨，543 高地上一片寂静。如果没有战争，你会发现，这里其实真的很美。薄雾笼罩着的丛林团团簇簇，向远方无限延伸着，最终变成一片白色。上午7 时许，第一批炮弹呼啸着砸在了543 高地的西北端。越南人民军发射的122mm 口径的炮弹击中了1 个弹药临时贮存所和一些地雷，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爆炸彻底瘫痪了附近的南越第3 伞兵旅的105 榴弹炮阵地。

当晚，人民军又进行了第二次火力急袭，参与此次炮击的除先前那个隶属于人民军战役炮群的122 加农炮营外，还有步兵64 团的团属82 迫击炮连。在炮火和夜暗的掩护下，该团的步兵5 连、6 连悄悄摸到了543 高地的山脚下。

21 日上午，人民军炮兵部队又对543 高地进行了第三次炮火急袭。同时，步兵6 连用40 火箭筒摧毁了南越军队17座工事。步兵5 连战果稍差，他们命中了4 座。这一天，越南人民军的狙击手也十分活跃，他们击毙了十几名脱离工事的南越伞兵。

22 日，第四次火力急袭开始了。在这次炮击中，543 高地上的南越第3 伞兵旅的通信中心和15 座工事被摧毁。配置在543 高地东北和西南地区的2 个人民军高射机枪连于当日中午击落了6 架美军直升机。由于空中机动和补给受到限制。543 高地上的南越伞兵开始陷入缺粮、缺弹、缺水的困境。

22 日傍晚，夕阳洒布整个战场。一直活跃于543 高地山脚下的“决胜团”5 连、6 连奉命发动一次小规模夜袭。当晚19 时许，由2 个步兵排组成的夜袭分队，从西北、东北

“兰山719”行动中溪山基地的美军直升机



两个方向上开始接敌。身披伪装网的人民军士兵在夜暗和丛林的掩护下，缓慢前行着。夜袭分队于当晚21时占领了543高地前沿的部分工事。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甚至连一个南越哨兵都没有找到。就在夜袭分队继续向纵深搜索前进的时候，南越第34伞兵连发起了反击。几天来一直饱受炮轰和狙击折磨的南越伞兵嚎叫着冲出工事，经过短暂搏火，人民军的夜袭分队便因抵抗不支而退了下去。

23日，人民军战役指挥部加强的1个坦克连到达了设在班查基的“决胜团”指挥所，该团团长遂决定近日对543高地发起总攻。其战术设想是：以步兵8营7连、9营9连加强坦克5辆从东南方向担任主攻；以步兵8营5连、6连分别从西北、东北方向上投入战斗，担任助攻。步兵7营配置在543高地东南的朗多昏地区，准备抗击南越军队可能从班东方向的增援。进攻发起时间定为25日晚19时整。

24日上午，“决胜团”派出1个工兵排、1个步兵班协助坦克分队选择和修整坦克进攻道路。配属作战的5辆T－54中型坦克沿16号公路高速南下，它们在公路与6号高地之间的树林中隐蔽起来。按照步坦协同计划，坦克将从这里支援2个步兵连对5号、6号高地发起攻击。25日上午9时，一直在敌前潜伏的人民军侦察兵报告，543高地及其2至6号高地上的南越守军有逃跑征候。黎仲迅少将遂从大东山战役指挥部发出命令“步兵64团务必于25日中午12时前对543高地之敌发起总攻。”

25日中午11时30分，人民军开始火力准备。战役炮群的1个122加农炮营和“决胜团”配置在543高地东北山凹里的82迫击炮连以猛烈突然地火力摧毁了高地守军的大部分野战工事。南越伞兵仅有的6门105榴弹炮全部被击毁……。

12时整，人民军步兵和坦克从三个方向上同时发起冲击。在东南方向上，“决胜团”步兵7连、9连在坦克的火力支援下，迅速夺占了5号、6号高地，南越第31伞兵连在丢下50多具尸体后，狼狈逃往4号高地。恐惧象瘟疫一样在南越士兵中蔓延开来，布防3号、4号高地的南越第32伞兵连见31连逃了，就也跟着跑。人民军步兵乘势攻占3号、4号高地。在向2号高地冲击时，配属步兵战斗的1辆T－54中型坦克的履带被炸断。其后跟进的第二辆也被临空的美军直升机击中。然而，这两辆战伤坦克上的成员并没有弃车，他们一边以坦克炮压制高地上的火力点，一边用高射机枪扫射美军直升机。

在坦克和炮兵的火力支援下，步兵7连、9连迅速攻占了2号高地。由于1号高地东南侧的坡度较大，配属步兵战斗的3辆坦克开始沿高地东坡向西北侧迂回。在东北方向上投入交战的人民军步兵6连于战斗打响的40分钟后，突破了1号高地上的南越第3伞兵旅指挥连的防御，此时全连正在向纵深发展进攻。

在1号高地的另一端，人民军步兵5连被高地上的火力点所压制，进攻受阻。在连长负伤后，副营长即赶到该连，组织起若干具40火箭筒，再次投入冲锋。战斗中，4架美军战机在1号高地东北端投下大批炸弹，这使得冲击中的步兵6连伤亡惨重。5架美军直升机试图在1号高地机降，接运南越第3伞兵旅旅部人员撤出战斗。然而，直升机刚刚临空即遭到人民军步兵武器的猛烈射击。混乱中，1架直升机中弹坠落在了1号高地南端。其余4架在抢救出受伤的美军飞行员后，慌忙飞离战场。

午后14时，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候。一个民族的两种意识形态的厮杀还在继续。配属“决胜团”作战的坦克连除1辆T－54中型坦克还在战斗外，其余或是中弹起火，或是淤陷在了烂泥里。这辆T－54在车长的指挥下，从西北方冲上了1号高地南越第3伞兵旅旅指所在的隐蔽部的顶部。透过潜望镜，驾驶员发现1名南越伞兵正试图用90火箭筒瞄准自己，于是一脚油门冲了上去，用履带将其碾成一团肉泥。坦克后面跟进的人民军步兵用冲锋枪在极近的距离上扫射到处乱窜的南越伞兵。战至15时许，除工事内的一小撮南越军官还在顽抗外，1号高地上的战斗已

执行空降任务的美军直升机驾驶员在返航途中拍摄到的被击毁的南越坦克



基本结束。“决胜团”主力奉命撤出战斗。

15时15分，人民军清剿分队发射的8枚火箭弹击中了南越第3伞兵旅指挥所所在的隐蔽部。硝烟过后，1名南越少校高举双手，从坍塌的工事里爬了出来。据其供述，几分钟前，他的旅长刚刚转入第3伞兵营营指挥所在的隐蔽部。人民军清剿分队又迅速包围第3伞兵营营指挥所。手榴弹被从入口扔了进去，沉闷的爆炸过后，几名人民军战士冒着浓烟突入隐蔽部。很快，1名南越军官被押了出来，他便是南越第3伞兵旅上校旅长阮文寿。

在25日的战斗中，人民军步兵320师“决胜团”全歼了543高地及其东南2至6号高地上的南越第3伞兵旅旅部、第3伞兵营和炮兵营（欠2个连），阮文寿上校以下官兵150余人成了越南人民军的俘虏。

车邦争夺战

543高地的丢失，使得沿9号公路实施主要突击的南越第1装甲骑兵旅、第1伞兵旅的北面屏障被撕开了一个口子。为阻止人民军主力南下，保护班东的侧翼安全。黄春林中将决心以南越第17装甲团、第11装甲团一部（共有坦克、装甲车100余辆）在第8伞兵营的协同下，沿16号公路北上543高地，企图重新占领这一地区。

26日上午6时整，南越军队的坦克、装甲车浩浩荡荡地驶出班东，他们于当天下午14时许占领2至6号高地。人民军步兵320师“决胜团”留守543高地的1个步兵营在判明南越军队的作战意图后，当即在13辆坦克的支援下发起反击。双方经过两日血战，最终南越军队退守5号、6号高地，与当面的越南人民军形成对峙。



阵地防御战中的南越伞兵

308师又称“先锋师”，它是越南人民军组建的第一个步兵师，也是陆军各主力师中战斗力最强的一个。该师自组建后常被人民军总部用于战役的关键方向，担负机动作战任务。黎仲迅少将对于308师的评价是“既能进行诸兵种协同作战，又能在山岳丛林地区独立完成战斗任务，是越南人民军中最精良的部队”。步兵102团是308师的主力团。该团在抗法战争期间曾两次攻入法军重兵设防的河内市，因而被人民军总部授予“首都团”的荣誉称号。

28日，“首都团”奉命沿16号公路向南机动，准备参加攻打班东的战斗。当其前卫营2营进至543高地东南侧时，突然发现5号、6号高地上有大批南越坦克活动，遂将敌情上报战役指挥部。黎仲迅少将的电文回复是：“‘决胜团’7营将配属你部战斗……务求全歼北犯之敌”。

“首都团”受领战斗任务后，一面组织后续部队急行军向前开进，一面准备实施敌前侦察。28日傍晚，夕阳洒布整个战场。“首都团”团长带领本团营、连指挥员前出勘测道路、侦察敌情，并现地制定出作战方案。其具体部署为：以“首都团”3营9连、10连从西南面，2营5连、6连从西北面围攻5号高地；步兵3营11连分两路攻打5号、6号高地鞍部；团特工连从东北、东南方向秘密潜入5号高地，以配合各连战斗。6号高地由320师“决胜团”7营负责攻打。参战各连以班、排为基础，组织反坦克小组。其基本编成为，每组配备40火箭筒2具，负责打坦克；轻机枪1挺，负责防空袭；冲锋枪2支，用以对付南越步兵。攻击时间拟定为3月1日晚19时。

3月1日午后13时许，“首都团”各连开始接敌运动。尽管这是一天中地面辐射最强烈的时候，但在参天大树的遮挡下，丛林中的一切还是阴冷而湿漉漉的。17时10分，各连隐蔽进至5号高地山脚下。此时，几架美军直升机正试图在5号高地顶部机降。步兵3营遂集中火力对空射击，当即击落1架，击伤数架。

战斗打响后，特工连因已无法秘密潜入，遂奉命撤出战斗。余下的人民军各步兵连在20至70米不等的距离上同时从数个方向上发起冲击。经40分钟激战，即夺占5号高地。击毁南越坦克、装甲车13辆。从5号高地突围的南越军队，一股向东、一股向6号高地狼狈溃逃。“首都团”指挥所命步兵3营11连留守5号高地，准备抗击南越军队的反扑；步兵2营7连迅速插至5号高地东南，抢占公路南侧有利地形，构筑阻击阵地。

当晚18时许，由5号高地突围并向东逃窜的南越装甲车队进至16号公路。经过商议，他们决定沿公路南下，因为军官们坚信只有越靠近班东才越安全。然而，半个小时后他们便在“首都团”7连的阻击阵地前碰了钉子，被击毁坦克4辆。混乱中，坦克、装甲车夹杂着南越伞兵涌下公路，他们退到6号公路以东200米的山凹里隐藏起来。不幸的是，尾随而至的人民军步兵7连在11连的配合下，乘夜发起攻击，并于当晚24时将其全歼。

3月2日，布防6号高地的南越装甲部队开始南逃。人民军“首都团”各部集中82迫击炮、75无后坐力炮连续对溃逃的南越军队进行火力急袭，先后击毁坦克、装甲车18辆。同时，人民军步兵在对空射击中也击落了3架美军直升机。逃出6号高地的南越第11、第17装甲团残部没走多远便停了下来。40多辆坦克、装甲车和百余名南越伞兵在两块相距近千米的林间空地上组织起了防御（为方便下面的叙述，笔者将这两块林间空地分别编为A区和B区）。

这是一种美军和南越装甲部队在山岳丛林地区普遍采用的防御手段。整个防御阵地呈环形或椭圆形，分外、中、内三圈。外圈由坦克、装甲车和步兵穿插配置，坦克、装甲车2至4辆编为1组，车距约10米，组距约50米。在坦克和装甲车之间穿插部署以步兵。中圈为依托野战工事设防的步兵。炮兵和指挥所配置在内圈。

这种“三圈”防御具有明确的火力分工：2000米外，由值班的战斗轰炸机负责扫射、轰炸；300至2000米，由炮兵进行压制和拦阻；100至300米，由武装直升机担负火力封锁；100米以内的目标，由防御阵地自身的坦克、装甲车和步兵火力实施打击。根据南越第11、第17装甲团残部的防御特点，越南人



1971 年3 月3 日Lolo 着陆区几架美军直升机的坠机现场

民军"首都团"连夜调整部署，他们拟定以步兵3 营9 连、10连攻打A区，11连攻打B区。步兵2营7连在B区以南1.5 公里处设立阻击阵地，以切断南越军队的退路。进攻发起时间定为3 日下午15 时整。

3 月3 日上午10 时30 分，防守B 区的南越第17 装甲团残部派出一小队伞兵朝16 号公路方向搜索前进。这支南越巡逻队鬼使神差地走进了"首都团"7 连的防御阵地，结果全部被歼。半个小时后，"首都团"11 连也在向进攻出发地域开进的过程中与另一支南越巡逻队遭遇。经过短暂搏火，南越军队的2 辆坦克中弹起火，其巡逻队残部狼狈逃回B 区。

下午16 时许，"首都团"9 连、10 连从东、西两个方向上对龟缩在A 区的南越第11 装甲团残部发起攻击。各反坦克小组在迫击炮和重机枪的火力支援下，果敢地接近到距目标20 至30 米处，有的战士甚至冲到距坦克7 米的地方才开火。经过近40 分钟的激战，防守A 区的南越装甲部队即被全歼。攻打B 区的人民军各分队，在接敌过程中，突然遭到美军空袭，部队因伤亡较大，被迫中止进攻。

4 日凌晨，被美军炸弹赶出丛林的越南人民军又回来了。他们踏过同伴烧焦的尸体，在黑暗和大雾的掩护下，从四面八方围向南越装甲部队龟缩的B 区。凌晨3 时15 分，"首都团"直属特工连接近到了B 区前沿。尽管他们的行动十分隐秘，但还是被已成惊弓之鸟的南越哨兵发现了。一串子弹划破了夜空的寂静。在战斗打响的一刹那，4 辆南越坦克几乎同时被火箭弹击中，燃起大火。在火光的引导下，"首都团"1 营2 连、2 营5 连、6 连相继突破南越装甲部队的外圈防御。19 辆南越坦克、装甲车还未来得及调转炮口即被摧毁。

在人民军步兵的喊杀声中，南越第17 装甲团残部很快丧失了坚守的决心。他们拼死由包围圈的东南端冲了出去，狼狈逃向16 号公路。在"首都团"7 连的阻击阵地上，惨烈的战斗从凌晨一直打到下午。最后，南越第17 装甲团仅剩的3 辆坦克突破了阻击阵地上7 名人民军官兵的堵截，一路南逃，高速跑回了班东。此役，越南人民军308 师"首都团"共毙、伤、俘敌800 余人，击毁和缴获坦克、装甲车102 辆，击落、击伤美军各型飞机11 架。

在越南人民军凌厉攻势的打压下，指挥"兰山719"作战行动的黄春林中将决定改变战役计划，调整进攻部署。同时，在他的请求下，美军和南越军队的参战兵力增加到了45000 人。大规模的"蛙跳"又一次开始了。南越第1 步兵师第1 团由550 高地乘直升机"蛙跳"到了夫勒山。第3 团由340 高地"蛙跳"到了462、660 高地。3 月5 日，南越第1 步兵师第2 团在车邦东南的748、639 高地以及车邦东北的248 高地实施了大规模机降。该团一落地即从东北、东南两个方向上对车邦，这一"胡志明小道"的咽喉发起了攻击。然而，越南人民军312 师的反击比南越人想像的更加迅速。很快，黄春林中将企图占领车邦、切断"胡志明小道"的梦想便破灭了。

折戟沉沙色奔河

3 月12 日，在南越总统阮文绍的授意下，大规模的撤退开始了。在车邦地区逃出人民军围追堵截的南越第1 步兵师第2 团残部搭乘美军直升机撤到了660 高地。他们奉黄春林中将之命坚守这里，掩护第1 步兵师主力和第1 装甲骑兵旅撤退。

夫勒山位于班东以西约9 公里、车邦东南约12 公里处。它北临会赛嫩河，东南接660 高地，是9 号公路南侧的一个重要突出部。坚守夫勒山一线的为南越第1 步兵师第1 团。该团团部、步兵3 营、炮兵营位于夫勒山主峰。在主峰西北约1000 米处的高地上驻有该团的步兵1 营。步兵2 营、4 营被分别配置在主峰东南、西南各700 米的地方。3 月12 日晚，越南人民军312 师步兵14 团开始从东南、西南两个方向上接近夫勒山。在夜雾的掩护下，该团的前卫连隐蔽进至距山脚百余米的地方，并成功潜伏下来。不久，炮弹划过夜空，在夫勒山主峰上炸成一片。南越炮兵很快做出了回应。这一夜，双方炮兵展开了激烈地对射。他们拉开了夫勒山攻防战的序幕。

13 日上午，美军出动B－52 战略轰炸机对夫勒山周边地区进行了轰炸。临近中午时分，又出动数批战斗轰炸机对主峰周围所有可疑地区实施了二次空袭。当日下午17 时许，人



突入着陆区的越南人民军士兵（本图、下图）



民军312师步兵11团达到夫勒山以西进攻出发地域。至此，越南人民军以3倍于南越守军的兵力，完成了对夫勒山的战术合围。

3月14日上午，布防夫勒山主峰东南700米处无名高地的南越第1步兵团2营首先沉不住气了。士兵们在军官的带领下由高地的东南方向外突围。然而，他们刚一脱离己方工事，便遭到人民军步兵14团6营的顽强阻击。战斗在茂密的丛林中进行得十分激烈。由于地形、地貌的限制，双方一交火，对射距离就只有几十米。子弹打得灌木哗哗作响，手榴弹的爆炸声此起彼伏。最后，南越步兵2营不得不丢下30多具尸体，狼狈退守夫勒山主峰，与那里的团指挥所、步兵3营、炮兵营汇合。在主峰的另一端，南越步兵1营也开始了突围。他们在人民军阻击阵地的交叉火力打击下，两次强攻均告失败，不得不退回原地，固守待援。

在三月的战斗中，美军AH-1武装直升机飞入老挝领空执行火力支援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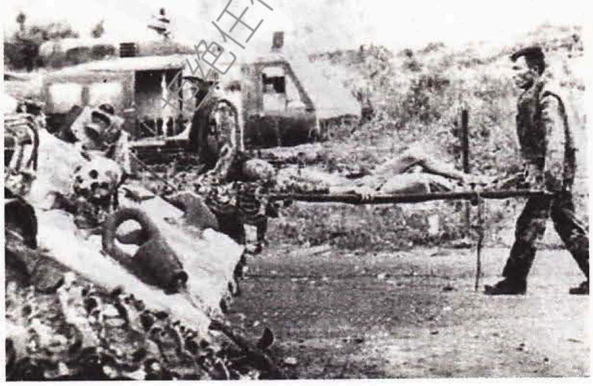


15日，人民军312师在距夫勒山主峰东南约1500米的师前进指挥所里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下一步作战方案。与会的各级指挥员一直认为，尽管有上级炮火支援，但对野战工事密布的夫勒山实施强攻也是极不明智的打法。他们普遍赞同对南越第1步兵团"网开一面"，即：有意放松对其东北方向上的攻击，加强其他方向上的进攻，迫使守敌由东北方实施突围。尔后，乘其脱离野战工事，在运动中将其全歼……。

当晚，师前指作战会议上确定的进攻方案便得到了实施。在战役炮群的火力支援下，人民军步兵11团2营、3营、步兵14团4营对夫勒山主峰以西1000米处的南越步兵1营、主峰西南700米处的步兵4营连续发起夜袭。两营南越步兵相继放弃阵地，退守主峰。在战斗的掩护下，人民军312师师直属工兵营、特工营秘密运动到了夫勒山主峰以东约1500米处和东北约2000米处。远处的枪炮声掩盖了这里的锹镐作业声。一夜之间，两处营级阻击阵地相继构筑完毕。

16日清晨，南越第1步兵团开始向夫勒山主峰东北端收缩防线。中午11时许，该团的步兵1营离开主阵地。他们在主峰以东约500米的丛林中秘密集结起来，做着突围前的最后准备。然而一切都太迟了。在人民军炮兵侦察兵的引导下，雨点般下落的炮弹很快覆盖了这里。炮弹的呼啸声、爆炸声夹杂着士兵的惨叫声、呻吟声使得这片原本就十分阴暗的丛林变得更加恐怖。侥幸逃过炮击的南越士兵不顾一切地逃回了主峰。

南越伞兵抬运伤员



12时30分，人民军步兵14团4营、5营和刚刚归建的步兵11团1营踏着累累弹坑，对夫勒山主峰发起了冲击。南越第1步兵团团长命累赘的炮兵营和步兵1营残部坚守主峰，掩护自己率团指挥所、步兵2营、3营、4营由东北方实施突围。中午12时许，人民军步兵14团4营由西南方攻上夫勒山主峰，缴获155榴弹炮3门、105榴弹炮5门。南越第1步兵团炮兵营和1营残部，除少数人员被俘外，几乎全部战斗到了最后。在他们的拼死掩护下，团指挥所和步兵2营、3营、4营向东北逃出了1500米后，再次停了下来。他们被人民军312师师直属特工营挡住了去路。3个南越步兵营的几次冲锋都被枪法极准的人民军特工打了回来。

日落时分，人民军步兵14团、步兵11团1营赶了上来。南越第1步兵团再次陷入合围。激战从黄昏继续开始，持续了整整一夜，战至17日凌晨4时许，越南人民军以3倍于敌的兵力，勉强吃掉了南越步兵2营。

清晨6时许，越南人民军对包围圈内的南越军队再次发起攻击。步兵14团6营、师工兵营从南面，步兵11团1营、师特工营从北面，果敢地对南越第1步兵团残部实施穿插分割。惨烈地战斗又从清晨持续到了中午。混战中，一群人民军步兵捣毁了南越第1步兵团的指挥所，除击毙正、副团长外，他们还俘虏了20名团部参谋人员。

3月17日黄昏，在包围圈内仍坚持战斗的是南越步兵4营的百余名士兵。天黑后，他们由东北方向成功突围。可刚跑出不到500米，又遭到312师师直属特工营的堵截，再次陷入包围。困兽犹斗的南越士兵在丛林中构筑起环形防御。他们身后是汹涌的会赛嫩河，前面是同样杀红了眼的北越士兵。他们知道，自己是走不出这片丛林了。当晚21时许，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人民军步兵14团4营发动了夜袭。黑暗中，双方士兵展开了激烈地互射，个别地段甚至发生了惨烈地肉搏……。枪炮声于18日凌晨渐渐稀落下来。

在夫勒山攻防战进行的同时，北线的越南人民军主力沿16号公路迅速南下，对滞留在班东地区的南越军队完成了包围。班东位于车邦以东20公里的峡谷中。色奔河从其南

侧穿过向西流入越南。东西走向的9号公路与南北走向的16号公路交汇于此。“兰山719”行动开始后的第三天，沿9号公路实施中路突击的南越第1装甲骑兵旅、第1伞兵旅即攻占了班东，该地遂成为南越军队在老挝下寮地区实施清剿作战的中心。在主力部队撤走后，越南人民军战役指挥部的侦察小组继续活动于班东及其周边地区。他们或是昼伏夜出抵近侦察，或是化装成百姓四下打探消息。

根据侦察小组所掌握的情况，截至3月15日晚，在班东地区陷入人民军合围的南越军队为1个伞兵旅旅部辖4个伞兵营，1个装甲骑兵旅旅部和3个装甲团。困兽犹斗的南越守军依托班东以北的4个高地和色奔河构成环形防御。其整个防御体系可分为A、B、C三个部分。班东东北的2个高地构成了A区，驻有南越第1伞兵旅旅部、旅部直属侦察队、第9伞兵营、3个炮兵连和第7装甲团的60余辆坦克、装甲车。B区为9号公路以南的1个高地，南越第1装甲骑兵旅旅部率2个装甲团配置在这里。班东西北的1个小高地为C区，由南越第1伞兵营和1个装甲营防守。此外，以南越第2、第7伞兵营和第4装甲团组成的机动集群，巡逻于班东外围，他们的任务是守卫这附近四通八达而又十分脆弱的交通线。经过1个多月的工事构筑，南越守军在各防御区前沿架设了1到3道蛇腹形铁丝网，并在越南人民军可能出现的道路和区域内埋设了大量地防坦克、防步兵地雷。

鉴于班东地区南越守军的防御力量，越南人民军战役指挥部决定：以人民军步兵308师“首都团”、步兵320师“决胜团”，加强4个坦克连、1个炮兵团又12个独立炮兵连、1个高炮营、2个高射机枪营，对班东守敌实施四面包围，向心突击。此外，由人民军战役指挥部直接指挥的1个步兵团配置在越老边境附近，他们负责切断班东守敌东逃的退路，并随时准备抗击南越军队甚或美军沿9号公路的增援。根据战役指挥部命令，一线各参战部队由人民军步兵308师师指挥所统一指挥。

3月15日晚，在夜暗的掩护下，人民军各参战部队进入指定集结位置，并完成了战前准备。越南人民军特工部队也先后炸毁了咖叽桥以西9号公路上的所有桥梁。在班东以西、以北呈三角形配置的1个高炮营、2个高射机枪营也积极组织对空射击，不放过任何临空的美军飞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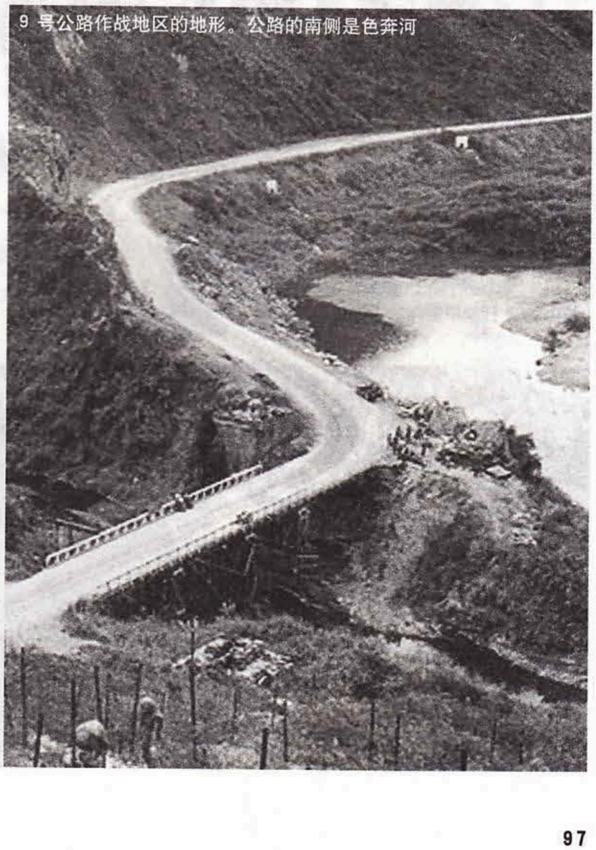
16日上午，人民军战役炮兵开始对班东守敌的防御工事和障碍物实施破坏射击。在炮火的掩护下，北越的步兵和坦克隐蔽进入攻击发起地域。这天晚上，南越第1伞兵旅指挥所的值班人员不时接到前沿各警戒阵地的报告，说16号公路两侧经常传来叮叮当当地锹镐作业声。此时，已对班东南越守军A、C两个防御区完成三面包围的越南人民军正在夜暗的掩护下进行对壕作业。对壕作业，又称近迫作业，即对着敌人的坚固工事，挖掘壕沟，荫蔽接近敌人，缩短冲击距离，达成攻击的突然性。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战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期间，由时任东野2纵5师参谋长的汪洋将军，首先发明并使用的。50年代初期，又由中国援越军事顾问团带入越南。经过一个晚上的对壕作业，越南人民军从东北、西北两个方向上进一步逼近班东。其中，人民军步兵308师“首都团”2营迫近到了距南越军队A区防御圈不足400米处，步兵320师“决胜团”7营更是挖到了守军前沿200多米的地方。

17日上午，战场相安无事，攻守双方的炮兵不时对轰几炮。午后15时许，人民军战役炮群突然以猛烈火力对南越A区防御圈实施急袭。距敌最近的人民军步兵7营以1个连的兵力，在炮火的掩护下，拔掉了南越守军C区防御圈以北的1个排级警戒阵地。17时，人民军炮兵开始向纵深转移火力，在接下来的1个小时里，1800余枚130mm口径炮弹倾泻在了班东。

炮击刚一结束，坚守C区防御圈的南越第1伞兵营即发起反扑，他们要夺回2个小时前丢失的警戒阵地。刚刚钻出掩体的南越伞兵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们准备夺取的那个百余米外的北越人民军阵地突然发生了一连串爆炸，那情形就仿佛是被极其猛烈地炮火覆盖了一般。紧接着，雨点般下落的炸药包重重地砸向冲击中的南越第1伞兵营。爆炸的气浪卷及着残肢断臂和血液浸透的泥土一同飞向半空……原来，人民军步兵7营在上级炮火的掩护下正在进行“320爆破法”前的准备作业，他们打算在总攻开始时，以“320爆破法”来破除南越C区防御圈外围的雷场和铁丝网等障碍。当指挥作业的人民军军官发觉南越守军开始反扑后，便果断下令，以“320爆破法”打击冲上来的南越伞兵。

简单地说，这种“320爆破法”就是用炸药来抛射炸药包。其具体操作是，在地上挖一个直角斜坑，斜面角度根据抛射距离决定，将坑挖好后，再在坑底挖一条抛射药槽，安置好抛射药，然后再在坑里放上待抛射的炸药包。发射前在炸药包上插好雷管导火索，将拉火管固定在坑边。操作人员在安全距离上以起爆器或导火索引爆抛射药。这种战法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城市攻坚战中首创，也是于50年代初由中国援越军事顾问团带入越南的。

当南越第1伞兵营被漫天飞舞的炸药包炸得狼狈不堪时，由A区防御圈实施反扑的2个南越伞兵连也遭到越南人民军的顽强阻击。尽管他们得到了10几辆坦克、装甲车的加强，但最终的溃退还是不可避免。人民军步兵308师“首都团”1营、2营趁势发起追击，又相继攻占了A区防御圈外围的


9号公路作战地区的地形。公路的南侧是色奔河

几个警戒阵地。

3 月 18 日清晨，越南人民军战役炮群再次对班东守军实施火力急袭。上午 9 时整，黎仲迅少将号令班东外围的人民军各参战部队发起总攻。人民军步兵308 师“首都团”率先向南越 A 区防御圈发起冲击。步兵2 营在10 几辆坦克的火力支援下兵锋直指南越第 1 伞兵旅旅部。坦克炮的直瞄火力逐一敲打着南越守军前沿的各个火力点。几个勇敢的坦克手也操着炮塔上的高射机枪不停地扫射着。在他们的掩护下，人民军步兵以爆破筒、炸药包连续爆破的方法在雷场和铁丝网中开辟通路。

很快，“首都团”1 营、2 营便从东北、正北两个方向上突破南越守军防御。2 架来不及起飞的直升机被冲上来的人民军战士缴获。突破防御的人民军步兵2 营向左卷击南越第 1 伞兵旅旅指挥所。步兵1 营则迅速渡过敦龙河，切断了南越守军东逃的退路。

在“首都团”横扫南越 A 区防御圈的同时，从西北方向上投入交战的人民军步兵320 师“决胜团”以7 营加强 2 个坦克连为先导，一次冲击便攻占了南越守军控制的 C 区。南越第 1 伞兵营除部分逃往B 区外，其余全部被歼。在战役指挥部的授意下，“决胜团”9 营不顾南越炮兵的拦阻射击，强渡色奔河，插到班东以南地区，切断了南越守军渡河南逃的通路。

在越南人民军 2 个主力步兵团的打压下，班东南越守军的防御体系连同他们的抵抗意志一起瓦解了。午后 1 5 时，南越军队决定放弃班东，实施突围。作为先导的1 个南越装甲连夹杂着大批伞兵刚刚逃出班东便遭到人民军“首都团”1 营的顽强阻击。在反坦克小组击毁3 辆坦克后，“首都团”1 营1 连开始了反冲击。双方在9 号公路上厮杀着。最后，突围的南越军队丢下了百余具尸体和1 0 几辆战毁的坦克、装甲车退守到9 号公路以南、色奔河以北的一片高地上。当晚从班东 A 、B 、C 三个防御区逃脱人民军围歼的南越伞兵和坦克陆续撤到这里。

3 月19 日清晨，越南人民军炮兵的火力急袭降临到了这片高地，一天的厮杀就此开始。战斗从黎明断断续续地打到傍晚。越南人民军在炮火支援下的几次冲锋都被南越军队打了回去。这群来自不同建制的南越败兵表现出开战以来少有的顽强。这一天，南越人又损失了近50 辆坦克、装甲车。傍晚时分，这股南越军队在美军战机的支援下再次实施突围。他们集中全部的坦克、装甲车猛攻一点。在冲破人民军阻击部队的防线后，沿9 号公路一溜烟地向东逃去。

由于沿途多处道路和桥梁被人民军特工部队所破坏，直到20 日上午，这股南越军队才逃到越老边界附近的咖吼桥。在他们的前面，1 个齐装满员并构筑有坚固阻击阵地的北越步兵团早已等得望眼欲穿了。这股不知深浅的南越败兵连续发动几次强攻，结果都被打了回来。

不久，在班东完成清剿任务的人民军步兵308 师“首都团”2 营、3 营追了上来。潮水般涌来的北越人民军以小群多路、迂回分割的打法，将滞留在9 号公路上的南越装甲车队分割成了几段。各反坦克小组的40 火箭筒在30 至40 米的距离上抵近开火。步兵用冲锋枪扫倒负隅顽抗的南越伞兵，并将手雷塞进身旁的坦克舱室里。残存的南越军队见大势已去，便纷纷丢下坦克、装甲车等重装备，逃下公路，躲入丛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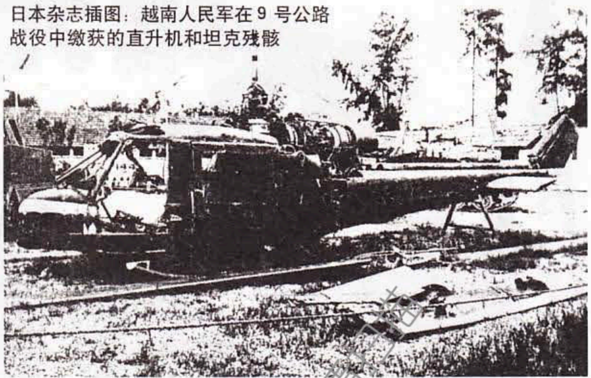
4 天后，坚守南线550 高地的南越第147 海军陆战旅被人民军步兵324 师


兰山 719 行动中被俘的南越官兵


兰山 719 行动中被俘的南越官兵


黯然神伤的南越士兵
由直升机运离战场

重兵围攻。驻防640高地的南越第258海军陆战旅前往增援，又遭到人民军的顽强阻击，伤亡惨重，残部不得不由美军直升机空运撤出战场。当一架架超载的直升机飞离老挝时，一些没能挤进机舱的绝望的南越士兵不得不爬在直升机的着陆橇上。至此，历时44天的“兰山719”作战宣告结束。


日本杂志插图：越南人民军在9号公路战役中缴获的直升机和坦克残骸



战役总结

4月9日，西贡政权煞有介事地组织了一次“胜利阅兵”，以庆祝南越军队在“兰山719”行动中的“光荣”战绩。南越总统阮文绍宣称，在此次行动中，南越军队共打死北越人民军13800多人，破坏卡车15000辆，摧毁弹药17.6万吨，缴获轻武器7000余件、大米1250吨。南越军队的损失为1146人阵亡、4245人受伤。美军空勤人员有176人阵亡、1042人受伤。

越南人民军方面公布的战果为：全歼南越军队3个旅、4个装甲团、8个炮兵营，重创4个旅，共毙、伤、俘敌21000余人（其中俘虏1100人），击落、击伤敌机1100余架（其中直升机500余架），击毁各种火炮110门，各型军车1100余辆（其中坦克、装甲车520多辆），击沉各种舰船40余艘，炸毁仓库25座，并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兰山719”作战是美军在印度支那地区直接参加的最后一次进攻性行动。1975年西贡政权垮台后逃出越南的前南越陆军少将阮维欣曾应五角大楼之邀，主持编写了一份详尽的《‘兰山719’战役总结报告》。阮维欣的结论是：“参加此次作战行动的南越军队没能达成摧毁河内政权主要战略物资仓库的基本目标。士兵们在老挝所遇到的抵抗远远超过了事先的估计，他们不知道那里会有北越人的坦克。总的说来，‘兰山719’是一次伤亡惨重的行动，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成千上万名士兵的生命和价值数亿美元的宝贵的装备和物资”。

“兰山719行动”结束后，停放在溪山基地的美军战伤直升机





曙光中的启明星

——1917 年俄国革命（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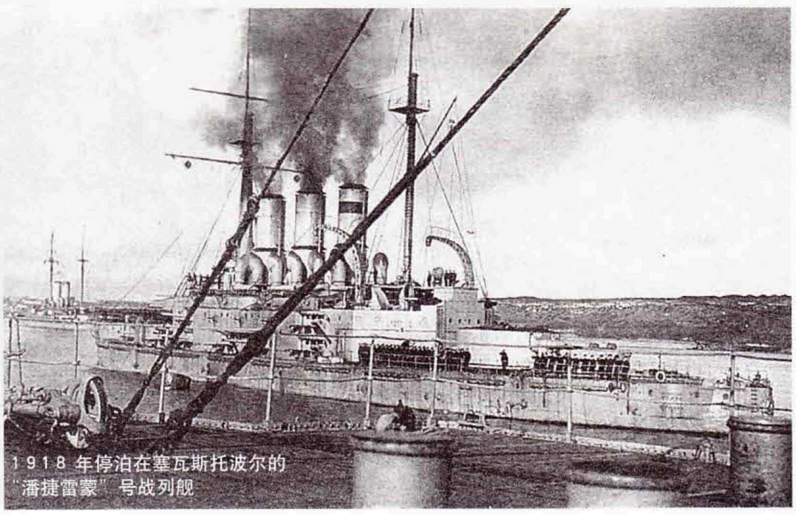
○ 袁鹏　刘怡

四、最后四十天

革命中的舰队

一切现代革命的历史，都不乏这样的先例：海军而非陆军脱颖而出，成为革命的拥戴者和“守夜人”。从技术角度说，现代舰艇的复杂、精密和对科技的推崇使海军官兵易于接受“进步”、“变革”这样的观念；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说，文化和知识水平相对较高的海军人员向来自视为国家精英，漂浮不定的海上生活使他们有更多机会掌控自己的命运。对俄国来说，这样的体验更加直接——在1905 年那场夭折的立宪革命中，黑海舰队的陆战团一度占领塞瓦斯托波尔，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则控制了斯维亚堡（Sveaborg，今名芬兰堡）和雷维尔。战列舰“塔夫里亚公爵波将金”号的水兵更是枪杀了严苛的高级军官，把军舰开到了罗马尼亚要求政治避难。在1917 年，这样的历史又一次重演了。

自1905 年在对马遭遇决定性惨败以来，俄国海军一直处在不间断的恢复和扩充中。一战结束前，它的力量重新回升到了世界第七。其6 艘无畏舰中，波罗的海舰队的“甘古特”号、“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波尔塔瓦”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停泊在爱沙尼亚的雷维尔港（Revel），黑海舰队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号在塞瓦斯托波尔基地，最新的“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号则还在尼古拉耶夫那座由法国资本控股的“俄罗斯造船厂”（Russud，1931 年后更名为“61 名公社社员船厂”）进行最后的舾装。4 艘准无畏舰中，波罗的海舰队的“圣安德烈”号和“保罗一世皇帝”号在芬兰的赫尔辛福斯（Helsingfors），黑海舰队的“叶夫斯塔菲”号和“约翰·兹拉托斯特”号在塞瓦斯托波尔。舰龄舰长的老式铁甲舰和前无畏舰部署的更加分散：“皇太子”号在赫尔辛福斯，炮术训练舰“彼得大帝”号在雷维尔，“切斯马”号（日俄战争中被日本俘虏的前无畏舰“波尔塔瓦”号，1916 年重新购回）在阿尔汉格尔斯克，“潘捷莱蒙”号（即革命



1918 年停泊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潘捷雷蒙”号战列舰

名舰“波将金”号）、“罗斯季斯拉夫”号、“三圣徒”号，训练舰“锡诺普”号、“常胜者格奥尔基”号和废舰“十二使徒”号（旧式露炮台铁甲舰，已丧失动力）在塞瓦斯托波尔，炮术训练舰“亚历山大二世皇帝”号则停泊在最靠近首都的喀琅施塔得。在建的主力舰中，黑海的“尼古拉一世皇帝”号在尼古拉耶夫舾装，4 艘完工程度不等的“博罗季诺”级战列巡洋舰则搁置在彼得格勒。中小舰艇的情况还要更差一些——由于财政和技术力量的匮乏，耗资不菲的舰队重建计划在1914 年只来得及完成大舰部分，新型驱逐舰和巡洋舰不是正在建造，就是缺乏训练。

从17 世纪以来，红旗在西方文化中就成为非常状态和警告的象征，在枪毙了涅佩宁中将后，波罗的海舰队司令部所在的赫尔辛福斯（今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就变成了红旗的海洋。被暴动水兵扶植为舰队司令的马克西莫夫中将（A. M. Maksimov，此前是波罗的海舰队水雷总队司令）自称“人民的海军上将”，在他的默许下，1917 年5 月1 日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发表了第4 号指令，要求各舰并列悬挂圣安德烈旗和红色的中央委员会旗。科尔尼洛夫叛乱发生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的水兵甚至在9 月4 日挂出缀有骷髅和长柄镰刀的舰旗，上面印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口号——“资产阶级的末日”！人们兴致勃勃地给军舰换上更加“革命”的称谓：“保罗一世皇帝”号更名为“共和”号，“皇太子”号更名为“公民”号，“彼得大帝”号更名为“共和国”号，停用多年的“亚历山大二世”号获得了响亮的新名字——“自由曙光”！

1917 年时的黑海舰队战列舰“叶卡捷琳娜二世”号。舰艏的长杆是悬挂防雷网用的





波罗的海舰队的战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

与红旗和新舰名的热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波罗的海舰队的战斗力几乎陷于瘫痪状态。由水兵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由68 名代表组成，其中13 人是布尔什维克）废除了一切既存的军事律例和军官特权，在枪毙了一大批军官、迫使几十名舰长出走之后，各舰的水兵委员会甚至都无意补足空出的职位。由选举产生的新舰长们生怕被扣上军国主义的帽子，既不敢恢复训练、又不敢保养设备。“不可靠”的马克西莫夫在6 月被解除职务，继任的维尔杰列夫斯基少将（Dmitry Verderevsky）在七月事件中拒绝执行临时政府的命令，因此也被逮捕，由驱逐舰总队司令拉兹沃佐夫少将（Aleksandr V. Razvozov）继任。由于中央委员会在七月事件后被宣布为非法，加上拉兹沃佐夫的努力，波罗的海舰队在1917 年夏天一度恢复了部分战斗力，但聚集着3000 多名海军学校肄业生的喀琅施塔得依旧处于无政府状态。

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不光出现在海军舰队中。突如其来的革命加剧了对社会心理的破坏。在坦波夫等省份，武装

1917 年2 月在波罗的海破冰航行的战列舰“皇太子”号，该舰不久即改名为“公民”号





亚历山大·拉兹沃佐夫（1879–1920）。1919 年被契卡逮捕，翌年死于狱中

的农民像一股狂潮涌向地主的庄园，把地主和他们的老婆孩子私刑处死，然后瓜分他们的房屋、田地、牲畜和财产。俄国军队丢弃了前线，跑回了家乡，希望能够赶上分地的浪潮。在俄国的欧洲部分，没有希望、没有食品、没有纪律。这是一个毁坏的时刻，社会在腐烂的时刻，社会在瓦解，在烧毁地主庄园的同时对地主进行残酷的惩罚。军队的崩溃导致千百万逃兵的出现和前所未有的犯罪的猖獗。战争使俄国的流氓活跃起来，战争又使流氓心理扩大，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数百万士兵、水兵、逃兵和从德军占领区逃出来的难民。

在这样一个深厚的社会土壤上，无政府主义倾向迅速增长，软弱的临时政府不能有效的给予抵制。战争导致社会结构瓦解，使人民大众冷酷无情地拿起枪杆，他们习惯了杀人不受惩罚，动摇了政权的权威，暴力法则取代了法律的威力。动乱时期的象征就是到处都是带枪的人，他们从前线回来剥夺地主的财产，国家处在农民和士兵暴动，醉汉们的无法无天和无政府状态。……秩序、保守、温和、法律都成了骂人的话。

德国人的攻势则远未因波罗的海舰队的虚弱而有所收敛。在由陆上进占拉脱维亚的同时，10 月 11 日，由施密特中将（Ehrhard Schmidt）指挥的1 艘战列巡洋舰、10 艘无畏舰、9 艘轻巡洋舰和6 艘潜艇掩护着19 艘运输船驶入里加湾，开始进行“阿尔比翁”作战（Operation Albion）。在战列舰的火力支援下，24500 名德国步兵登上了控制里加湾入口的厄塞尔岛（Oesel，今爱沙尼亚萨列马岛），迫使泽雷尔炮台投降。负责里加湾防御作战的巴希列夫中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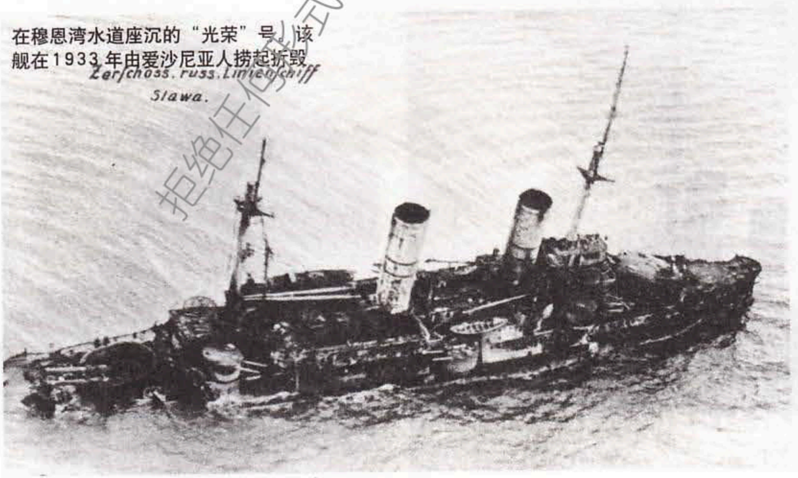

1917 年秋天时指挥波罗的海作战的德国海军中将艾尔哈德·施密特

（Mikhail Bakhirev）过去是波罗的海舰队战列舰总队的司令，他试图说服停泊在雷维尔的4 艘无畏舰前来增援，但水兵委员会否决了这一动议。巴希列夫只得动用日俄战争时代的老舰“公民”号（原“皇太子”号）和“光荣”号进行抵抗。

里加湾作战开始的第六天，10 月16日，拿下厄塞尔岛的德国舰队开始朝穆恩岛（Moon）挺进，这是西爱沙尼亚诸岛中最后一个设防的岛屿。由于德军动用了最新的“巴伐利亚”号超无畏舰，毫无还手之力的巴希列夫决定经蒙岛和爱沙尼亚海岸之间的穆恩水道（Moon Sound）撤退。第6、第7驱逐舰中队在穆恩水道入口处布下了水雷，两艘前无畏舰和装甲巡洋舰“巴扬”号（完工于1911 年，并非日俄战争中的同名舰）也以主炮向德国舰队射击。

8时05 分，奉命炮击德军扫雷舰的“光荣”号与无畏舰“国王”号和“皇太子”号遭遇，后者在20000 米距离上以主炮齐射俄舰。由于“光荣”号主炮射程不及德舰，前主炮的旋回装置很快被命中、无法转动，而该舰以前主炮打出的11 发炮弹无一命中。“光荣”号一度北驶修理伤损，到10 时04 分，该舰再度返回战场，以后主炮继续射击10000 米外的德国扫雷舰，这遭致了更猛烈的反击。10 时14 分，“国王”号的第二次齐射有3 弹直接命中“光荣”号，第一发炸毁了舰首水线之下的电机舱，第二发打坏了锚机。“光荣”号舰首进水1112 吨，右倾8 度（后减少为4 度），前部吃水猛增至9.8 米。第三发炮弹命中右舷主装甲带上缘，震伤了前部机舱。10 时24 分，又有2 发炮弹命中上层建筑，打坏一个副炮弹药库和前部锅炉室，并引起火灾。为防止弹药殉爆，舰长下令朝左舷副炮弹药库注水。到10 时39 分，煤舱也被命中进水。

由于“光荣”号吃水越来越深，巴希列夫命令该舰横扼希乌马岛和沃尔姆西岛之间的主航道，掩护“巴扬”号撤退，随后自行凿沉以阻塞航道。不过水兵委员会拒绝服从命令、决定提前弃舰，“光荣”号最终搁浅在了穆恩海峡主航道西南的一块礁石上，舰员由驱逐舰撤走。“光荣”号的水兵在弃舰前炸毁了后主炮，3 艘驱逐舰随后还向舰体发射了6 枚鱼雷，不过只有1 枚命中，该舰带着一个光荣的巨大窟窿座沉在了浅水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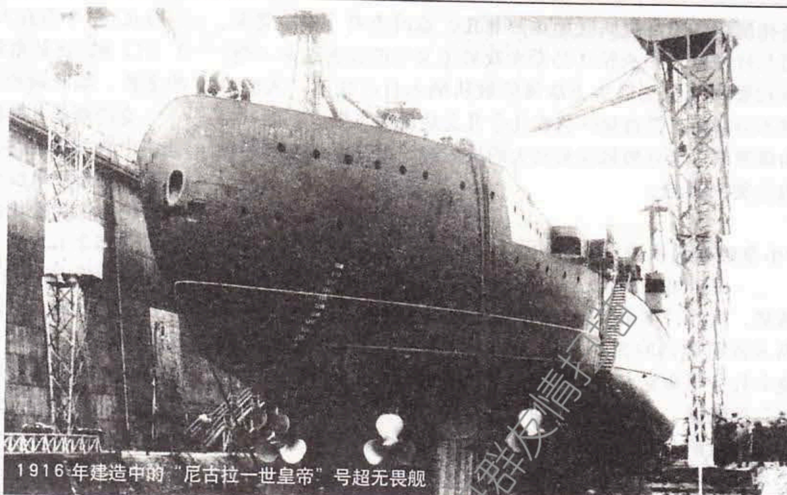


在穆恩湾水道座沉的“光荣”号，该舰在1933 年由爱沙尼亚人捞起拆毁

“光荣”号水兵的抗令行为在1917 年秋天的东线是屡见不鲜的；因为“反对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战争”的逻辑，这类乱象甚至还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不过仅仅数年后，舆论便完全倒置，新的神话横空出世——“光荣”号的水兵是大无畏的反侵略战士，他们冲破“反动军官”的阻挠，将军舰搁浅在礁石上、提高主炮仰角以继续射击敌人。巴希列夫中将之死旁证了这一神话：由于在编写的战史中“蓄意丑化英勇的波罗的海水兵的形象”，并且“与尤登尼奇白匪暗中勾结”，这位战功卓著的将领在1920 年1 月16 日被契卡处决，他的名字从俄国海军史上被抹掉了。



高尔察克海军上将



1916年建造中的“尼古拉一世皇帝”号超无畏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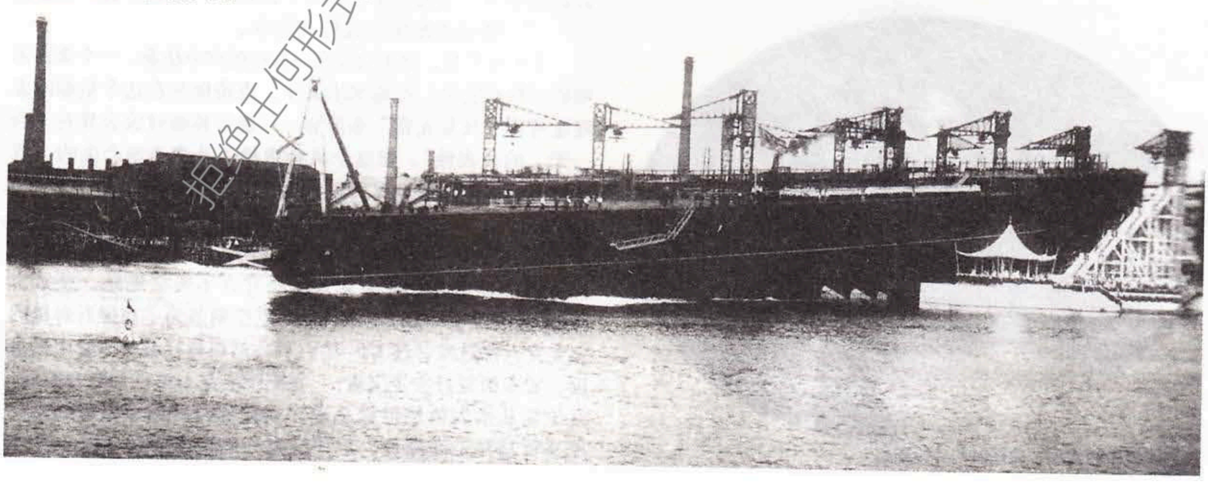
“光荣”号沉没后，俄军于10月18日自穆恩岛撤出；19日，德军在西乌马岛登陆，次日占领全岛，圆满结束了“阿尔比翁”作战。整个行动中，俄军损失1艘战列舰、1艘驱逐舰和1艘潜艇，20000多人被俘，仅德军收缴的火炮就有141门、机枪130挺。而德军只损失1艘鱼雷艇、7艘扫雷艇和少量小型船艇，另有3艘战列舰触雷受损。此后一直到1918年3月布列斯特和约签订，波罗的海战事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德军满足于既得胜利，未再发动攻势。

黑海舰队的“革命性”，至少在1917年初，远不如波罗的海舰队来得明显。一则塞瓦斯托波尔距离彼得格勒较远，革命的赫尔墨斯们毕竟没有翅膀，他们乘坐的火车要花上一段时间才能抵达前线。二则黑海方面最有力的土耳其军舰“戈本”号与“布雷斯劳”号到这年夏天为止都在修理，实力占优的俄国舰队不仅成功地封锁了博斯普鲁斯海峡，还在与高加索方面军筹划于海峡两侧地带发动两栖进攻，军事上的优势使得革命的需要变得不那么迫切了。不过，由水兵组成的“联合舰队革命委员会”（Centroflot）依然兴奋地执行了替军舰改名的任务——新型无畏舰“叶卡捷琳娜大帝”号和“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号在4月29日更名为“自由俄罗斯”号和“意志”号，还在船台上舾装的“尼古拉一世皇帝”号则改名为“民主”号，革命传统悠久的“潘捷莱蒙”号更是获得了“自由战士”号（Borets za Svobodu）的美名。布尔什维克党五人主席团成员斯维尔德洛夫更是放言，要把塞瓦斯托波尔变成“南方的喀琅施塔得”。

6月9日，波罗的海的革命代表们带着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命令来到了塞瓦斯托波尔。十天后，联合舰队革命委员会宣布撤销舰队司令高尔察克中将的职务，剥夺军官们的全部权力和武装，并拒绝效忠临时政府。高尔察克这个“反革命分子”原本也会像涅佩宁中将一样被枪毙，不过当时由美国海军少将格伦农（James H. Glennon）率领的一个军事代表团正在塞瓦斯托波尔访问，这位少将对革命委员会发表了演说，痛陈利害。结果委员会在6月20日推翻了前一天做出的公开反对政府的表态，宣布将继续支持“革命的临时政府”，并恢复部分军官的职权。高尔察克虽未能重回原职，但人身安全得到了保障。24日，他和格伦农一同乘火车前往彼得格勒述职，随后前往美国考察。

1917年6月28日，乌克兰中央拉达书记处（乌克兰临时政府）成立后，基辅的乌克兰人也对黑海舰队提出了效忠要求。科尔尼洛夫叛乱前后，塞瓦

1915年6月27日“伊兹梅尔”号战列巡洋舰在圣彼得堡新海军部船厂下水的场面



斯托波尔的黑海舰队驻地热闹非凡，临时政府、保皇党人、布尔什维克、中央拉达乃至无政府主义者的说客往来不绝，争相要把这支全俄实力最强的舰队纳入自己麾下。人们当然不会料到，黑海舰队将在几个月之后就灰飞烟灭，而“自由俄罗斯”号这艘俄国最强大的战列舰，最终要由友舰射出的鱼雷来摧毁。

“小拿破仑的执政府”

一般来说，平息一场反革命叛乱总会加强政府领导人的威望，巩固“革命政府”的地位。但铲除科尔尼洛夫对克伦斯基政府起到的完全是反作用——立宪民主党人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指责为科尔尼洛夫的同党，为洗清“唱双簧”的嫌疑，也为了暗示对科尔尼洛夫的同情，他们宣布退出临时政府；而社会党人部长们认为克伦斯基处置失当、应当对科尔尼洛夫事件负直接责任，也相继宣布辞职。莫斯科国务会议营造的“团结”泡沫在几天之内就破灭了，第二届联合政府的寿命仅仅维持了不到一个半月。

更要命的是，鉴于前两届临时政府中所有的党派现在都对克伦斯基抱有成见，整整十天之后，克伦斯基仍旧无法拼凑出一套新的班底。9 月 14 日，他只得采取权宜之计，宣布由一个五人“指导委员会”代行政府职权，直至第三届联合政府成功组成。五人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克伦斯基本人（总理）、外交部长捷列先科（无党派）、内政与邮电部长尼基京（Alexei Nikitin，孟什维克）、陆军部长维尔霍斯基大将（Alexander Verkhovsky）和海军部长维尔杰列夫斯基少将（正是那位被解职的波罗的海舰队司令），既不能代表任何一个大党，又得不到苏维埃的支持，反而使一切反对临时政府的力量更加活跃。克伦斯基所剩下的只有他的口才，布尔什维克讥讽说：“小拿破仑可算得到他的执政府了！”

9 月 17 日，在第二届联合政府倒台的余波中，托洛茨基从“十字架”保释出来。他立即赶到斯莫尔尼宫，成为全俄工兵苏维埃“反对反革命斗争委员会”的负责人。这个委员会本来是克伦斯基和社会党人为强化军纪、减少开小差和怠工而建立的，托洛茨基却把它变成了分裂临时政府的武器，他公开宣称：委员会将调查克伦斯基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中起的作用。9 月 22 日，托洛茨基又要求临时政府为七月事件中被指控为“德奸”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恢复名誉，并公开提出对全俄工兵苏维埃主席团（由孟什维克控制）的不信任案，要求根据比例代表制选举新的主席团（列宁不赞成后一动议）。令所有人惊讶的是，这一动议居然被通过了。自 2 月以来，这是布尔什维克第一次在苏维埃里取得毋庸置疑的多数。临时政府脖子上的绞索已经系紧了。



第三次担任联合政府总理时的克伦斯基

克伦斯基并非没有尝试过自救。9 月 16 日，全俄工兵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和农民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发出联合决议：为了解决政权组织问题，应立即召开“一切民主组织和地方自治民主机关的代表大会”——民主会议。问题在于，这场会议和那个五人委员会一样，本身是左右都不讨好的产物：布尔什维克依旧拒绝加入政府，他们提出依据普选产生一个代议制政府，这是温和社会党人不能接受的；而克伦斯基为了标榜自己的“革命”姿态，再度走出险棋，将十月党人和右翼立宪民主党人排除在会议之外。结果，9 月 27 日召开的彼得格勒民主会议变成了莫斯科国务会议的缩水版，来自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党和形形色色地方自治会的代表又一次展开了杂乱无章的吵闹。

在这次民主会议上，托洛茨基首次作为克伦斯基的政治对手和布尔什维克的头号发言人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苏汉诺夫在《革命札记》中回忆：“亚历山大剧院里的听众一听到托洛茨基的名字，就像触了电似的。”这位头发卷曲、声如洪钟的发言者厉声质问：“如果（对反革命分子实施）死刑是必要的，克伦斯基怎么可能承诺说他不用死刑？”布尔什维克党武装工人和农民的路线也从他口中得到了确认：“如果成立真正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政府，如果这个新政府所提出的诚挚的和平遭到拒绝的话，那么，我现在代表我们党奉告你们……彼得格勒及全俄的武装工人一定会以俄国历史上空前的英勇捍卫这个革命的国家，抵抗帝国主义的军队。”布尔什维克代表团随后就退出了大会。

对布尔什维克党来说，退出民主会议并非最佳选择。以当时的民情而论，如果布尔什维克坚持推动提前进行立宪会议选举，最终产生的可能是一个激进的立法机关，托洛茨基们再三强调的代表性和权力的有效性在这一体制下都可得到实现。但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们本身对立宪会议和工兵苏维埃之间的关系就有点糊里糊涂，正当性与合法性、旧的合法性与新的合法性之间的种种关系令他们大为头痛。实际上，当“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时，再制造一个基于普选的立宪会议已无可能、也无必要了。而后来针对武装起义问题展开的论战，乃至解散立宪会议的结果，都与这个问题直接相关。克伦斯基的目标则很明确：他要恢复联合政府，同时避免普选产生的立法机构的激进化，所以必须推迟立宪会议的选举，以民主议会的某个机构——比如所谓“预备议会”——绕过苏维埃来代行其职权。

10 月 5 日，民主会议在一片吵闹声中结束，一个来路不明的“临时议会”被炮制出来了。克伦斯基在这个星期的表现足可用“反复无常”来形容——他宣称临时议会具有“独一无二的代表性”，但这个机构依然不是由选举产生的，既没有得到人民授权，又无法控制政府，实际只是一个咨议机关；由于布尔什维克抵制临时议会，它的影响力极其微弱。而民主会议虽然以微弱多数通过了成立新的联合政府的动议，但孟什维克和社会党人已经宣言不要立宪党，要成立“完全社会主义的联合政府”。而克伦斯基为了将握有财权的立宪党人拉过来，在 10 月 8 日公然违背社会革命党中央决议，宣布组成社会主义者－立宪民主党人第三届联合政府。克伦斯基本人依然担任总理，立宪党人科诺瓦洛夫任副总理兼贸易与工商部长，孟什维克马尔扬托维奇（Pavel

末代沙皇一家的下场

在尼古拉二世签署退位诏书并乘坐专列返回莫吉廖夫之后，苏维埃于1917年3月20日通过决议："确认退位国君尼古拉二世及其夫人已被剥夺自由，并将退位沙皇幽禁于皇村。"随后，由布勃利科夫等四名杜马议员组成的特使团于21日抵达皇村，将决议转达尼古拉二世。下午四点沙皇专列驶离莫吉廖夫，次日抵达皇村。尼古拉二世搬进了亚历山大宫。他进宫不几分钟，卫兵就将大门插上了门闩。尼古拉二世一家被交由彼得格勒军区司令科尔尼洛夫负责监管。具体事宜则交由宫廷侍卫官科采布宪兵上尉负责。

除了大批侍从逃跑之外，尼古拉一家在皇村的生活还算惬意。他经常在花园里散步，或者锯木头，或者与阿列克谢下棋读书。士兵们按军衔称他"上校"并敬礼。在此期间，克伦斯基等人曾策划将尼古拉一家秘密送出国。具有荫蔽倒台王室传统的英国一度曾表示愿意接纳末代沙皇全家。但秘密磋商的消息很快被彼得格勒苏维埃获知，并在首都引发了骚动。而唐宁街也考虑到曾血腥屠杀请愿民众的尼古拉二世出现在英国之后可能会激发英国国内的动荡和抗议，因此也收回了原来的承诺。逃亡国外这条路最终没有走通。

8月29日，鉴于临时政府与布尔什维克的矛盾激化，克伦斯基安排将尼古拉一家转移到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这里是著名化学家门捷列夫的故乡，也是沙皇时代流放西伯利亚的犯人们的必经之路（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都曾经此地踏上漫漫流亡之路）。他们于9月中旬抵达托博尔斯克，居住在秋明省省长的官邸里。部分侍从则安排在对面商人科尔尼洛夫的家中。社会革命党的英雄潘克拉托夫（此人曾参加过1905年莫斯科起义，并被流放过两次）被任命为全权代表，负责保卫尼古拉一家。


囚禁于托博尔斯克的尼古拉二世和皇储阿列克谢

地处西伯利亚的尼古拉二世一家对彼得格勒的新局势并没有太多感受。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暂时还管不到他们。但到1918年2月，潘克拉托夫被警卫队的士兵们解除了职务；3月，苏维埃政府宣布不再承担沙皇一家的生活费。5月5日，在苏维埃政府指派的全权代表雅科夫列夫及其护卫部队的押送下，尼古拉一家离开托博尔斯克，在5月13日抵达他们最后的居住地——叶卡捷琳堡，被安排在市中心沃兹涅先斯克大街的一座房子里。沙皇一家，尤其是亚历山德拉皇后，对于新的保护人非常不满，常常大发脾气。苏维埃政府逐步撤换了原有的保卫人员。至6月初，只有尼古拉一家和五个侍从还是原来的面孔。

苏维埃当局选择叶卡捷琳堡作为新的囚禁地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但随着捷克军团和邓尼金部队的挺进，这座"后方"城市也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据称城内也出现了劫夺沙皇的特务活动。7月12日，乌拉尔苏维埃执委会通过决议：不必等待审判（莫斯科早已成立了调查委员会，调查尼古拉二世的血腥罪行），判处罗曼诺夫一家死刑。7月16日夜里十点半，警卫队长尤罗夫斯基及其助手尼库林带领七名拉脱维亚人进入沙皇住宅，将楼里所有人集中到一楼一间30平米的房间里。包括沙皇和皇后、14岁的皇储和三位女大公，以及一名医生、一名女仆、两名皇室男佣和一名厨师。尤罗夫斯基对他们宣读了苏维埃执委会的决议，宣称："你的朋友来救你了，不过我们要在他来到之前解决你们。"随即进行枪决。皇储在第一轮射击中没有中弹，坐在椅子上吓呆了，于是尤罗夫斯基上前补打了两枪。三名女大公在贴身内衣里缝上了许多钻石和珠宝首饰，因此没有被打死，于是行刑队决定用刺刀把她们捅死。由于珠宝阻挡，刺刀甚至穿不透女大公们的胸衣，赤卫队又戳又捅的，一直刺了20分钟，才把这三个姑娘刺死。

尼古拉一家和佣人们的尸体随后被搬到车上，下面铺了厚厚的毯子，以免血渗出来。在这过程中，警卫队员设法从沙皇和博特金医生的尸体上偷走了金表和镶有钻石的金烟盒等小件财宝。所有的尸体被拉到离城十七俄里的一片森林，这里曾经开采过铁矿，遗留了许多矿坑。在一个叫"四兄弟荒地"的地方，行刑队把尸体从车上搬下来，准备将其点火烧掉（尤罗夫斯基从乌拉尔苏维埃那里接到的命令是把尸体毁掉，


1919年10月白军在阿拉帕耶夫斯克矿井中发现的约翰大公和伊丽莎白·费奥多罗芙娜女大公的遗体

把尸体上的衣服等所有能留下线索的证据全部烧掉，以防以后有人按线索寻找尸体）。在脱一位女大公的胸衣时，士兵从子弹射穿的破洞里发现了里面藏着的钻石，于是对其他尸体也进行了仔细检查。在亚历山德拉皇后身上发现了一条缝满珍珠的带子，和一根弯成手镯形状、重达1磅的巨大金条。从皇后和女大公身上搜出的18磅珠宝都在1919年运到了莫斯科。贵重物品收集完毕后，尸体上的其他东西都被烧毁，一丝不挂的尸体本身则被扔进矿井里。随后士兵们试图用手榴弹炸塌矿井，但是没能成功，在这过程中尸体也受到了破坏。

7月17日天亮之后，尤罗夫斯基向乌拉尔苏维埃执委会汇报处决情况，这时苏维埃决定把尸体藏到距乌拉尔－莫斯科公路6公里的一处更深的积水矿井中，并在尸体上绑上石头，以免被人发现。另一个方案是把尸体烧毁，为此带去了煤油和硫酸。当天晚上，尸体全都从矿井里拖了出来。当地契卡官员原本想拿阿列克谢皇储和亚历山德拉皇后的尸体做焚尸试验，但是错把女仆杰米多娃的尸体当成了皇后。这两具尸体被浇上煤油焚烧，随后洒上硫酸，然后在焚烧地点旁边挖了一个浅坑，把烧剩下的骨骸埋了进去。其他的尸体被扔进一个大坑中，把硫酸浇到他们的脸上，然后把土和树枝填到坑里，在上面压上枕木，然后又用汽车来回压了几遍。整个工作在7月19日凌晨全部结束。此后两天，沙皇的房子还照常警戒了两天。

尼古拉二世被处决的消息很快传播开来。7月20日，巴黎《晨报》在第三版刊登了一篇"传说沙皇被处决"的小字消息。随后《泰晤士报》头版也刊载了这条消息。25日，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占领了叶卡捷琳堡，并在当地人的指引下找到了四兄弟荒地。高尔察克海军上将下令全面调查沙皇一家被处决的案件。但随着红军的挺进，调查也被迫停止。长期以来流传的说法是处决沙皇一家是乌拉尔苏维埃自行下达的命令，列宁原本打算对沙皇和皇后进行公开审判。但是托洛茨基在1935年回忆了叶卡捷琳堡被捷克军团占领后，他与斯维尔德洛夫的一次谈话。当时斯维尔德洛夫告诉托洛茨基，沙皇全家都被处决。托洛茨基问道："这是谁做的决定？"斯维尔德洛夫说："是我们在这里作出的决定。伊里奇（列宁）认为我们不应该给他们留下一面活的旗帜。"

在沙皇全家被杀害的事件为世人知晓之后，西方曾陆续出现过多个冒充沙皇小公主阿纳斯塔西娅的女人。20世纪90年代，尼古拉一家的残余尸骨被找到（不包括阿列克谢和玛丽亚女大公的），通过DNA测试得到确认。1998年，叶利钦下令将沙皇一家的尸骨迁往圣彼得堡，安葬于俄国皇族传统的墓地——彼得保罗要塞教堂中。2000年，已故沙皇一家被俄罗斯东正教会追封为殉教圣徒。

罗曼诺夫家族的大多数其他成员在十月革命之后席卷全俄的狂飙中也未能幸免。以下是其中一些人的命运：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弟弟，1918年6月13日在彼尔姆被处决。

约翰、伊戈尔、康斯坦丁：这三位大公是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的儿子，曾祖父为尼古拉一世。1918年7月18日，这三人与弗拉基米尔·巴甫洛维奇（亚历山大二世幼子保罗的私生子）、伊丽莎白·费奥多罗芙娜（亚历山德拉皇后的妹妹，尼古拉二世叔叔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的遗孀）一道被乌拉尔地区阿拉帕耶夫斯克的契卡委员会下令丢入当地一个矿井中，随后向矿井投入手榴弹，所有的人都死于炸伤和饥饿。这些人的遗骸在1918年被白军发掘出来，安葬于北京东正教墓地，文革时期被捣毁。伊丽莎白·费奥多罗芙娜被安葬在耶路撒冷的玛丽·抹大拉东正教堂。

保罗·亚历山德罗维奇（亚历山大二世幼子）、季米特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和格奥尔基·米哈伊洛维奇（后三位大公的祖父都是尼古拉一世的儿子）于1919年1月在彼得格勒要塞被彼得格勒契卡委员会枪决。

Malyantovitch）任司法部长。这也是最后一届临时政府。

对“小拿破仑”克伦斯基来说，第三届联合政府已经沦为徒有其表的小朝廷。由于社会革命党和立宪民主党中央公开表示不支持政府，临时政府虽拥“联合”之名，却没有任何权威性。而克伦斯基本人，尽管依旧长袖善舞、富有号召力，却完全无力解决俄国所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停战。

在遥远的西方，一个德国人——马克斯·韦伯看出了克伦斯基的绝望。1917年4月和5月，他在《救助》周刊和《海德堡日报》上连发两篇文章，指出了基于直接民主的俄国“二次革命”爆发的必然性：“对今天的杜马以及临时政府……资金供应者的影响是最重要的。”1906年，沙皇政府曾在得到一笔法国贷款之后放心大胆地解散了第一届杜马，而“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等诸位先生一直把目光对准国内外各大银行，现在也对准了美国，以便从那里得到资金，这主要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确保他们在与激进派的斗争中能立于不败之地”。“倘若政府的激进成员自己组成一个政府，他们也无力保持权力，特别是没有资金与信用度来维持自己。……从长远来看，他们这么做是自掘坟墓。”

对1917年的俄国来说，“和平－面包－民主”乃是一组三位一体的命题。立宪民主党的大地产主们——比如第三届联合政府的外长捷列先科——最关心的是确保自己的权力地位和财产安全，他们需要把俄国的农民留在东线的战壕里，靠军纪和刺刀约束他们，以免发生无偿分配土地的狂飙。这也是俄国自己的银行和大工业家，乃至协约国继续为临时政府提供资金的先决条件。但另一方面，资金的提供者绝不是为了救济慈善，他们需要看到“投资”有增值的希望：俄国会继续留在协约国阵营里，分担英法在西线的重负。他们强硬地要求临时政府明确承诺不会单独对德媾和。

处在夹缝中的克伦斯基，此时只能靠虚张声势来过活——临时政府需要继续获得资本以保持其权力，但由于军队已经瓦解、人心动摇（这不仅是因为“一号法令”的颁布，也和科尔尼洛夫事件后立宪民主党人及军官团和临时政府离心离德有关），他们根本没有力量继续进行战争。伦敦、巴黎和华盛顿是不会理解发生在彼得格勒大街上和俄罗斯广袤乡村中的一切的，临时政府必须假装他们还有决心继续对德作战，以便将输入的军事贷款挪用作国内行政和改革的开支。但克伦斯基又不敢像米留可夫一样公开宣称支持战争——临时政府、全俄工兵苏维埃乃至即将诞生的立宪会议依据的首要正当性是“结束帝国主义战争”，作为社会革命党这样一个左派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和“革命之子”，任何“向右转”的企图都将导致不可想象的悲剧：科尔尼洛夫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

尼古拉二世在1905年曾以鲜血报复革命的暴力，他的正当性不是由革命赋予的，在作出报复时可以残忍果断；而渴望在革命狂潮中建立秩序的克伦斯基们本身是从革命中获得其权力的，他们没有更张的余地。革命的车轮一旦开始转动，便不再有刹车的可能；而克伦斯基这位“小拿破仑”能做的，也只有竭力“维持稳定局面”，等待一场“针对革命的革命”把他从舞台中央踢出去。



1917 年10 月德军在里加湾登船，准备进攻厄塞尔岛。到11 月俄国爆发革命时，德国已经控制了俄属波罗的海沿岸省份的绝大部分

论战中的布尔什维克

在“革命之子”克伦斯基处境日益尴尬的日子里，科尔尼洛夫事件后已经退出政府的保守力量目睹了布尔什维克势力的几何级增长：9 月下旬，他们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的苏维埃中都变成了多数党；10月8日，托洛茨基以绝对多数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他提出的第一项号召就是举行“二次革命”，要求克伦斯基辞职，将政府权力移交给苏维埃大会。在场的苏汉诺夫感慨道：“现在，这又是一支革命队伍了。……现在，它是托洛茨基的近卫军，已作好准备，只等他一声号令，就直捣联合政府、冬宫以及资产阶级的所有堡垒。唯一的问题是托洛茨基要率领他们冲向哪里。”10月13日，布尔什维克又在莫斯科区杜马选举中取得了胜利，俄国的“双头政治”局面公开化了。

显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看到这一幕。在德军发兵里加湾、兵锋直指彼得格勒的背景下，苏维埃的“向左转”意味着内战的风险。克伦斯基此时已经在做迁都的准备，在布尔什维克眼里，这是“将革命的彼得格勒出卖给德国皇帝”的阴谋，立宪民主党人则对此幸灾乐祸。下了台的罗坚柯在《俄罗斯晨报》上撰文说：“有人怕如果彼得格勒一旦失守，那些革命的中央机关就将被消灭。对于这一点，我的回答是：如果那些机构统统被一扫而光，那我才高兴呢；因为那些机构除了给俄国带来灾难以外，什么好处也没有。”

事实上，即使是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中央委员们对托洛茨基“要率领他们冲向哪里”也有疑虑。对流亡中的列宁来说，托洛茨基在10月8日15分钟的讲话已足以奠定他作为布尔什维克重要领袖的地位，但他与后者反复斗争的历史却有整整15年之长；像诺根、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和邵武勉这样的老党员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习惯了秘密活动和隐姓埋名，对一切能言善辩、善于煽动人心的群众活动家都抱天然的敌意。托洛茨基与孟什维克关系颇深，又是绝无仅有的在短时间内就从布尔什维克的敌人转变为重要领

袖的“非主流”，自然会受到来自同志的质疑和掣肘。在7月和8月的两次表决中，中央委员会两次否决了将托洛茨基选入党的机关报编委会的动议，直到9月才以高票通过。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9月初，流亡在芬兰的列宁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立即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的建议。他在9月中旬写了两封信，即《布尔什维克应该夺权》和《论马克思主义和起义》。列宁在信中写道：“一旦布尔什维克在两个重要城市（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中获得大多数，他们就可以而且应该夺取政权”。通过向农民承诺“立即实现和平”和“分配土地”，布尔什维克将建立起一个“谁也推翻不了的政府”。列宁还写道，“要等到一个有利于布尔什维克的‘正式’多数的想法是幼稚的。没有一场革命会等待这个……如果我们现在不去夺取政权，历史将不会饶恕我们。”

在隐匿于拉兹里夫湖畔的两个多月里，列宁一面完成他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理论著作《国家与革命》的前六章[注1]，一面旁观彼得格勒的众生相。在他看来，苏维埃里的情绪变化、农民反抗掀起的高潮以及军队的不耐烦已经造成了历史机遇，布尔什维克党如果毅然奋起，必将获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起义胜利后，党将是最重要和唯一的领导者。对于加米涅夫包括托洛茨基先前赞成的等待立宪会议选举结果的设想，列宁以“克伦斯基随时可能用放弃彼得格勒来破坏立宪会议”恫吓之。他甚至表示，起义可以从更支持他的莫斯科先开始，随后再蔓延至彼得格勒。

在当时，这样的见解简直有分裂中央的危险。中央委员会简单地讨论了列宁的信，列宁的建议令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感到怀疑。他们认为既然苏维埃在迅速地“布尔什维克化”，那又何必拔苗助长呢？为什么不等着预定于11月2日召开的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呢？到那时，布尔什维克肯定会获得多数票，起码也是相对多数。那样的话一切权力也就归于苏维埃、归于布尔什维克了。

然而列宁认为，如果通过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选举来实现权力移交，由此产生的政府将是一个联合政府，虽然布尔什维克会有其权力位置，但它却必须与其他社会主义组织分享权力。在苏维埃代表大会里，这类组织很多，



在这些存世为数不多的摄于十月革命时期的清晰照片上，是清一色的士兵队伍或赤卫队员，其人数之稀少恰与二月革命的照片形成对比。二月革命时，马路上人满为患，示威群众汹涌如潮。但发生在俄历十月的这一次革命，据托洛茨基本人会议，只勉强有几千名士兵和赤卫队员直接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的强力夺权行动，而彼得格勒市区里一片宁静，人民对二月以来司空见惯的政变夺权已经熟视无睹

比如孟什维克，还有在乡村和军队中很得民心的社会革命党。这也是为什么列宁不惜一切代价要求布尔什维克在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前就发动军事起义来独自夺取政权的原因所在。他并不怀疑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会反对这一行动，但在夺权之后它们将只能进入反对党之列，而布尔什维克将独自掌握所有的权力。

一直以来就和列宁存在分歧的加米涅夫——他在七月事件中见识了“人民”的反复无常——公开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异议，希望中央警告党的各级组织不要轻举妄动，以免引火烧身。加米涅夫的政治盟友季诺维也夫甚至要求中央批准他离开列宁，回到彼得格勒进行公开活动。9月16日，中央委员会在工作会议上否决了加米涅夫的建议，但对列宁要求立即起义的动议也予以反对。托洛茨基提出，反革命的威胁远不像看上去那么大，党没有必要单独出来领导“二次革命”；武装起义可以与即将招考的苏维埃大会同时举行，一旦起义成功，立即将一切权力移交新的苏维埃。这样，起义在全世界眼中就不仅仅是某个政党的事，而是广泛得多的事业。

鉴于托洛茨基本人是第一个提出“二次革命论”的布尔什维克党领袖，而列宁此时也赞成把即将产生的下一届苏维埃作为新政权的权力机构，他们在起义问题上的争论，某种程度上更像一种个性—气质之争——托氏从不怀疑布尔什维克将成为执政党，在这个基础上，他十分重视起义的政治脉络、群众的情绪和争取中间派，以使尽可能多的正当性转化为新的合法性。对他来说，如果起义不是以“苏维埃宪政”的名义进行的，那就是僭越。而列宁显然更看重临时政府陷于分裂的历史时机，他担心夺取政权的良机一去不返，宁可冒“脱离大众”、军事赌博的风险也要立即暴动。两个人都熟知俄国全国的局势和国内力量对比，都清楚克伦斯基政权的存在仅是一种过渡，也都对武装起义的结果持乐观看

【注1】 尽管斯大林时代的苏共党史专家牵强附会地将《国家与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具体实施勾连起来，试图制造“伊里奇深谋远虑，从理论和实践上完成了十月革命的准备”这类印象，将《国家与革命》生搬硬套的与1917年的历史联系起来依然十分勉强。这部著作当然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例如它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并将国家的消亡视作共产主义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但这幅蓝图在当时更像是对遥远的“理想国”的设想，极少涉及在当时情况下发动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经验。列宁本人在1917年底的初版题跋中也承认：“我当时已经拟定了下一章即第7章‘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的提纲。但这一章除了题目以外，我连一行字也没有来得及写，因为1917年十月革命前夜的政治危机‘妨碍’了我。”他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回顾固然与号召立即起义的决定有些关联，但很难说是直接的



一头油腻黑发的犹太革命家
格奥尔基·季诺维也夫

革命年代里的约瑟夫·朱加施维利（斯大林）



法。但1917年9月那次路线冲突的隐忧，将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继续存在下去，深深影响那个新国家的缔造。

与列宁和托洛茨基那种复杂的差异性相比，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这组“双驾马车”的反对意见就直接的多了。这两个人在中央会议上强调：“在历史面前，在国际无产阶级面前，在俄国革命和俄国工人阶级面前，我们无权把整个前途的赌注押在武装起义这张牌上。”鉴于列宁和托洛茨基此时已经表露出的对欧洲革命必然性的乐观情绪，他们还警告说：“如果我们得出结论……必须进行革命战争，那么，士兵和群众就一定会离开我们。”

10月中旬，临时政府主导的“预备议会”开始运作。加米涅夫和李可夫提出参加这个议会，作为反对党争取可能的政治地位；托洛茨基和仍在流亡中的列宁则公开声明抵制预备议会，受到大多数党员的反对。值得一提的是，来自格鲁吉亚的中央委员斯大林在这场论战中与托洛茨基站在一起，这倒是这两位大人物在一生中难得的几次意见一致。

实际上，托洛茨基已经不是第一次和斯大林打交道了。1909–1910年，托洛茨基担任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机关报《真理报》（在维也纳出版）的主编，由于他和中央委员会发生矛盾，中央在1910–1912年撤销了对《真理报》的资助。1912年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分裂后，身为孟什维克成员的托洛茨基继续在《真理报》上撰文攻击列宁。几个月后，彼得堡出现了一份发行人名叫“约瑟夫·朱加施维利”的小报，也取名《消息报》。而托洛茨基在声讨这份山寨《消息报》未果后，自行停止了维也纳《消息报》的出版；彼得堡那份来路极不光彩的小报，则自此开始了光辉夺目的历程——十几年之后，山寨《消息报》的发行人还会继续剽窃那个犹太人“革命领袖”、“红军缔造者”的头衔哩！

进入10月下旬，尽管多数党员对是否应当发动起义仍存疑虑，但在托洛茨基的努力和列宁的坚持下，布尔什维克党还是公开宣布退出预备议会。10月22日，全俄苏维埃执委会决定成立“军事革命委员会”（Voenno-revolyoshionny komite，简称VRK），以托洛茨基在斯莫尔尼宫的那个“反对反革命斗争委员会”为基本班底。尽管军事革命委员会其实是由左派社会党人首先倡议组成的（首任主席是社会党人拉兹米尔），其目的是在德军逼近时保卫首都，但这个机构的存在使得布尔什维克可以规定保卫首都需要的驻军规模，可以同北方方面军、波罗的海舰队和芬兰驻军司令部保持联络，可以了解首都驻军的组成和弹药库存，甚至可以制定城市防御计划。委员会分为7个处，分别负责防御、后勤、联络、情报和工人民兵等，为了及时掌控和调动彼得格勒驻军中亲布尔什维克的部队，委员会还在各团派驻了专门的工作人员——“政治委员”。

10月23日，在军事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第二天，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中央委员会的21名成员中有12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三天前从芬兰秘密潜回彼得格勒的列宁出现在会上，再一次敦促中央立即发动武装暴动。他满怀信心地预言，“决定性的关头就要到了。……转移政权的问题在政治上已经完全成熟了。”如果起义尽快举行，“整个无产阶级的欧洲”都会起来响应。经过激烈的辩论，12名中央委员以10票对2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列宁的武装起义动议，托洛茨基、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等人投了赞成票，只有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表示反对，两人坚决要等到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再发动起义，不必过早冒动而破坏布尔什维克参政的机会，因为当时克伦斯基手里还掌握着不少忠于临时政府的军队。

这次会上还选举了第一届政治局，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和布勃诺夫当选委员，他们将负责对起义的逐日指导。至此，“第二次革命”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五、震撼世界的十天

托洛茨基的决断

10月29日，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代表会议通过决议：部队只服从彼得格勒苏维埃经过军事革命委员会所发来的命令，拒绝按照临时政府的命令调往前线参战。11月2日，军事革命委员会派驻各团的政委全部到位。托洛茨基后来回忆说，这是“无声的起义”，它预先决定了斗争的结果。11月4日，首都工人赤卫队成立由尤列涅夫领衔的中央司令部，此前托洛茨基已下令向工人赤卫队发枪5000支；5日，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也宣布支持彼得格勒苏维埃。

不过，布尔什维克内部的状况并不像表面所体现的那样有序，当时的局势也并不太鼓舞人心。根据工兵代表发回来的报告，大多数部队的态度是保持中立，士兵们精疲力竭，始终担心会被送回前线。工人活动分子的士气同样低落。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受到这些报告的影响，提出了一项要求延期起义的动议。尽管没有获得通过，还是得到了21名中央委员中的6票。

此时列宁回到了芬兰的藏身地，斯大林要出版《工人之路》（这是《真理报》在七月事件后用的名字），实际上只有托洛茨基及其助手卢纳察尔斯基、柯伦泰、沃洛达尔斯基以及阿道夫·越飞（Adolf Abramovich Joffe）真正担当起了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

10月24日和25日，托洛茨基号召俄国北方苏维埃大会为“伟大的事件”作好准备，同时竭力迫使孟什维克中

央执委会成员召开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届代表大会，以实现布尔什维克暴动和向新苏维埃移交政权的“无缝对接”。

暴动的准备工作在尽可能秘密的情况下进行，所有公开活动均须通过彼得格勒苏维埃这个合法机构，保证了程序上的正当。因此，外界虽然流传着布尔什维克党“阴谋作乱”的消息，但没有人知道是真是假，更无从防范。严密的组织体系确保了布尔什维克党可以安然完成各项准备工作，但党内既有的论战仍在继续——党的军事部门只有少数人赞成起义，沃洛达尔斯基、索柯里尼柯夫和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代表都在赞成托洛茨基的建议，先完成第二届苏维埃选举、再以布尔什维克占多数的苏维埃的名义解散临时政府。中央委员会再度召开会议，决定将11月2日（俄历10月20日）——预定的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前夜——作为起义日期，此时距离预定的起事时间只剩下不到一星期了。

然而，就在10月31日，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在临时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党内部炸开了锅：高尔基主办的《新生活报》刊载了署名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声明，声明宣布：“坚决反对我们党在最近期间主动发起任何武装行动的决议。”这是外界第一次正式获知布尔什维克正在秘密筹划武装暴动。列宁看到报纸后怒不可遏，他指着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大骂“叛徒”，要求立即将“这两个破坏革命的工贼”开除出党，但没有得到其他中央委员的支持。

“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事件”是这两位老资格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以反对派集团的方式在苏共党史上亮相，它的解决也颇有意思：10月31日当天，在作出再度推迟召开新一届苏维埃大会的决议后，全俄工兵苏维埃执委会要求托洛茨基对武装起义的传闻和向赤卫队发放军火的命令作出澄清，托洛茨基狡猾地声称：“我们没有任何隐瞒。我代表苏维埃宣布：我们没有任何武装行动的决定。”——因为托洛茨基是以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党政治局成员的身份作出这番表态，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说。他同时还宣称，“我们必须作好准备，随时迎接反革命的进攻。但我们对反革命第一个破坏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企图，第一个进攻我们的企图，定将予以严厉无情回击”。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马上表示和托洛茨基观点一致。为了替泄密事件圆场，加米涅夫宣布辞去中央委员的职务。但列宁要将两人开除出党的企图则被中央委员会否决了。斯大林这位未来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此时与列宁大唱反调，不仅在《工人之路》上替加、季二人大打圆场，还威胁说如果两人被开除，他将立即退出《工人之路》的出版：十多年后，他大概还是改主意了。



1917年10月，列宁戴上假发以遮盖秃顶，扮成工人回到了彼得格勒。这辆编号为293的蒸汽机车陈列在列宁格勒（圣彼得堡）的芬兰车站，其实是当年4月列宁从瑞士回国时乘坐的，后来由芬兰国家铁路公司赠送给苏联，成为芬兰车站的永久展品

与此同时，尽管有过七月事件的经验，在得知布尔什维克的暴动计划之后，克伦斯基却并不放在心上：“我将祈祷这种行动发生。我的力量绰绰有余，他们将遭到彻底镇压。”彼得格勒军区司令佩尔科夫尼科夫在被警告可能无法调动其部队时，也漫不经心地说：“我能控制住我手下的人。”

11月2日，陆军部长维尔霍夫斯基在预备议会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报告说：“在彼得格勒，没有一兵一卒能去保护临时政府，而从前线抽调的军队会转到布尔什维克一边。”他认为，唯一可以战胜布尔什维克的办法就是立即向柏林提出缔结停战条约，以和平争取人心。维尔霍夫斯基的发言引发了一片大哗，外交部长捷列先科嘲讽地说：“您可能以为我们是在疯人院里吧！”

在临时政府这个“疯人院”外面，武装起义的准备也进行到了最后阶段。在确定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为第二届全俄苏维埃大会召开日之后，列宁又一次提出将起义的时间定在同一天，这样“我们就可以向大会宣布：‘政权就在这里！你们将怎样来行使这个政权？’”。这个“逼宫”色彩过于明显的建议再次被中央委员会否决，理由是托洛茨基提出来的：起义应当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后进行，“代表大会必将更加有力、更有权威地提出我们的口号”。但无论是哪项主张，毫无疑问的是暴动将在几天之内发动。

11月3日，首都卫戍部队各团委员会全体会议也公开发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的季诺维也夫（左）和加米涅夫（右）。季诺维也夫热情洋溢、富于蛊惑力和斗志，但缺乏作为一流政治家的坚强意志；加米涅夫是一流的顾问和助手，但不足以独当一面。这两个人只有在联合起来后才能发挥革命领袖的作用，但当他们面对一个意志坚强、残酷无情的对手时，却只能坐以待毙。1917年是如此，1936年也是如此

表声明：“说空话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军队要求和平，农民要求土地，工人要求就业和面包。联合政府现在反对人民，已成为人民敌人手中的工具。说空话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应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保证人民得到和平、土地和面包。……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庄严保证其所有部队都将听候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调遣，并为此战斗到最后一人，信赖我们吧。……我们将坚守自己的岗位，誓死争取胜利。”

迟钝的克伦斯基终于闻到了首都弥漫的硝烟味，开始紧张起来了。11月5日中午，他匆匆赶往临时议会，宣布布尔什维克“正在策划反对临时政府的暴动”，希望临时议会授予他保卫政府的特别权力。然而，在这最需要勇敢和魄力的时刻，软弱与悲观的情绪却在临时议会中弥漫。全俄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团成员、孟什维克领袖唐恩(Fyodor Ilyich Dan，后成为孟什维克流亡团体领袖）对克伦斯基的要求一点也打不起精神来——他根本不相信总理大人召集的力量能够战胜布尔什维克掌握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喀琅施塔得水兵和马上就要开到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

另一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卡列林(Aleksandr Karelin)更是直接。当立宪民主党议员们对《泰晤士报》上“医治布尔什维主义的良药就是枪弹”一语啧啧称赞的时候，他轻蔑地说：“你们！你们倒是想啊，可你们敢试吗？”

“敢试”的那些人，马上就要提着“良药”上塔夫利达宫来拜访了。

“阿芙乐尔”号的炮声

到11月5日为止，托洛茨基领导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已经拟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计划规定，起义爆发之日，卫戍部队中的精锐将迅速占领首都所有战略要地，确保起义总部斯莫尔尼宫与部队之间的联络正常运转。以上部队处于随时待命状态，在5日晚间进行了最后一次点验。唯一一个靠不住的单位只有涅瓦河的彼得保罗要塞，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为此拟订了一个奇袭计划，但托洛茨基在5日下午亲自前往该要塞进行演讲，成功地说服守军至少效忠于苏维埃。

在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工作之后，托洛茨基现在正等待克伦斯基赋予他立即行动的口实。11月5日，《工人之路》登出托洛茨基的声明：“如果政府企图利用它赖以苟延残喘的这段时间来反对我们的话，那末，我们就将用反攻来回答，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临时政府被激怒了。那位“不屈的总理”、小拿破仑、出色的演说家曾经躲过七月风波的冲击和科尔尼洛夫的反戈，他确信自己可以第三次转危为安。11月6日凌晨，克伦斯基决定取缔《工人之路》和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军事部机关报《士兵报》，这一刻，他显然忘记了这样的事实：他本人从来没有对抗过一场蓄谋已久的武装起义，更没有对抗过一个组织严密、团结高效的政党。唐恩的看法则更简洁：克伦斯基正在“盲目地走向深渊”。

克伦斯基在临时议会谴责“布尔什维克阴谋暴动”



6日清晨5时30分，第二奥拉宁包姆学校的士官生持彼得格勒军区司令佩尔科夫尼科夫的手令，查封了《工人之路》和《士兵报》的编辑部及印刷厂。两名工人匆匆跑到斯莫尔尼宫报信，他们宣称：如果军事革命委员会愿意提供保护，他们将揭下印刷所门上的封蜡，继续出版。托洛茨基当场下令派去一个步兵连和几个工兵排。“布尔什维克党报编辑部门上的一小块官方封蜡……却是一个多么壮丽的战斗信号！”（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三卷）

太阳升起来了，照耀着斯莫尔尼宫这所古老的修道院学校。宽敞的房间外悬挂的“教员室”、“女生第四号课堂”等搪瓷牌子，已经由字迹潦草的硬纸牌盖住，明白地标注着“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央委员会”、“社会主义士兵联合会”、“中央军队委员会”……大门外站着警惕的卫兵，所有人员都必须检查通行证，概无例外。除去依然隐匿于芬兰的列宁、季诺维耶夫和去向不明的斯大林，所有在首都的11位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都出现在了指挥部。已经宣布辞职的加米涅夫也来到斯莫尔尼宫，宣布听候调遣。中央委员们决定，除托洛茨基外，其他人不得离开斯莫尔尼宫一步，并在彼得保罗要塞建立后备司令部。托洛茨基随后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命令，下令立陶宛团和第6后备工兵营立即以武力夺回印刷厂。与此同时，委员会还向彼得格勒居民发出宣言，号召“彼得格勒全部卫戍部队和无产阶级准备给人民的敌人以毁灭性打击”，要“坚定、坚强、克制、决心”。宣言的最后是一句斩钉截铁的口号——“革命万岁！”

11月6日中午，托洛茨基主持召开彼得格勒苏维埃非常会议，报告军事委员会刚刚采取的措施，并宣称他已经命令“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停泊在涅瓦河上待命。他要的是一场名正言顺的变革，所以始终没有公开宣布发动起义，而是又一次表达了希望先召开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再由大会决定对临时政府采取强制措施：“明天将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卫戍部队及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把他们所集结的力量交由苏维埃调遣，在这一力量面前，政府的任何挑衅一定会失败。把这一力

量不折不扣地交给大会正是我们的任务。”与此同时，克伦斯基正在临时议会谴责布尔什维克“背叛俄国”，他宣称，“临时政府的全体人员，其中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宁可被杀害，也不愿背弃俄国的生存、荣誉和独立的”。

作为旧苏维埃的代表和双方的调停人，唐恩在非常会议的主席台上战战兢兢地表示，他赞成立即进行和平谈判和土地改革，“俄国再也无力继续进行战争了”。回答他的是代表席上布尔什维克委员们的讥笑声：“太晚了！”

如果说二月革命是在不经意间骤然涌出了狂暴的洪流，那么十月革命就是一场静悄悄的政变。6日下午，托洛茨基在斯莫尔尼宫发出著名的“一号命令”：“彼得格勒苏维埃处于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昨天夜里，反革命阴谋家们试图号召容克营和突击营进攻彼得格勒。因此，命令你们的团队准备行动，等候下一步命令。一切拖延、犹豫都将是对革命的背叛！”

另一方面，俄国历史学家对11月6日事态的描述差异相当大。按照斯大林时代官方史家的说法，托洛茨基整整一天都在等待观望，没有下达决定性的命令。是列宁在11月6日的深夜从藏身处秘密抵达斯莫尔尼宫，拍板下达了暴动的命令。托洛茨基派的历史学家多伊彻则认为，整个十月革命在前期是以消极性的封锁和反击为主，托洛茨基在下达“一号命令”之后，各部队就已经按照11月5日定下的计划自行寻找目标实施占领了。而当列宁在6日深夜乔装打扮抵达斯莫尔尼宫时，整个行动已经进行了大半，不需要他直接插手了。



在“七月事件”之后，原先一直驻在塔夫利达宫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总部被迁到了距市中心较远的、建于十八世纪的斯莫尔尼宫的三楼。起义前夕，布尔什维克加强了对这座建筑的防卫。托洛茨基回忆说：“整个斯莫尔尼宫变成了一座军事堡垒。众多的士兵、工人，还有各种各样的武器……大院里堆起了数不清的柴堆，用于防御子弹。外面的廊柱前面则掩藏着汽车和机关枪。几乎每个楼层上都是清一色的类似玩具大炮的‘马克沁’机枪，走廊里则闪动着欢快而又喧闹的士兵、工人、水手和积极分子们快捷的身影”

11月6日从上午到晚间，各个阵营都在紧锣密鼓地布置自己的力量。赤卫队和卫戍团一声不响地控制了市内各主要机关和高地，塔夫利达宫、电报总局、皇村广播电台、邮政总局、火车站、中央发电站、国家银行被有条不紊地封锁起来。彼得格勒军区的哥萨克部队以缺乏支持为由拒绝驰援，临近军区的援兵则被挡在波罗的海火车站外。只有各军校的士官生和驻扎冬宫的妇女营仍拒绝缴枪，仍然按照临时政府的命令保卫首都的各战略要点。几十名哥萨克军人以及由140名志愿者组成的“妇女敢死队”也赶来增援冬宫卫队。当天晚上，为了阻止维堡区的工人和示威群众前往市中心破坏安宁气氛，像此前彼得格勒每次出现动乱征兆之后的契卡一样，临时政府下达了收起涅瓦河吊桥的命令。作为对这一“反革命措施”的“回答”，布尔什维克发动了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起义，控制了首都的各处战略重心：桥梁、邮局、电报局、银行和火车站。这个“接管活动”一直持续到11月7日凌晨，其间没有传出一声枪响。

在这天夜里，克伦斯基一直在徒劳地要求前线司令部派人增援首都，扑灭布尔什维克的政变。第二天上午9点，他向美国外交官借了一辆插着外交旗帜的汽车，装扮成一名塞尔维亚外交官，乘车穿过了冬宫外的警戒线，去了美国大使馆，随后离开了彼得格勒，前往大本营。他在回忆录中描绘了他看到的彼得格勒的最后景象，其中之一是一堵墙上写着的歪歪扭扭的标语：“打倒犹太人克伦斯基！托洛茨基万岁！”[注2]。彼得格勒苏维埃随即发出了对克伦斯基的通缉令。

11月7日早晨，美国记者里德踱步到国家银行门口。他看到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在大门前，便上前问道：“你们是属于哪一方的？是临时政府的人吗？”一个士兵微笑着告诉这位美国人：“临时政府完蛋了，谢天谢地！”

1917年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这艘长年停泊在喀琅施塔得基地的巡洋舰是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军事力量之一。十月革命爆发前，该舰刚刚完成在海军部船厂的修理，修理过程中水兵发生暴动，把舰长枪毙了



【注2】 按照苏联官方传统的说法，克伦斯基是在“美国大使馆的协助之下”，“乘坐挂着美国国旗的汽车通过起义部队的封锁线”，逃离冬宫的。但克伦斯基在回忆录里辩称，作为政府总理，他不可能乘坐挂着别国国旗的车辆离开他的同志们。他在回忆录中说，在总攻发起之前，他就乘车离开冬宫。通过封锁线的时候，士兵们要么没有过问，要么只是看了他一眼，就放他走了。根据里德在《震撼世界的七天》中的叙述，克伦斯基的说法并非没有可能

这一天彼得格勒街道上的气氛安安静静，办公室和商店正常开门营业，11点开市的股市也没有任何骚动。汇率稳定，和前几天一样，620卢布兑换1美元。谁也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了一场革命。

11月7日下午13时，一群士兵冲进了玛丽亚宫，封锁了所有的大门。一名水兵走到临时议会主席、孟什维克党人郭茨面前说："临时议会完蛋了，现在你滚回家去罢！"就这样，临时议会被解散了。人们在街头看到了新出版的《工人之路》，首版的大标题是布尔什维克的著名口号："全部政权归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平！面包！土地！"一些贩卖孟什维克机关报《共同事业》的人被逮捕了，因为上面刊载有反对起义的言论。

18时许，起义部队包围了冬宫。在革命的彼得格勒，这是被罢黜的临时政府手中掌握的唯一建筑了。士官生和女兵营以及他们所保护的临时政府成员们在这座沙皇的宫殿内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结局。18时30分，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向临时政府发出了通牒：要么举手投降，要么遭受"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和彼得保罗要塞的大炮轰击。与此同时，在斯莫尔尼宫里，并非广泛地代表权俄各地苏维埃政权的六百多名苏维埃代表（大多数是来自工业大城市的苏维埃和士兵委员会的代表，来自农村的苏维埃代表非常少）在一片混乱中等待着反复被推迟的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

11月7日晚21时，临时政府宣布：权力只能交给立宪会议。军事革命委员会决定发起总攻，以彼得保罗要塞的号炮为信号。谁知，此时却发生了始料未及的事：彼得保罗要塞的号炮因为准备不及时（往常这门号炮是在每天正午12时发炮，供市民们校正时间的），一时无法打响。尽管如此，士兵和工人赤卫队还是直接向冬宫发起了进攻。21时40分，停泊在尼古拉桥畔的"阿芙乐尔"号也向冬宫打出了一发空弹，此时总攻已经开始半个多小时了。两小时后，彼得保罗要塞也终于打出了一些炮弹，但毫无准头，仅仅对冬宫造成了极小的一些损坏。

伴随着"阿芙乐尔"号隆隆的炮声，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召开了。正如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等人预料的，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和国际派）、人民社会主义党纷纷表示拒绝参加这种逼宫式的会议；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更宣布此次会议无效。布尔什维克在只有左派社会革命党等寥寥数党出席的会议中占据了过半数的席位，使得一切决议的通过都不成问题。但局部会议的状况还是刺激了一些对起义态度摇摆不定的高层党员。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梁赞诺夫心慌意乱，在走廊里大声说道："这简直是疯狂！疯狂！"

在冬宫这边，负责保卫宫殿的哥萨克军人和士官生因为当局允诺的援兵迟迟不到而士气低落，逐渐向后撤退。到了午夜，只有妇女营和一些军官还

"阿芙乐尔"号：时势造就的名舰

作为"帕拉达"级防护巡洋舰的第二艘，"阿芙乐尔"号1897年5月23日在圣彼得堡新海军部船厂开始建造，1900年5月11日下水，1903年7月29日正式服役。标准排水量6731吨，全长126.69米，宽6.76米，吃水6.55米。动力为3台往复式蒸汽机加24座贝尔维尔式燃煤锅炉，功率13000马力，航速19.3节；载燃煤1430吨，续航力4500海里/10节。火力为8门152mm L/45主炮，24门11磅速射炮，8门1磅速射炮，3具380mm鱼雷发射管（2具水下，1具水上），编制581人。俄国海军史家时常强调该舰系"自主设计"，但"阿芙乐尔"号在1984—1987年的大修发现其大部分舰炮、部分装甲和光学仪器系购自英国。舰名取自罗马神话中的司晨女神，寓意"黎明"、"破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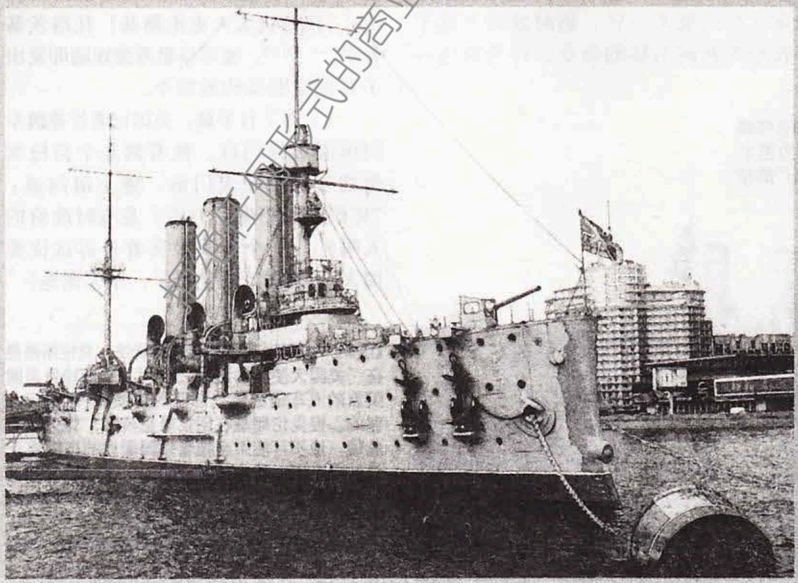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阿芙乐尔"号随罗杰斯特文斯基中将的第二太平洋舰队驶往远东驰援，途经英国外海的多格尔沙洲时，舰队误击英国渔船，"阿芙乐尔"号也在混乱中被友舰击伤。1905年对马海战中，第二太平洋舰队大部覆没，幸运的"阿芙乐尔"号则成功突围，驶往美国控制下的马尼拉，在那里解除武装拘禁，逃过了沉没命运。1906年，该舰重返俄国，成为波罗的海舰队的训练舰，1910年曾代表俄国海军出席暹罗国王拉玛六世的加冕阅舰式。一战爆发之后，"阿芙乐尔"号主要在芬兰湾执行巡逻任务，1916年进入彼得格勒新海军部船厂维修。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政党的宣传开始渗入水兵中间。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时，"阿芙乐尔"号正停泊于喀琅施塔得，舰上水兵枪杀了尼科尔斯基舰长，宣布效忠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当年5月，列宁曾亲自登上"阿芙乐尔"号演讲，这使舰上的多数水兵转向了布尔什维克。7月，该舰水兵委员会正式宣布，该舰只服从波罗的海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领导。

十月革命爆发时，"阿芙乐尔"号受命驶入涅瓦河，停泊在尼古拉桥附近。对冬宫的总攻开始后，该舰的6英寸主炮曾对冬宫进行炮击，用的是空弹，因此未对冬宫造成多大损害。此外，该舰的部分水兵也参与了围攻冬宫的战斗。

尽管"阿芙乐尔"号的主炮炮声并非总攻冬宫的信号，但在革命胜利后的宣传中，"阿芙乐尔号的一声炮响"逐渐被渲染为十月革命的标志。"阿芙乐尔"号带有特殊内涵的舰名也为该舰增加了不少印象分。而毛泽东1949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使用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一语，更是令"阿芙乐尔"号成为在中国妇孺皆知的名舰。

俄国革命胜利后的1922年，"阿芙乐尔"号再次转为训练舰；1927年，它被授予红旗勋章。卫国战争时期，该舰水兵将其搁浅于港内，把主炮拆下，成立波罗的海舰队独立特种炮兵连，参与岸轰支援。列宁格勒围城期间，"阿芙乐尔"号遭到德机多次轰炸，于1941年9月30日沉没。1945—1947年，该舰被捞起大修，随后继续停泊在涅瓦河上，作为海军中央博物馆分馆。1968年，"阿芙乐尔"号又被授予一枚十月革命勋章，勋章上的图样即是该舰的侧影。1984—1987年，它又在海军部船厂进行了大修，作为十月革命纪念舰和水上博物馆对外展出。

现在，"阿芙乐尔"号是俄罗斯海军编成内最古老的舰艇之一，舰首依然飘扬着圣安德烈旗。作为十月革命最著名的纪念物，它停泊在流经圣彼得堡市区的涅瓦河，成为各国观光客游览圣彼得堡的重要一站。从1956年至今，参观过该舰的游客人数已有近3000万人。



坚守在岗位上。与谢尔盖·爱森斯坦的影片《十月革命》中的英勇画面不同的是，冬宫并非被攻克，而是在守军放弃抵抗之后被占据的。11 月 8 日凌晨 1 时 50 分，冬宫守备长官帕利钦斯基打开了冬宫的大门。来自巴甫洛夫斯克团的一批士兵和起义水兵蜂拥而入。前沿指挥安东诺夫在士兵们的簇拥之下走进了临时政府部长们避居的房间，举着手枪说道："我以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宣布，你们被捕了。"部长们无奈地接受了这样的结局。他们在严密的护卫下被押往彼得保罗要塞，而克伦斯基并不在这个行列之中。

围攻冬宫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起义部队中只牺牲了 5 名水兵和 1 名士兵。列宁在后来回顾这场战斗的时候，说它是"罕见的不流血和异常的顺利"。

兴奋的士兵们在冬宫内狂欢，几乎每一个房门都被他们打开，悬挂在大厅内的历任沙皇画像被撕毁。精美的银器、钟表、花瓶和宝石不翼而飞，估价大约为五万美元；酒窖里储藏的美酒被洗劫一空，总价达到了 500 万美元；所有被俘的士官生都被当作人质，以便日后同对方交换工人士兵的性命；三名妇女营的士兵遭到了强奸。当然，就战时纪律来说，这样的行为已经算十分了不起了[注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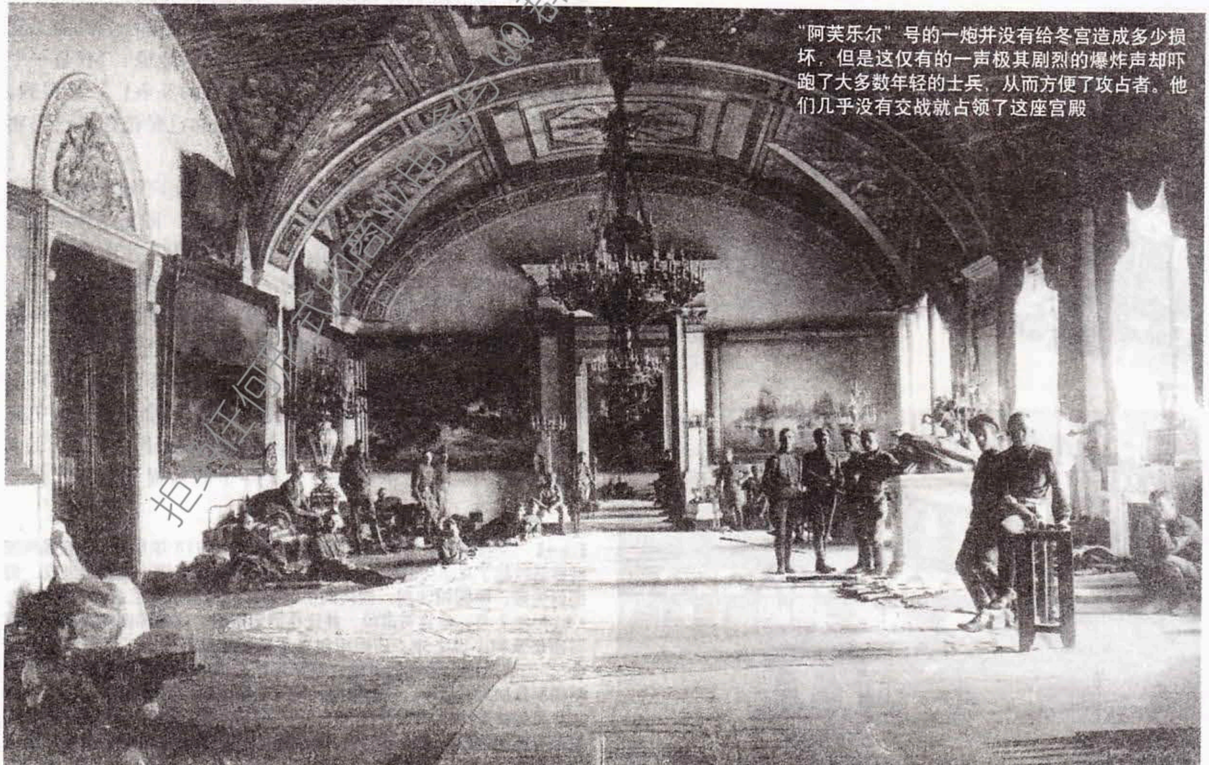
11 月 8 日，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了《告俄国公民书》，宣布"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已转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即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布尔什维克随即宣布建立新的权力中心。列宁不喜欢"政府"这个名字，认为它太过陈旧和腐朽。托洛茨基提出了"人民委员会"这个名称。列宁听后非常满意，说："非常好！充满革命气息！"于是，这个由列宁领导的，完全由布尔什维克党员组成的（左派社会革命党拒绝参加）人民委员会诞生了。习惯上，人们不再称其为"临时"，尽管布尔什维克仍然同意正式的国家和政府形式必须等待立宪会议来决定。


1917 年时的彼得格勒第一妇女营

克伦斯基的反击

"Es schwindelt！"（"真快活！"）列宁在 11 月 7 日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兴奋地搓着手，用德语对托洛茨基说道。他在后来又说"在俄罗斯发动一场革命真是易如反掌。"然而，相比于二月革命之后的临时政府，布尔什维克的"人

【注 3】 考虑到俄国军队一贯的军纪状况，在冬宫的战斗结束之后，彼得格勒人就盛传妇女营遭到了起义部队的集体强暴。其中有的女兵被迫跳楼自杀。在舆论压力下，布尔什维克同意由彼得格勒杜马组织的调查委员会对当夜冬宫的状况进行调查。根据当时公布的报告，妇女营大多数女兵被保护了起来，只有三人遭到了强奸，一人因为理想幻灭而自杀。这批女兵被集体押往巴甫洛夫兵营集中看管。11 月 21 日，军事革命委员会下令解散了妇女营。此外，在初期的混乱之后，布尔什维克设立了特别委员会，专门负责收缴冬宫被掠走的物品，并关闭冬宫进行文物清理。12 月，冬宫更名为"人民博物馆"，并重新开放。据委员会称，至重新开放时，被掠走的物品已追回了一半


"阿芙乐尔"号的一炮并没有给冬宫造成多少损坏，但是这仅有的一声极其剧烈的爆炸声却吓跑了大多数年轻的士兵，从而方便了攻占者。他们几乎没有交战就占领了这座宫殿

民委员会”所面临的局面要艰难得多。在美国大使馆协助之下逃到莫吉廖夫大本营的克伦斯基于 9 日率领克拉斯诺夫的第三哥萨克骑兵军踏上了一个多月前该部队进攻彼得格勒的道路，攻克了加契纳，兵锋逼近皇村近郊。由于大部分军官拒绝为新政府服务，脱离指挥的士兵们在训练有素的哥萨克面前毫无办法。11 日，皇村被攻占。在教堂的钟声中，克伦斯基骑着白马缓缓入城，那架势仿佛是要人们想起巴黎凯旋门下的亚历山大一世。

在克伦斯基一路挺进的同时，彼得格勒也并不安生：不甘失败的各派势力成立了“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宣称自己是合法的临时政府的继承者。立宪民主党人在其中表现尤为积极。当哥萨克抵近红村的时候，委员会在首都策动了一场暴动。武装起来的立宪民主党人突然袭击了电话局，并通过这里向全国发出广播：“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起义正在彼得格勒爆发。”暴动很快被平息。在付出百余人伤亡的代价之后，布尔什维克攻克了暴动的最后堡垒——弗拉基米尔士官学校。愤怒的士兵和赤卫队员当场打死了五名士官生，为他们牺牲的战友报仇。剩下的两百余名士官生被押解到巴甫洛夫要塞关押，途中又被打死了八人。

尽管彼得格勒的内应被镇压，克伦斯基对局势仍然保持乐观。全俄铁路总工会执委会向双方发出决议，要求建立“苏维埃政党参加的清一色的社会主义政府”；在此之前，铁路总工会将保持中立。铁路工人拒绝为交战双方提供任何运输上的便利，这意味着缺少机动力量的布尔什维克在调兵遣将方面将困难重重。激进的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党委在 11 月10 日发动的起义也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他们的第一波进攻遭到了城防部队顽强的抵抗，不得不转入惨烈的巷战。

这些事件导致的乐观情绪多少冲昏了克伦斯基的头脑。当得知驻守皇村的第二步兵团士兵委员会拒绝缴械投降时，这位白马将军命令哥萨克开炮轰击。二月革命的明星好像完全没有料到，这个疯狂的命令无可置疑地冒犯了士兵委员会的权威——这正是二月革命给予士兵自由权利的基础。第二步兵团对前总理的行为怒不可遏。这支曾力图保持独立和中立的部队转瞬之间就转向了布尔什维克，向克伦斯基开战。

克伦斯基的举动在首都周边的部队中引发了极大的震动，这是他完全没有料到的。炮击坚定了支持布尔什维克的部队抗击哥萨克的决心，也使一些抱着同情态度的团队决定保持中立。11 日，哥萨克向红村发动进攻，遭到驻军顽强抵抗，不得进展。3000 名喀琅施塔得水兵乘驱逐舰赶赴首都增援。基层党组织更是动员了两万余人在前沿挖掘战壕和构筑工事，令克拉斯诺夫惊叹不已。12 日，布尔什维克部队向哥萨克控制的普尔科沃高地发动反攻。前沙俄军队的上校穆拉维约夫被列宁和托洛茨基不无猜忌地授予前线指挥权，带领这支由革命的喀琅施塔得水兵与没什么军事经验的工人赤卫队组成的混合部队向皇村进军。克拉斯诺夫决定在左翼的工人赤卫队方面取得突破。但他很快发现，这个软柿子并不好捏。赤卫队员们虽然没有多少战斗经验，但斗志昂扬。弹尽之后并不溃退，反而从战壕里跳出来，与冲上来的哥萨克部队展开肉搏。而且，被穆拉维约夫部署在右翼的喀琅施塔得水兵严阵以待，令克拉斯诺夫如鲠在喉，不敢向前一步。就这样挺到黄昏，彼得格勒又调来数千人的增援部队。克拉斯诺夫无奈，只得选择撤军。

夜里 23 点多，布尔什维克部队夺回了皇村。工人赤卫队随即在城内展开大搜捕。牧师库丘罗夫和电灯厂经理鲁波维奇因为通敌而被捕，遭到处决（*后者被称在狱内畏罪自杀*）。几名赤卫队员以搜查军火的名义冲进了普列汉诺夫的家。一个赤卫队员像审问敌人一样询问正卧病在床的普列汉诺夫：“你属于哪个社会阶级？”这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激动地说：“我是一个革命家，四十年来一直献身于争取自由的斗争！”没料到，另一位工人轻蔑地说道：“不过，现在你已经把你自己出卖给资产阶级了！”

战斗的失败使得克伦斯基清醒了一点，不过很快就过了头。同军官们商议之后，他决定停止进攻，同布尔什维克进行谈判，条件是布尔什维克立即放下武器，并由各党派和“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共同协商建立新的临时政府。北方战线政治委员斯坦凯维奇带着这份和谈建议前往彼得格勒。列宁等人不愿接受这样将嘴里的肥肉吐出来的条件。不过，当时社会上要求成立社会主义政党联合政府的呼声很高。公开冒犯民意是得不偿失的。14 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委会通过决议，同意在承认土地法令、和平法令以及工人监督草案，并同反革命展开坚决斗争的前提下与各社会主

守卫彼得格勒电话局的赤卫队队员





11 月7 日清晨，这辆普梯洛夫兵工厂生产的奥斯汀－普梯洛夫装甲车在宁静安详的彼得格勒街头巡逻

【注4】 克拉斯诺夫当然没有履行这项承诺。1918 年5 月，他在顿河流域重新拉起了哥萨克队伍，在德国人支持下向察里津一线发起进攻，但遭到失败。德国投降后，他转向协约国，被迫承认邓尼金的领导地位。1919 年2 月，他宣布退役，并迁往德国定居。在德国期间，他除了撰写回忆录和小说之外，还组织创立了著名的反苏组织“俄国真理兄弟会”。二战时期，他在白俄流亡者和苏军战俘中组织哥萨克志愿军，追随德军参加对苏战争。战争末期，他向驻奥地利的英军投降，并于1945 年5 月被移交给苏方。1947 年1 月17 日被绞死。2008 年以来，在顿河哥萨克区的强烈要求之下，俄罗斯联邦杜马已经开始准备为克拉斯诺夫恢复名誉。

义政党进行谈判。一些组织很快作出了反应。全俄铁路总工会提出，在新政府中布尔什维克可有8个名额（政府共18人），但列宁和托洛茨基不得加入政府。

克伦斯基在加契纳等待着彼得格勒的消息。他并不知道，在苏维埃开列的反革命名单中，他名列榜首，属于各党派必须坚决打击的头号公敌。10点左右，斯坦凯维奇率领的军使团与革命中涌现的明星德宾科带领的水兵代表团到达加契纳，随即开始谈判。到下午13点，克伦斯基才知道，这场谈判的真正目的在于他本人。惊慌失措的前总理在沙皇行宫的一名幕僚的协助下，再次成功逃脱了士兵们的抓捕。克拉斯诺夫则没有那么幸运。他被押解到彼得格勒，在苏维埃执委会面前做出了不再反对苏维埃政府的承诺，随即被释放[注4]。

立宪会议的终结

哥萨克进军的威胁被解除让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们舒了一口气。15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宣布在原有的谈判条件上增加一条，即布尔什维克在新联合政府中的席位要超过半数，并占据劳动、内务和外交部长职位，同时拥有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军区的军队指挥权。当天，布尔什维克宣布，退出同全俄铁路总工会执委会的谈判。有些党员对此表示不解。列宁非常气愤地说："如果你们取得多数，你们就把中央的权力拿过去。而我们则去找水兵！"

布尔什维克的势力在稳步扩展着。11日，他们经过短暂的交火控制了马尔托夫市。16日，在付出了五百人的代价之后，布尔什维克攻克了克里姆林宫，占领故都莫斯科。这样，布尔什维克就基本控制了那些原本占有优势地位的城市，完成了十月革命的第一波扩散。21日，苏维埃执委会和人民委员会进行改组，更为拥护列宁政策的斯维尔德洛夫等人接替了异议派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诺根等人的职务。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建立了更为稳固的统治秩序。

但即时的危险还没有完全解除。22日，人民委员会接到总司令杜鹤宁从大本营发来的电报，表示拒绝服从"为全国人民和军队所拥护的政府"以外的任何政权的命令。25日（俄历11月12日），立宪会议选举结果公布：社会革命党取得了胜利，在3635万多张选票中获得了超过57%的选票；布尔什维克只得到25%的选票，屈居第二，即使加上同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不到6%的选票，也与社会革命党差了一大截。


攻占冬宫的场面，实际上这张照片是后来为了政治宣传而摆拍的图片，而且由于当时没有夜间感光技术，把拍摄时间安排在了白天


1917年11月率领政府军反攻至彼得格勒近郊的克伦斯基（敬礼者）

这种与现实政治局面相差颇大的情况更多地是同民众一时的心态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大多数人虽然对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政策深表赞成，但对"十月革命"的有组织暴动却多少心有余悸，于是迄今没有真正执政的社会革命党便成为了他们的新宠。列宁对此结果多少有些不满意，他宣称很多社会革命党代表的选票是通过"欺骗"农民获得的（比如从农民手中骗取选票自己填写），并且号召农民将这些代表迅速召回。

12月2日，莫吉廖夫卫戍部队突然发动起义，杜鹤宁等人被士兵们逮捕。3日，由人民委员会任命的新任总司令克雷连柯进入大本营。这位1904年即加入社会民主工党，但从未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老党员在囚禁杜鹤宁的车厢边发表演说，劝说愤怒的士兵们不要伤害这位囚犯，而应当让他到彼得格勒接受人民的审判。这个时候，杜鹤宁突然探出头来，也想向士兵们发表演讲。他的这一举动激怒了在场的士兵。他们不顾克雷连柯的阻拦，冲进车厢，将杜鹤宁拖了出来，打死在月台上。布尔什维克就这样控制了大本营。有组织的俄国军队从这一刻起，从上到下彻底瓦解了。

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到了万众瞩目的立宪会议的头上。11日，人民委员会宣布，由于到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人数未过半（只到了175人，而立宪会议代表人数已到410人），立宪会议延期举行。当天，立宪民主党人在首都举行了示威游行，试图进入塔夫利达宫，强行开启立宪会议。他们更改了布尔什维克的响亮口号，高喊道："一切政权归立宪会议！"这样的举动立刻遭到镇压。当天，人民委员会签署法令，逮捕立宪民主党活动家斯潘尼亚伯爵夫人、辛加廖夫等七人，事实上将这个在立宪会议中拥有十七个席位的政党给取缔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斯坦因贝格敏锐而不无担忧地说："这道法令展现了破坏立宪会议的意图。"

1918年1月18日（俄历1月5日）下午16点，在拖延了一个多月之后，受到重重"保护"的（当时在附近主要大街部署了300名士兵，相邻的国家银行内有450名，塔夫利达宫内则有100名守卫）立宪会议终于在议长代理人施韦措夫（议长拉扎列夫年老体衰，委托施韦措夫代办）的摇铃声中开幕了。不过，铃声还未停息，会场就发生了混乱：布尔什维克议员阿瓦涅索夫冲上主席台抢夺施韦措夫手中的主席铃，并把它交给了斯维尔德洛夫。后者宣布："工人和农民代表苏维埃责成我宣布立宪会议开幕。工人、农民和士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希望立宪会议完全承认人民委员会的一切法令和决议。"但随即，切尔诺夫被选为主席团主

席，主席铃还是交了出去。

开场的争夺战已经注定了整个立宪会议的结局。会场内一片混乱，左边的议席不时发出哄笑声。列宁坐在主席台小台阶上，表情显得颇有些不耐烦。他后来评论说："当我从沸腾着的、充满生机的斯莫尔尼宫来到塔夫利达宫时，我觉得好像是置身在死尸和木乃伊的中间。"当天深夜 23 点左右，布尔什维克代表团建议休会。在会下磋商中，列宁毫不犹豫地说道："中央委员会命令退出立宪会议。"看着空荡荡的左边的议席，余下的代表们长出一口气：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地开会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退出的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全部散去，列宁等人随后召开了布尔什维克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对于立宪会议妄图拥有一个独立的立场的做法，列宁是无法容忍的。在会议召开之前，他就说过："劳动人民要求立宪会议承认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政府。"斯大林在接见顿河哥萨克代表团时说得更明确："我们以革命的途径直接从人民那里得到政权，人民把自己的命运委托给我们，我们无权回避掌权并把保护人民利益及其命运的权力转交给其他人。"不过，是否有必要立即以武力解散立宪会议，中央执委会还不敢贸然决定。

可待在现场的水兵们却耐不住了。19 日凌晨 4 点 20 分，会场警卫部队指挥热列兹尼亚科夫实在等不及人民委员们和政委德宾科的正式命令，突然走进会场，拎起切尔诺夫的袖子，大声地说："请你闭会！警卫累了，想睡觉。"切尔诺夫对这个理由吃了一惊，但他根本拗不过这个身强力壮的水兵公民。何况水兵们早就瞄上了他们在场每人的脑袋。代表们匆匆通过了拒绝同主要大国单独谈判的宣言书，以及关于俄罗斯民主共和国的联邦制度的决议。4 点 40 分，切尔诺夫宣布休会至 5 点，随即高喊："我抗议，我是屈从于暴力的！"热列兹尼亚科夫不耐烦地将他轰出了会场。水兵们关闭了塔夫利达宫的所有大门。随后，布尔什维克中央执委会传来正式命令：解散反革命的立宪会议！

六、战争与和平
通往布列斯特之路

就把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视为一个整体的 1917 年俄国革命来说，立宪会议的解散标志着它的终结。在革命的狂潮之中飘摇无定的临时政府走向了终点，人民委员会再也不用顶着"临时"的帽子来行使革命的职权了。布尔什维克断绝了与其分享政权的一切可能的和平方式；在非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家们眼中，革命的果实已经被篡夺了。接下来在俄国大地上发生的，不是一场谁掌握革命领导权的斗争，而是一个新国家的命运的决战。

千方百计历尽劫波夺得政权的布尔什维克，迅速开始了疾风骤雨般的立法活动：11 月 8 日，苏维埃通过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15 日，列宁和斯大林签署了《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27 日，苏维埃颁布《工人监督条例》；12 月 27 日，宣布实行银行国有化；1918 年 1 月 23 日，通过《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这些法令、宣言和条例不过重申了布尔什维克在推翻临时政府时期高举的口号：立刻实现和平，土地平分，民族自治，工人监督。《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更是由于完全地囊括了这些口号，而被称为新政权的宪法。



参加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们

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在民族自治方面也是大刀阔斧。1917 年 11 月 15 日发布的《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宣布要实行"公开的和真诚的，引导俄国各民族相互间完全信任的"，"俄国各族人民的自愿和真诚的联盟政策"，确认了各民族的自由权利尤其是"自由自决直至分立组织独立国家的权利"。在公布沙皇秘密条约的时候，新政权就宣布废除过去政府签订的一切条约。这就意味着同时废除 1795 年俄奥瓜分波兰的协议，承认波兰独立权利。12 月 18 日，苏维埃执委会宣布承认在沙皇时期一向享有高度自治权的芬兰独立——具体操作这件事情的，是当时负责民族问题的斯大林。也许可以这样认为：斯大林对他亲手创造的这个芬兰国家是有感情的，所以在 1940 年、甚至在红军入境轻而易举的 1944 年，都没有吞并它……

可是在这些口号之后，统治和整顿战争与革命之后的俄国的具体政策，布尔什维克却几乎什么也没拿出来。一名孟什维克观察家不禁惊叹道："连经济纲领都没有提及……这种落后现象，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结构，这种极端疲惫、混乱的局面如何能与社会主义的改革相协调……谁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布尔什维克领导简直几乎完全把这点忘了。"当外界媒体将他们称为"猛攻猛打，敢作敢为"的时候，列宁等人的新政权却着实显得有些要"无为而治"的味道。

事实上，在夺取政权，正式掌管生产力水平还并不发达的俄国之前，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几乎就没有想过所谓"协调"问题。早在被奉为经典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强调无产阶级"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他们只有砸碎锁链，才能获得整个世界。只有彻底抛弃旧有的国家政治制度，无产阶级才能真正获得解放。在总结巴黎公社的《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再次重提这一观点："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还称赞砸碎旧国家机器而新建立起来的巴黎公社是"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从此，巴黎公社式的新国家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社会主义梦想。列宁自己就不止一次地将十月革命与巴黎公社相提并论。在同样被奉为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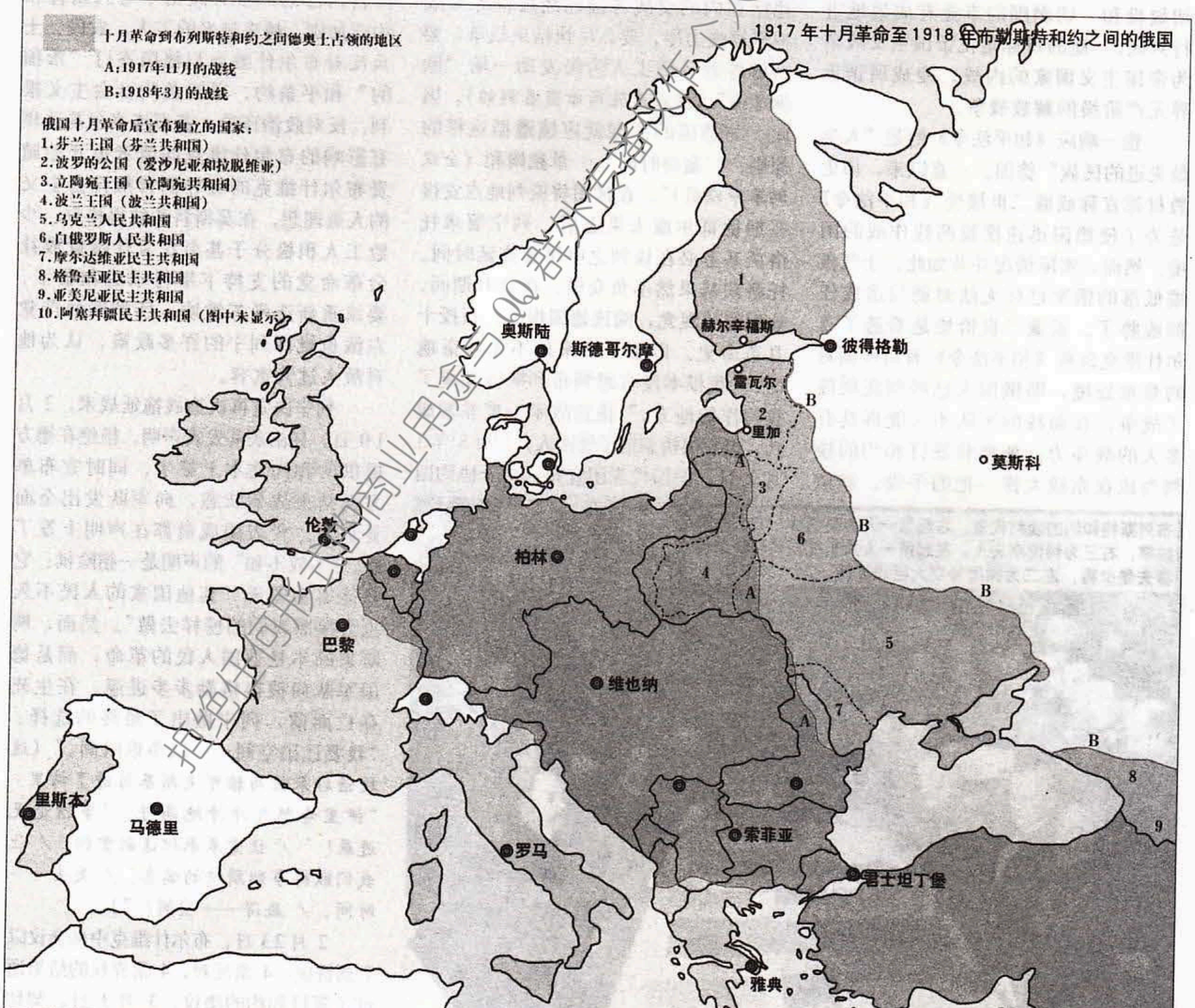
的《国家与革命》中，他描绘了新俄国的面貌：一切旧的国家统治机器——政府、军队、警察、监狱等等——被统统砸碎抛弃，一种由独立自治的人民公社组成的统一的社会主义新国家在这片旧国家的废墟上崛起。这个新国家被总结为“公社国家”。人们在其中可以发现发达的大工业之下的自治社群和俄国传统的农民公社的双重特征。

因此，尽管对俄国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有所认识，列宁等人还是没有正视那位孟什维克观察家所说的协调问题。不太情愿地担任外交人民委员的托洛茨基曾有过一句名言：“我们只要将所有秘密条约公布出来，外交部就可以关门了。”同样的态度也可以适用于国内事务。布尔什维克只要将革命原则正式确定公布出来，余下的是就不需要管了。一切都可以交给广大人民的深藏的伟大智慧了。

不过在某些问题上，这种寄希望于人民的做法很快就让人民委员们感到不满了。《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公布之后，少数民族人数占到总人口数57%的大俄罗斯立刻陷于土崩瓦解的边缘。广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在民族自决的号召下，怀着对传统的大俄罗斯主义的愤慨，纷纷起来建立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1917年11月12日，加勒丁将军就在顿河哥萨克区成立了顿河共和国；20日，乌克兰中央拉达在基辅宣布成立乌克兰人民共和国；12月6日，芬兰宣布独立；1918年2月16日，立陶宛宣布独立。

但并不是所有的独立都符合彼得格勒的意图。在宣称承认乌克兰的独立权的同时，人民委员会向乌克兰中央拉达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这个由多种派别代表组成的议会立刻把权力转交给被他们轰出基辅的乌克兰苏维埃。人民委员会还将陆海军人民委员安东诺夫－奥夫申科派到哈尔科夫，在那里召集布尔什维克召开了全乌克兰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取消中央拉达，由乌克兰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行使其职权。这种越俎代庖的行为实在不地道。那些原本并不想脱离俄罗斯国家的中央拉达议员们的民族感情被激怒了。1918年1月22日，他们不但公开宣布乌克兰完全独立，而且向德军发出邀请，请他们进入乌克兰，消灭苏维埃政权。

尽管在民族问题上有些应对不暇，人民委员会真正需要面对却不是这些分裂势力，而是和平问题。正是这个问题埋葬了从保守势力到社会主义者的临时政府，也正是这个问题使布尔什维克爬上了国家权力的最顶层。攻克冬宫的当天晚上，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就一致通过了《和平法令》，呼吁一切交战国政府和人民立即缔结不割地、不赔款、公开的“公正的民主的和约”，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11月



20日，托洛茨基向协约国驻彼得格勒大使们发出照会，要求各国依据《和平法令》的呼吁展开和平谈判。21日，人民委员会又再次发出同样的照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人民委员会将《和平法令》与威尔逊总统的参战宣言相提并论的时候，协约国大使团在美国大使弗兰西斯的建议下，决定对布尔什维克的照会不予答复。协约国军事代表团在克雷连柯那里得不到继续对德作战的保证，撤离了莫吉廖夫。

协约国的拒绝对布尔什维克的和平政策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列宁在《和平法令》中曾对“人类最先进的三个民族”——英、法、德——寄予很高的希望。但协约国政府看得很清楚，这个激进分子要求的不但是目前战争的和平，更是一场令其感到恐怖的前景：“工人运动定会占上风，定会铺平走向和平与社会主义的道路……帮助我们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有成效地进行到底。”他的目标是化帝国主义战争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内战，变成所谓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战争。

惟一响应《和平法令》的是“人类最先进的民族”德国。一直以来，历史教材都宣称威廉二世接受《和平法令》是为了使德国迅速摆脱两线作战的困境。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士气极端低落的俄军已经无法对德国造成任何威胁了。威廉二世恰恰是看透了布尔什维克公布《和平法令》背后所面对的艰难处境，即俄国人已经彻底厌倦了战争，在前线的军队不可能再具有多大的战斗力。他要将签订和约的谈判当成在东线大捞一把的手段。就像托洛茨基所说的，“德国是想卡住革命俄国的脖子”。为了避免这种糟糕的局面，11月28日，人民委员会再次向协约国发出呼吁书，希望于12月15日实现停火谈判。但协约国再次充耳不闻。

此时的俄军已经完全瘫痪了。人们将态度最激进的布尔什维克拥上了台，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一切的要求都会被这个最革命的政党所接受。在前线，成批的士兵逃离前线回家；即使留在战壕里的军队也由于军纪败坏和对军官的专制而丧失了战斗力。12月15日，布尔什维克不得不与德奥单独签订停战协定。22日，托洛茨基受命率领由越飞、波克罗夫斯基、比岑科和卡列林组成的五人代表团前往已被德国占领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与由德国外交部长屈尔曼领衔的德奥代表团开始和平谈判。

同德国单独进行谈判并非列宁所愿，而实是无奈之举。列宁认为，包括德国在内的交战各国已经被世界大战拖得筋疲力尽，要么尽快结束战争，要么就等着各国工人阶级发动一场“欧洲革命”（这正是他所希望看到的）。因此，与德国的谈判就应该遵循这样的原则：“‘赢得时间’——单独媾和（全欧洲革命以前）”。在试图将谈判地点安排在斯德哥尔摩未果之后，列宁要求托洛茨基务必在谈判之中尽量拖延时间。托洛茨基果然不负众望：在谈判期间，他到波兰观光，阅读德国报纸，口授十月革命史。以至于后来他不无兴奋地说：“我根本没有想到布列斯特竟成了我写作的地方。”拖延战术一度非常成功，但它很快惹恼了德国人。1918年1月9日，德国代表团宣布，由于协约国拒绝参加，他们将退出谈判。


布列斯特和约的谈判代表。右起第一人为契切林，右二为加拉罕，右三为科伦泰夫人。左起第一人为东线德军总参谋长霍夫曼少将，左二为德国外交大臣理夏德·冯·戈尔曼

和谈的突然中断是德国人耍出的“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外交手腕。18日，德国代表团宣布重启和谈的条件：将波兰、白俄罗斯、立陶宛以及乌克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一部分交给德国。2月9日，德国提出了签订和约的最后通牒。这样的条件令托洛茨基等人感到震惊，也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引起轩然大波。以莫斯科地区局为代表的青年布尔什维克党人早在重开和谈之前就要求“同一切国家的一切外交强盗断绝关系”。现在，他们更是坚决反对继续和谈，因为这样的条件完全违背了《和平法令》，接受它无异于自食其言，将会有损于世界革命——这俄国革命的救星。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要求拒绝和谈，不要做卖国政府。

当时布尔什维克正面临失去控制局面的能力、甚至失去权力的危险。革命阵营内部的严重分歧由于布列斯特和约而加剧，越来越多的工人、农民、士兵反对布尔什维克与德国签订“叛国的”和平条约，反对关闭社会主义报刊、反对政治压迫，甚至连高尔基这样有影响的布尔什维克同盟者也开始谴责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们背叛社会主义的人道理想。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少数工人积极分子甚至在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的支持下举行示威和罢工，要求重新选举苏维埃。所谓的共产党左派也批评列宁的许多政策，认为他对敌人过为宽容。

列宁决定再次施展拖延战术。2月10日，托洛茨基发表声明，拒绝在德方提供的和约文本上签字，同时宣布单方面结束战争状态，向军队发出全面复员令。代表团成员都在声明上签了字。“不战不和”的声明是一招险棋：它只能寄希望于“其他国家的人民不久也会按照我们的榜样去做”。然而，所盼来的不是德国人民的革命，而是德国军队向彼得格勒步步进逼。在生死存亡面前，列宁做出了最终的选择：“我要让出空间……以争取时间。”（这段话后来被马雅可夫斯基写进了诗里：“伊里奇怒气冲冲地高呼：‘事情毫无进展！’／让党来承担这副重担。／让我们取得布列斯特的喘息。／失去——时间，／赢得——空间！”）

2月23日，布尔什维克中央会议以7票赞成，4票反对，4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签订和约的决议。3月3日，契切

林代表俄国签订了布列斯特条约。俄国失去了乌克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共百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要向德奥付出60亿马克的赔款。14日，在列宁"谁要反对立刻签订和约，谁就是在断送苏维埃政权"的呼求之下，全俄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批准了布列斯特条约。

布列斯特条约的签订并没有真正带来和平。就在苏维埃大会批准和约的同一天，德军攻克了乌克兰重镇敖德萨。但对列宁来说，和谈和签约所赢得的宝贵时间还是使布尔什维克政权获得了喘息和调整的机会。3月11日，在经过不到半个月的准备之后，新政府正式迁都莫斯科。迁都之举使苏维埃政权避免了与彼得格勒共存亡的命运。当然，从眺望欧洲大陆的新兴城市彼得格勒回到俄罗斯帝国的发源地莫斯科，都城的变迁还有着它更为深刻的影响，这可能是列宁等人最初迁都所没有预料到的。

工农红军的建立

布尔什维克在和谈所赢得的时间里办成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1月28日下达的组建工农红军的法令。按照法令，红军由年满十八岁的俄国公民中"最有觉悟和最有组织的人"组成，实行国家供给，每月发五十卢布薪饷。它是劳动人民和被剥削阶级的新军队，是苏维埃政权的柱石。对军队的要求十分简单：遵守纪律，服从指挥。

军队一向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们批判的对象，是统治阶级压迫与剥削的暴力机器。巴黎公社一项被广为称颂的举措就是以全民皆兵式的国民自卫队取代常规军。在列宁等人的理想当中也是如此。布哈林就曾经说过，新的俄国将拥有一支新的军队，即游击队。它将由那些因为得到土地而支持政府的农民组成。游击队——它曾在1812年反抗拿破仑的战争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将在1941—1945年的反抗希特勒的战争中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兵农合一的武装形式最区别于常规军的一点在于，它混淆了兵民界限，从而将敌人拖入了无限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同样的，兵民融合的形式也可以杜绝政府利用军队镇压人民的血腥手段，因为武装完全掌握在人民手中。

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期间，与游击队同等形式的工人赤卫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更增添了布尔什维克党人的信心。但随着战争从彼得格勒扩展到更广阔的俄国领土，游击队自身存在的问题就充分暴露出来。那就是：游击队具有极强的地域性。尤其是农民组成的游击队，通常只能在自己生产生活的乡村一带活动，无法形成在战略使用上极为需要的机动力量。同时，自给自足解决武器和后勤供给问题的游击队根本无法应对成建制的正规军的大规模进攻，这在顿河等地区业已开始的内战中十分显著地表现了出来。

正是出于这一认识，列宁感到需要在这个时期组建一支正规军，而且是一支不再遵循二月革命以来的革命传统的军队，即废除了军事长官由士兵选举的规定。3月7日，托洛茨基在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对工农红军的问题作了辩护式的讲话。他说，"建立军队的问题对于我们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对于选举问题，他则解释道："只要政权还在敌视我们的阶级手中……我们应该努力用选举原则的方法粉碎指挥人员中的阶级反抗"，而现在，"我非常坦率地告诉你们——选举原则在政治上是毫无意义的，在技术上也是不适宜的，事实上它已被法令所抛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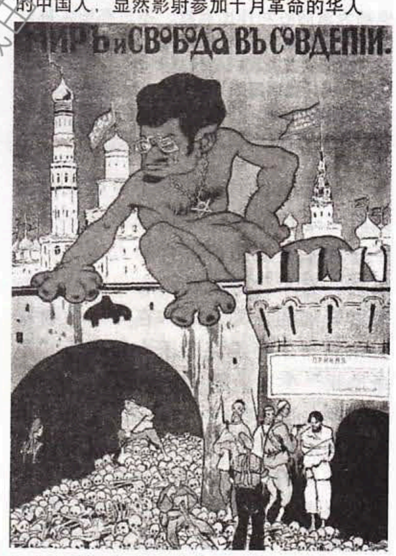
组建红军的工作首先在旧军队中开始。布尔什维克在忠于新政权的旧军队中征召志愿者，在原有的建制基础上组建新军队。2月7日，驻扎在彼得格勒附近的原第七军下属第437塞斯托雷斯特克团和第9西伯利亚团改编为红军第一和第二团。新建制是：每团三个营，每营三个排，每排三个班，共1350人。15日，同样由旧军队改编的第一塔林团成立，下辖12个连，一个机枪分队和轻型火炮分队。

仅仅一道法令并不足以使在战争和革命双重冲击下完全崩溃的俄军转变为一支服从纪律听指挥，有战斗力的工农红军。由于党内很多人反对，新组建的红军团仍然采用选举军官的办法。3月14日，托洛茨基被人民委员会任命为陆海军人民委员兼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他的外交人民委员职位由更富有外交素养和能力的犹太人契切林伯爵接任），取代已经被调离俄军总司令之职的克雷连柯，负责工农红军的组建和指挥工作。

托洛茨基就任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军队中恢复纪律。当时原沙俄陆军总参谋部中有很多军官转向了新政权，



上面这张苏俄宣传画把托洛茨基描绘成屠杀资本主义恶龙的骑士（在熟悉圣经典故的俄国，人人都知道圣乔治即圣格奥尔基屠龙的故事），而下面这张白俄宣传画把"红军之父"描绘成半人猿一类的动物，右下角还有几个梳着辫子的中国人，显然影射参加十月革命的华人



这使托洛茨基在制定军事条例方面显得十分顺手，一下子抛出了内务条令、卫戍条令、野战条令、纪律条令，宣布在前线恢复死刑，甚至针对逃兵重新采用野蛮的"什一法"，即从10个人里抽签挑出一人枪毙掉。

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左派讥笑托洛茨基的这些条令都是从沙俄军队的条令上抄下来的，米雅斯尼科夫把制定条令的过程说成是"把原先条令里'沙皇'一类词勾掉，换上'苏维埃、列宁'这些词儿"；不过，托洛茨基本人对这一点不讳言："红军的组织原则与沙皇军队的组织原则是非常相似的。"严肃的军纪在红军组建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使那些几乎被革命的自由惯坏的士兵和工人们重新确立了对秩序的服从，从而迅速地恢复了俄军的战斗力。



早逝的红军领导人米哈伊尔·伏龙芝（1885–1925）。他与托洛茨基在建军问题上看法不同，但都为革命胜利作出贡献。不过在斯大林时代，为了贬低托洛茨基的功绩，苏联历史学家刻意地把伏龙芝和托洛茨基塑造为"正确军事路线"和"错误路线"的代表。伏龙芝在1925年患胃溃疡而被"中央"勒令做手术，随后神秘地死在手术台上

与此同时，托洛茨基于4月22日正式向布尔什维克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了在红军中雇用旧军官的方案。长期以来，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培养自己的军事干部的计划；那些在军队中崭露头角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大都属于"革命逃兵"类型，除了会瓦解军心之外，没有多大的军事才干。因此，启用有军事经验的旧军官是使红军在短期内具备战斗力的惟一办法。在托洛茨基的强烈要求之下，这个方案获得了通过。内战时期，在红军中服役的旧军官超过了3 万人，其中诞生了不少优秀人材，包括日后晋升苏联元帅的叶戈罗夫、图哈切夫斯基等。

作为防范旧军官的手段，托洛茨基还将二月革命以来的政治委员制度化，规定军队命令必须有政委的签署方才有效。同时，他在给捷尔任斯基的电报中直截了当地提出：要事先告诉那些白军军官，"如果他们叛变并投入敌人营垒，那他们的家属将被逮捕"。当然，布尔什维克同时并不放弃培养党的红色军事干部，以逐步取代那些旧军官。

11月24日，第一批军事训练班毕业的红色军官们在红场接受了列宁等领导人的检阅。列宁在随后的演讲中说："我们在建立新军队时，只能从人民中间选拔指挥员。"此后，11月24日被定为"红色军官日"。

随着红军的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军事系统也开始完善起来：1918年3月4日，最高军事委员会成立，托洛茨基被任命为主席，统一指挥全国武装力量；4月，地方军事机构成立；4月22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委会通过法令，在工人和进行非剥削劳动的农民中实行普遍军训；随后，红军被分成16个集团军，划归东、西、南、北四个方面军；11月30日，以列宁为主席的工农国防委员会成立，负责协调和领导军事机关和民政机关的活动，确保前线和后方的统一。

而在红军创立之前，另一个战场的特殊部队也在组建之中。1917年12月4日，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通过《关于建立肃反委员会的决议》；20日，"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Vserossiyskaya Chrezvychaynaya Komissiya po Borbye s Kontr–revolyutsiyei i Sabotazhem)在彼得格勒成立，捷尔任斯基被任命为主席；28日，非常委员会号召各级苏维埃建立其地方分支；随后，军队、运输部门等专门机构也成立了相应的肃反组织。这个散布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中的专门负责清查和处理反革命反政府行为的神秘组织随后以它的缩写名"契卡"(Cheka)在整个内战时期扬名天下。大规模的肃反工作使城市里的敌对潜伏者们难以活动，也为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们提供了生存的保证。

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在经济方面也开始了严厉的控制。1918年6月，由奥辛斯基担任主席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通过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农业上，继续坚决执行粮食征集制，1919年1月又通过了成立劳动军，在农村实行武装征粮的决议；工业上，所有大中型工厂企业全部国有化，对小型企业进行严格的监督生产；商贸方面，实行配给制，取消商品经济，一切外贸活动由国家垄断；同时，对工人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罢工怠工者以"反革命"论处，执行枪决。这一套严格而极端的经济政策被总结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布尔什维克掌权以来第一套完全付诸实施的经济政策。在残酷的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人们把这些措施当作是特殊时代的特殊政策。

1919年6月1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发布决议，宣布俄罗斯、乌克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和克里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实行军政经济的联合。除了具体措施之外，布尔什维克继续发扬他们在精神宣传上的强项：1918年4月12日，莫斯科—喀山铁路机车编组站车库党支部发起了星期六义务劳动的自发活动。这项活动在列宁等人的大力推动下，被赋予新时代革命精神的新高度，在全俄国推广开来。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还很难在察觉政策背后所蕴含的布尔什维克人的美好梦想：布哈林在尚未完成的阐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中，正在开创用现在时描述未来的新语法。

严格而极端的措施很容易变成压迫，但在战争的特殊背景下，它却可以铸造出铁一般的纪律。大量的粮食从农村运往城市和前线，其中60% 以上来自于中农的田地；主要工厂在政府严格的管理下运转着。这样，整个俄国就像列宁所号召的那样，成为了一座革命的大兵营，"吸收了兵营的全部逻辑、兵营的全部方法、兵营特有的全部文化和兵营的理想"（波格丹诺夫致卢纳察尔斯基的信）。

红军的创建是布尔什维克掌权以来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不但成为新政权在俄国命运的决战中获胜的重要保障，还标志着布尔什维克面对现实的政治实践，开始认识到理想与现实间的巨大差异，并在实践的巨大压力面前逐步调整。当然，在调整之中，列宁等人还逐渐创造了新俄国的统治特征：在创建工农红军的法令上还明确地写着："在不久的将来实行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它是这一转变的基础。"

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认同这样一个信念，即彼得格勒的十月革命只是一个引子，而不是目的。这场革命预示了已经被帝国主义战争拖垮的欧洲人民也将会发动革命，其中首先会爆发的是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然而布尔什维克没过几个星期就在事实面前清醒过来：德国迫使它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是俄罗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为屈辱的条约。由于战争问题是1917–1918年世界革命进程中的中心问题，因而要走出这场冲突就只有退出战争这一条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十月革命成功一年之后，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等人引颈期盼的欧洲腹心——德国，终于爆发了标志着"二十年休战"起点的另一起重大事件：1918年德国革命。

（未完待续）



罗马尼亚的佩列什城堡，位于锡纳亚县的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南麓，始建于1873 年。当时来自南德小诸侯国霍亨佐伦 – 锡格马林根的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一世从当地的地主手里买下了1300 平方公里土地，将其命名为“锡纳亚王室领地”，建起了这座建筑面积3200 平方米的城堡。它的建筑风格是一个奇怪的融合，以十九世纪末时流行的新哥特式和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为主，还融入巴洛克式、摩尔式、土耳其式、佛罗伦萨式、法兰西第二帝国式等等建筑风格，拥有168 个房间、30 个浴室，总造价高达1600 万金列伊。为了给其提供电力，还在附近建起了一座水力发电站。霍亨佐伦王室在佩列什城堡附近还有佩利索尔城堡、福伊索尔别墅、锡波特山庄等多座王室消夏别墅。在霍亨佐伦王朝时期，佩列什城堡是罗马尼亚王室的主要夏宫，拥有大量的艺术品收藏，包括雕塑、油画、家具、金银器、染色玻璃艺术品、牙雕、瓷器等等，有4000 多件古代武器和甲胄收藏，以及法国塞夫勒和德国迈森的瓷器、中亚布哈拉、摩苏尔和士麦那的地毯、西班牙科尔多瓦皮具等等。1947 年罗马尼亚共产党将所有王室财产国有化，佩列什城堡被改为首长休养别墅，随后在1953 年成为旅游景点和博物馆。齐奥塞斯库在1975 年关闭了博物馆，将其变成自己的私人疗养地，但是很少来此居住。1989 年罗马尼亚剧变后，佩列什城堡和佩利索尔城堡重新对公众开放，福伊索尔别墅改为罗马尼亚总统的夏季居所，锡纳亚王室领地其他建筑大多改为旅馆、餐馆和旅游服务设施。2006 年，罗马尼亚政府将锡纳亚王室领地的所有建筑归还给前国王米哈伊一世，随后由前王室家族租借给罗马尼亚政府

责任编辑：哈斯朝鲁
封面设计：张长

ISBN 7-204-04651-X
ISBN 7-204-04651-X
K·391 定价：15.00元